凡尔纳选集

桑道夫伯爵

上 册



44
3

凡尔纳选集

桑道夫伯爵

下册

44
3

I565.44
58:1

013365

桑道夫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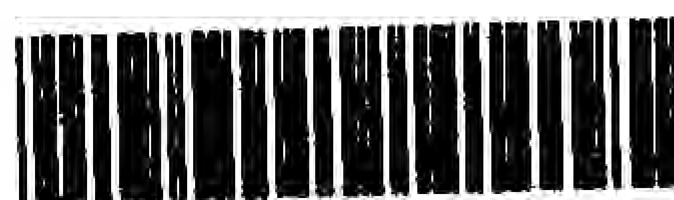
上册

儒勒·凡尔纳 著
苏文平 杨运虎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XWTS 0014009

I565.44
58:2
012366
I565.44
F0428

桑道夫伯爵

下　册

儒勒·凡尔纳著
苏文平　杨远虎译

新闻研究所图书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3
F454/28



XWTS 0014008

桑道夫伯爵

〔法〕儒勒·凡尔纳著　苏文平　杨远虎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8印张　323千字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定价1.45元　（共二册）

给小仲马的信

我把这部书献给您，以纪念您的父亲，天才的小说家亚历山大·仲马。在书中，我试图把马蒂亚斯·桑道夫塑造成《奇异的漫游》丛书中的基度山伯爵。请您接受我这部书，以表示我对您的深厚友谊。

儒勒·凡尔纳

小仲马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

您把《桑道夫伯爵》这部书赠给我，对此美意我非常感动。星期五或星期六，我一回来就要拜读。您在献词中，十分恰当地把对我父亲的悼念和对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如果《基度山伯爵》的作者还活着的话，最使他兴奋的事，莫过于阅读您的插上想象力翅膀的作品了。您的作品是那样的光辉闪烁，新颖独特，具有迷人的魅力。您同我父亲在文学上的亲缘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致就文学而言，您的风格比我更象我的父亲。

感谢您的持久友谊，并再次热烈地表示对您的永恒友情。

小仲马

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信 鸽

依利黎的都城的里雅斯特，分为迥然不同的两部分：新兴的港湾城市特西安斯诺，富饶而美丽，人们在港湾里开发着海底资源；而旧城却建筑零乱，贫穷破落，挤在科尔索河和卡斯特山之间。新旧两城以河为界。卡斯特山顶矗立着一座城堡，显得格外美丽。

的里雅斯特港外是商卡洛大堤，堤旁经常停泊着商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成群结队，有时人数多得惊人。他们的衣服、裤子、背心或外衣，都没有口袋，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装的。

然而，一八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那天，也许有人注意到，游民中间有两个衣着稍好的人。说他们钱多得难受，倒不见得，除非他们财运亨通。可是他们都是这种人：为了发横财，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两个人，一个叫萨卡尼，自称是的黎波里市人，一个叫齐罗纳，西西里人。他们在大堤上转游了十来趟之后，在堤的一端停下来。他们眺望的里雅斯特湾西部无边无际的大海，就象看到大海上出现了一条满载他们财富的轮船

他们在堤的一端停下来

一般！

“几点钟了？”齐罗纳用意大利语问道。他的伙伴萨卡尼说起意大利话来，就如操用地中海其它语言一样的熟练。

萨卡尼不吭声。

“哎！我真傻！不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么，我们都忘了吃午饭了！”西西里人喊道。

这个港口隶属于奥匈帝国，所以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混居在一起。因此，尽管他们俩是异乡人，但是并不引人注目。何况他们两人都披着棕色的、垂到靴筒的斗篷，走起路来威风凛凛，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是囊中空空的流浪者。

萨卡尼，二十五岁，比齐罗纳年轻。他中等个头，身材匀称，五官端正，举止文雅。他没有小名，就叫萨卡尼，因为他没有受过洗礼，很可能因为他是非洲人——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或突尼斯人。他有棕褐色的皮肤，但他五官清秀，看上去更象白人，而不象黑人。

人不可貌相，萨卡尼就是一例。从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几乎很难发现他对社会的蔑视、厌恶和不满情绪。要很仔细地观察，才能透过他那五官端正的面部——又黑又美的眼睛，嗅觉敏锐的鼻子，小胡子下秀丽的嘴——看出他的阴险奸诈来。相貌学家们认为，任何骗子，不管他多么巧妙，都装不出好人来。在多数情况下，是说对了。可是，这种判断对萨卡尼却不适用。从他的外表看来，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他过去干过什么。他并不象一般的骗子那样令人厌恶，因此更加危险。

萨卡尼有过什么样的童年？无人知道。无疑地，萨卡尼是个被人遗弃的儿童。他是怎样长大的，谁抚养的？他的童年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哪个穷乡僻壤度过的？又是在谁的照料下，使他多次战胜热带疾病而幸免一死？说实在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这个人，偶然出生在世，听凭命运摆布，漫无目的地生活。然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并非没有受过某些教育。他周游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了生计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地把钱弄到手。从这些经历中，他确实受到某种现实的教育。几年来，经过种种周折之后，他和的里雅斯特城最富的一家有了瓜葛，这就是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一家。

至于萨卡尼的伙伴意大利人齐罗纳，纯粹是个无法无天、干得出种种勾当的冒险家。他唯利是图。谁给的钱多，就为谁效劳，不管是什么差事。他是西西里岛人，三十多岁。他能出坏点子，也能接受坏点子，干起坏事来尤其内行。他出生在什么地方？要是他知道，他也许会说的。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呆过，他是不会自愿说出来的。还是在西西里岛过流浪生活的时候，偶然的巧遇使他和萨卡尼拉上了关系。他们于是周游世界，试图通过合法的及不合法的手段，发一笔横财，摆脱两人的厄运。齐罗纳精神饱满，高个子，蓄有胡须，肤色深褐，黑毛茸茸。可是他那总是眯缝着的眼睛，摇摇晃晃的脑壳，却很难掩饰他天生的一副奸诈相。不过，他总是话不绝口，竭力掩盖他的狡诈。他快活多于忧愁，一见面便能侃侃而谈，不象他的年轻伙伴那样拘谨

寡言。

那天，齐罗纳话却不多。显然，他在为午饭问题发愁。前一天晚上，在一个贫贱的小赌场里运气实在不佳，萨卡尼输得精光。两个人都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于是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在商卡洛大堤上踯躅不前，不见财神爷降临，就决心到新城的大街小巷去找它。

在新城的广场、码头、人行道和港口外，在横贯新城的大运河两岸，七万意大利籍居民熙熙攘攘，来往奔忙，好一派热闹景象！当地居民操威尼斯语，来自各国的海员、商人、公务员讲的是德、法、英和斯拉夫语，彼此交往不受影响。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交往频繁的都市里，威尼斯语不能不受到外来语的影响。

如果说这座城市富有的话，却不能说街上的人都是富人。才不是呢！即使是最富裕的人，也比不上那些英国、亚美尼亚、希腊及犹太大商人。这些商人在的里雅斯特是第一流人物，他们的仆役之多，住房之豪华，不亚于奥匈帝国首都的显贵。闹市两旁高楼耸立，门户紧闭，里面堆满了进口的各种货物。这个港口是个自由港，在亚得里亚海深处，地理位置优越，贸易兴旺。可是有多少穷得要命的人，从早到晚在闹市区流浪，又有多少人没有吃午饭，看样子也吃不上晚饭，徘徊在大堤上！而欧洲最强大的奥地利劳埃德海运公司的船只却停泊在那里，正把来自五洲四海的大量货物卸下。总之，就象伦敦、利物浦、马赛、哈佛尔、安特卫普、里窝那一样，穷人真多！数以百计的穷人，在兵工厂附近混在豪富的船主中间，可是兵工厂是不准他们进去的；数以百

计的穷人聚集在交易所的广场上，而交易所的大门却永远不向他们开放；数以百计的穷人挤在商业部大楼的台阶前面，大楼里设有劳埃德海运公司的办公室、阅览室，海运公司同商业部进行着圆满的合作。

大城市特有的一个不幸阶级，蚁集在欧美各大海港，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从何处来？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被抛弃的？也不知道。他们将在什么地方离开人世？连他们自己也不得而知。他们中间为数众多的是破落子弟，而且多数是外国人。象无主包裹似的，他们被火车和商船丢到城市里。他们把公共交通堵塞得水泄不通，警察赶也赶不走。

萨卡尼和齐罗纳，朝海湾那边的圣·泰勒莎高高的灯塔瞟了最后的一眼，离开大堤，顺着集镇剧院和广场中心公园之间的一条小道来到大广场，在查理六世塑像跟前的一个喷泉旁闲逛了一刻钟。喷泉池子是用邻近卡斯特山的石头砌成的。

这时，他们两个人朝左边走去。齐罗纳虎视眈眈地看着行人，流露出好象要拦路抢劫的欲望。正当交易所关门的时候，他们绕过了商业部巨大的方形建筑。

"交易所空空的……活象我们的腰包！"西西里人皮笑肉不笑，以为应该说话了。

萨卡尼漠不关心，似乎根本不屑去听这句不带劲的玩笑话。他的伙伴饿狼似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

这时他们穿过三角广场，利奥波尔德一世皇帝的半身铜像屹立在那里。齐罗纳吹了个闲逛的顽童爱吹的口哨，

惊飞了老交易所门廊底下咕咕叫的一群蓝鸽子。这群鸽子跟威尼斯市圣·马克广场上的总督宫之间的灰色鸽群一模一样。新旧两城之间的界河科尔索河从不远的地方流过，河身越来越宽。

一条宽阔的街道看上去并不豪华，一些商店招徕大量的顾客，门面却并不美观，说它象巴黎的意大利人街，倒不如说更象伦敦的摄政王大街，或者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街上行人众多，熙来攘往，许多车辆从大广场涌向德拉·勒尼亚广场——这些名字说明这个城市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如果说萨卡尼还装出一副对任何引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面孔的话，齐罗纳就不同了。他从每家商店门前经过时，没有不眼馋的，这是那些无钱买东西的人的特有表情。可是商店里，特别是食品店和酒店里，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可真多，那里的啤酒倾销量在奥匈帝国所有的城市中名列前茅。

“科尔索河更饥更渴呀！”西西里人发表意见说。他的舌头象盗贼的呱嗒板一样，在干裂的两片嘴唇之间吧嗒作响。

这时两人走进左边的第一条街，沿着运河一直走到蓬多·罗索转桥，穿过桥，沿着能停泊巨轮的码头向上游走去。他们对那里的摊贩的叫卖毫不介意。走到圣安东尼奥教堂对面时，萨卡尼突然向右转弯。伙伴二话没说，后面紧紧跟上。他们再次过科尔索河，于是到了旧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游。这些街道狭窄难行，车辆不通，攀沿着卡斯特山坡

往上延伸，其走向正好使街道避开凛冽刺骨的东北风的吹袭。对于齐罗纳和萨卡尼——两个分文不名的人——大概旧城比豪华的新城更适于他们居住。

自从来到依利黎的首都之后，他们就住在桑达·玛丽亚·玛吉约教堂附近的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旅店老板看到，帐单上旅客欠款的数目与日俱增，直到如今还不付钱，就催促欠帐的旅客还债。为了避开这种索帐的尴尬局面，萨卡尼和齐罗纳穿过广场，围着利卡尔多门转游起来。

研究罗马的建筑古迹，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大街上冷冷清清，财运难逢。他们于是形影不离的开始顺着崎岖的山道往上攀行。这山道一直通到卡斯特山顶大教堂的平台上。

“爬到那上头，何苦呢！”齐罗纳嘟嘟囔囔，把短斗篷掖在腰带上。

说归说，他仍然寸步不离他的年轻伙伴。假如有人站在山脚下，就会看见他们沿着层层台阶往上攀登。十分钟过后，他们登上了平台，更感到渴、饿难忍。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的里雅斯特海湾辽阔无垠，和大海连成一片。海港里，渔船、汽船、货轮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整个城市，郊区，连同山上最新的楼房及分散在高地上的别墅，尽收眼底。可是，对这两个投机分子来说，这些景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他们见过的美景太多了。何况，有多少次，当他们穷困潦倒、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散心！齐罗纳尤其不想观赏这些美景，要不是顺从萨卡尼，他宁肯在科尔索河一带豪华的商店前面闲逛呢！但是

又有什么办法？既然他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为了等待财运的降临，就必须等在这儿，多点耐心，少点急躁。

在通往平台的台阶尽头，圣·基督的拜占廷式大教堂附近，有一处围墙，里面是过去的墓地，成了今天的古物陈列场。坟墓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古墓石的残块，横七竖八地躺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罗马的石碑，中世纪的长石柱，文艺复兴时期的种种建筑装璜碎块的灰迹清晰可见；还有那些玻璃般透明的立方体，都杂乱无章地立在草丛中。

围墙的门没有上锁，萨卡尼顺手一推就进去了。齐罗纳跟在后面，不胜悲伤地说：

“要是来这里自尽，倒是个好地方！”

“如果有人建议你自尽的话，你就……”萨卡尼话中带刺地说。

“哎呀！我的伙计，那，我可要拒绝的！只要十天中有一天过上好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仅如此，还会更好呢！”

“但愿意大利诸圣听到你的话，上帝知道，诸圣有好几百个呢！”

“还是走吧。”萨卡尼说。

两人顺着两排骨灰瓮中间的半圆形小道往前走，看见一块躺在地上的罗曼式大型花窗，于是来到跟前，坐在上边。

他们沉默不语——萨卡尼倒无所谓，而他的伙伴齐罗纳则忍耐不住，打了两个哈欠之后，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天哪！左等右等，运气也不来，可我们还傻里傻

气地指望它呢！”

萨卡尼不吭声。

“到废墟中找红运，真见鬼！”齐罗纳又说。“怕是我们走错了路吧，我的伙计！莫非红运到坟地来找魔鬼不成？灵魂一旦离开了躯体，就不再需要走红运了。我要是死灵魂的话，别说吃饭晚一点，就是不吃，又有什么关系？咱们还是走吧！”

萨卡尼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他陷入了沉思，眼神迷惘，望着远方。

齐罗纳沉默了片刻，又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

“萨卡尼，你知道我期望这个红运怎么出现吗？它今天怎么把我们两个老主顾给忘了！我盼望银行家的一个出纳员，带着装满钞票的公文包来到这儿，代表银行家交给我们，并且连声表示歉意，说，久等了，久等了！”

“听我说，齐罗纳，”萨卡尼双眉紧锁，说道，“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对西拉斯·多隆达不要抱任何希望了。”

“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贷款已经用完。我的最后要求又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糟糕！”

“糟透了！可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

“叫我说呀，你的钱花得精光，这是因为你有贷款！”齐罗纳说道，“人家凭什么给你贷款？还不是凭你精明能干，满腔热情地给银行家效了几次劳，做成了几笔难做的生意！所以我们刚到的里雅斯特的日子里，多隆达在出钱方面还

比较慷慨，并不是那么吝啬！但是，如果你抓不住他的把柄，如果你不软硬兼施，要想拿到贷款，恐怕是不可能的……”

“按说，本来就该这么着，”萨卡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要是那样，你也就用不着到处讨饭了！我们会好的，苍天有眼！我之所以没有抓多隆达的把柄，是因为时机没到。总有一天，我叫他把今天拒绝的，本利一齐还，并且要利上加利！我还想到，目前他家的生意有些难做，他在几家靠不住的企业中的资金又遭到损失。德国的柏林、慕尼黑的几家企业倒闭，象冲击波一样危及的里雅斯特。不管银行家说什么，反正这次我到他家时，看见他神情挺紧张！水越混越好……混水才好……”

“那当然好，”齐罗纳喊道，“可是等来等去，我们就得喝清水啦！萨卡尼，依我看，不妨到多隆达那里作一次最后的尝试！必须再一次砸开他的钱柜，至少要弄到一笔足够我们回到西西里用的路费，顺便经过马耳他……”

“到西西里干什么？”

“这个你就甭管了！当地情况我了如指掌，能从那儿带回一帮既勇敢又无偏见的马耳他伙伴，我们能干出了不起的事情呢！嘿，一帮凶神恶煞！在这儿没油水，我们就走，叫这个该死的银行家付路费！尽管我们对他的底细了解不多，这些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希望我们呆在的里雅斯特。”

萨卡尼摇摇头，表示怀疑。

“快点吧！不能老这么下去了。我们都精疲力尽了！”齐罗纳又说。他站了起来，跺跺地，象对待不想养他的后娘

似的。

这时一只鸟在围墙外面艰难地飞翔，引起了齐罗纳的注意。这是一只疲惫不堪的鸽子，翅膀微微地搧动，渐渐地落下来。

在鸟类学的专业术语中，鸽子有一百七十七种。齐罗纳用不着知道这只鸽子属于哪一种，在他眼里，这只是一种能吃的东西。他打个手势告诉伙伴后，就虎视眈眈地盯住这鸽子。

显然，这鸽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它刚刚攀上大教堂的尖顶(教堂正门一侧是古代建筑，一座方形的塔楼)，就往下落，落在圣徒朱斯特雕像的壁龛顶上。鸽爪软弱无力，没有抓住，一直飘落到教堂正面和塔楼夹角处古老圆柱的顶端。

萨卡尼沉默寡言，对鸽子的行踪几乎无动于衷。齐罗纳却一直盯住鸽子不放。这只从北方飞来的鸽子虽然已精疲力尽，但是鸽子的本能使它朝更远的目标飞去。它在天空中勾画出弧形的轨迹后，不得不重新停下，落在古坟地里低矮的树枝上。

齐罗纳决心抓住它，蹑手蹑脚地朝那棵树爬去。他很快地爬到了那棵长满节瘤的树旁边。从那儿，他举手便可得到鸽子了。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呆在那儿，仿佛一条狗，窥视着栖息在枝头上的猎物。

鸽子没有发觉这些，想再次起飞，但是它力不从心，刚飞出几步远就落到地上了。

齐罗纳一个箭步扑上去，把鸽子一下子抓在手里，前后也就是一秒钟的工夫。他想把这个小生命掐死，可是他突



鴿子再次落到地上

然住手，惊叫了一声，匆忙朝萨卡尼走过来，说：“喂！一只信鸽子！”

“那么，它可能是最后一次送信了！”萨卡尼说道。

“肯定是，”齐罗纳说，“至于它的翅膀底下挂的小纸条的收件人，就活该倒霉了……”

“一个纸条？”萨卡尼喊道。“等一等，齐罗纳，等一等！手下留情，从缓执行！”

他的伙伴已把手放在信鸽的脖子上，就要把手合拢，掐死鸽子，却被萨卡尼一手拉住。萨卡尼把齐罗纳从鸽子翅膀底下解开的小口袋抢过来，打开，拿出一张密码书写的纸条。纸条上只有十八个字，竖看成三行：

ihnalz	zaemen	ruiopn
arnuro	trvree	mtqssl
odxhnp	estlev	eeuart
aeeeil	ennios	noupvg
spesdr	erssur	ouitse
eedgnc	toeedt	artuee

出发地址和到达地址都没有。至于这十八个字，每字都有同样多的字母组成。不借助密码本能否了解这些字的意思？看来不可能——除非是个能干的破译密码的专家——而且密码文件还必须是“可以破译的！”

密码信没有告诉萨卡尼任何东西．所以他望着它，不知所云，感到失望。信中莫非有重要的通知，并且带有嫌疑性

质？既可能也应该相信，这是采取的预防措施，即使落到了收信人以外的人的手中，信的内容也不致于泄露。在通讯联络中，不通过邮局，不使用电报，而是利用信鸽传递消息，就说明这是件绝对保密的事情。

"也许，"萨卡尼说，"这几行字的奥秘会使我们发财呢！"

"这么说，"齐罗纳应道，"这只鸽子就是红运的象征了。今天上午，我们追这红运可追苦了！该死的，我去把它宰了！……反正，重要的是拿到了信件，把信鸽煮煮吃掉倒没有什么妨碍……"

"且慢，齐罗纳，"萨卡尼说。他又一次救了鸽子的命。"也许靠这只鸽子，我们有办法找到收信人呢，对吧？只要收信人住在的里雅斯特。"

"就是找着了，也不会让你知道信中说些啥，萨卡尼！"

"不，齐罗纳。"

"你又不知道密码信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两个通信人当中的一个，我想一定能知道另一个！所以不但不能把鸽子弄死，还得使它恢复体力，把信送到目的地呢！"

"带上信？"齐罗纳问。

"带上信。我要分毫不差的复制一份，保存在身边，一直保存到有用的时候！"

于是萨卡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用铅笔复制密码信。他知道，大部分密码文件来不得半点疏忽，所以复制时字形和字距都保持原样。复制完毕，他把真迹复制品放

回日记本，把密码信装回小袋里，系到鸽子的翅膀下。

齐罗纳瞧着他，对靠此发现，并不抱什么希望。

“现在怎么办?”他问。

“现在，”萨卡尼回答，“好好地照顾鸽子。”

原来鸽子饥累交加，尤其是饥饿过度，以致精疲力尽。它的双翅完全无损，说明它既没有遭到猎人的枪击，也没有受到顽童的打击。它只是饿坏了，渴坏了。

齐罗纳顺着地皮找到了几粒树种喂鸽子，鸽子贪婪地吞了下去。不久以前才下过雨，古老的陶器残片里还有一点积水。齐罗纳给鸽子喝了五、六滴水解渴。这样，半个小时的光景，鸽子就恢复了元气，又可以进行不间断地飞行了。

“如果飞得远，”萨卡尼说，“如果鸽子的目的地在的里雅斯特以外的某个地方，它飞到中途掉到路上也无所谓，反正它很快地就超越了我们的视野，没法跟踪它了。反之，如果收件人就在城里某家等着它，它飞到那里停下，力气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只要一两分钟就够了。”

“你说得很对，”西西里人说。“可是，即使它不飞出城去，我们能够瞥见它经常出入的地方吗?”

“我们起码要尽力而为。”萨卡尼反驳。他的设想如下：

大教堂由两个小教堂组成：一个是圣母的，一个是的里雅斯特的主保圣人朱斯特的。正面，有个大型的圆花窗，窗下就是大教堂的主门。正面的一角为一圆塔，上面塔楼耸立，是卡斯特山地的最高点。从这里向下望去，从就近的山坡直到海湾沿岸，城市象地形图一样展开，屋顶组成的方格

群，清晰可见。所以从塔顶把鸽子放掉，可以看到它的行迹。毫无疑问，如果它的目的地在的里雅斯特，而不是在依利黎半岛的其他城市，认出鸽子在哪家栖息是可能的。

既然可能成功，就有试一试的必要。剩下的问题就是释放鸽子了。

萨卡尼和齐罗纳于是离开古坟地，穿越教堂前的小广场，朝塔楼走去。古老的屋檐下面，与圣·朱斯特的壁龛相垂直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尖顶式拱门开着，两人走进门，开始沿着通往高处的难行的螺旋楼梯往上攀登。他们用了二、三分钟工夫，才登上最高一层。这一层没有阳台，前后却各有一个窗户，因此前后各处的山和海都能一览无遗。

萨卡尼和齐罗纳来到那个正对的里雅斯特的窗口，站在那儿朝西北方向眺望。

这时，屹立在大教堂后面卡斯特山峰上的、十六世纪建成的城堡上的钟楼，已打四点。尽管临近黄昏，天色还很亮，蔚蓝的天空中太阳徐徐地向着亚得里亚海面落下。落日的余辉，把面向钟楼的大部分房屋的门面映照得清晰可见。

因此时机很有利。

萨卡尼把鸽子捧在手里，最后一次抚摩它，以示宽宏和安慰，然后让鸽子飞去。

鸽子展翅飞翔，但是一开始就往下落，使人担心它会突然坠地，结束它空中信使的生涯。

出于这种担心，西西里人情绪紧张，禁不住失望地喊叫起来。

“不会的！它又飞起来了！”萨卡尼说。

果然，鸽子在低空恢复了平衡，接着一个急转弯，侧身向城市的西北区飞去。

萨卡尼和齐罗纳紧紧地盯着鸽子的行踪。

出奇的记路本领，使鸽子在飞行中毫不犹豫，径直飞往它应去的地方——假如没有古坟地树下的这次被迫停留，本来一小时之前它就应该飞到那里了。

萨卡尼和齐罗纳怀着焦急的心情、全神贯注地观察鸽子的去向。他们心想，一旦鸽子飞越城墙，他们的计划便统统落空。

鸽子在空中消失了。

“我看到了！……我一直在盯着它呢！”齐罗纳喊道。他的视力好极了。

“注意看清楚鸽子落在什么地方，并定出准确的位置！”萨卡尼说。

几分钟之后，鸽子就落在一幢房子上。那房子座落在一片丛林之中，位于医院和公园那边。它那尖尖的屋顶，是城市这一带最高的地方。当时看得清楚，鸽子穿过阁楼的天窗不见了，天窗上有个透光的铁制信风标。如果的里雅斯特城位于弗拉芒国家之中的话，信风标肯定是出于冈丹·麦西之手了。

大方向确定了，信风标又极易识别，以它为参照物，找到有天窗的那个阁楼，就是说，找到密码信收件人的住房，就并不困难了。

萨卡尼和齐罗纳立即往下走，飞快地奔下山坡，走上了

通往德拉·勒尼亚广场的一条狭小街道。为了寻找东城的那片房子，他们不得不在广场上停下，分辨一下方向。

两个冒险家走到两条主要大街的交叉路口时，踌躇不前，拿不定主意。科尔萨街通往公园；阿克道托街树木成荫，美丽宜人，通往博榭托啤酒厂。左右两条道，究竟该走哪一条？他们本能地选择了右边的阿克道托街，想逐个地观察一下街上的房子，因为他们在山上时曾经注意到，信风标的下面有几处绿荫。他们边走边看街上各式各样的屋顶，直到大街尽头，却未曾发现他们要找的东西。

“在那儿！”齐罗纳指着信风标喊叫起来。海风吹得信风标在支柱上面哗哗作响。几只鸽子围着天窗在上面飞翔。

可以肯定，这就是信鸽飞来栖息的地方。这幢外表普普通通的房子，隐没在阿克道托大街尽头的一片房屋中间。

萨卡尼到邻近的店铺中打听情况。他首先了解到，那幢房子多年以来便是拉迪斯拉·扎特马伯爵的住所。

“扎特马伯爵是什么人？”齐罗纳问，这个名字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

“就是扎特马伯爵呗！”萨卡尼回答。

“我们能打听一下吗？”

“以后再说吧，齐罗纳。别着急么！现在需要多思，需要冷静，咱们回旅馆去吧！”

“对！有钱人该坐桌吃饭了！”齐罗纳冷言讽语地说。

“要是今天我们吃不上，可能明天就吃上了！”

“到谁家去吃？”

“天晓得，齐罗纳？也许到扎特马伯爵家哩！”两人慢条斯理地走着。——急急忙忙有什么用呢？——他们不久就回到了简朴的旅馆，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旅馆已过于豪华了，因为他们连宿费都付不起。

多么出人意料的事啊！……一封写着萨卡尼地址的信件刚刚寄到。信中只有两样东西，一张二百费罗林[1]钱的票据，以及附言：

这是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笔款项，作为你们回西西里岛之用，足足有余。你们动身走吧，但愿你们此去，永远不回。

西拉斯·多隆达

上帝万岁！”齐罗纳喊道，“银行家回心转意了！可以断言，永远不应对这些财界人士丧失信心！”

“这也是我的看法！”萨卡尼说。

“那么，这钱就用作我们离开的里雅斯特的路费了？”

“不！要用作我们留在这里的费用！”

---

① 古代佛罗伦萨金币名，后来许多国家仿造。

第二章

桑道夫伯爵

匈牙利人的祖先是马扎尔人，公元九世纪迁居到现在的匈牙利境内。现在匈牙利有五百多万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匈牙利族。他们究竟是西班牙人，埃及人或鞑靼人的后代，还是阿特拉王统治的匈奴人或者北方芬兰人的后代呢？——暂且不去管它！——这些问题尚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非斯拉夫人，也不是日耳曼人，似乎他们都厌恶成为这两种人。

这些匈牙利人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从十一世纪起，他们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成为狂热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们所操持的，仍然是祖国的古代语言，它柔和、动听，具有诗一般的魅力，虽然不及日耳曼语那样丰富，但却更为确切，铿锵有力。这种语言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二百年中，在所有的法律、法令条文中取代了拉丁语，继而逐渐变成国语。

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卡尔洛瓦茨条约[①]把匈牙

---

① 卡尔洛瓦茨位于多瑙河上，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小城市。一六九九年，土耳其、奥地利、波兰、俄国和威尼斯在此签定条约，称为卡尔洛瓦茨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土耳其丧失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属地，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管辖。

利和德兰斯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管辖。

二十年之后，皇帝诏书，重申奥匈帝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的继承法规定，国王没有儿子，长女可以继位，所以在一七四九年玛丽亚·泰勒莎登上了她父亲查理六世的宝座，从而成为奥地利王室中第一个女王。

匈牙利人不得不屈从帝国的压力。但是一百五十年以后，各阶级、阶层中，都有人起来反对皇帝诏书和卡尔洛瓦茨条约。

本故事发生的时代，有个名门出身的马扎尔人，他憎恨日耳曼的一切；希望祖国恢复昔日的自主地位。这种憎爱分明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科苏特①。尽管他的出身和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和科苏特有分歧，但是这位爱国者的伟大精神，却使他无限敬佩。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住在法加拉斯县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个伯爵领地里。这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城堡，傲然矗立在德兰斯瓦尼亚和瓦拉几的天然边界——东喀尔巴阡山北段的一个山脊上。那里山势险峻，悬崖峭壁，对造反者来说，犹如最理想的庇护所一样，他们可以在那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城堡附近有丰富的铜、铁矿，经过精心开发，成了阿特纳克城堡主人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个庄园包括法加拉斯县

① 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人民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科苏特的领导下，进行了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匈牙利共和国。后匈牙利又沦为奥地利的一部分，一八六七年建立了奥匈帝国。

的一部分，人口不到七万二千人。这些市民和乡民，想起桑道夫伯爵的恩典，都毫不掩饰他们对伯爵的赤胆忠心和无限感激之情。因而，这个城堡也成了维也纳司法部门的特殊监视目标。司法部在帝国的各部中完全独立，不受其他各部的约束。官方已经了解到阿特纳克城堡主人的思想，尽管现在还没有惊动他，却已经对他的思想感到不安了。

桑道夫当时三十五岁，中上等身材，肌肉健壮有力，宽肩，方脸，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副典型的马扎尔人模样。他动作敏捷，话音清晰，目光沉着而安详。由于他血脉旺盛，鼻孔、嘴角微动，脸上总是挂着慈善的微笑，他的言谈举止相当风趣幽默。这些都表明，他襟怀坦白，慷慨大方。人们发现，法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性格颇为相似，桑道夫伯爵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桑道夫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可以毫不介意，然而一旦朋友遭到损害，就决不容忍姑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阴险狡诈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他可不是"一切都让上帝去惩罚吧"的那种人。

桑道夫受过非常严格的教育。他没有沉湎于家资万贯所提供的享乐生活中，而是兴致勃勃地钻研物理学和医学。如果生活的需要使他从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医生。他当时一心想成为一个倍受学者赞扬的化学家。他是佩斯大学、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施姆尼茨皇家矿学院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勤奋的学习生活，使他的天赋美德更加成熟，并臻于完善，确切些说，使他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尚品

德的人。凡是熟悉他的人，尤其帝国各院校里的老师和朋友，无不交口称赞他的品德和为人。

过去，在阿特纳克城堡里，有欢乐，有激动，并不寂寞。德兰斯瓦尼亚的猎人们，常常来到喀尔巴阡山的峻岭上聚会行猎。桑道夫伯爵生性喜斗，可是在政治舞台上却无从施展本领，只好借危险的大型围猎活动，解闷散心。他置身局外，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似乎不关心政治，要么学习，要么过着财产所允许的那种阔绰闲散的生活。那时他的夫人雷娜·桑道夫还在世，她是阿特纳克城堡聚会时的中心人物。可是就在本故事开始前十五个月，年轻美貌的伯爵夫人不幸暴病身亡，留下一个小女儿，刚刚两岁。

伯爵受到意外的残酷打击，极度悲痛；失去了精神上的安慰，从此便郁郁寡欢，城堡里也变得寂寞、凄凉。伯爵过着如同隐居的生活。他全心贯注在女儿身上，委托管家的妻子罗丝娜·郎代克照料抚养。这个年轻贤慧的女人，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全心全意照料伯爵唯一的继承人。

在夫人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桑道夫始终没有离开过城堡，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起祖国在欧洲所处的屈辱地位，他更加感到忧虑和不安。

一八五九年爆发了法意战争，给强国奥地利以巨大的打击。可是继之而来的一个更可怕的打击，是七年之后一八六六年爆发的萨多瓦①之战。战争不仅使奥地利丧失了它的意大利属地，而且使奥地利沦为德国的附属国。这样

① 萨多瓦，捷克西部一个市镇。一八六六年，普鲁士于此战胜奥地利。

一个战败国，竟然企图再次并吞匈牙利①。匈牙利人的愤怒感情再也压抑不住，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对他们来说，即使居斯托扎和利萨之战②的胜利，也无法为萨多瓦的战败报仇雪耻。

第二年，桑道夫伯爵仔细研究了政治形势，认为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将会成功。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就在这一年——一八六七年的五月三日，伯爵拥抱过女儿，把她交给罗丝娜·郎代克细心照料，便离开城堡，到佩斯去了。在那儿他与朋友们和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初步的布署。几天之后，他来到的里雅斯特，期待事变的发生。

这儿将成为起义的指挥中心，集中在伯爵手中的情报将散发到各处。在这个城市，密谋起义的首领不太引人怀疑，行动比较自由和安全，便于把爱国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

在的里雅斯特，桑道夫伯爵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拉迪斯拉·扎特马伯爵和埃蒂安·巴托里教授。他们都是名门出身的马扎尔人，比桑道夫大十多岁，但没有什么财产。扎特马从多瑙河彼岸里帕多川的一个小庄园里得到一点微薄收入，巴托里在的里雅斯特教授物理。怀着同样的抱负，他

---

① 见本书22页注①

① 居斯托扎，意大利的维罗纳市附近一市镇，一八六六年，奥地利于此击败意大利。利萨，南斯拉夫一海岛，位于亚得里亚海中。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海战，奥地利战胜意大利。

们决心跟桑道夫一起，把独立运动进行到底。

扎特马的住宅，最近才被萨卡尼和齐罗纳在阿克道托大街认了出来。这是一所普通的住宅，桑道夫伯爵离开城堡期间，直到起义结束之前，扎特马都把此房交给他使用。五十五岁的匈牙利人鲍立克，是此房的唯一管家，他象桑道夫的管家郎代克一样，对主人忠心耿耿。

巴托里在柯西亚·斯达迪翁大街有一幢同样朴素的住房，离扎特马住房的那条街不远，两条街紧接着。就在这座房子里，他陪伴着夫人和儿子皮埃尔，度过了一生。他的儿子当时八岁。

巴托里原是十六世纪德兰斯瓦尼亚王国马扎尔亲王的后裔。后来由于马扎尔王室家族的分支日趋繁杂，这种亲缘关系逐渐疏远而失去联系，以致人们感到惊奇，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教授，竟是王室的后裔。

尽管离群索居，巴托里仍然是个成就卓著的第一流学者。他就象作茧自缚的春蚕，默默无闻，克己为人。由于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一天他终于被迫辞去科学院的职务，来到的里雅斯特安家，当了一名没有固定职位的教授，授课度日。在患难中他得到妻子的全力支持。

自从桑道夫伯爵来到以后，尽管他执拗地要在大广场上的巴拉佐·莫德洛旅馆——现名德洛姆旅馆——租一套房间，三个朋友仍然在扎特马的家里聚会。警察局万万没有想到，这座位于阿克道托大街的房子成了密谋起义的中心，并且在帝国的主要城市里拥有众多的拥护者。

扎特马和巴托里，毫不迟疑地做了桑道夫最忠实的

助手。他们一致认为，发起一次独立运动，使匈牙利重新自立于欧洲之林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深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冒生命的危险，而危险并不能使他们畏缩不前。于是阿克道托住宅成了主要起义首领的聚会地点。来自帝国各地的许多拥护者在此商讨办法，领取指示。平时，有重要指示，既不能邮寄，也不能发报，就由信鸽担负起迅速安全的通讯任务，带着密件往来于的里雅斯特、匈牙利的主要城市和德兰斯瓦尼亚之间。总之，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所以一直未引起任何怀疑。何况通讯中用的是密码，采用了一套能保证绝对安全的保密办法。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八时许，也就是被萨卡尼截去密码信的那只信鸽到达后的第三天，扎特马和巴托里在办公室里，等待桑道夫归来。为了处理个人私事，桑道夫伯爵最近回到了德兰斯瓦尼亚，并顺便回阿特纳克城堡一趟。经过省会克鲁日的时候，他把密信的内容传达给该城的朋友们。但是这封密信的抄件，实际上已经落到萨卡尼的手里了。

桑道夫伯爵走后，的里雅斯特和布达之间已交换了其他一些信函，几封密件由信鸽送来了。这时，扎特马使用一种名叫《密码方格》的工具，将密码信译成明文。

这些密件，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字母换位法写成。每个字母仍保留原来的意义，比如“b”仍是“b”，“o”仍是“o”。但是，当密码方格按照一定的方位和顺序放在密件上时，根据空格和实格的变动，空格中只露出应读的字母，也就是说字母重新组织，而其他的字母则被实格遮住。

这种密码方格纸板，用法非常陈旧。按照弗雷斯内上

校的办法改进以后，很先进，成为现在最好、最可靠的一种方法。其他两套办法不完全可靠：一种以不变的字母为基础，或称单秘诀——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总是由同一字母或同一符号表示；另一种是以变化字母为基础，或称双秘诀——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用另一字母或符号表示。一个老练的密码专家，运用或然率或者反复摸索的方法，在这类研究中能成功地破译密码。只要是以字母为基础，并在密码的使用中频繁而反复的出现一些字母，比如法语、英语、德语中的«e»，西班牙语中的«o»、俄语中的«a»，意大利语中的«e»和«i»，密码专家都能恢复密码的真意，用明文表示出来。因此，用这些方法拟写的密码函电，都难以抵挡密码专家的敏锐推断，无法破译的极少。

看来，密码方格或密码本——其中有些代表现成句子的常用字由数字表示——可充分保证无法破译出来。但是，这两套办法有相当严重的缺陷：要求绝对保密，更确切些说，用以拟写函电的密码方格纸板或密码本，绝对不能落入外人的手里。因为没有方格板或密码本，谁也看不懂电文，而有了这两样东西，谁都看得懂。

桑道夫伯爵及其拥护者使用的，就是这种密码方格，即在纸板的某些位置裁出方孔，借以拟写密码文件。出于谨慎起见，为了在万一纸板被盗或丢失的情况下不招惹麻烦，他们规定，信件一经读完，就立刻把它销毁。这样，密谋就不留一点痕迹。高贵的领主，匈牙利的权贵，和资产阶级、平民的代表们就可以一致行动，甘冒生命危险去争取独立。

扎特马把最后一批文件烧掉，忽听有人在悄悄地敲办公室的门。来的是鲍立克，桑道夫伯爵跟随在后，他刚从邻近的火车站步行赶回。

扎特马立即迎上前去。

“此行如何，马蒂亚斯？……”他急忙问道，想马上得到令人放心的消息。

“成功了，扎特马。我毫不怀疑德兰斯瓦尼亚的朋友们的感情，对于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放心。”

“三天前从佩斯来的信，你转告他们了吗？”巴托里问。他和伯爵关系甚密，彼此以你我相称。

“他们都知道了，并作好了准备！”桑道夫答道，“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两小时之内，我们将是布达和佩斯的主人，半天之内，成为蒂萨河两岸主要省份的主人，一天之内，将成为德兰斯瓦尼亚和军管政府的主人。那时八百万匈牙利人将重获独立了！”

“那么国会呢？”巴托里问。

“我们的人占多数，”桑道夫回答，“他们将立即组成新政府，主持各项事务。既然各州在行政方面几乎不受国王的管辖，而且各州长均有自己的警察，一切活动都会正常而顺利地进行。”

“但是由副王在布达主持的特别委员会怎么样？”

“副王和布达委员会很快就无法活动了。”

“也无法跟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府取得联系吗？”

“是的，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行动一致，获得成功。”

"成功！"巴托里接着说。

"是的，要成功！在军队里，每一个匈牙利血统的人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为我们服务。马扎尔人的后代，难道看见罗道夫和科尔文的旗帜会不激动吗？"

桑道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充满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激情。

他接着又说："但是，为了防备万一，我们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只要谨慎从事，我们就会更加强大！你们在的里雅斯特听到什么可疑的风声吗？"

"没有。"扎特马回答。"在这里，人们特别关心国家在普拉港搞的工程项目，为此工程，绝大部分工人被招募去了。"

十五年来，奥地利政府怕失去威尼斯地区——实际上已经丧失，就在伊斯的利亚半岛南端的普拉港兴建巨大的兵工厂和军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北端。的里雅斯特曾对此工程提出抗议，因为它削弱了该市的海运地位。尽管如此，工程仍以狂热的速度向前推进。因此，桑道夫及其朋友们相信，一旦独立运动波及到这里，的里雅斯特市民是会跟他们走的。

为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起义者严守着秘密。警察局一点也没有怀疑，主要的起义首领当时就聚集在阿克道托大街这所普通的房子里。

看来，为了事业的成功，一切都考虑到了。只要起义时刻一到，就立即行动。的里雅斯特市和匈牙利主要城市以及德兰斯瓦尼亚之间的密码通讯，除非有意外事件，已经停止联系。既然起义的最后部署已经作出，从此以后，信鸽也就不用传递任何信函了。为了慎之又慎，他们决定关闭扎



“我们的人占多数，”桑道夫回答

特马住宅这个掩护所。

如果说战争离不开金钱的话，那么起义也同样需要它。在这样的时刻，起义者不能没有金钱，不能缺乏资金。

大家知道，扎特马和巴托里愿意为祖国独立而捐躯，然而无法为她贡献资财，因为他们的个人财富微乎其微。桑道夫则不然，他无比富有，准备把他的一生，连同他的所有财产，一起贡献给自己的爱国事业。因此数月以来，通过他的管家朗代克的努力，在他的土地上筹集了一笔五百万法郎的巨额资金。

但是这笔钱必须由他支配，并且随时取用。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将这笔钱存入了的里雅斯特一家银行。当时这家银行享有毋庸置疑的信誉，地位十分牢靠。它叫多隆达银行，就是萨卡尼和齐罗纳在该市高地上的公墓休息时，谈到的那家银行。

然而，这偶然的存钱事宜，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点在以后的故事中将见分晓。

桑道夫和扎特马、巴托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曾一度说起这笔钱，说他最近想去拜访银行家多隆达，以便通知他，在最近期间要提取这笔钱。

果然，事态的意外发展，尤其是那天晚上桑道夫伯爵发觉扎特马的住宅受到盯梢，更叫他放心不下，促使他很快发出的里雅斯特预先约定的暗号。

晚上八点时分，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走出大门，分别回柯西亚·斯达迪翁寓所和德洛姆旅馆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影在暗中窥探，鬼鬼祟祟地在不远的地方尾随，又竭力不

让人发觉。

伯爵及其伙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便毫不犹豫地朝那两个可疑的人走去。还来不及追上他们，人影就在大运河尽头的圣·安东尼教堂的角落消失了。

第 三 章

多 隆 达 银 行

的里雅斯特市的不同种族和门第之间，来往甚少，“社交活动”几乎没有。在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奥地利官员们，都野心勃勃，想占居要职。一般说来，他们是些精明能干、善良、又有文化的人。不过他们微薄的待遇常常和他们的地位很不相称，他们也无法跟大商人或银行家抗衡。既然富人很少会客，官方会议又几乎没有，大商人和银行家的豪华阔绰就越发引人注目了。他们装饰华丽的车马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们的妻子身着绫罗绸缎，饰以大量钻石，去市剧院或阿尔莫尼亚剧院看戏，在包厢中炫耀自己的富有。

当时，豪富之家中间最富有的，要算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了。他三十七岁，奥匈帝国内外，都有他的帐户。多隆达夫人比他年轻几岁。他们在阿克道托大街拥有一座公馆。

人们都认为多隆达很富有，并非言过其实。在交易所



的里雅斯特——交易所

的投机活动中，他胆大勇为，财运亨通，和奥地利的劳埃德公司及其他大公司有广泛的交易，并借给了他们一大笔贷款。当然，他从中捞到了巨额利润，从而家仆成群，使他越发显得豪富。

然而，正如萨卡尼对齐罗纳说的，眼下，西拉斯·多隆达的银行业务可能遇到了暂时困难。七年前的法意战争，以及最近萨多瓦之战的惨败，给银行和交易所造成了混乱，带来了不利影响；当时欧洲的主要金融市场，尤其是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佩斯、的里雅斯特，由于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跌价使多隆达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支付以活期存款方式存入的大宗款项，也给他造成了严重困难。当然，这场危机过后，多隆达银行信誉有所恢复。但是，如果萨卡尼的话属实，最近发生的极其冒险的投机交易，又会损害他的银行的牢固地位。数月以来，西拉斯·多隆达——至少在精神上——变化甚大。尽管他非常自信，他的面貌却在不知不觉地变化着，他已不象昔日那样神态自若了。善于察颜观色的人会发现，他不敢象往常那样正视别人，而是眯着眼睛，斜眼看人。多隆达夫人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她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却百依百顺，对丈夫做生意的情况只了解一点皮毛。

多隆达在市内、国内的主顾很不少，可是却没有知己；如果他遭到致命的打击，是不会得到公众的同情的。富翁那种优越感，他生性爱自夸的恶习，对任何人都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处处矫揉造作，所有这些，除了无损于做生意而外，并不讨人喜欢。此外，的里雅斯特人把他当异乡人

看待，因为他原籍拉古扎①市人，就是说生于达尔马提亚。

十五年前，他来到此地，奠定了发财致富的基础。到如今，他在城里依然没有任何亲戚。

多隆达银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萨卡尼对此有所猜疑，对富有的银行家遇到严重困难的传闻，却无法予以证实。多隆达的信誉起码未受到公开的损害，因此，马蒂亚斯·桑道夫毫不犹豫地把一笔积累起来的巨资，存入多隆达银行里——这笔款项，只要伯爵二十四小时前预先通知，就可随时提取。这个最有信誉的银行，竟然和萨卡尼这样一个家伙发生联系，大概人们会感到惊异。然而，他们之间不但有某种联系，而且已有两、三年的历史了。

那时，西拉斯·多隆达正和的黎波里的摄政王室洽谈一些重大交易。萨卡尼是个八面玲珑的掮客，计算方面特别能干。他从中斡旋，促使谈判成功。应该说，他的活动总不免留有蛛丝马迹。诸如请客送礼，进行贿赂，私送佣金等不可告人的勾当。银行家不公开露面，统统由萨卡尼受理；因此，萨卡尼成了这些奸诈活动的代理人。除此而外，他还为多隆达效了一些类似的犬马之劳。因此，萨卡尼找上门去绝非偶然，与其说是登门拜访，不如说是勒索钱财。事实上，自从他离开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后，一直对的里雅斯特的银行家敲诈勒索。多隆达并没有满足他无止境的贪婪欲望，因为不法的活动中他没有给萨卡尼留下任何把柄。银行家的处境有时是微妙的，往往一句话就能给他带来很大

① 现名杜布罗夫尼克，属南斯拉夫。

危害。可是萨卡尼深深懂得，要有钱，就得去找多隆达。

多隆达借钱给他，并且金额相当可观。萨卡尼挥金如土，活象一个前途未卜的冒险家。钱一到手，尤其是一到赌场上，就被挥霍殆尽。于是萨卡尼又来到的里雅斯特，缠住银行家要钱。他毫不知趣，要求苛刻，致使银行家厌倦不堪，不久就停止对他的一切贷款。萨卡尼进行要挟，多隆达就顶住。银行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诈骗犯"也不得不承认，手中无把柄，就无计可施了。因此，一些时候以来，萨卡尼及其忠实伙伴齐罗纳财源枯竭，连到外地去寻财谋生的路费都没有。为了彻底摆脱他们，银行家刚刚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资助。这笔钱，足够他们离开的里雅斯特，回到西西里岛去。该岛上有个很大的帮会，在岛的东部和中部活动猖獗，令人生畏，齐罗纳是该会的会员。银行家希望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掮客从此一去不复返，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永远听不见。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一回银行家又打错了算盘。

就在五月十八日晚上，多隆达把二百弗罗林① 随同附言，一起寄往两位冒险家居住的旅馆。

六天以后，即五月二十四日，萨卡尼又登门求见，要求和多隆达面谈。由于他一再要求，银行家才同意接见。

银行家在办公室里等着。萨卡尼一进屋，就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又是你呀！"银行家大声说道。"有何贵干哪？我已经

---

① 见本书20页注①。

给你们寄去了最后一笔钱，足够你们离开的里雅斯特用的了！不管你说什么，干什么，休想再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还没走哇？告诉你吧，我将采取措施，不准你以后再来纠缠！你想要我怎么着吧？”

受到冷遇，是萨卡尼意料中事。他的态度与往日迥然不同，最后几次见银行家时那种蛮横无理、挑衅言行已不复见。他不但泰然自若，而且神情严肃。他走近一把椅子，不请而坐。他听着银行家尖刻的指责，待银行家发过脾气，再作回答。

“有什么话，就请吧。”多隆达接着说。他在办公室里踱了一阵方步之后，刚刚坐下，情绪尚未平息下来。

“我等你心平气和了再说，”萨卡尼不慌不忙地答道，“等待多长时间，都行。”

“心平气和与否，有什么要紧！这是最后一次，你要我怎么着吧？”

“西拉斯·多隆达，有宗交易，我想跟您谈谈。”

“我不想跟你谈，也不想做成任何交易！”银行家高叫道。“你我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要你今天，就在今天，马上离开的里雅斯特，再也不回来！”

“我打算离开，可是在偿清您的债务之前，还不想呢！”

“你还债？……你？……还我的债？”

“本利一齐还，那次平分的利息除外……”

多隆达对萨卡尼出乎意料的话耸耸肩膀：

“我支付你的那些钱，算在盈亏帐上了，用完就算了！你我两清，我不要还了，反正我日子比你强嘛！”

“但愿不做您的债户！”

“但愿不做你的债主！”

说毕，多隆达和萨卡尼面面相觑。接着萨卡尼耸耸肩膀：

“废话，尽是废话！我再说一遍，我有件重要事对您说。”

“你说重要，不见得吧！”

“哎哟，看您说哪儿去了！您要我帮忙，又不是头一回……”

“废话，全是废话！”银行家回敬萨卡尼的无理取闹。

“您听我说，几句就完。”

“但愿如此。”

“如果我的建议对您不合适，那咱就不往下说了，我就走！”

“从这儿走，还是从的里雅斯特？”

“从这儿，也从的里雅斯特！”

“明天就走？”

“今晚就走！”

“要是这样，就请说吧！”

“我要说的是，”萨卡尼转过身，又补上一句，“您肯定我们的谈话不会被窃听吗？”

“怎么，我们的谈话还要保密，是不是？”银行家讥讽地说。

“是的，多隆达，因为一些高级人物的生命握在你我两人的手心里！”

"也许在你的手心里吧！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您判断一下吧！我正跟踪一起谋反案，对于它的目的，还没有搞清楚。自从发生伦巴底[1]中部平原事件和萨多瓦之战[2]以来，奥地利以外各族人民，都乘机反对奥地利。我有理由相信，一个有利于匈牙利人的运动正在形成，我们正好可以利用！"

"谋反案里，我无利可图……"多隆达话中带刺，说了这么一句，作为全部回答。

"有，也许有利可图呢！"

"怎么个有法？"

"告密！"

"快点，你说说看！"

"你且听着，"萨卡尼说。

于是，他向银行家讲述了的里雅斯特古老墓地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捉住了信鸽，如何将密码信复制出来，又如何认出了密码信收件人的住所。他还谈到，五天以来，齐罗纳和他已在窥探住宅内外，至少是宅外的动静。有几个人，每天晚上在那儿聚会，老是那几个人，并且戒备森严。一些信鸽从那儿出发，另一些则飞到那儿去。一些信鸽向北飞去，一些则从北面飞来。有个老仆人看守大门，他不轻易离开，并且仔细地查看走近的行人。萨卡尼及其伙伴不得不谨慎行事，以避开看门人的注意。可是几天以来，他俩

---

① 伦巴底，意大利北部、位于阿尔卑斯山和波河之间的地区。

② 见24页注①

仍然担心，是否已经引起了看门人的怀疑。

多隆达开始比较认真地听萨卡尼叙述了。由于老掮客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多隆达心里盘算着他的话是否属实，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对此事如此热心，到底他要从中捞到什么好处。

当萨卡尼叙述到最后，断定这是一起叛国阴谋，告发它非常有利可图时，银行家却没有别的反应，只是提出问题：

“这个住宅在什么地方？”

“阿克道托大街八十九号。”

“主人是谁？”

“一个匈牙利庄园主。”

“他叫什么名字？”

“拉迪斯拉·扎特马伯爵。”

“和他来往的是哪些人？”

“主要有两个，都是匈牙利人。”

“一个是？……”

“本市的教授埃蒂安·巴托里。”

“另一个？”

“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

多隆达听到这个名字，不觉一愣。这种情绪变化都被萨卡尼看在眼里。萨卡尼轻而易举地打听到了他刚说出的这三个人的名字。当巴托里和桑道夫分别回到柯西亚·斯达迪翁和德洛姆旅馆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被萨卡尼知道了。

“怎么样，多隆达，我毫不迟疑地向你提供了人名，你该

相信了吧，我没有跟你耍滑！”

“这些，太笼统！”银行家说。显然，答应同伙之前，他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笼统？”

“那当然喽！一点证据都没有！”

“这个算不算？”

于是密码信的抄件放到了多隆达的手中，银行家好奇地看来看去。在他看来，这些密码字没任何意义，并不象萨卡尼说的如何如何重要。如果说此事引起银行家的兴趣，那是因为它跟他的主顾桑道夫有关。他担心，万一伯爵要求立即提款，会影响银行业务的开展。

“哎呀！”他终于又说话了，“我觉得越来越糊涂了！”

“正相反，我觉得再清楚不过了。”萨卡尼说。银行家的态度并未使他泄气。

“你把密码信译出来了没有？”

“没有呢，多隆达！可是时机一到，我一定把它破译出来！”

“如何破译？”

“我干过许多事情，也干过这类事，”萨卡尼回答，“我手头有大量的密码信函，经过我反复研究，发现此信与众不同。它的破译方法，既不是以数字为基础，也不是赋予每个字母新的意义、以常规字母表为基础的。对啦！此信中一个S就是一个S，一个P就是一个P，但是这些字母安排在一定的顺序中，只能使用专门的密码方格纸板，重新组合后，方能译出来！”

萨卡尼说得对。这封密码信使用的就是这种密码体系，它使密码信件更加难以破译。

“那好吧，”银行家说，“你可能有理，我不否认；可是没有密码方格，信也就无法破译。”

“当然。”

“那么，你怎么弄到密码方格？”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萨卡尼回答，“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把它弄到手。”

“说真的，萨卡尼，要是我的话，我才不费那个牛劲呢！”

“气力是不会白费的。”

“费劲有什么用？要是我呀，带着密码信到警察局去一趟，就得了。”

“到警察局去报告，那是肯定的。可是只靠猜测，无济于事，”萨卡尼冷漠地说，“报告之前，我想得到物证，物证胜于雄辩！我想操纵谋反活动，把它牢牢地控制在我的手中，得到了好处，咱们平分秋色！哈哈！谁也不会想到，不公开反对谋反者，而和他们混在一起，倒更加有利可图呢！”

对于这类语言，多隆达并不感到陌生。他知道萨卡尼聪明能干，诡计多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萨卡尼毫不犹豫地在银行家面前讲这些话，这是因为，他了解多隆达的思想善变，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能迁就适应。更何况，萨卡尼同他认识，已不是一天了。萨卡尼相信，银行家最近的处境不妙。但是向他提供并使他利用这个出其不意的谋反秘密，能否使他生意兴隆？萨卡尼在琢磨这个问题。

这时，多隆达小心翼翼地在向老掮客靠拢。萨卡尼已

经发现了反政府的叛乱主谋，这一点他很快就会相信。因为进行密谋策划的扎特马住宅，密码信，桑道夫伯爵存入他的银行的、随时准备取用的巨额存款，这一切都使他越来越感到可疑。萨卡尼对情况的分析，很可能是正确的。可是银行家切望更深一层地了解，摸清底细，不想服输。所以他满不在乎地说：

“当你把这封密码信译出来的时候——要是你能译出来的话——你将发现它纯属私事，毫不足道，你我两人都得不到半点好处！”

“不会的！”萨卡尼坚信不疑，大声说道，“不会的！我跟踪的是一起严重的叛乱阴谋，并且领导人地位很高。说句不好听的话，多隆达，你是不信任我罢了！”

“干脆点，到底你想要我干什么？”银行家问道。这一次，他的态度十分明朗。

萨卡尼站了起来，两眼盯住银行家，低声说道：“我的想法是，”他强调这几个字，“我想找个借口，尽快打进扎特马伯爵家里，然后取得信任。一旦到了他家，没人认得我，我一定会弄到密码方格，把密码信破译出来。有了这封信，我们就能一本万利！”

“我们能一本万利？”多隆达重复着，“为什么要把我拉扯进去呢？”

“因为这个事不是白干，你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咳！还不是你一个人干？”

“不！我需要您的帮助！”

“那么，就请说明吧！”

“为了达到目的，我需要时间；为了等待，我需要钱。可是我没有钱了！”

“我这里没有你的户头了，这个你是清楚的！”

“高抬贵手，再给立一个吧！”

“我能得到什么报酬？”

“您听我说：我提到的三个人里头，扎特马伯爵和巴托里教授没有财产，第三个人则富极了。他在德兰斯瓦尼亚拥有大量财产。你知道，如他作为阴谋策划者被捕、判刑，他的财产就要被没收，其中大部分将为告发人所有！……您、我两人，多隆达，我们就平分！”

萨卡尼住了嘴，银行家不回答。他在思索着萨卡尼一开始对他提出的要求。这类事损坏名誉，他不应牵连进去，他不是那种人；他感到他的代理人萨卡尼，倒是为他们俩敢担风险的人。如果他决心参与这件图财害命的勾当，他就要通过订立一个协议，约束、支配萨卡尼，而自己躲在幕后，不抛头露面……然而，他踌躇不决。豁出去了！都接受下来，会冒什么风险？在这令人憎恶的事件里，他会躲在暗处，从中渔利——发一笔大财，使他的银行复兴起来……

“答应吗？”萨卡尼问。

“哎哟，不！”多隆达回答。有这样一个合伙人，或者说同谋者，他感到胆寒。

“你拒绝？”

“对！……我拒绝！……我不相信你的计谋能成功！”

“当心点，多隆达，”萨卡尼高声喝道，咄咄逼人，毫不克制。

“当心！请问，当心什么？”

“当心我知道你的某些底细……”

“滚开，萨卡尼！”

“我会叫你乖乖地……”

“滚开！”

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室门口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萨卡尼连忙走到窗前，门已打开，看门人高声说道：

“桑道夫伯爵先生求见多隆达先生。”接着便退了出去。

“桑道夫伯爵？”萨卡尼喊道。

让萨卡尼目睹伯爵来访，银行家感到怏怏不快。伯爵的到来出其不意，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啊！桑道夫伯爵来这里干什么？”萨卡尼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这么说，你跟扎特马家里的阴谋有关系罗？这么说，我可能是在跟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讲话呢！”

“你说，你滚不滚出去？”

“我才不出去呢，多隆达，我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桑道夫伯爵要来您的银行！”

说罢，萨卡尼就走进与办公室毗邻的小房间，随即关上了门。

多隆达正要叫人来把他赶走，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主意。

“不，还是让他听到这里说的一切为好！”银行家喃喃自语。

他叫来看门人，命令他立即引伯爵进来。桑道夫走进办公室，对殷勤备至的多隆达投以冷眼，似乎他生性如此；

接着，在看门人刚刚向前移了一下的沙发椅上坐下。

“伯爵先生，”银行家说，“不知您在的里雅斯特，所以没料到您会来。能够接待您，我感到荣幸。”

“先生，”桑道夫说，“我只是您的一个小小顾客，而且我不做生意，您是知道的。眼下我的流动资金存在贵行，我早晚也要感谢您。”

“我提醒您，伯爵先生，这些资金是以活期存款存入我行，是会给您生利的。”

“我知道，先生……不过，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想在贵处投资，只不过是存放罢了。”

“好嘛，伯爵先生。可是，目前行价高昂，正好您的金钱在生利。金融危机遍及全国，国内形势困难重重，商业贸易濒于瘫痪。大银行纷纷倒闭，公共信贷急剧下降，其他银行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贵行坚如磐石。据可靠消息，贵行仅受到倒闭事件的轻微影响，是吧？”

“微不足道。”多隆达极其镇静地说。“亚得里亚海保证了我们海上的正常贸易，佩斯和维也纳银行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尽管我们在危机中略受损失，但我们在客户中仍享有信誉，我们之间也信得过。”

“我只想祝贺先生。不过，我还想问您一下，您是否听说，国内发生了什么麻烦？”

尽管桑道夫伯爵提问题时若无其事，多隆达却十分留意伯爵说话时的神色，这很可能跟萨卡尼刚刚告诉他的情况有关。

“这方面我一无所知，而且没有听说奥地利政府对此表示忧虑。伯爵先生，您大概有理由相信，某个事件就要……”

“一无所知。可是，在大银行里，消息总比外面灵通得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就出于此。愿否回答，那就看您的方便了。”

“我一点没有听到，”多隆达反驳道，“跟伯爵先生这样的一个主顾交往，我毋需谨小慎微、有话不说的。何况，那样做，对本行有害无益！”

“谢谢先生，”桑道夫答道，“我和您一样认为，无论国内、外，都比较安定。因此，不久我就要离开的里雅斯特，回德兰斯瓦尼亚。那边，我有些急事要料理。”

“哦！您要走，伯爵先生？”多隆达急忙问道。

“是的……至迟过半个月就走。”

“那么，您还回的里雅斯特，是吧？”

“我想不回来了吧，先生，”桑道夫回答。“可是动身之前，我想把阿特纳克城堡待结的帐目清理一下。管家寄来大量帐单、地租、林业收入，我几乎没有时间核对。您是否给我介绍一个会计，或安排您的一个职员，给我帮个忙？”

“再容易不过了，伯爵先生。”

“非常感谢。”

“您何时需要这个会计？”

“越早越好。”

“在何处工作？”

“在我的朋友扎特马伯爵家里。他家住在阿克道托大

街八十九号。”

“一言为定。”

“这个活，十来天就完。一旦帐目了结，我就动身到阿特纳克城堡去。因此，我存入贵行的资金，望能随时取用。”

听到这个要求，多隆达不禁一惊，伯爵却一点没有察觉。

“伯爵先生，我几时把钱支付给您为好？”

“下月八日。”

“您到时即可取用。”

说罢，伯爵站了起来，银行家一直陪他走到前厅门口。当多隆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萨卡尼已在那里等他：

“两天之内，我必须以会计身份到扎特马家里工作。”

“是的，应当如此！”多隆达回答。

第四章

密码信

经多隆达的介绍和萨卡尼的毛遂自荐，并得到桑道夫伯爵的同意，两天之后，萨卡尼便到了扎特马家里。于是银行家和代理人串通一气，开始了阴谋暗算活动；目的是发现秘密，置起义首领于死地，获得作为告密的报偿，发一笔横

财；然后分为两份，一份落入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冒险家的腰包，一份落入银行家的钱柜。此时的银行家，已经金库空虚，无法维持银行的业务了。

显而易见，多隆达和萨卡尼之间密约已定，并将利益均沾。银行家答应给萨卡尼一笔钱，作为他和齐罗纳在的里雅斯特的食宿、活动费用。交换条件是，银行家得到萨卡尼复制的密码信——毋容置疑——这是有关起义的秘密。

也许人们会指责桑道夫贸然行事。在起义的前夕，在密令随时可能发出的情况下，把一个陌生人引进这生命攸关的住所，可以说罕见仅有。可是伯爵如此行动，并非毫无道理。

他冒着生命危险，至少冒着被流放的危险投身于民族独立的事业，他急于将个人事务先料理停当，以便一旦失败，他就只身逃亡。再者，他认为把一个陌生人引进扎特马家里，能遮人耳目，避开嫌疑。几天以来，他相信看见了——他不致弄错——有暗探在阿克道托大街逡巡。那暗探不是别人，正是萨卡尼和齐罗纳。的里雅斯特的警察，是否已对他及其朋友们的行动跟踪盯梢了？桑道夫伯爵相信是如此，故深感忧虑。一直严禁外人出入的起义首领聚会地点，如今好象引起了怀疑。那么，为了避嫌，开放门户，引进一个只管会计工作的职员，要算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此人是否会对扎特马及其客人构成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的里雅斯特和匈牙利王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密码通讯已经终止，有关民族起义的全部文件已经销毁，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该采取的防范措施都已采取，只待时机成

熟，桑道夫伯爵一声令下，起义就付诸行动。因此，在引起政府警觉的情况下，把一个职员引进家，倒更能避开嫌疑了。

如果这个职员不是萨卡尼，介绍人不是多隆达，伯爵的推理和防范措施就肯定是正确的！

萨卡尼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话说尽、坏事作绝的人。他长相爽直、诚恳，极易骗人。桑道夫伯爵及其朋友们，就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了。年轻的会计积极、热情，手脚勤快，清理帐目是他的拿手好戏。若不是他事先知情，他根本不会怀疑他的主人就是起义的首领，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带领匈牙利民族起来反对德国人。桑道夫、巴托里和扎特马聚会的时候，好象只研究一些艺术或科学问题。秘密通信，以这个住所为中心的神秘往来都已停止。但是萨卡尼善于坚持，他寻找的时机一定会到来，他在等待着。

来到扎特马家里，萨卡尼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到密码方格，破译密码。目前，来的里雅斯特的密码信一封没有。他心里琢磨，是否出于谨慎，密码方格已经毁掉。他忧心忡忡，生怕落空，因为他的全部计谋，就是建立在读懂那封信鸽带来的密码信上（复制品在他手中）。所以，他一面为桑道夫清理帐目，一面观察、窥探，以求一逞。他可以自由出入扎特马及伙伴们聚会的办公室，甚至常常一个人在里面工作。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手指就不是忙于计算和写帐了，而是东摸西翻，用齐罗纳自造的万能钥匙把抽屉打开，齐罗纳在这方面是颇为能干的。然而，萨卡尼小心翼翼，不让鲍立克看见，因为鲍立克似乎对他没有

好感。

前五天，萨卡尼一无所获。每天早上，他满怀成功的希望来到这里，晚上，却两手空空地回到旅馆。这罪恶勾当遭遇失败的前景令人生畏。因为起义很快就会爆发是肯定无疑的。如果在他发现、告密之前爆发起义，那就糟了。

“最好先到警察局去告密，把密码信的抄件交去。没有物证又有什么关系，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齐罗纳对他说。

“对！”萨卡尼应道，“必要时，就这么干！”

当然，他把搜寻密码方格的进展情况都告诉了多隆达，而且费了好多口舌，才使银行家从焦躁不安中镇静下来。

时运可能要出来帮忙了。上一次，它使密码信落到了萨卡尼手中，这一次，它将帮助萨卡尼把密码信弄懂。

五月的最后一天，已是下午四点，照习惯，五点钟萨卡尼就要离开扎特马的家。他感到沮丧，事情跟第一天一样毫无进展，而且桑道夫伯爵委托他的工作眼看要完。事情一完，他就必须领取酬金，并且在感谢声中被解雇出门。要想再来，就难上加难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扎特马和他的朋友们出门去了，家里只剩下鲍立克一人，在一楼的一间会客室忙碌着。此时，萨卡尼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决定走进至今尚未去过的扎特马住室，进行仔细搜索。

门锁着。萨卡尼用万能钥匙把锁打开，走进了房间。两个临街的窗户之间，放着一张形状古老、会使迷恋老式家具的人欣喜欲狂的办公桌。桌子抽屉的挡板上了锁，使人



萨卡尼搜到第四个抽屉时……

无法看到内部的结构情况。萨卡尼第一次见到这张桌子，他决不错过这个机会。他先用万能钥匙打开挡板，不使锁上留下痕迹，然后开始搜查抽屉。萨卡尼搜到第四个抽屉时，在他不断翻动的票据下面，一张排列着不规则方洞眼的纸板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

“密码方格！”他自言自语。他没有弄错。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拿走纸板，可是稍加思索，又觉得这样做不妥，万一扎特马伯爵发现纸板丢失，就会引起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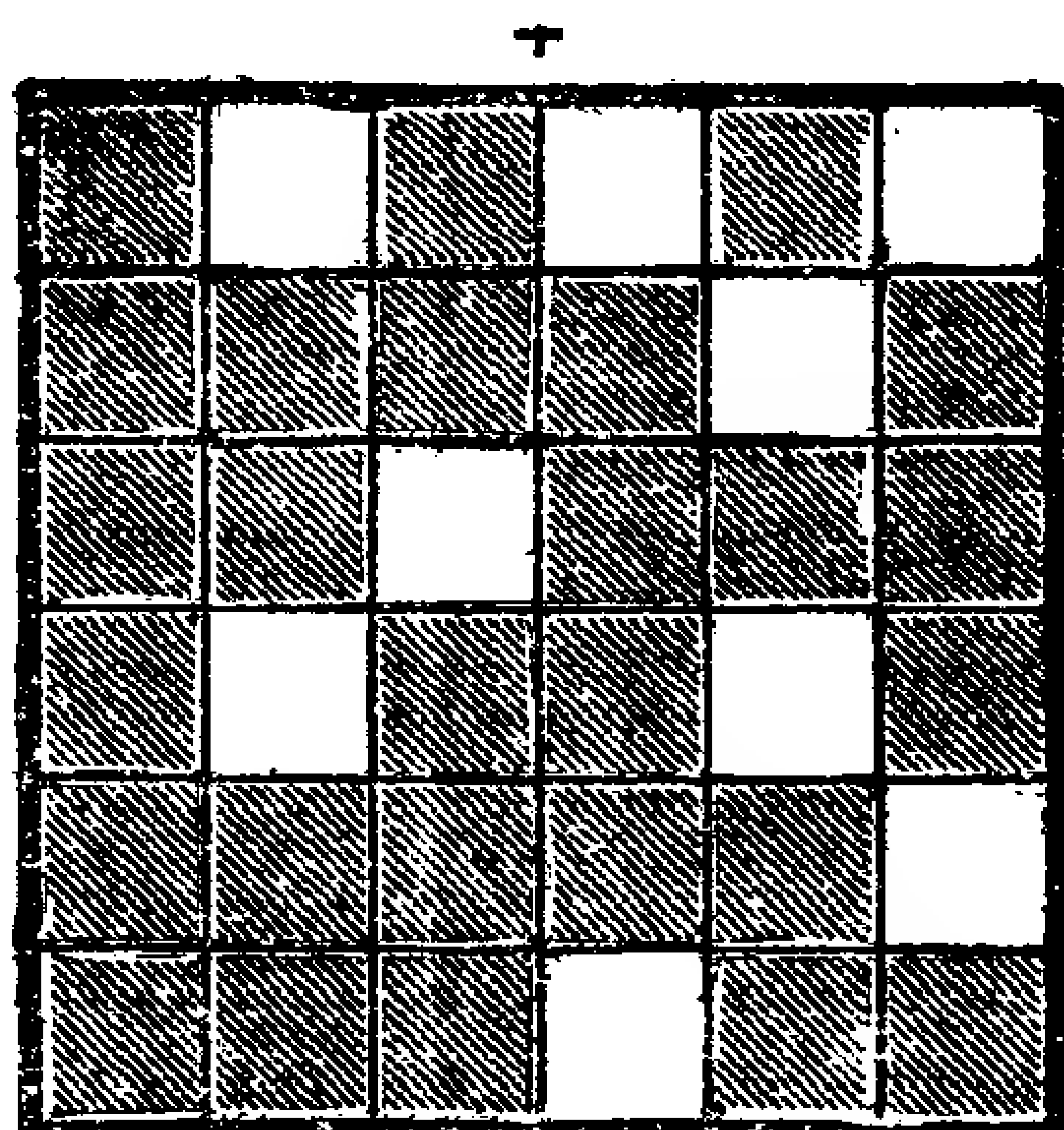
“好！”他心想，“我要象复制密码信一样，把密码方格描下来。到时候，多隆达和我就能放心地读密码信了！”

这个密码方格板是块普通的方形纸板，每边长六厘米，整个纸板又分成三十六个相等的方格，每格一厘米见方。这三十六个方格，横看六行，竖看六行，颇象毕达哥拉斯①的六个数字乘法表。二十七个实格，九个空格——即九个镂孔方格。

有两样东西对萨卡尼至关重要：纸板的确切尺寸；九个空格的位置。

萨卡尼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描出纸板的边线，小心地标出用墨水画有＋字的地方——它表示上边。他把刚刚描出边线的纸连同纸板一起拿到亮处，开孔的方格就一清二楚：上面第一行三个空格，位置2，4，6；第二行一个，位置5；第三行一个，位置3；第四行二个，位置2，5；第五行一个，位置6；第六行一个，位置4。

①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



▲这个复制品的所有白方格为透光格，其余为实格

上面就是照原样描下来的密码方格。要不了多久，萨卡尼就要和多隆达同谋，使用它干出罪恶的勾当。

只花了几分钟工夫，萨卡尼就把复制品搞出来了。

有了这个图样，把一块纸板制成密码方格就易如反掌；而有了密码方格，就肯定能破译多隆达手中的密码信。萨卡尼把密码方格板放回票据下面，走出扎特马的房间，匆忙赶回旅馆。

一刻钟之后，齐罗纳看见萨卡尼象打了胜仗似的兴冲冲走进他们的房间，不禁大声发问：

“啊！怎么了，伙计？当心啊！你会掩饰忧愁，却掩饰不住快乐。看你那高兴劲儿，会坏事儿的！”

“少说废话，齐罗纳，”萨卡尼说，“马上工作！”

“晚饭前？……”

“晚饭前。”

说完，萨卡尼拿来一块薄纸板，按照图样尺寸，把纸板裁成正方形，上边标上＋字，然后取出直尺，把正方形分成相等的三十六个方格，又根据图样算出九个空格，用小刀的刀尖刻出方孔。这样，把开孔的纸板放在密码信上，方孔中就露出字、字母或别的什么符号。

齐罗纳站在萨卡尼对面，高兴得忘乎所以，两眼圆睁，看他干活。齐罗纳对这工作很感兴趣，特别是他已经明白了这种通信中应用的密码体系。

“妙，妙极了！”他说，“这玩艺儿一定能为我们效劳！我想，每个空格能装下一百万……”

“还得多呢！”萨卡尼说。

干完以后，萨卡尼把刻好孔眼的纸板放进皮夹，然后站了起来：

“明天一清早，我就去找多隆达。”

“留心他的钱柜！”

“他有密码信，我有密码方格！”

“他这一次必须认输了！”

“他会认输的！”

“那就可以吃晚饭了？”

“可以了。”

“开饭！”

跟往常一样，齐罗纳胃口很好，饱餐了一顿预定的美餐佳肴。

第二天是六月一日，早上刚刚八点，萨卡尼就到了银行。多隆达立即命令把他带到办公室来。

"瞧，这就是密码方格，" 萨卡尼得意地说道，一面将前一天晚上刻好的纸板送上。

银行家接过纸板，翻来复去地察看着，一边摇头，似乎对同伙没有信心。

"无论如何，要试试看。"萨卡尼说。

"试试看吧！"

多隆达从一个抽屉里取出复制的密码信，放到桌子上。

大家记得，这封信由十八个字组成，每字六个字母，根本无法阅读。很明显，这些字的每个字母，应和六个实方格或空方格相对应，这样，使用三十六个方格，就能逐步得到三十六个字母，组成前六个字。

大家不难发现，这个纸板上的空方格安排得非常巧妙，使纸板每次顺时针方向转九十度，转四次为一圈，空格先后占据了实格的位置，不会出现重复。

大家会马上看到，事实的确如此。比如，你把密码方格纸板放在一张白纸上时，如果你把数字 1—9 按顺序写在每个空格里，转动九十度，写上 10—18，再转九十度，写上 19—27，再转九十度，写上 28—36，最后，纸板上的三十六个方格便被 1—36 占满了。

自然而然，萨卡尼从密码信左边第一行六个字开始，四次使用密码方格。然后中间一行六个字，最后右边一行六个字。总之，组成密码信的十八个字过一遍，分为三轮，操作完毕。

不言而喻，这套办法，萨卡尼已向多隆达作了介绍，并赢得了银行家的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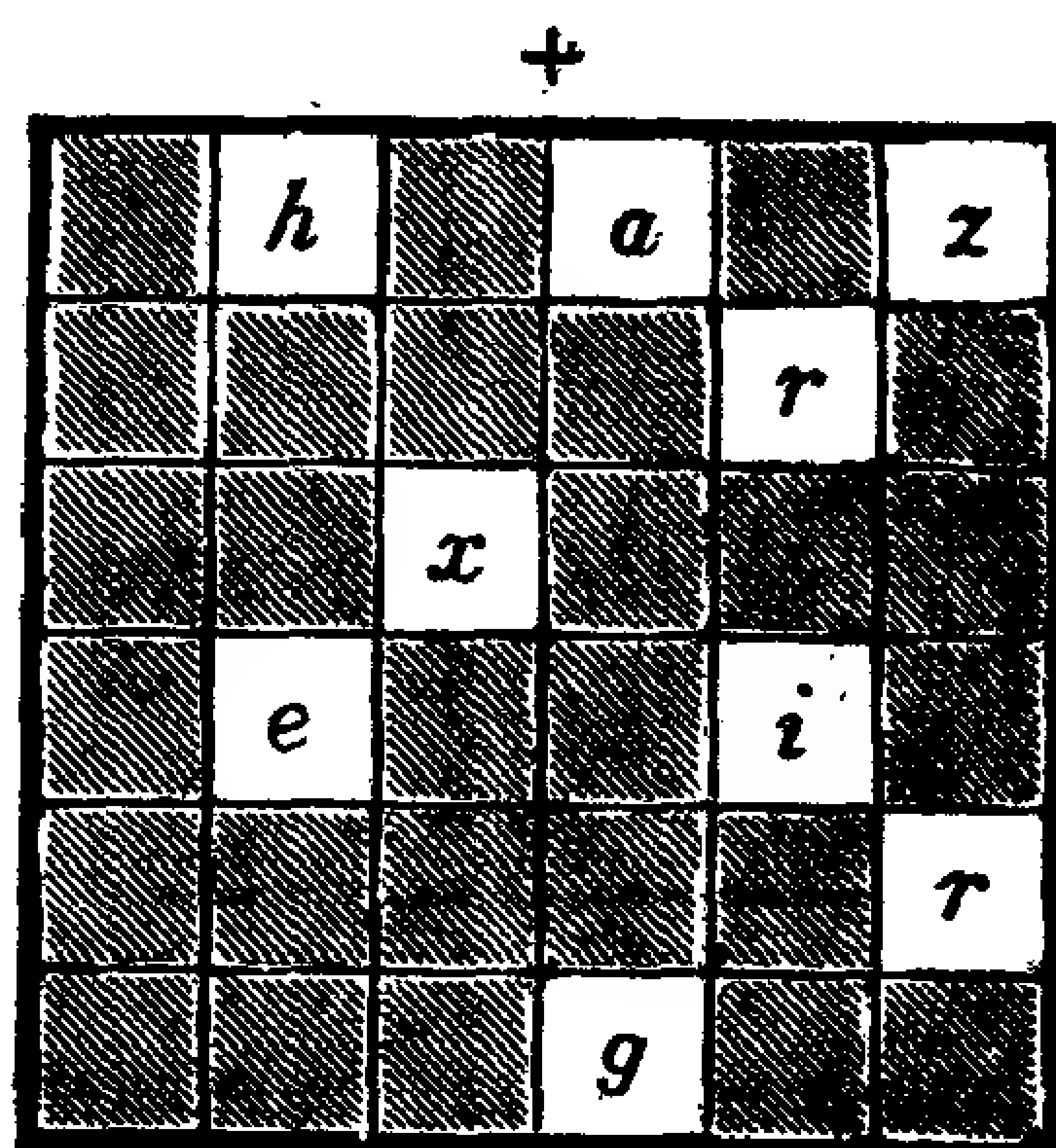
实践会否证实这种理论呢？实验会自见分晓。下面就是密码信中的十八个字，还是让读者再见见为妙：

ihnalz	zaemen	ruiopn
arnuro	trvree	mtqssl
odxhnp	estlev	eeuart
aeeeil	ennios	noupvg
spesdr	erssur	ouitse
eedgnc	toeedt	artu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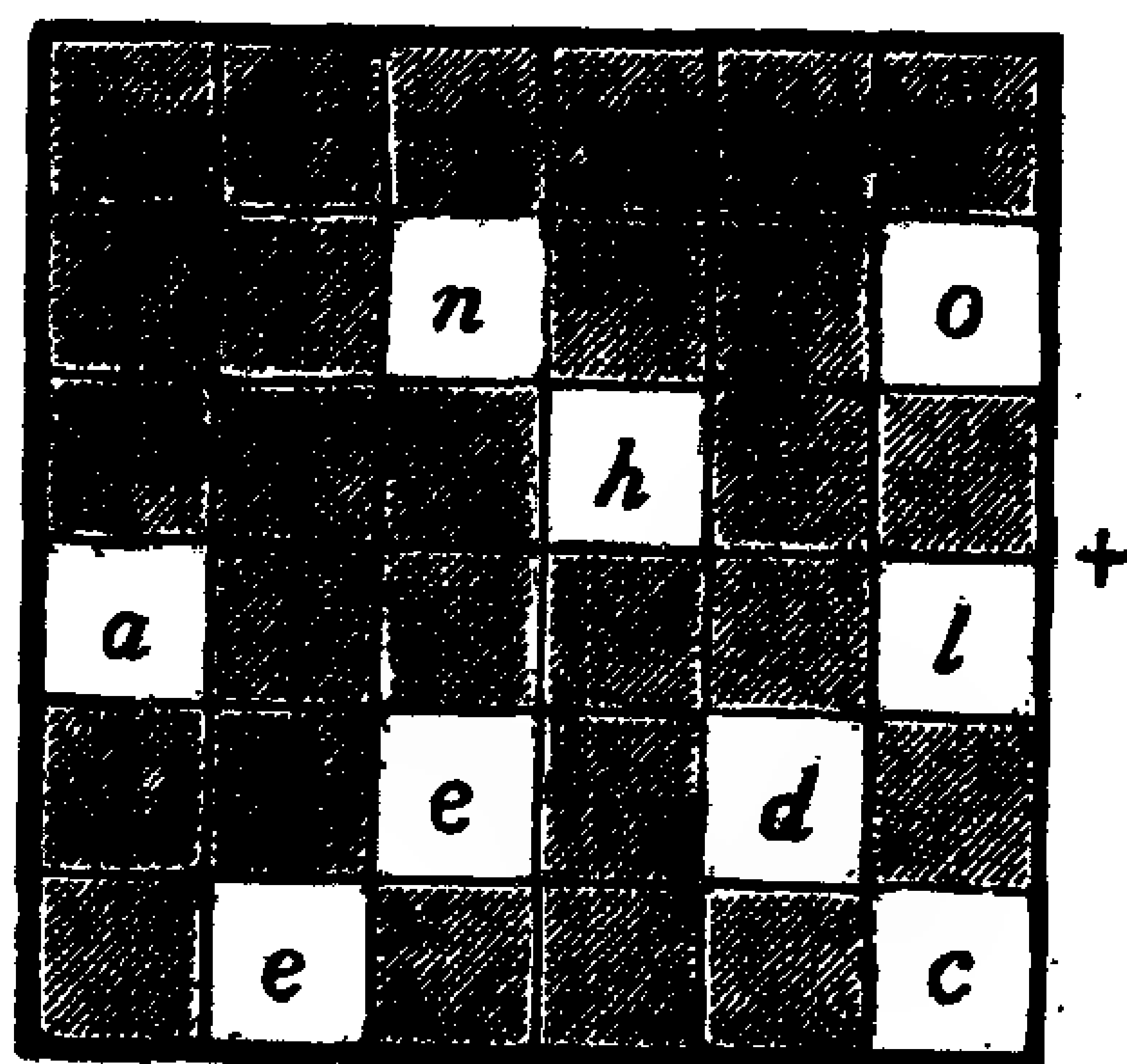
首先应译出左边六个字。为此，萨卡尼依次把这些字按字母、按行分开，使一个字母占据一格，分别写在相应的方格中，其排列如下：

i	*h*	*n*	*a*	*l*	*z*
a	*r*	*n*	*u*	*r*	*o*
o	*d*	*x*	*h*	*n*	*p*
a	*e*	*e*	*e*	*i*	*l*
s	*p*	*e*	*s*	*d*	*r*
e	*e*	*d*	*g*	*n*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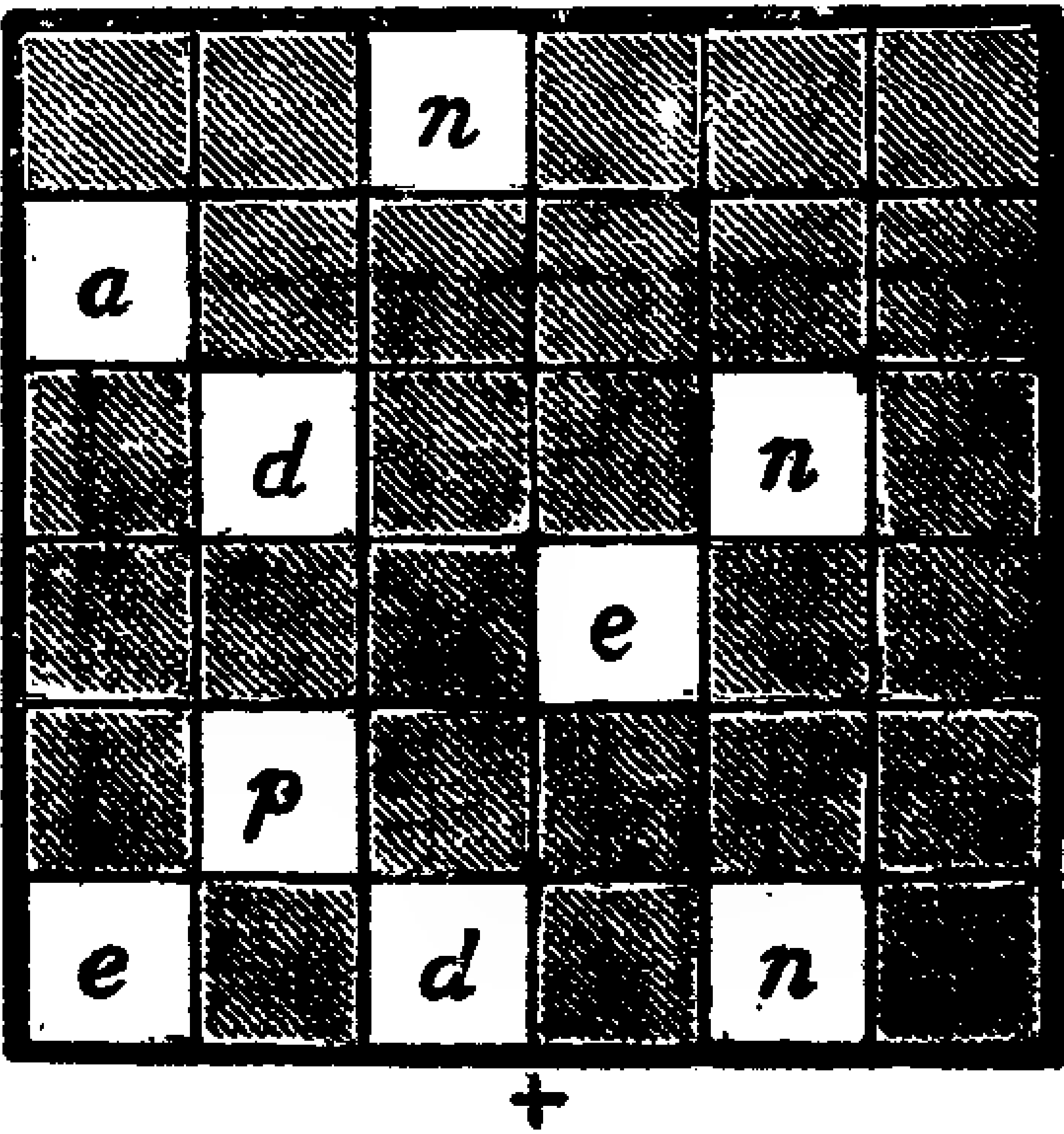
接着，把密码方格放在纸上，保持十字为上端。这样九个空格中显出如下字母，其余二十七个字母则为实格所覆盖。



此时萨卡尼按顺时针方向，将纸板转动九十度，使原来的上端变成右侧。此次空格中出现的字母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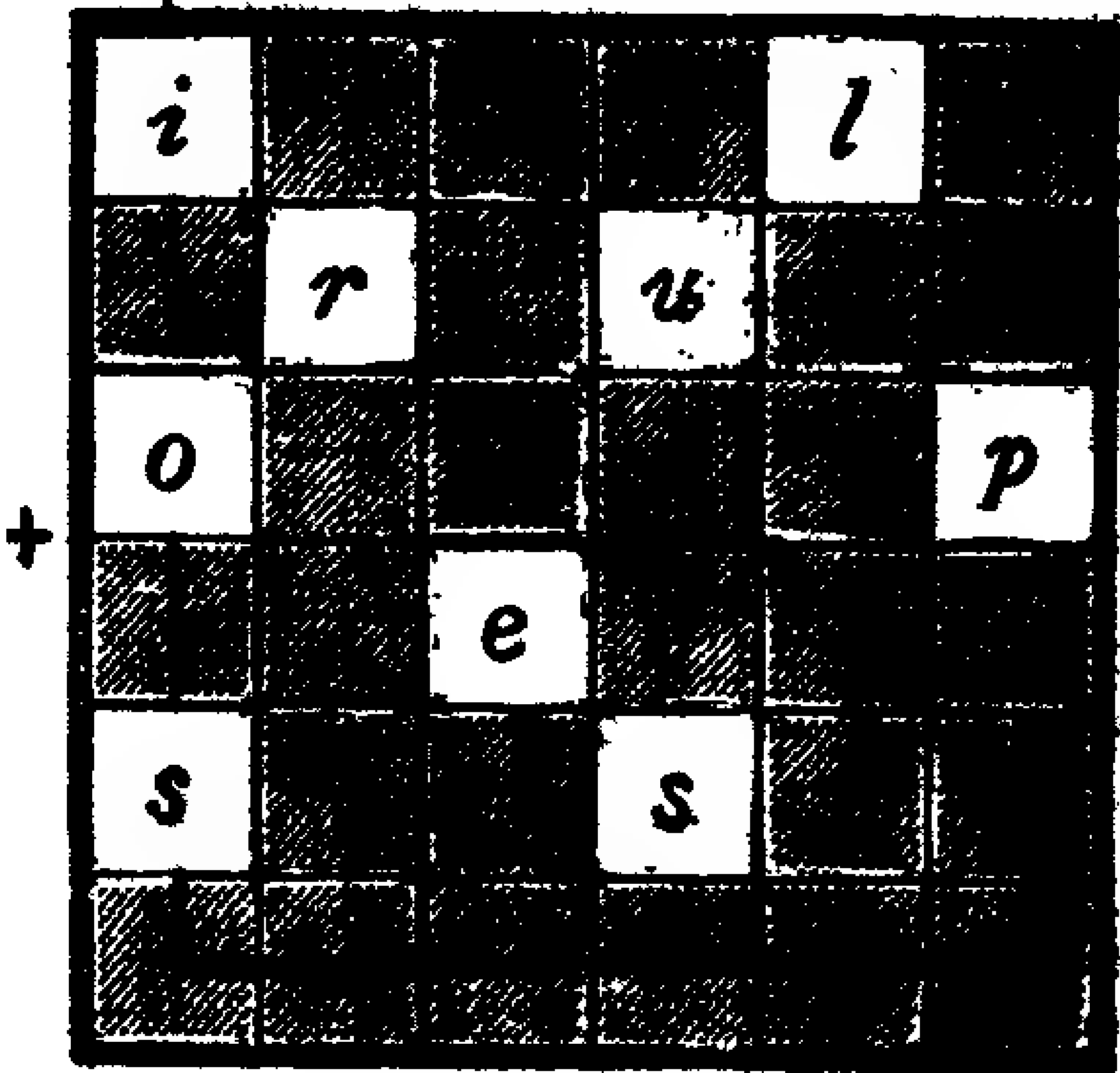


在第三次操作中，看见的字母如下。每次都作了认真的记录。



令多隆达和萨卡尼惊异的是，这些陆续形成的字不代表任何意思。既然这些字是使用密码方格得来的，他们本希望顺利地读出来。可是这些字却跟密码信中的字一样，没有任何意义。难道密码信真的无法破译了吗？

第四次操作密码方格，结果如下：



依然毫无结果。实际上四次操作，得出了四个字：

hazrxeirg
nohaledec
nadnepedn
ilruopess

这些都不代表任何意义。

萨卡尼无法掩饰他的失望情绪，甚至感到恼怒。而银行家只是摇摇头，带着嘲弄的口吻说道："总之，这个密码方格，起义策划者在通讯中可能没用过！"

这种见解激怒了萨卡尼，他跳了起来。

"咱们继续干！"他喊道。

"继续干！"多隆达应道。

萨卡尼从焦急不安和神经质的颤抖中镇定下来，又开始对信中的第二行进行实验。他四次使用密码方格，每九十度转一下。得出的字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字母堆积：

amnetnore
velessuot
etseirted
zerrevnes

这一次，萨卡尼把密码扔到了桌子上，无赖似的骂了起来。

这一次，多隆达却分外冷静，对操作以来得出的各个字进行研究和思索，跟萨卡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让密码方格和使用它的人们一起见鬼去吧！”萨卡尼边喊边站了起来。

“你还是坐下吧！”多隆达说。

“我坐下？……”

“你接着干好吗？”

萨卡尼瞧瞧多隆达，复又坐下，并拿起密码方格，对密码信的最后六个字进行实验。此时的萨卡尼已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只是在机械的动作而已。

四次操作过后，得出：

uonsuoveu
qlangisre
imerpuate
rptsetuot

这次并不比前几次强多少，这些最后得出的字，仍不代表任何意义。

盛怒之下，萨卡尼抓起写着几次实验所得怪字的那张白纸，就要撕碎。

多隆达拉住了他。

“冷静些！”他对他说。

“唉！”萨卡尼唉声叹气，“要这破不出的字谜有什么用！”

“请你把这些字一个接一个地挨着写出来！”银行家简简单单地说。

“为什么？”

“要看看！”

萨卡尼遵命。于是得出了如下的一长串字母：

hazrxeirgnohaledecnadnepednilruopessamnetnorevel-essuotetseirtedzerrevnesuonsuoveuqlangisreimerpuaterp-tsetuot

这些字母刚刚写完，多隆达便从萨卡尼手中夺过纸来。他读着，喊了一声。现在，沉不住气的倒是他了。萨卡尼心想，银行家是否突然发疯了。

“嘿，你读读看！”多隆达高叫，同时把纸递给萨卡尼。“你读读看！”

“读？……”

“嘿！你还没看懂吗？原来用密码方格译出的这封信的句子，是从后往前倒写的。”

萨卡尼接过纸，从最后一个字母往前念：

“一切准备就绪，一接到你们从的里雅斯特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就群起而攻之，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战。”

Xrzah

“Tout est prêt. Au premier signal que vous nous

enverrez de Trieste, tous se leveront en masse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 Hongrie. Xrzah."

"最后五个字母是什么意思？"他喊道。

"约定的签名暗号！"多隆达回答。

"我们总算拿到手了！……"

"可是警察局还没拿到手呢！"

"这个我来干好了！"

"你将极其秘密地行动，是吗？"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萨卡尼说，"在的里雅斯特，只有总督才会知道你我两个真正爱国者的名字。我们定要使反对奥地利帝国的起义一朝覆灭。"这个无耻的家伙讲这番话时神气十足，手舞足蹈，还带着几分嘲讽的口气。

"这么说，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对吧？"银行家冷漠地问。

"除了事成之后领你那份钱之外，您就什么都甭管了。"萨卡尼回答。

"什么时候领钱？"

"三颗人头落地的时候。那时，我们每人都有一百多万。"

多隆达和萨卡尼分了手。如果他们想在起义之前，利用偶然得到的秘密，通过告密发洋财的话，他们还得赶快去呢。

然而萨卡尼却和往常一样，又回到了扎特马的家里，继续做他的快期满的结帐工作。桑道夫伯爵感谢他热情肯干，并且告诉他，八天之后就不再需要他了。

在萨卡尼看来，这就意味着，靠近这个日期，的里雅斯特定好的信号将发往匈牙利的主要城市。因此，他继续周密地观察扎特马家里发生的一切，从不留下任何引人怀疑的口实。他机敏过人，甚至装出一副自由思想追随者的面孔，不加掩饰地说出他对德国人不可抑制的憎恶。他表演得如此成功，以致匈牙利变成自由国度之时，桑道夫伯爵会把他留在身旁。鲍立克不会受骗，因为一开始，他对这位年轻人就抱有成见。

萨卡尼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六月八日，恰好是桑道夫伯爵和两位朋友决定发出起义信号的日子。可是，告密的事已经办过。

这天晚上，八点时分，的里雅斯特的警察突然闯入扎特马的家门，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了。于是桑道夫伯爵，扎特马伯爵，巴托里教授，家仆鲍立克，连同一声抗议都没有的萨卡尼，一起秘密地被捕了。

第 五 章

审 判 前 后

伊斯的利亚是个三角形的半岛，北端由地峡和大陆相连，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它并入了奥匈帝国的版图。这个半岛介于的里雅斯特海湾和夸尔内罗海湾之间，沿岸形成

了许多海港。南端的普拉港便是一例，当时的政府一心想把它建成第一流的海军基地。

伊斯的里亚省,特别是它的西部海岸,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依然受到意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的影响。当然，这里的斯拉夫人是反对意大利人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斯拉夫和意大利人之间，德国人难于维持自己的影响。

沿海和内地的几个大城市，使濒临北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区生机勃勃。这些城市是:卡波迪斯特里亚和皮拉诺，它们的多数市民在里萨诺河和高纳—伦卡河的入海口的大盐田里工作;帕朗佐是伊斯的里亚的行政和宗教首府;罗维尼奥则盛产油橄榄;普拉的名胜古迹具有罗马风格,是游览圣地,也是亚得里亚海未来最大的军港。

但是这些城市当中，还没有一个有资格称得上伊斯的利亚古都的。名符其实的古都是差不多位于半岛中心的毕齐诺。犯人被秘密逮捕以后,就要被押送到那里去。

一辆囚车在扎特马的门前等着。四个人立刻被押上了车，两个奥地利宪兵坐在他们身边。他们在沿途直到出庭受审,不得交谈任何与己有关的话,更不许订立攻守同盟。

在宪兵中尉的指挥下，十二个骑马的宪兵分别在囚车前后和车门附近押解犯人，防备在通过伊斯的利亚乡村时发生意外。十分钟工夫，车子就出了城。鲍立克被直接送往的里雅斯特监狱,秘密监禁起来。

他们被押往何处去呢?的里雅斯特已经囚犯满狱，那么奥地利政府将把他们关进哪个城堡呢?这是桑道夫伯爵

和两个朋友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试图打听出来，但是徒劳无益。

夜色昏暗。车上的灯光，仅能照亮车前直到第一排押送宪兵的地方。车马疾驰着。桑道夫、巴托里和扎特马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萨卡尼更不想抗议逮捕，或问一问为什么被捕而打破沉寂。

囚车出城以后，一个急转弯就朝海岸奔去。桑道夫从马蹄得得和沙子的嚓嚓声中，能分辨出远方激浪拍击岩岸的声音。瞬间，几处灯火闪烁，又顿时熄灭。这是米日亚小镇，囚车没停就赶过去了。之后，桑道夫伯爵好象看出他们在沿着大路向农村奔去。

夜里十一点钟，车子在一家农舍前停下换马。马匹已等在那里，随时待换。这里根本不是驿站，只是为了避免到卡波迪斯特里亚城去找驿站罢了。

押解人员又上路了。囚车沿着葡萄园围墙之间的一条路前进。葡萄的嫩枝在桑树枝上交织攀沿，搭成了拱形的天棚。总是在平原上行驶，车行甚速。干热而猛烈的东南风驱赶着乌云，天空阴云密布，一片漆黑。伊斯的利亚六月的夜晚十分闷热。为了给车内透透气，门上的玻璃不时地放下来。尽管如此，车外的景物那怕就在近处，依然难于分辨。不管桑道夫、扎特马、巴托里怎样注意路途的细微变化，比如风向，动身以来过了多少时间等等，都无法认出车子的去向。显而易见，此案的审讯工作，要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在绝密的条件下进行。

凌晨两点，第二次换马。和第一次一样，总共停留了五

分钟。

在茫茫的夜色中，桑道夫伯爵相信瞥见了几幢房子，位于一条路的尽头，可能是一个市镇的边缘。这是县城毕热，在米日亚城南二十英里的地方。

车一套好，宪兵中尉跟车夫嘀咕了几句之后，囚车又开始奔驰起来。

三点半钟左右，天色蒙蒙发亮。一个钟头之后，根据旭日的位置，犯人也许能够弄清囚车的去向，至少能辨出南北来。可是正好在这个时候，宪兵将挡门的褥子放了下来，于是车内又是漆黑一片。桑道夫和两位朋友索性停止了这种入微的观察。其实这么做肯定无济于事。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等待下去。

一小时也许两小时过后，囚车在维伊纳达镇作最后的停留，迅速换马。

从这个时候开始，唯一能觉察到的，就是前进困难，道路非常难走。车夫大声吆喝，扬鞭催马，鞭声噼哩啪啦；马蹄撞击着山区坚硬的地面和石块，蹄声嗒嗒。山头上，灰色的树林层层叠叠，挡住了视线。有两三次，犯人听到了牧羊人的笛声。年轻的牧人，一边放牧黑山羊，一边吹奏古怪的曲调。可是，这些除了说明路过的是山区，还能说明什么呢？因此必须下定决心，什么也别想看见。

大约早上九点，车速突然改变。可以断定，囚车通过山路的最高点以后，开始飞速下山了。好几次，差一点弄坏车轮，方才把车保住，好不危险。

果然，道路在崎岖的马热尔山地左盘右旋，达到最高点



四车又开始奔驰起来

之后，成斜线下降，通往毕齐诺城。尽管这个城市位于海拔很高的海岸上，若与周围的高地相比，就象藏在山谷之中。离城很远的地方，即可望见房屋鳞次栉比，钟楼高耸其上，谐然成趣。

毕齐诺是个县城，几乎位于这个三角形半岛的中央，约有居民二万五千人。莫尔拉克人，各部族的斯拉夫人，甚至齐卡恩人，都涌入这个城市。尤其是赶集的日子，人马川流不息，市场相当繁华。

毕齐诺这座伊斯的利亚古代的都城，仍保留着它封建时代的特色。在它的古堡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古堡的建筑比几座较现代化的军事机关还高，是奥地利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六月九日上午十点左右，四车经过十五个小时的旅程，最后在古堡的院中停了下来。桑道夫，他的同伴，还有萨卡尼一同下了车子。片刻过后，他们便被带走，分别监禁在五十来个台阶之上的拱形屋顶的牢房里。

监禁极其秘密。

虽说桑道夫、扎特马、巴托里之间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思想交流，但是一个共同的忧虑却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起义的秘密究竟怎样被发现的？被警察跟踪时偶然发现？可是，无任何东西泄露出去。的里雅斯特和匈牙利、德兰斯瓦尼亚的主要城市之间，已无任何通讯联系。莫非有人叛变？可是叛徒又是谁呢？秘密未曾向任何人透露，文件已全部销毁，不曾有一张纸片落入奸细手里。即使把阿克道托房子的最秘密的角落都搜遍，也搜不出一张可疑的字条来！

可是事情居然发生了。除了扎特马伯爵尚未毁掉的那个可能还有用处的密码方格纸板以外，警察什么也休想拿到。不幸的是，密码方格就要成为他们的罪证，因为除了用于密码通信，无法解释它的用途。

总之犯人还蒙在鼓里，殊不知，萨卡尼和多隆达串通一气，已把密码信的抄件译成明文，交到的里雅斯特总督手里去了。仅此一条，就足以定为图谋叛乱、危害国家之罪。因此，他们不需要经过特别法庭，一个军事法庭将审判他们。

叛徒，确有其人，并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使自己和桑道夫他们一起被捕、受审听判，并且不久以后就得到赦免，远走高飞，以避开一切嫌疑。这就是萨卡尼惯用的花招，而且得心应手，不露马脚。

桑道夫伯爵上当受骗了——换一个人怕也难免——可是，他却竭力想把这个骗子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他想，不难证明萨卡尼没有参与阴谋，只是一个普通会计，并且新近才来到扎特马家里，只负责处理一些桑道夫伯爵的私人事宜，跟叛乱阴谋无任何联系。如有必要，他想请银行家多隆达担保，证明年轻雇员无罪。所以他认为，万一要治罪的话，无论是主犯还是胁从，萨卡尼都没有份。

总之，奥地利政府对的里雅斯特以外的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的起义者，大概一无所知。尚无他们受到株连的任何迹象。因此，桑道夫，巴托里，扎特马对此毫不担心。至于他们自己，决心已定，矢口否认，除非有起义的物证对质。万一有了物证，他们就捐躯牺牲。他们倒下了，其他人总有一天会把失败的独立运动复兴起来，并且重新产生自

己的领袖。如果要他们认罪的话，那就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们的希望，指出他们为之奋斗的、终有一天要实现的目标。他们不用为自己辩护。既然这一局输掉了，他们就大义凛然，为国捐躯。

桑道夫和两个朋友认为，警察局的这次行动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布达，佩斯，克洛藏堡，以及所有期待的里雅斯特信号将揭竿而起的城市里，警察四出搜捕，一无所获，所以政府要秘密逮捕的里雅斯特的三位起义领袖。政府之所以把他们关押在毕齐诺城堡，之所以不希望此案了结之前声张出去，就是想通过这种安排，了解那封寄往的里雅斯特的密码信出自何人之手，又是从何处寄来。

这种希望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商定的起义信号未曾发出，也不会发出了。独立运动停顿下来，至少是暂时停顿了。因此政府出于无奈，只好以叛国罪的名义，把审判局限于桑道夫及其同谋。

然而调查费去了一些时日。所以六月二十日前后，才开始对被告进行预审。被告之间没有来往，只是在法官面前才得见面。

政府委托一个军事法庭审判起义领袖。大家知道，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对案件的预审是何等简短，审判和判决的执行是何等迅速。

经过情形如下：

六月二十五日，军事法庭在毕齐诺城堡底层的一间大厅里开会。就在同一天，被告出庭受审。

审讯简短而平淡，无任何意外事件。

上午九时开庭。自从公开囚禁以来，桑道夫伯爵、扎特马伯爵、巴托里教授和萨卡尼相见，还是第一次。在被告席上，桑道夫和两个朋友一一握手，作为同心同德的新表示。扎特马和巴托里一个手势，桑道夫伯爵马上心领神会，他们俩信赖他在法庭上要讲的话。他们三人都不想要律师辩护。直到如今，桑道夫伯爵的所作所为都光明磊落，在法官面前，他要讲的话也一定讲得漂亮。

法庭的门敞开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公开审判。旁听的群众寥寥无几，至多有二十来人，而且都是城堡里面的，因为此案没有外传。

首先验证被告的身分，紧接着，桑道夫伯爵向庭长发问，要求说明他和他的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受审。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萨卡尼的身分也得到验证，他没有发表任何能将自己与同伙相区别的讼词。

这时法官向被告展示告密者给警察局提供的密码信抄件，并宣读其内容。

当法官要被告承认是否接到过原件时，被告要求他拿出证据来。于是法官拿出了在扎特马家里搜出的密码方格。

桑道夫伯爵及两个同伴不能否认此物为他们所有，他们也没有试图否认。在物证面前，事实上也无法否认。既然密码方格是用来阅读密码信函的，被告接到了这封密码信，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时他们方才明白起义的秘

密如何被发现，罪状的依据为何物。

从这个时候开始，双方的问答一下子明朗起来。桑道夫伯爵代表两个朋友讲话，不再否认。一个旨在使匈牙利摆脱奥地利，然后重建马扎尔人王国的自治运动已发动起来。若不是他们被捕，运动最近就会爆发，匈牙利就会重新独立。被视为起义领袖的桑道夫伯爵，把罪过都揽在自已身上，他的两个朋友都表示反对，甘愿以同谋为荣，与伯爵同生共死。

审讯无法继续下去。当庭长问到被告和外部的联系时，他们拒绝回答，他们没有、也不会说出一个名字的。

“得到我们三个人的脑袋，”桑道夫伯爵简单地答道，“你们应该知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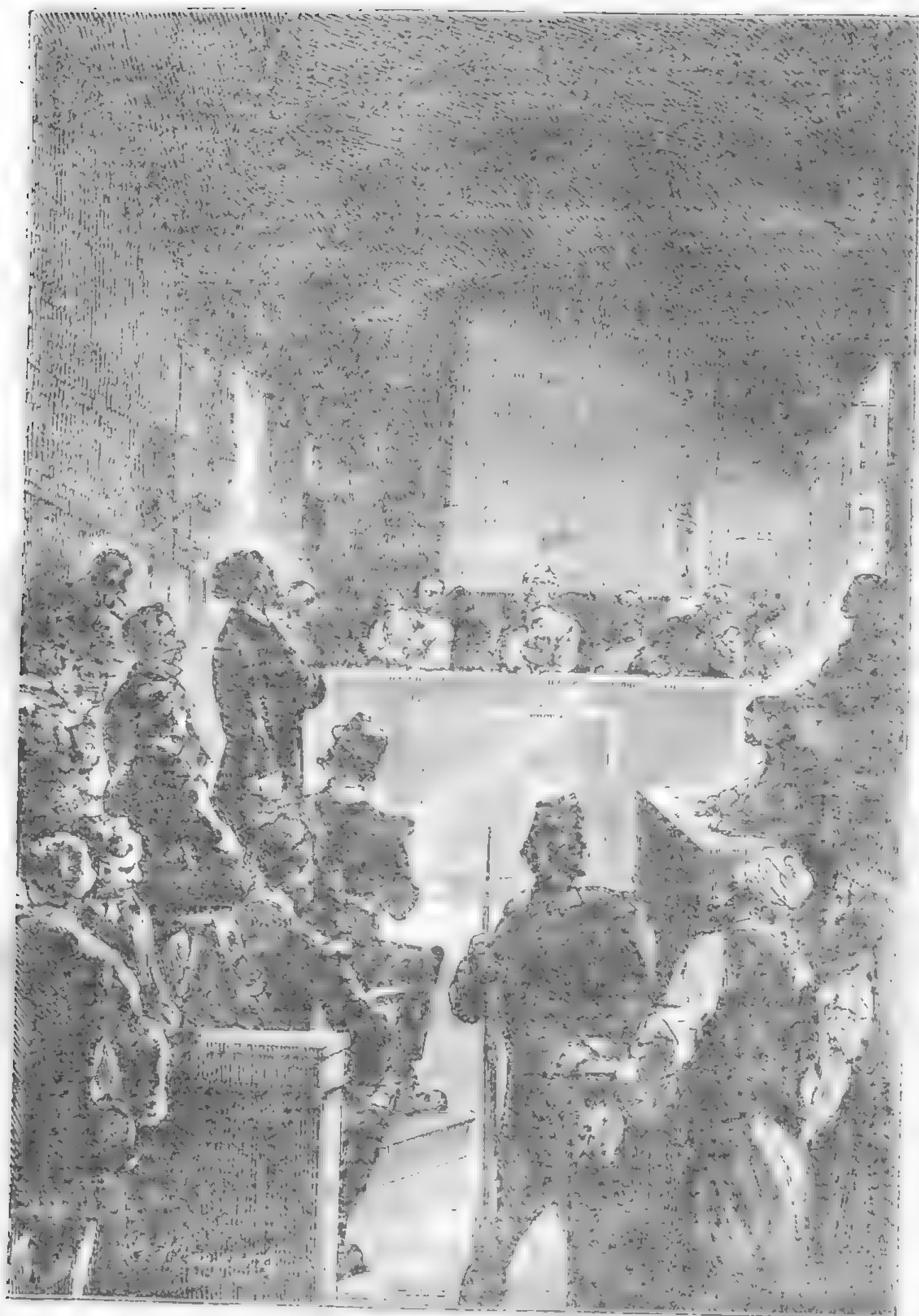
仅仅三个脑袋而已，因为桑道夫此时正努力为年轻的会计开脱，他是经银行家多隆达的推荐，到扎特马家里工作的。

萨卡尼只好重复伯爵的话，说他对阴谋一无所知。他说，他是第一次吃惊地得知，阿克道托这所宁静的住宅里策划着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被捕时他之所以没有抗议，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桑道夫伯爵和萨卡尼都没有费劲儿，就促成了这种局面。也许法庭已有定论，根据法官的意见，对萨卡尼的指控立即解除。

下午二点审讯结束，并且当场宣判。

桑道夫伯爵，扎特马伯爵，巴托里教授，因叛国罪判处死刑。



“得到我们三个人的脑袋，”……

枪决的地点在城堡院中，四十八小时以后执行。

萨卡尼免予各种刑事处分，但必须返回牢房，待桑道夫等人的死刑执行过后，方能获释。

判决书中宣布，没收三个罪犯的财产。

法庭命令将桑道夫、扎特马和巴托里带回牢房。

萨卡尼被带回主塔楼三层的一间牢房。牢房正好位于椭圆形走廊长轴线的一端，而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就要被关在同一层楼上一间比较大的牢房里，这间牢房的位置恰好在长轴线的另一端，和萨卡尼的牢房遥遥相望。这次他们不再分离，他们将团聚一起，直到牺牲。

桑道夫和他的同伴，在法官面前重见时，不得不彼此克制感情。当牢房里只剩下他们三人重新相聚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狱中难得的重逢，对他们岂止是一种安慰，而是莫大的幸福和快乐啊！

"朋友们，"桑道夫伯爵说，"是我连累了你们，你们就要牺牲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请求你们饶恕！匈牙利必须独立！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有责任捍卫正义的事业！为正义的事业牺牲是我们的光荣！"

"马蒂亚斯，"巴托里说，"正相反，是你把我们和你终生的爱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当感谢你才是。"

"我们死了也要在一起！"扎特马伯爵沉着地说道。

接着片刻沉寂，三个人环顾这阴暗的牢房，他们就要在此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四、五尺高的地方，有个窗洞开在主塔楼厚厚的墙壁上，从那儿透进一些微光。房间里有三

张铁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几块薄板固定在墙上，有些器皿放在上面。

扎特马和巴托里沉思着，桑道夫来回走动。扎特马孤身一人，无家庭牵挂，只有一个老仆人鲍立克为他哭泣。巴托里就不同了，他的死将打击的不止他一人。他有妻室小儿在家，当他的亲人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定会悲痛欲绝！如果他们要活下去，等待他们的会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呵！一个没有财产的女人，拖带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即使巴托里还有一些财产，一旦宣判死刑，财产没收，岂不是人死财空！至于桑道夫伯爵，逝去的往事在脑海中浮现。他时刻眷恋着已逝的爱妻，思念老管家抚育下的两岁女儿。他连累了他的朋友，受到惩处的不止他一人，还有无辜的好人。他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做得对，是否背离了对祖国应尽的责任。

"不！不！这是我的责任！祖国第一，祖国高于一切！"他喊道。

下午五点，一个看守进了牢房，把犯人的晚餐放到桌上，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桑道夫本想打听一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关在什么城堡。这个问题，似乎军事法庭庭长认为不该回答，因此可以肯定，上面的命令十分严厉，从看守嘴里也掏不出更多的东西。

送来的晚餐，犯人几乎未动。他们抓紧仅剩下的一点时间来谈心，他们谈到各种事情，希望有一天流产的运动能够复兴。接着，他们的话题多次转到被捕一事。

"我们现在知道了，"扎特马说，"我们为什么被捕，警察

局是如何通过掌握密码信达到全情尽知……”

“对，扎特马，”桑道夫说，“可是这封密码信是我们最后收到的几封信中的一封，到底它先落到了谁的手里？又是谁搞了复写？”

“尽管搞了复写，”巴托里补充说，“没有密码方格难道能破译出来？”

“当然必须偷走密码方格，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桑道夫说。

“偷走！谁偷走？”扎特马问，“我们被捕那天，它还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警察就是从那儿拿到手的！”

果然无法解释。密码信拴在信鸽的脖子上，收信人接到之前被抄了去，从而收信人的住所被发现，这是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它是可能的。但是不使用密码方格，却能译出密码信来，就不可思议了。

“然而，”桑道夫又说，“这封密码信却叫人译出来了，我们可以肯定，只有使用密码方格才能办到！就是依据这封密码信，警察监视我们的行动，就是依据这封密码信，定了我们的罪状！”

“定罪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豁出去了！”巴托里说。

“恰恰相反，关系甚大，”桑道夫说，“很可能我们被出卖了！有个叛徒，我们尚未认出他来……”

桑道夫停下来，萨卡尼的名字出现在他的脑海。可是他又把这种想法压了下去，甚至不想让同伴知道。

桑道夫和两个朋友继续议论着这件事的疑惑之处，直到深夜。

第二天，看守的出现使他们从熟睡中醒来。这是他们临刑的前一天早晨，二十四小时之后他们将被处决。巴托里问看守，是否允许他们和家属见面。看守回答说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命令。既然此案直到宣判之日一直秘密审理，既然作为他们监狱的城堡名字至今未曾宣布，看来政府不可能给犯人这种最后的安慰。

“我们起码可以写信吧？收信人收得到吗？”桑道夫问。

“我去把纸、笔、墨拿来，供你们使用，”看守回答，“我只能答应把你们的信交给总督。”

“谢谢你，朋友，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对你的照料……”

“你们感谢一下就够了，先生们！”看守回答，他显然有些激动。

这个好人很快拿来了书写用品。犯人们用白天的一部分时间安排后事。桑道夫伯爵信手写来，把慈父的爱，化作对就要变成孤儿的幼女的千叮万嘱；巴托里振笔疾书，把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子的爱，记在永诀书中；扎特马则尽情抒发主人对自己的最后一个朋友——老仆人的真挚感情。

然而这一天，尽管犯人专心致志书写家信，他们的心情却难于平静：有多少次他们侧耳倾听，期待主塔楼的走廊里有亲人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有多少次他们似乎觉得牢门就要打开，他们得到允许和妻子、儿女作最后的拥抱！对他们，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然而说真的，要是下一道无情的命令，使他们不能同亲人作最后的诀别，避免那难忍的、撕心断肠的场面，倒反而更好些。

牢门没有打开。巴托里夫人，她的儿子，以及为桑道夫伯爵抚养小女儿的郎代克，也许连犯人被捕之后关押何处都不知道呢。鲍立克一直被关在的里雅斯特监狱，他也不会知道。恐怕给起义首领判了什么罪他们还不清楚呢。因此临刑之前，犯人不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这天早上就这样过去了。时而桑道夫和两位朋友谈心，时而他们长时间沉思默想，往事神奇般地在脑海中联翩浮现。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思往事而唤起回忆，而是为了正视现实。难道这些回忆不正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永恒世界？不正是预示着一个不可思议、无法估量的无限世界？在往事的回忆中，桑道夫被一种顽固的想法所困扰。他相信在这神秘的事件中他们是被出卖了。象他这种性格的人，如果不给叛卖者以应有的惩罚，不管叛卖者是谁，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晓得就死去，是死不瞑目的。是谁截获了密码信，使警察局借以发现起义，并逮捕起义领袖？是谁提供了译出密码信的工具？又是谁把它交给、或许是出卖给警察局的？面对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桑道夫伯爵精神亢奋，头昏脑胀。所以当两位朋友写信或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的时候，他却焦躁不安，象关在铁笼中的野兽似的沿着牢房的四壁走动。

然而一种奇特的声学规律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就要为他揭示出使他感到绝望、认为无法了解的秘密。

主塔楼的这一层上，各个牢房的门都开向走廊。桑道夫伯爵从隔墙和走廊墙壁的夹角处走过时，他多次地停了下来。在这个角落，在门的接缝处，他似乎听到了一种离得

甚远、捉摸不定的嘀咕声。开始，他没有注意。突然，他听见有人说出一个名字——他自己的名字——使他愈加仔细地侧耳倾听。

一种类似人们在圆顶走廊或椭圆形屋顶的房子里觉察到的声学现象，在这里发生了。声音从椭圆一侧的焦点出发，经拱形面传播过去，而在椭圆另一侧的焦点处听到声音，在中间各点却听不到。这就是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官殿、罗马的圣·皮埃尔教堂的拱形大厅和伦敦圣·保罗的《耳语廊》中的那种声学现象。在这些地方，哪怕是低声的在拱形建筑的某一焦点上说话，在对面也能清楚地听到。

毋需怀疑，有两三个人在走廊里或在位于椭圆直径端点的一间牢房里说话，而桑道夫的牢房的门正好是在这椭圆形走廊的另一个焦点附近。

桑道夫伯爵一个手势，两个伙伴便来到身边，三个人一起细听起来。

话音清晰可闻。可是谈话人稍微离开焦点，也就是说离开决定奇特声学现象的那一点，听到的话语就成断断续续的了。

下面就是他们听到的断断续续的谈话。

………………

"明天，在处决之后，你就自由了……"

………………

"那时，桑道夫伯爵的财产就分成两半……"

………………

"没有我，你怎么会破译密码信……"

………………

"要不是我从信鸽脖子上把它拿到手,它哪能跑到你手里……"

………………

"总之,没有人怀疑是靠了我们,警察局才……"

………………

"你可别说,现在犯人可能就怀疑……"

………………

"他们的亲戚朋友一个也到不了他们身边……"

………………

"明天见,萨卡尼……"

………………

"明天见,西拉斯·多隆达……"

………………

随后关门声传过来,说话声没有了。

"萨卡尼!……西拉斯·多隆达……"桑道夫伯爵叫道。"原来是他们!"

他脸色苍白,望着两位朋友。他浑身抽搐,心脏曾一度停止跳动。他的瞳孔大得怕人,脖子僵直,头部好象要缩进肩膀里去。这一切都表明,这个性格坚毅的人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他们!……无耻叛徒!……他们!……"他怒吼般地说道。

最后他站立起来,环顾四周,大步流星般地走遍了牢房。

"逃！……逃！……必须逃！"他叫道。

这个数小时之后就要勇敢地走向死亡的人，这个连想都没想过要夺回生命的人，此时此刻只有一个念头：要活，要活着惩罚多隆达和萨卡尼这两个叛徒！

"对！要报仇！"巴托里和扎特马异口同声地喊道。

"报仇？不！要伸张正义！"

桑道夫伯爵把全身的气力都倾注到这几个字上。

第六章

毕齐诺城堡主塔楼

毕齐诺城堡是中世纪建造起来的，在望而生畏的石砌堡垒中是最奇特的一个。它威严雄伟，一看便知是封建时代的典型建筑。如今，那宽大的穹顶厅室中已没有骑士①、拱形窗前也看不到身着绣花长袍、头戴尖顶帽子的主人，城垛墙口、强力弹弓洞口、吊桥的狼牙闸处也没有弓弩手守卫。石砌的城堡依然如故，只是总督和士兵换上了奥地利

---

① 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领主因爵位不同而分为各种等级。国王为最高封建主，其下有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封爵之下又有骑士，即被分封的采邑领主，是最低的封建主，必须服骑兵兵役。所以骑士也是国王的基本军事力量。

现代军服，看守和狱吏再也不穿黄红两色的服装，和这封建时代宏伟壮丽的遗迹极不谐调。

临刑前，桑道夫就想从这城堡的主塔楼越狱出去。但是，犯人对于监禁他们的主塔楼一无所知，也不知越狱后将逃往何处，无疑越狱只是痴心妄想！

也许对城堡一无所知倒是他们的幸运。如果对城堡了如指掌，他们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不前，这样并不是说他们不可能越狱。

伊斯的利亚省并非对越狱完全不利，越狱者不管朝哪个方向跑，很快就会到达海岸；但毕齐诺城的街道上戒备森严，越狱者一潜逃就可能被抓回。从毕齐诺城堡越狱，尤其是从关押犯人的主塔楼越狱，历来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不要说越狱，就连越狱的念头都会叫人觉得荒唐可笑。

请看主塔楼的形势是多么险要吧。

城堡主塔楼位于城市的边缘，一块高台地的尽头。如果人们靠在台地的胸墙上俯览，下面便是无底深渊。陡耸的峭壁，长长的蔓生植物交错覆盖其上。没有一处可供上下的台阶，更无一处可供休息的平台。到处是风化后外表光滑而条纹模糊的岩石。总之，这个深渊象魔窟一般，掉下去有去无还。

正是在这个深渊之上，主塔楼的侧墙矗立，墙上开着很少几个窗洞，以照亮各层牢房。

如果犯人探身窗外，就会因惧怕而缩回，或者由于头晕目眩，跌落到空中！要是失足下坠，会怎么样呢？要么在底部的岩石上粉身碎骨，要么被激流卷走。洪水期间，浪大流

急．势不可挡。

这个深渊，当地人叫它比科深渊，是福伊巴河洪水期的蓄水库。由于流水湍急，经年累月的冲刷侵蚀作用，在岩石间穿凿出一个岩洞。汹涌的湍流怒涛般涌入洞中，然后从城市的地底下流走。河水到底流向何方？又从什么地方露出地面？还是个谜。这个从岩层和粘土中穿凿而成的岩洞，确切些说，这条河到底有多长，多高，流向是什么，一无所知。有谁能够说出，河水在洞中是否与数百个拐角及中流砥柱冲撞而过？是否就是这些砥柱和巨石支撑着城堡和整个城市？当水位不高不低、适于小船进洞的时候，一些勇敢的探险者曾试图沿福伊巴河下行，通过这黑暗的岩洞。但是洞顶愈来愈低，很快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对这条地下河流的情况，无人知晓。大概，它和亚得里亚海面以下的某条“隐流”汇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桑道夫伯爵根本不知道的比科深渊。然而他的牢房窗口就位于这深渊的上方，也是越狱的唯一出口。对他来说，从这儿越狱跟站在行刑队对面一样，肯定是死路一条。

扎特马和巴托里时刻准备行动，必要时就留下，为帮助桑道夫而牺牲；如果共同越狱不妨碍桑道夫，就打算跟他一起行动。

“我们三个一起越狱，”桑道夫伯爵说，“一旦到了外面，就分开！”

这时，城市钟楼上的时钟正敲八点。囚犯们只能再活十二个钟头了。

夜幕低垂，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浓云密布，几乎纹丝不动地压在城上。空气沉闷，令人窒息，带着大量的电荷。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象充了电的蓄电池似的，云层中虽未见电光闪闪，环绕毕齐诺的丛山峻岭之中已响起低沉的雷鸣。如果犯人的脚下没有这神秘莫测的深渊，越狱也许有几分成功的希望。

桑道夫伯爵刚刚看出，只有从窗口越狱，才是唯一的出路。破门而出？门板是厚厚的橡木，裹有铁皮，想都不应想它。更何况哨兵走在石板上，踏踏有声，即便冲出牢门，如何逃出城堡的迷宫？如何冲过戒备森严的狼牙闸和吊桥？比科深渊这边倒是没有哨兵，可是深渊保卫着主塔楼的这一边，其作用不亚于一队哨兵。

桑道夫伯爵正忙于察看，从窗口是否能够逃脱。这窗口宽约两英尺，高约三英尺半，内小外大，呈喇叭形，墙厚足有四英尺，跟要塞围墙上的枪眼非常相似。结实的斜十字铁条把窗口封住，铁条的四端固定在窗洞墙上靠近牢房内壁的地方。这里根本不需要普通牢房里那种封住窗户的木板，这种木板使光线只能从窗户的上方透进来，因为窗上的铁条使人无法看到比科深渊。倘若能把斜十字铁条拿掉或者移动一下，铁条就很容易从窗台上滑下去。

一旦窗口通行无阻，又如何沿着笔直的墙壁下去呢？从梯子上下去？犯人既没有梯子，也无法制造。用床单做绳？只有一些粗毛毯放在褥子上，下面是铁床架，固定在墙上。若不是桑道夫伯爵发现墙外吊着一根铁杆，确切些说，一根可能对越狱者有用的导线杆，从窗口逃出去就不可

能了。

这是一条避雷针的导线杆。避雷针固定在主塔楼外侧的顶端。主塔楼这一面的墙壁笔直耸立在比科深渊之上。

"你们看这根导线杆，"桑道夫对两个朋友说道，"为了越狱，必须有勇气使用它。"

"勇气，我们有的是。"扎特马说，"可是我们的力气够吗？"

"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劲儿，也不过早死几个小时罢了！"巴托里说。

"不能死，巴托里，"桑道夫说，"你也一样，扎特马。你们听我说个分明。如果有条绳子，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吊在窗外，抓绳滑到地面，对不对？可是这根导线杆比绳子更好，它是硬的，下去更容易。跟所有的导线杆一样，肯定有铁卡把它固定在墙上。有多少铁卡，我们的脚下就有多少固定支点。它不会摇摆，因为有铁卡固定在墙上；不怕头晕，因为夜黑，空中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因此，这个窗口如能通过，再加上沉着和勇敢，我们一定能获得自由！中途牺牲是可能的，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九死一生的希望，我们就干定了。要是逃不出去，明天看守在这里找到我们，那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死么！"

"言之有理，"扎特马说。

"铁导线通到什么地方？"巴托里问。

"大概通到一眼水井里，"桑道夫回答，"肯定是在主塔楼的外边，这就够了。我们不盼望别的，只盼望一样东西，就是在导线杆的尽头有自由……也许这是可能的！"

桑道夫伯爵说避雷针应一段一段地被铁卡固定在墙上，每个铁卡就是越狱者停留的台阶，这样他们不致下滑太快，顺着导线下去极为便利。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从主塔楼的基石往下，导线杆没有固定，摇摇晃晃，悬在空中。导线杆的下端，就在福伊巴河水中。由于刚下过大雨，河水暴涨。原来他们指望在谷底着陆的地方，恰恰是奔腾不息、泄入比科深渊的激流。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种情况，在越狱的尝试中会否退缩？不会！

“反正一死，”桑道夫伯爵会这么说，“为了死里逃生，愿冒任何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否则死不瞑目！”

首先必须打开窗户的通道，把堵住窗口的斜十字铁条拔除。没有虎口钳，没有钢丝钳，什么工具都没有，能够办到吗？不说别的，犯人连一把小刀子都没有。

“以后会困难重重，”桑道夫说，“但是，办不到的事情也要办！干起来再说！”

说罢，他爬到窗口，一手用劲抓住铁条，似乎觉得不需要花多大气力就能拔掉。固定铁条的地方确实有些松动窗角的石头已经龟裂，不那么结实了。很可能避雷针导杆曾因年久失修，导电性能极差，电流为斜十字铁条吸引，迸出火花，击穿了墙壁。大家知道，放电时迸出的火花产生巨大的能量，因而固定铁条的地方开裂，石块瓦解，仿佛遭到了千万电火花的轰击，变成了海绵状的东西。

这是巴托里观察窗口之后对此种现象所做的扼要解释。

但是要紧的不是解释，而是要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

先要把固定铁条的窗口四角撬开，再将铁条从墙里拔出来，然后向外推出。这样也许更容易些，因为窗洞里小外大。此时低空已雷声隆隆，持续不断，铁条落下的声响也不会被人听见。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用手把石头撬开吧！”扎特马说。

“用手当然不行！我们必须有块带刃的铁……”桑道夫答道。

的确需要。不管固定铁条的地方多么不牢，想用手指把它搞碎，就会挖断指甲，磨破手指。哪怕有颗钉子也好，否则就难于办到。

走廊里暗淡的灯光从门上的楣窗照进牢房。借着这微弱的光线，桑道夫环顾四方，用手摸墙，也许有颗钉子在上边。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摸着。这时他突然想到，若把固定在墙上的铁床床腿拆掉一只，并非没有可能。于是三人一齐动手，干了起来。不一会儿，巴托里低声叫住了两个伙伴。原来长铁片编织的床板，其中有一条铆接松脱，只要抓住松脱这端，反复折合拉开，就能把它从床架上折断。

果然，不一会工夫就折断了。于是桑道夫有了一条长五寸、宽一寸的铁片，用领带将一端裹缠，接着回到窗口，开始挖掉四个洞眼的外沿。这个活儿，不发出声响是不可能的。幸亏隆隆的雷声把它淹没了。暴风雨暂时停歇，桑道夫也停下来，然后又立即恢复工作，进展神速。

巴托里和扎特马站在门旁倾听，一俟看守走近牢房，便让桑道夫停止工作。

突然扎特马嘴边发出嘘声，工作骤然停下。

"怎么啦?"巴托里问。

"你听,"扎特马说。

他把耳朵对准椭圆曲线的焦点.声学效应再次为犯人提供了叛徒的秘密。

下面就是听到的间隔甚短的只言片语:

"明天……获……释……"

………………

"是的……获释以后……"

………………

"执行死刑以后……我将去西西里岛找齐罗纳,他应当在那儿等我……"

………………

"你在……主塔楼不可能久留……"

………………

显然这是萨卡尼在和一个看守聊天。萨卡尼刚刚说出一个名叫齐罗纳的家伙,他大概自始至终参与了告密活动。桑道夫伯爵留心记住了这个名字。不幸的是,主塔楼前面那个字他们没有听到,这也许是犯人极为关切的一个字。当时闪电雷鸣,电流沿避雷针而下,桑道夫手中的铁片上迸出耀眼的火花。若不是丝织品包裹,他可能已经触电。

主塔楼的名字在雷雨声中消失了,犯人们未能听到。然而,了解被关在什么城堡,必须经过哪些地方逃跑,对于他们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能成功越狱,该是何等重要呵!

桑道夫又干了起来。四个洞眼中三个已经挖松,斜十字铁条的三个端点已能在洞眼中活动。空中电光闪闪。他

借着闪光，正全力以赴地挖开第四个洞沿。

夜里十点半钟，工作全部结束。只要一推，斜十字铁条就会脱离墙壁，顺着窗台滑到墙外去了。当扎特马听到哨兵走向走廊尽头的时候，他们便把斜十字铁栅推出了窗外。它翻滚了几下，消失在空中。此时正值暴风雨间歇之际，桑道夫侧耳细听，想听到这个沉重的物体落地的声音，结果什么也没听到。

“主塔楼大概建在山谷之颠高大的岩石上。”巴托里说。

“那有什么关系！”桑道夫伯爵说，“避雷针导线杆必须接地，要想有效，就必须接地。所以我们靠它能下到地面，不会冒坠落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对的。可是现在就不同了，因为导线杆的一端沉浸在福伊巴河的水中。

窗口终于打通，越狱的时刻到了。

“朋友们，我们这么行动。”桑道夫伯爵说，“我最年轻，也最强壮，所以我第一个攀沿铁杆下去。遇到意外的障碍，不能着地时，也许还有力气返回窗口。两分钟以后，埃蒂安从窗口滑下，追上我。再过两分钟，拉迪斯拉跟上。我们在主塔楼的楼脚下会齐，见机行事。”

“就照你说的办，马蒂亚斯，”巴托里回答，“你叫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你叫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可是，我们不想让你一人担最大的风险。”

“我们当中，你的生命最重要！”扎特马补充说。

“为了伸张正义，我们的生命都很重要。我们当中，只

要有一人倘能生存，他就应当为伸张正义而战！拥抱我吧，朋友们！”

三个人激情奔放，互相拥抱，好象从紧紧的拥抱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

于是扎特马在牢房门旁放哨，桑道夫爬出窗口。不一会儿，他便悬在空中，两手一上一下，双膝紧贴导线杆往下滑。双脚碰到固定铁卡，就停靠一下。

当时暴风异常猛烈，雨不下了，风却大得可怕。主塔楼的上空，闪电一个接着一个，曲曲折折，相互交错，划破夜空。主塔楼高高耸立，形势孤立，极易招致雷电。电流在避雷针的尖端积聚，迸发出白色闪光，针杆在狂风中晃个不停。可以设想，攀沿在电流不断通过的导线上，眼看有葬身比科深渊的危险。如果避雷针系统保持良好性能，就没触电的危险，因为金属是极好的导体，而人体和它相比，导电性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它能保存勇士的性命。只要避雷针尖稍微变钝一点，只要导线上有连续的水溶液，或者下部断裂，总之只要避雷针有缺陷，由于阴阳两种电荷互相吸引，引起电压升高，即使没有形成雷电，也可能造成雷击。

桑道夫伯爵不是不知道要冒多大的风险，一种比保存自己更加强烈的感情驱使他临危不惧。他在放电的环境中缓慢而谨慎的下滑，双脚顺着墙壁寻找每个固定卡，并在那儿休息片刻。当一个大闪电照亮他身底下的深渊时，他试图看出它的深度，但没有成功。

桑道夫下到离窗口约有六丈的地方时，感到有个更加可靠的立足点。这是高墙基础的外延部分，一种宽约数寸

的台状物。避雷针导线杆在此尚未终止，它下垂到更低的地方，而且事实上——这一点越狱者无法知晓——从这儿往下，导线杆就不固定了，它有时挨着石壁，有时碰到突出在深渊之上的岩石之后便悬在空中，任其摆动。

桑道夫伯爵两脚蹬住台边，双手抓住导线，停下来喘息一下。他明白了，他到达的地方是主塔楼基础部分的第一层基石。可是从这儿到谷底还有多深，他无从知道。

“大概很深，”他想。

果然不差，在耀眼的闪光中，大鸟在他周围急骤地拍打着翅膀，惊恐地飞去，而且它们不往高处飞，却向下俯冲翱翔。由此可见，身下是万丈深渊，也许是无底深渊了。

此时有声音从导线上部传来。桑道夫趁瞬息闪电的光亮，影影绰绰看见杆上有个黑物。是巴托里爬出了窗户。他刚刚抓住金属杆，缓缓下滑，来赶桑道夫。桑道夫双脚牢牢蹬住台沿，在等他。当桑道夫继续向下滑行的时候，巴托里也应在此停歇。

一会儿工夫，两个人便到了一起。一俟隆隆雷声停息下来，他俩便好开口说话，并且相互间能听见话音了。

“拉迪斯拉呢？”桑道夫伯爵问。

“一分钟之后就到。”

“上面没有令人不安的情况吧？”

“没有。”

“好！我把位置让给拉迪斯拉。你，埃蒂安，你在这儿等他。”

“好吧。”

这时一个巨大的闪电包围了他们，仿佛顺着导线杆一直下来的电流穿过了他们的神经.他们以为挨了雷击。

“马蒂亚斯！……马蒂亚斯！……”巴托里喊道、他身不由主，感到恐惧。

“要沉着！……我下去了！……你一定要跟着我！”桑道夫伯爵说。说话间他已抓住导线，想滑到下一个固定卡停下来等待同伴。

突然，他们听到主塔楼上部有喊声，似乎是从牢房窗口传来的。之后，喊声依然在空中回荡。

“你们快逃！”这是扎特马的声音。

话音未落，一道强光射出墙外，接着是一声短促而没有回响的爆炸。这一次，既不是划破夜空的断续闪电，也不是空中滚动的雷声。很可能，有人在主塔楼的某个窗口盲目放了一枪。不管是看守发出的信号，还是向越狱者开的枪，都说明越狱行动已被发觉。

果然是狱吏听到了某种声响，叫来了五、六个看守，扑进了牢房。他们马上发现少了两个犯人。窗口的情况证明，那是犯人逃出的唯一途径。就在这个时候，在受到阻止之前，扎特马探身窗外，向他们发出了警报。

“不幸的人哪！”巴托里大声说道。“不管他吧！马蒂亚斯！”

又是一声枪响。这一次枪声和滚雷声混在一起了。

“愿上帝可怜他吧！”桑道夫伯爵说。“可是必须逃出去！来吧，埃蒂安！”

时间紧迫。楼下各层的窗口也都打开了。又是一阵枪



一个巨大的闪电包围了他们俩

声，子弹的亮光照耀着他们，还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也许看守们要沿着墙基搜索，以切断他们的退路？也许他们会被主塔楼其它部分射出的子弹命中？

“来哟！”桑道夫喊了最后一声，便沿着导线往下滑，巴托里也立即抓住了导线。

这时他俩才发现，基石以下，导线杆在半空摇摆，可供喘息的固定卡没有了。两人随着导线在空中晃动，撕裂了双手，子弹在耳边呼啸。他们用双膝紧紧夹住导线下滑，一分钟下滑了八丈多。他们心里在想，是否要掉进一个无底深渊里。此时身下怒涛的吼声已清晰可闻，他们才恍然大悟，导线杆通到激流里。可是怎么办？想爬回到主塔楼基石上去，已力不从心了。况且反正一死，还不如死在这深渊里。

这时电光眩目，惊雷震耳。尽管塔楼尖端的避雷针未直接遭到雷击，其电流已如此之强，致使导线杆灼热发白，如同电瓶或电池放电时的铂丝一般。

巴托里疼痛难忍，一声尖叫，撒手掉了下去。桑道夫伯爵看见他两臂僵直，擦过自己的身边。

铁导线烧伤了桑道夫伯爵的双手，他也撒开了导线，从四丈多高的地方，掉进了福伊巴激流——神秘莫测的比科深渊。

第 七 章

福伊巴激流

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钟，浓云翻滚，暴雨夹着大冰雹倾泻下来，象机枪子弹一般噼噼啪啪射向福伊巴水面，打在邻近的岩石上。主塔楼各窗口的枪声已经停止。费那么多的子弹射击越狱者有什么用呢：福伊巴是条只交尸体，不交活人的激流啊！

桑道夫伯爵刚刚潜入激流，就感到水深流急，势不可挡，随后被卷进深渊里。瞬间，充满强烈电光的渊底变成漆黑一团，隆隆的雷声顿时消失，只有激流的吼声震响耳边。原来，他被激流带进了一个连外界的光线都进不来的水洞之中。

“救救我呀！”

这声音不远，是巴托里喊出的。冰冷的水刚刚使他苏醒，但是他已无力游出水面了，眼看就要沉下去，若不是一只强有力的胳膊拉住了他，他就会淹死的。

“我在这儿……埃蒂安！你什么都别怕！”

桑道夫一只手托着伙伴，用另一只手划水。

情况十分危急。巴托里触电以后四肢半瘫，几乎不听使唤。烧伤的双手与冷水接触虽有明显好转，他的两手依

然没有力气游泳。除非被水吞没，桑道夫一刻都不会抛弃同伴，可是他此刻已自身难保了。

激流朝哪个方向流去？流到何处去？注入哪条河，哪个海？全然不知。即使桑道夫知道这条河是福伊巴河，形势也并非乐观，因为人们并不知道激流泄向何方。在伊斯的利亚半岛上的任何一条支流中，找不到一只封口的空瓶子，因为人们扔在洞口的封口空瓶，不是在黑洞中被撞碎，就是被激流带进了地层的深沟。

激流携带着越狱者向前奔腾而去，极大的流速使他们更容易浮在水面上。巴托里不省人事，象僵尸似的一动不动，躺在桑道夫伯爵的胳臂上。桑道夫已感到快要精疲力竭，却依然奋力击水。他们随时可能撞上洞内两侧的岩石或洞顶的悬石。正常的水流撞到岩壁急转弯处变成逆流，无数的逆流形成漩涡，掉进去尤其危险。有多少次，桑道夫和同伴被这势不可挡的马埃斯特洛姆[1]的漩流作用所左右，卷进了这种液体吸盘，然后象投石器上的石头似的被掷向漩涡外围，直到漩流中断，他们方得解脱。他们时刻都有被吞没的危险。半个小时过去了，桑道夫气力超人，尚未衰竭。还算幸运，他的同伴几乎失去了知觉。如果他神志清醒，定会本能地拚命挣扎；为了不让他挣扎，桑道夫就得耗费气力。在那种情况下，要么桑道夫被迫将他抛弃，要么两人同归于尽。

---

① 挪威海面上罗弗敦群岛附近的漩流，称为马埃斯特洛姆漩涡，是世界著名的漩流之一。

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继续下去了。桑道夫的力气明显衰减，有时他将巴托里的头托出水面，自己的头却没入水中。他突然呼吸困难，气喘吁吁，感到窒息，他竭力挣扎，好几次不得不放开同伴，他的头随之沉入水中。尽管地下河水汹涌奔流，响声怕人，某些狭窄地段水势更猛，他却总是设法重新将巴托里抓住。

不久，桑道夫就精疲力尽，巴托里的身体终于从他的手中脱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试图重新把他抓住……但是再也没能找到他，自己却沉到激流的深水层去了。

突然，一下猛烈的撞击，划破了他的肩膀。他本能伸出手，抓住一簇悬在水中的树根根须。这是一棵随激流而下的树干的根子。桑道夫牢牢地抓住它，浮出了水面。接着，他一手抓住树根，一手寻找同伴。

过了一会儿，他抓到了巴托里的一只胳膊，拚命把他拉上树干，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两人才算暂时摆脱了被淹死的危险。从此，他们的命运和比科激流里随波逐流的树干连在一起了。

桑道夫伯爵曾一度失去知觉。他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尽量不使巴托里从树干上滑下去。出于谨慎，他坐在巴托里身后，以便扶住他。坐定以后，他注视前方，一旦有光线照进洞里，就借着光亮察看地下河出口的情况。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们已接近这条没有尽头的地下河的出口。

然而，越狱者的处境总算有了改善。这根树干有十来尺长，根须依附水面，使树干不会突然翻转。尽管波浪起

伏，除非有剧烈的碰撞，树干在水面上可以保持平稳。它的速度很难估计，大约每小时不低于十二公里，相当于激流的流速。

桑道夫伯爵完全恢复了镇静。巴托里的头依在他的膝盖上，他想给巴托里做人工呼吸。他听到他的心脏一直在跳动，只是呼吸细微。他嘴对嘴，往他的肺内吹气。窒息对他的器官尚未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坏，人工呼吸效果显著！巴托里很快就轻微一动，双唇微开，呼吸变粗，终于几个字脱口而出：

"我的妻子！……我的儿子！……马蒂亚斯！……"

他的一生正是和他们相依为命。

"埃蒂安，听见我说话吗？……听见我说话吗？"桑道夫伯爵问。比科激流奔腾呼啸，他不得不大声呼叫。

"听见了……我听见你说话了！你说吧！说吧！把你的手放在我手里！"

"埃蒂安，眼下我们没有危险，我们骑在一根树干上。……它会把我们驮到哪里去？说不准，起码有了它，我们不会沉下去！"

"马蒂亚斯，那么主塔楼？……"

"我们离它已经很远了！他们大概以为我们已经葬身在这深渊的急流中了。他们肯定不会到这里头来追我们！不管这激流奔向海洋还是河川，我们一定会出去，一定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有勇气，埃蒂安！现在我照料你，你继续休息，恢复体力，很快就会需要力气的！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将脱离虎口，获得自由！"

“可是拉迪斯拉！”巴托里喃喃地说。

桑道夫没有作声，他能够说些什么呢？拉迪斯拉·扎特马从窗口发出告急的呼喊之后，大概没能逃得出来。现在他被看管着，他的同伴无能为力！

巴托里的头又向后倒去，他浑身无力而麻木。桑道夫照料着他，随时准备应付一切意外。要是树干在黑暗中万一撞上没法躲避的障碍物，他甚至准备放弃树干。

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水速，也就是树干行进的速度明显变缓，河面开始变宽，两壁之间水流无阻。也许由此可以看出，地下河的尽头大概不远了。

但是，随着河面变宽，拱顶则愈来愈低。桑道夫一伸手，就能摸到悬在头顶上的不规则溶岩。有时他听到一种磨擦声：有个直立的树根，上端轻擦洞顶。从这个地方开始，树干失去平衡，改变了方向，并且剧烈震动。它斜横着，不断翻滚，在水中打转儿，桑道夫担心会从树干上摔下来。

这种危险多次发生，都被一一避开了。但是又面临着一种危险：比科洞顶变得越来越低。桑道夫正在冷静地分析它的种种后果。他的手一碰到突起的岩石，就必须立即向后仰倒，以避免撞头的危险。若是洞顶再低，他是否应当再次潜入水中？他可以试试，但是在水下如何托起他的同伴？如果在下段长长的地下河中，洞顶越来越接近水面，活着出去的可能性还有没有？没有。可能在九死一生之后，还是免不了一死啊！

尽管精力充沛，桑道夫却忧心忡忡。他明白，死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树根和洞顶溶岩的磨擦愈来愈剧烈，有时

树干深深浸入水中，一点不露出水面。

“可是洞口却不会远了！”桑道夫心里想。他尽力在黑暗中向前探望，想看一看是否有昏暗的微光透进洞来。也许已到了后半夜，洞外不再是漆黑一片？也许闪电照亮了洞外的夜空？如果真是这样，会有一丝亮光透过河水折射进来的，因为此处，福伊巴河水似有溢出洞外之势。

但是没有一点光线！仍然是一片黑暗，河水依然咆哮，甚至溅起的泡沫都是黑的！

突然，极其严重的冲撞发生了，树干的前端撞上洞顶一块巨大的悬石。由于撞击的反作用，树干翻了个底朝天。桑道夫死也不肯松手，他一手拚命抓住树根，一手抱住就要被水冲走的同伴。接着，两人在一个冲击洞顶的波涛里下沉。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桑道夫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他本能地屏住呼吸，竭力保存肺中仅有的一点气。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紧接着巨雷轰鸣，尽管桑道夫在水中闭着眼睛，却突然感到眼前一片强光。

终于见到了光明！

果然，福伊巴河从黑暗的溶洞中流出之后，恢复了它的露天河道。可是它流向海岸的什么地点？河口又在哪个海上？这始终是他们无法解答的难题，但却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树干重新浮出水面。桑道夫一直拖着巴托里，使出全身力气把他拉到树干上，自己仍坐在他的身后。

桑道夫注视前方，环顾四周，仰望天空。

黑蒙蒙的庞然大物——福伊巴地下河出口的巨大山

岩，在上游逐渐消失。晨曦微露，隐约可见，犹如晴朗的冬天夜空中的星云一般。低沉的雷声，隆隆不绝，从天边传来，伴随着几道白色的闪光。空中的蓄电耗尽以后，暴风雨渐渐消失。

桑道夫左顾右盼，焦虑万分。此时他已看清，河水一直在两道高高的山梁中间奔流。

越狱者随着激流，继续在漩涡中漂泊。无限的天穹终于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再也不是布满悬石、随时可能碰破脑壳的低矮洞顶了。福伊巴河夹在挺拔的峭壁之间，没有可供攀沿的陡峭河岸，连可供登陆的斜坡都找不见。总之，河床狭窄，两岸陡直而光滑，抬头只见一线天。

然而，又一次溺水却使巴托里苏醒过来，他设法拉住桑道夫伯爵的手。伯爵俯身对他说道："得救了！"

得救了，他能这样说吗？福伊巴河流经何处，流往何方，什么时候能抛掉树干都还不知道呢，就能说得救了？然而他是那样的精神焕发，竟然笔挺地站在树干上，以响亮的声音连叫三声：

"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

有谁能听到他的话呢？在那嶙峋的峭壁上，除了石块和层层风化岩外，没有腐植土，连可供荆棘生长的泥土都不多，哪里会有人呢。隐没在挺拔的河岸后面的是一片荒野。福伊巴河犹如禁锢在花冈岩石壁之间的水渠一般，流经这片荒凉的地带。沿途没有一条小溪注入，没有一只鸟儿从河面掠过，在它过于湍急的水中没有一条鱼儿游动。到处都是露出水面的巨大石块，顶部干燥，没有一点水珠，表明

最近的暴雨一度形成的洪峰，使这条河变得多么凶猛。而平常，福伊巴河只不过是条山间的河沟而已。

不用担心树干会撞到巨石上。流水绕过巨石奔腾而下，只要顺着水势，树干就会自动避开巨石。但是，在岸边某处遇到可以登岸的地方时，既无法使树干减速，也不能使它离开水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用不着忧虑有什么危险。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最后的几道闪电刚刚在天空消逝，低沉的雷声在远方高空的云层中回响，长长的条云点缀着天边。天色渐亮。天空经过一夜狂风暴雨的荡涤之后，染上了鱼肚白色。大约是早晨四点钟了。

桑道夫伯爵注视着，倾听着，巴托里半躺在他的怀里。

这时远处有爆炸声从西南方传来。

“什么声音？”桑道夫心里想，“是不是港口开放的鸣炮声？是的话，海岸离我们就不远了！是哪一个港口呢？的里雅斯特港？不对，这是东边，太阳就要从这边升起来了！莫非是伊斯的利亚南端的普拉港？但是它……”

第二声炮响刚过，马上就是第三声。

“三声炮响？”桑道夫伯爵自言自语。“恐怕是禁止船只出海的信号吧？这跟我们越狱是否有关？”

他的担心绝非多余。可以肯定，为了不让越狱者逃掉，当局采取了严密措施，已派人到了海岸的某条船上追捕。

“现在求上帝保佑！只有上帝能保佑我们！”桑道夫伯爵喃喃自语。

福伊巴河两岸挺拔的峭壁开始变矮，河面越来越开阔。因为河道曲折，视线只能达到几十丈远的地方，既无法确定

方向，也看不出周围的地方。

河床很宽，两岸寂静而荒凉，河水流速变缓。在上游连根拔起的几棵树，以更缓慢的速度向下漂流。这是六月天的早晨，有些寒气逼人，越狱者衣服湿透，浑身发抖，他们必须找个藏身之处，以待日出，好晒干衣服。

已是五点时分，最后的一些山岗已被抛在后面，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长长的低矮河岸，绵延在一片光秃秃的平坦土地上。福伊巴河宽约半英里，从此泻入一个广阔的静水湖中，确切些说，应称为泻湖。西边远处，有数条小船，一些还停泊湖中，一些已在初起的微风中启航，这似乎表明，此泻湖是凹入海岸的一个广阔水面，大海已经不远，启航的船只正要出海。可是去找这些渔夫要求避难，该是不慎之举。如果信赖了他们，万一被认出是越狱者，岂不是自投罗网，被交给四处追捕他们的奥地利宪兵？

树干撞在泻湖左岸边露出水面的一堆荆棘上，突然停了下来，桑道夫伯爵不知所措。树干上的根须牢牢缠在这堆荆棘丛上，犹如划艇系上了缆绳。桑道夫伯爵小心翼翼地登上沙滩，他首先要察看是否被人发现。他放眼望去，在泻湖的这一部分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渔夫或其他的人。然而就在两百步不到的地方，沙滩上有个人瞥见了他们。

桑道夫伯爵自以为安全有了保障，就走到树干边，把同伴抱在怀里，来到沙滩上放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应朝何方走去。

事实上，福伊巴河口这片水域既非泻湖，也非一般湖泊，而是一个喇叭形的河口，当地人叫它莱姆河口。它经过

半岛南端西海岸的奥斯拉和罗维尼奥之间的一个狭口，流入亚得里亚海。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河口的水是流经比科深渊的雨季洪水。

岸边几步远的地方，有个猎人茅舍。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喘了几口气，就躲进茅屋里，把湿衣服脱下，晾在外面。在强烈的阳光下，将用不了多少时间，衣服就会干的。他们在茅屋里等着。广阔水面上的渔船刚刚离开莱姆河。他们极目远望，沙滩上一片荒凉。

这时，一直注视着他们的那个人站起来，走近茅舍看了一眼，然后在南边低矮的峭壁拐角处消失了。

三个小时以后，马蒂亚斯·桑道夫和同伴取了衣服。尽管衣服尚未干透，他们却必须动身了。

"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过久。"巴托里说。

"你是否觉得身上有了力气，可以上路了？"桑道夫问他。

"我主要是饿得没劲儿了！"

"咱们试试看，先走到海岸！也许在那儿我们有机会搞到点儿吃的，说不定还能上船呢！走，埃蒂安！"他们于是离开了茅舍。显然他们极度衰弱，与其说是疲劳，倒不如说是饥饿的缘故。

桑道夫伯爵的意图是沿莱姆河南岸到达海边。可是，此地虽然荒凉，却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溪流过，然后注入喇叭形河口。小溪流经的整个地带和沙滩毗邻，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烂泥塘"，淤泥里没有一处可以立足。因此必须绕过泥塘，斜着往南走——根据太阳运行的路线易于辨认方

向。他们就这样走着，两个小时没遇着一个人，也未能找到充饥的东西。饥饿仍在折磨着他们。

忽然大地显得有些生机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出现在面前，路旁竖着一个路标，可是路标一点也没有揭示他们贸然走进的是什么地方。近处的几排桑树，稍远一点的一块高粱地，即使不能供他们饱餐一顿，起码能使他们聊以充饥了。他们把高粱米生着吃了进去；桑椹倒是清凉可口。到达海岸之前，这些东西足以使他们不致晕倒在途中。

但是，如果此地有人居住，如果几块农田表明有人耕作过，就会料到能碰见老百姓。

中午时分，大路上果然出现五、六个行人。桑道夫出于谨慎，不想让人看见。十分幸运，就在左边五十来步的地方有堵围墙，一个废弃的农舍座落其中。没让人发现，桑道夫和同伴藏到了一个黑暗的储藏室里边。即使行人在农舍停留，他们也能藏到天黑而不被发现。

这些行人是农民和盐田工人。有的赶着鹅群，一看便知是去莱姆河附近的一个市镇或村庄赶集的。他们不分男女，都身着伊斯的利亚的时装，佩带首饰、纪念章，耳环上饰有宝石坠，胸前有十字架，衣服上有金银丝刺绣，闪闪发光。盐工的衣着比较朴素，他们手中持棍，背着袋子，向邻近盐场走去，也许要一直走到本省西部的斯达弄或皮拉诺大盐场。

几个盐工走到被遗弃的农舍前面，停留片刻，索性在门口坐了下来。他们大声聊天，相当活跃，谈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事。

两个逃犯停靠在一个角落里，倾听着。或许这些人知道了越狱的事，会谈到它；或许桑道夫伯爵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自己和同伴眼下是在伊斯的利亚的什么地方。

没有一句话谈到有关情况。无奈，只好进行一些简单的猜想。

“本地人既然未说起我们越狱的事，说明他们不知道。”桑道夫伯爵说。

“这种情势表明，我们离城堡已经很远。由于水流湍急，流速甚快，我们在地下河里随波逐流，度过了六个多小时，所以远离城堡。这一点，不足为怪。”巴托里回答。

“对，是这样的！”桑道夫伯爵说。

然而两个小时过后，几个盐工从围墙前面经过，谈到他们在城门口和一队宪兵相遇。

哪个城市？……他们没有说出名字。

这使两个逃犯感到担心。宪兵来到此地，大概是受到差遣，追捕他们的。

“可是，”巴托里说，“从我们越狱的情况看，他们应当相信我们已葬身渊底，不该来追捕我们的……”

“只有找到我们的尸体时，他们才会相信我们已经死掉呢！”桑道夫答道。

无论如何，警察已经行动起来了，并在追捕逃犯，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俩决定躲在农舍里，直到天黑再说。饥饿在折磨着他们，他们却不敢离开藏身之处，只好强忍着。

下午五点左右，路面上果然响起了一小队骑兵的马

蹄声。

这时已经爬到围墙门口观察情况的桑道夫，匆忙回到同伴身边，并把他拖到储藏室内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他俩一起藏在一堆荆棘底下，一动不动。

在队长的带领下，六个宪兵一路上坡东行。他们是否会在农舍停下？桑道夫想到这个问题，深感忧虑。如果宪兵搜查这所倒塌的房子，躲在里面的人定会被发现。宪兵队长命令在此停下，两个宪兵和队长跳下鞍马，其他宪兵在马上待命。

接到搜索莱姆河两岸的命令，这些宪兵就朝这农舍奔来。岂不知逃犯就在里面，一直呆到晚上七点钟才离开。

四个宪兵继续上坡奔向远方。队长和两个宪兵把乘骑拴到围墙外面破烂不堪的栅栏上，然后坐下聊天。躲在储藏室深处的逃犯，能够听到他们讲话的全部内容。

"是的，今晚我们要赶回城里。今夜如何行动，我们还要请示上面。也许的里雅斯特会打来电报，作出新的指示。"队长在回答一个宪兵提出的问题。

他们所说的城市不是的里雅斯特，桑道夫伯爵记住了这一点。

"我真担心，我们追捕逃犯的时候，他们是否已经逃到夸尔内罗湾那边的河口去了。"第二个宪兵说。

"有可能，因为他们相信那边比这里安全。"第一个宪兵回答。

"他们逃到那边去，也免不了被发现。"队长反驳，"全省的海岸，从南到北，已撒下天罗地网了！"

应当说明，桑道夫伯爵和同伴在伊斯的利亚的西海岸，也就是说亚得里亚海岸，而不是在东海岸那条深入内陆的阜姆河边上。

“我想，在皮拉诺和卡波的斯特里亚的盐田里，也正在搜查呢。逃犯在那儿更容易躲藏，并可搞到一只小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到里米尼或威尼斯去。”

“瞎折腾！他们本该老老实实地在牢房里呆着！”一个宪兵世故地说。

“是呀，即使今晚在比科深渊捞不到尸体，早晚也会捉到他们的！现在呀，人可能都死了，我们不该来这里的，这么热，苦死了！”另一个宪兵补充道。

“谁说没有死呢？”队长接着说，“福伊巴河可能已经执行过死刑了。山洪暴发的时候，犯人选择了这条道儿逃离毕齐诺城堡，可以说再糟不过了！”

原来福伊巴河就是把桑道夫伯爵和他的同伴冲下来的那条河！毕齐诺城堡，就是他们被捕以后受到关押、审判的地方！也就是要处决他们的地方！就是从它的主塔楼里，他们逃了出来！桑道夫伯爵对毕齐诺这个城市并不陌生！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一点终于明确了。只要还能逃，他们就要穿越伊斯的利亚半岛逃出去，而这一次，就不再是盲目的了！

宪兵的对话到此为止。从这几句话中，逃犯却得知了他们急需了解的一切——大概只有亚得里亚海岸上哪个城市离莱姆河最近，这问题要除外。

队长站了起来，沿着围墙的栅栏来回踱步，期待着宪兵

回农舍和他会合。有两三次，他步入破烂不堪的房舍，察看各房间的情况，要说是怀疑，倒不如说是职业的习惯而已。他一直走到了储藏室的门口，若不是里面漆黑一片，逃犯定会被他发现。他甚至进入室内，刀鞘碰着了那堆荆棘，却没有触及蜷缩在里面的逃犯。此时此刻，桑道夫和巴托里心慌意乱，万般焦虑，其心情难以形容。但是他们也横下一条心，一旦宪兵队长摸到他们，就豁出命去，扑到他身上，趁其不备夺取武器，杀死他和两个宪兵，否则就自己身亡。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喊队长。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离开了储藏室。派出去搜索的那四个宪兵，刚刚回到农舍。尽管他们在大路上，在海岸线和莱姆河之间的整个地段四出搜查，仍未发现逃犯的行踪。可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却不止四个人了，还有一人陪着他们。

这人是西班牙人，就在附近的盐场做工。宪兵们遇到他时，他正要赶回城里。他说他走遍了城市和盐场之间的这块地方，于是宪兵们决定带他去见队长，以便询问。这人没有拒绝，跟着他们一道儿走了过来。

一到队长面前，队长就问他在盐场里是否注意到有两个陌生人。

"没有，队长，"这人说，"可是今天早晨，我离城一个小时以后，远远看见有两个人在莱姆河边登岸。"

"两个人，你说的？"队长问。

"两个人。可是在这个地方，人们以为今天早上毕齐诺城堡里执行过死刑了，越狱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对这两个人，我也没有特别在意，现在经你这么一问，我就明白了。



“队长，我远远地看见两个人……”

他们两个是逃犯，准没错儿。”

从储藏室的深处，桑道夫和巴托里听到了这段与他们生命攸关的谈话。看来，他们在莱姆河登岸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你叫什么名字？”宪兵队长问他。

“卡佩纳，我是此地的盐场工人。”

“今天早上你在莱姆河沙滩上看见的那两个人，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大概能认得出来！……”

“那么，你去市内声明，听候警察局的派遣！”

“遵命。”

“发现逃犯者，领赏五千弗罗林，知道吗？”

“五千弗罗林！”

“藏匿逃犯者，坐牢！”

“这可是您告诉我的！”

“没错。”

西班牙人的报告，使宪兵马上离去了。队长命令全部上马。虽然夜幕低垂，为了仔细搜索莱姆河两岸，他们还是出发了。卡佩纳立即上路进城，心想要是抓住逃犯，就能得一大笔赏金。这笔赏金的来源，就是桑道夫伯爵的财产。

桑道夫和巴托里在黑暗的储藏室里又呆了一会儿，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在想：宪兵在追捕他们，又有人看见过他们，他们很可能再被认出来，伊斯的利亚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安全了。所以，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要么去亚得里亚海对岸的意大利，要么通过达尔马提亚和军事边界，到奥

地利帝国以外的地方去。

倘若桑道夫伯爵和同伴能搞到一条小船，或者使某个渔民决心把他们带到意大利海岸，这第一种抉择成功的希望甚大。于是他们拿定了主意。

快八点半的时候，夜幕笼罩大地，桑道夫和同伴离开农舍，向西面的亚得里亚海岸走去。为了不致陷入莱姆泥塘，他们不得不沿大路西下。

可是，顺着这条不熟悉的大路往下走，不正好是到那个和本省心脏保持联系的城里去吗？不是要冒最大的风险吗？既然无其他办法，也就只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将近九点半钟，一座城市的轮廓，在不到一里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

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形成的高地上，建筑了一片层层叠叠的楼房。城市俯瞰大海，下面便是凹进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上面，一个巨大的钟楼高高耸立，在黑暗之中愈发显得高大。

桑道夫决定不进城里。两个陌生人在城里露面，很快就会引人注目。只要有可能，就绕过城墙，走到海边的某个海角上。

殊不知，两个逃犯这么合计的时候，已被莱姆河滩上看到他们的那个人，远远地盯梢了。那人就是卡佩纳，他和宪兵队长讲的话，逃犯们都听到了。卡佩纳回到家里的时候，禁不住赏金的引诱，又走出大门，察看大路。说也巧，该他走运，该逃犯倒霉，他刚出家门就盯住了逃犯的行踪。

几乎就在同时，一队宪兵出了城门，眼看就要拦住逃犯的去路。逃犯急忙闪到路旁，顺着港口的城墙，匆忙朝海岸奔去。

海边上，有所渔夫的普通住房，大门半掩，小小的窗户，里面掌着灯。倘若桑道夫和巴托里找不到藏身之处，倘若人们拒不接待他们，那就完了。到这里来要求避难，显然是孤注一掷。但是事到如今，已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他们俩朝这家跑去，在门口停住。屋里有个人，在灯光下正忙于织补鱼网。

"朋友，请告诉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字好吗？"桑道夫伯爵问。

"罗维尼奥。"

"尊姓大名？"

"渔夫安德烈·费拉托。"

"渔夫安德烈·费拉托同意我们在此一宿吗？"

费拉托打量了一下来人，走到门口，瞥见港口围墙拐弯处有一队宪兵，就猜出要求留宿的是什么人了。而且他明白，如果自己犹豫不决，他们就完了……

"请进，"他说。

可是两个逃犯并不急于跨进渔夫家的门槛。

"我的朋友，"桑道夫伯爵说，"送交毕齐诺城堡逃犯者，赏金五千弗罗林！"

"我知道。"

"窝藏逃犯者，坐牢！"

"我知道。"

“你可以把我们送交……”

“我告诉你们进来，就进来吧！”渔夫回答。

宪兵快要从费拉托的房前经过时，他已经关上了房门。

第 八 章

渔夫费拉托一家

安德烈·费拉托是科西嘉人，出生在萨尔坦区的圣莫扎港。该港位于科西嘉岛南端，是个小港，连同巴斯提亚港、韦基奥港，构成了东海岸仅有的三个港口。原来东海岸迂回曲折，经几千年的激浪拍打，大大小小的海角、海湾被削平、填满，现在成了一条平直的海岸线。

费拉托的船从莫扎港启航，经常行驶在科西嘉和意大利之间的狭窄海面上，有时远航到博尼法乔海峡和撒丁岛的岩石中间，进行捕鱼作业。

二十年前，他和萨尔坦区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两年后得了一女，取名玛丽亚。捕鱼生活相当艰苦，尤其是又捕鱼又打捞珊瑚的时候，必须到海峡内条件极为险恶的狭水道深处去寻找鱼群。费拉托勇敢、健壮、不知疲倦，使用撒网和拖网都得心应手，常常满舱而归。费拉托的妻子聪明、能干，把莫扎鱼店办得生意兴隆。夫妻俩能读、会写、会算，比起岛上二十六万居民中的十五万文盲来，算是有文化的人

了。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费拉托象岛上大多数人一样是意大利籍人，他的思想感情却颇象法国人，因而为当时周围的乡民所嫉恨。

这个乡位于科西嘉岛南端，远离巴斯提亚，远离阿雅克修和岛上所有的主要行政、司法中心。乡民们对意大利和撒丁以外的事物都抱有排外心理，这种状况大概要经过对几代人的教育才能改变。

因此如上所说，乡民们对费拉托一家或多或少地抱有一种固有的憎恶情绪。在科西嘉，对异乡人的嫉妒和憎恶往往会激起仇恨情绪，一遇机会，这种仇恨情绪更容易激化为暴力行动。有一天，费拉托受到一个坏家伙的威胁，他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把那家伙干掉了，犯下一条人命案。于是，他只好逃往他乡。

但是，费拉托并不想逃进丛林，每天同警察和死者的亲朋斗争，使复仇旷日持久，最后连累自己的亲人。他决心移居他乡，终于秘密地离开了科西嘉岛，来到撒丁岛沿岸避难。他的妻子在积蓄了一些钱之后，将莫扎的房产、家具、小船、鱼网统统变卖，带着女儿也来到了撒丁岛，和丈夫住在一起。费拉托决计再也不返回故乡了。

虽说此次杀人是正当的自卫所致，他的良心却总是受到责备。加之受到家庭迷信思想的影响，总觉得这个杀人罪，只有某一天营救另一人的性命时方能得到宽恕。于是他下定决心，一旦时机来临，就救人赎罪。

费拉托离开科西嘉定居撒丁岛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在那儿极易被人认出或发现。虽说他本人勇敢、坚毅，但一想

到自己的亲人便不寒而栗；因为家族之间的报复行动，往往会株连到亲人。他等待时机，远离此地，果然未引起任何怀疑，就到了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的安科纳港又遇良机，横渡亚得里亚海，来到伊斯的利亚海岸定居。

以上便是这个科西嘉人来罗维尼奥港定居以前的情况。弹指间十七年过去。十七年来，他仍然以捕鱼为生，象往昔一样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来到此地的第九个年头，又得一子，取名吕吉。不幸的是儿子落地，母亲却离开了人世。

妻子死后，女儿和儿子成了他仅有的亲人。女儿十八岁，象母亲一般照料着快要八岁的弟弟。倘若费拉托没有失去能干的贤妻所带来极度悲痛，这个劳动出色、生活愉快的罗维尼奥渔民，该是多么幸福呵！他手脚勤快，乐于助人，受到大家的爱戴。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能干的渔夫。在遍布伊斯的利亚海岸的一长串一长串的岩石之间打鱼，使他忘怀了昔日在莫扎港和博尼法乔海峡的捕鱼生活。他是这一带海域的一名航行能手，操持的依然是过去说的科西嘉话。他驾船航行在普拉港至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上，运客捕鱼，收入不少。因此他家里总要款待穷苦的客人。他的女儿玛丽亚全力支持父亲行善济贫。

但是这个莫扎港的渔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以命抵命！他害过一条人命，他一定要拯救另一条命。

所以当两个逃犯出现在他家门口时，尽管他看得出来他们是越狱潜逃，也深知自己要冒何等风险，他却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说："请进！"同时心中祈祷："上帝保佑我们！"

追来的一小队警察从费拉托家门前走过，并没有在那儿停下。桑道夫和巴托里相信，在这个科西嘉渔夫家里，他们至少能安全地度过夜里这几个小时。

这幢房子在城外，离城墙五百步，座落在港外一片俯瞰海滩的岩石上。海滩外边，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惊涛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只见远处天水相连。罗维尼奥港就在西方方向、伸向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海角旁。

费拉托的住房由四间组成，两间临街，两间面向院内。鱼具放在一间挨山墙的只有一面房顶的小屋内。费拉托有一条普通的渔船，三丈来长，方形船尾，船上备有粗大的横桁和三角帆——这种渔船特别适于拖网捕鱼，不用时锚泊在岩石之间，以避风浪。附近有条小艇，干晾在沙滩上，用来取渔船时乘坐。屋后有个十来亩大的院子，中间种着蔬菜，周围是桑树、橄榄和葡萄，一条篱笆把院子围了起来。篱笆外面是条五、六尺宽的小溪。

就在这普通而好客的住宅里，上帝引来了越狱者；就是这房子的主人，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让越狱者在他家避难。

大门一关上，伯爵和巴托里就仔细察看渔夫接待他们的这个房间。这是住宅的主要房间，几件家具清洁整齐，说明家庭主妇是个勤劳、爱美而又仔细的人。

"应该先吃点东西，对吧？"费拉托问。

"对，我们饿得要死了！已经十二个钟头没吃一点东西了！"桑道夫回答。

"听见了没有，玛丽亚？"渔夫嚷道。

不一会儿工夫，玛丽亚就点着了一盏三芯油灯，照得屋内通亮，然后铺上白桌布、摆上一些咸猪肉、烧鱼、面包、一瓶当地的特产酒、葡萄干、两只玻璃杯和两只盘子。

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立即就座；他们已经饿得精疲力尽了。

“那么您呢？”他俩问渔夫。

“我们吃过了！”

两人饥肠辘辘，狼吞虎咽地吃着桌上的食物。饭菜虽十分简单，却包含着一片诚意。

他们边吃边打量着坐在屋角的渔夫及其子女，渔夫一家也一声不吱地瞧着他们。

费拉托四十二岁上下，面孔严肃，眉宇间略有一丝凄怆之情；由于风吹日晒，脸色黝黑，显出一种健康美；他表情丰富，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他一身亚得里亚海渔民打扮，显露出坚强有力的双肩。

玛丽亚的身段和脸庞都象她去世的妈妈：修长的个子，褐色的头发，红红的脸蛋儿，丰采动人；眼睛乌黑发亮，很有神彩。她聪明伶俐，具有科西嘉人的特有性格。因年幼丧母，承担家务，使她遇事三思，举止稳重，养成一种不管命运把她抛向何方都刚毅不屈的脾性。当地的青年渔民不止一次地追过她，她却说什么也不想理睬他们。她的一生，难道不是属于她的父亲和她宝贝的弟弟吗？

吕吉是个勤劳、勇敢、果断的男孩子，已经习惯海上的生活。他跟爸爸一起驾船捕鱼，光着头，任凭风吹雨打。将来，他无疑是个精力充沛、体魄健强、胆大勇为的人，是个在

狂风恶浪和危险面前毫无惧色的人。他热爱父亲，疼爱姐姐。

桑道夫伯爵仔细地观察了这三个人：他们彼此疼爱，相依为命。看来他们真挚可靠，完全可以信赖。

饭后，费拉托站起身，走到伯爵跟前：

“先生们，请睡觉去吧！谁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我们明天再说。”

“不，费拉托，不能住下！”伯爵回答。“现在我们吃饱了！有劲儿了！让我们马上离开才好。我们呆在这儿，对您和你们全家来说，是太危险了！”

“对，我们走吧！承您见义勇为，慷慨相助，愿上帝对您的善心给予报偿！”巴托里接着说。

“你们必须睡觉去！今天晚上，海岸已经全部封锁；今天夜里，任何企图也休想成功。”

“好吧，既然您执意挽留！”伯爵说道。

“你们住下才是。”

“再问一句，我们越狱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开的？”

“今天早上，”费拉托回答。“可是，在毕齐诺主塔楼的牢房里你们是四个人，现在你们只两个人了。传说第三个人就要获释……”

“萨卡尼！”伯爵喊道。提起这个名字，他就义愤填膺。

“第四个人呢？”巴托里问，他没敢把话说完。

“第四个人还活着，缓期执行。”

“还活着！”巴托里大声说。

“活着！”桑道夫伯爵以嘲笑的口吻答道。“人家等着要

把我们抓回去，好让我们一起品尝死的快乐！”

“玛丽亚，你把客人领到屋后面向围墙的那间屋里，但不要点灯。今晚，不要让外人看出窗内有灯光。过后你就睡觉去吧。吕吉来跟我守夜。”

“是的，爸爸！”小男孩应声说道。

“来吧，先生们，”姑娘说。

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跟渔夫亲切握手道别，来到了那间屋里。床上铺着两条柔软的玉米须褥子，足以使他们从疲惫不堪中恢复过来。

此时费拉托和吕吉已走出家门，巡逻放哨。看到宅院四周、海滩上和小溪旁都没有人影，他们才放下心来。两个越狱者可以放心地睡到天亮了。

渔夫多次出门察看动静，均未发现可疑迹象，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当客人还在酣睡的时候，费拉托已到市中心和港口码头去打听消息了。好几处地方，都有好奇的人聚众闲聊。从头天晚上贴出的布告上，人们得知犯人越狱、判刑情况及悬赏金额；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原来是条新闻，可是传来传去，越传越玄，也就没有什么新鲜味了。总之，无任何迹象表明桑道夫及伙伴在附近被发觉，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还在本省。然而上午十点时分，当宪兵队长和手下人马经一夜巡逻之后回到罗维尼奥城内的时候，却传说二十四小时以前有人在莱姆河边看见了两个陌生人。可是从河边一直搜到海边，却人影未见。难道他们真的到海边上了小船，逃到了伊斯的利亚的另一地点，或

者甚至越过了奥地利国界？这也难说。

“好！国库里又可省下五千盾了。”

“钱用在任何地方，也比悬赏给可耻的告密者强！”人们这样说。

“但愿他们能逃掉！”

“准是逃掉了！很可能他们已经安全地逃到亚得里亚海的那一边去了！”这些多数是布告前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议论。看来公众舆论站在越狱者一边，起码半岛上的斯拉夫和意大利居民是这样。奥地利官员们也不指望他们会出来告密。从头天晚上起，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分队都行动起来，严加搜捕，罗维尼奥、毕齐诺和的里雅斯特之间的电报频繁不断。

快到十一点时分，费拉托把这些消息带回家里。这时，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在玛丽亚的照料下，刚刚在他们过夜的房间里用过午餐。数小时的睡眠，一顿美餐，加之热情的照料，使他们驱除了疲劳，精神饱满。

“有情况吗，朋友？”费拉托刚把门关上，伯爵就问道。

“先生，我想此刻你们不必担心。”

“城里有什么消息？”巴托里问。

“传说昨天早上，有两个陌生人在莱姆河登上沙滩时被发现。要是指你们俩的话……”

“是指我们俩。”巴托里说。“有个人，是附近的盐工，看见并告发了我们。”接着他俩就讲述了在残垣断壁的农舍中躲藏时发生的事情。

“这么说，你们不知道告密者是谁？”渔夫坚持问道。

“我们没有看见人，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桑道夫伯爵回答。

“糟糕，”费拉托说。“可是不要紧，一则他们没有发现你们的行迹，二则即使有人怀疑你们藏在我家，也用不着担心会告密。在罗维尼奥这地方，人们都希望你们逃掉！”

“是的，”伯爵说，“对此我并不惊讶。各省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人民。可是必须考虑到奥地利当局，他们会不惜一切把我们抓捕归案的。”

“先生，你们可以放心，人们几乎普遍认为你们已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彼岸。”渔夫又说。

“上帝保佑，但愿如此！”玛丽亚把手放在一起，祈祷似地说。

“我亲爱的孩子，这就需要老天爷帮忙了！”伯爵以充满信心的口吻说。

“还有我的呢，伯爵先生！”费拉托反驳道。“现在我们要象往常一样去干活。我和吕吉去海滩上织补鱼网，或者刷洗小船，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些习惯，一点也不能改变。再说，我需要看看天气，再作决定。你们务必留在屋里，不能以任何借口离开。为了尽量避开嫌疑，必要时可把朝着围墙的那个窗子打开。你们待在最里头，不要露面。一两个钟头过后，我就回来。”说完，费拉托领着儿子出去了，留下玛丽亚坐在门口，做她素日的活计。

几个渔夫在海滩上来回走动。费拉托故意和他们搭讪几句，再去把鱼网摊在沙上。

“肯定是东风，”其中一个说。

“是的，”费拉托回答，“前天那场暴雨可真猛，把天边洗得一干二净。”

“哼！天一黑，风就凉；北风一刮，就是阵阵狂风！”

“反正是大陆风，再说，岩石之间的海水永远不会起浪的！”

“那还得看看再说！”

“安德烈，你今晚出去打鱼吗？”

“只要天气好，就去。”

“不是说要扣船吗？”

“只扣大船，那些不离海岸的小船是不扣的。”

“那太好了。已经发现了来自南方的狐鲣鱼群，得赶快下桩支网了。”

“好，别浪费时间，快动手！”费拉托说。

“啊！也许能捕到鲣鱼呢！”

“不，我对你说吧，如果今晚我出去，就到奥斯拉和帕朗佐那边去捕金枪鱼。”

“随便你！反正我们要在岩石脚下支鱼网。”

“你们想咋办就咋办！”

于是费拉托和吕吉去小屋取来鱼网，在沙子上铺开晾干。两个小时以后，费拉托嘱咐儿子准备好打捞金枪鱼的鱼钩。然后，他就回家去了。

费拉托首先坐在门槛上抽烟，十分钟过后，才回到客人的卧室。玛丽亚依然坐在门口干活。

“伯爵先生，”渔夫说，“风从大陆吹来，我想今夜海上的风浪不会很大，可以逃掉而不留痕迹。如果你们决心已定，

就跟我一起上船，最好今晚十点左右动身。到时候，你们在岩石之间往下溜滑，不会有人看见。滑到海边，我驾小船接应你们去乘渔船，然后立即出海。既然大伙知道我今晚出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如果海风强烈，我就沿海岸航行，把你们渡到奥地利国境线以外，也就是科托尔河口外面。"

"要是不起海风，你打算怎么办？"伯爵问。

"我们就横渡亚得里亚海，让你们在里米尼或者波河河口登岸。"渔夫回答。

"你的船经得起这番折腾吗？"巴托里问。

"嗨！这可是条好船，上面一半是甲板；我和我的儿子在最坏的天气里都考验过它。再说，也应该冒些风险。"

"冒风险！我们冒生命危险理所当然，可你，我的朋友，你也去冒生命危险……"

"这可与我有关啊，伯爵先生。救你们，只不过是尽我的义务。"

"你的义务？"

"是的。"

于是费拉托讲述了他生活中的那段往事，为此他离开了圣莫扎港，离开了科西嘉岛。所以他要做件好事，以德补过。

"真是好人哪！"伯爵为他的故事所感动，大声说道。他接着又说："不管我们是去科托尔河口，还是去意大利海岸，都需要数天时间。你数天不在，必定引起罗维尼奥人的猜疑！如果我们得救，你反而被捕入狱，那就太不应该了！"

"伯爵先生，请不必担心。在捕鱼的大忙季节里，我在

海上常常一呆就是五、六天。另外，我对您再说一遍，我必须这么做。咱们就这么定吧！”

渔夫的决心毋庸置疑，他的方案果然是上策，易于执行。既然他的渔船不怕海浪——至少他的愿望是如此，只要上船时多加小心就是了。晚上夜色昏暗，没有月光；很可能随着夜幕降临，浓雾升起，凝滞海岸；寂静的海滩上，除一两个海关人员支网捉鸟而外，看不到任何人。至于其他渔民，费拉托的邻居们，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正在罗维尼奥城下两三英里处从石嶙峋的岩石之外立桩支网，捕捉狐鲣鱼呢。万一他们发现渔船的时候，这条甲板下藏着两个越狱者的渔船也许已经远离海岸了。

“罗维尼奥港至意大利海岸的最近直线距离是多少？”巴托里问。

“大约五十海里。”

“需要多少时间？”

“顺风的话，我们只用十二小时就够了。但是你们缺钱，需要钱，这条腰带里有三百弗罗林，你们把它束在腰上吧。”

“我的朋友……”桑道夫伯爵说。

“等你们日后安全了，再还我不迟。”渔夫分辩道，“现在，你们就等着我吧！”

事情商妥了，渔夫走出门，又干起日常的活计。他一会儿到海滩，一会儿回到家，忙个不停。吕吉呢，他正把够几天吃的干粮裹进备用帆里，悄悄地运到渔船上。看来费拉托的计划能够顺利执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他小心谨慎，

在晚上登船之前甚至打算不和越狱者会面。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藏在房间的最里面，窗户一直开着。到时候，渔夫就来叫他们。

整个下午，好几个邻居都来和他聊天，谈起捕鱼和伊斯的利亚海域发现鲣鱼的事。费拉托在会客室接待他们，按照惯例请他们喝茶。

就这样，人来人往，说话间大半天就过去了。他们有时也谈到逃犯，一度还谣传，说他们刚刚在半岛的夸尔内罗湾一侧的河口一带被捕——不一会儿又辟了谣。

一切准备工作似乎都很顺利。不消说，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对海岸的监视更加严密了。当然，在夜间骗过这些人并不难。禁止启航的只是远洋轮或地中海的沿岸轮，并不是岸边的渔船，因此渔船启航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

然而，费拉托万万没有想到，晚上六点钟以后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起初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并未使费拉托感到不安，只是使他惊讶而已，但是这人走后，费拉托才觉得来者不善。

钟楼上刚敲八点，玛丽亚正忙着做晚饭，会客室的桌子上已放好餐具，突然从门口传来了两下敲门声。

费拉托立刻前去开门，十分惊讶地看到，来者竟是西班牙人卡佩纳。

卡佩纳原籍是马拉加省的阿尔玛亚特小城，由于干了不光彩的勾当，他象费拉托离开科西嘉一样，离开了西班牙，来到伊斯的利亚半岛当了盐工，从西部沿海运盐到内地贩卖。这种职业收益微薄，赚的钱刚刚够他维持生活。

卡佩纳结实，年轻，仅二十五岁，五短身材，宽宽的肩膀，肥头大耳，一头蓬乱而卷曲的黑发，一脸横肉，犹如凶狠的牛头狗。他不爱社交，对人耿耿于怀，爱图报复，而且卑鄙无耻，因此当地人对他都无好感。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移居此地。他多次跟盐场的伙计发生口角，一会儿要挟这个；一会儿威胁那个，接着就是打架斗殴。结果闹得声名狼藉，无人和他接近。

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品质不好，名声很臭，死皮赖脸地要跟费拉托拉关系。可是一开始就受到了渔夫的冷遇。

卡佩纳刚踏进门槛，费拉托就拦住了他：

"有何贵干？"

"我路过门口，见有灯亮，就进来了。"

"这是为什么？"

"拜访你呀，我的邻居。"

"我不喜欢你来，知道吗？"

"那是平时，"西班牙人说，"可是今天非比往常呀！"

费拉托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猜不透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然而费拉托不禁全身一颤，被卡佩纳看在眼里。卡佩纳关上了房门：

"我有话要对你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我得跟你谈谈……尤其是……"他压低了嗓门说。

"那你就来吧！"渔夫说。这一天，他是不能拒绝任何来客的。他打了个手势，卡佩纳就跟他穿过厅堂，来到了他自

己的房间。这间房子临街，与桑道夫住的那间面向围墙的屋子只一墙之隔。现在只有他们两人了，渔夫即刻问他：

“你想要我怎么着？”

“我的邻居，我来求你伸出友谊之手。”

“什么事？”

“关于你女儿的婚事。”

“好了，别再说了。”

“你听我说呀……你知道我爱玛丽亚，娶她为妻，是我最热切的愿望。”

这就是卡佩纳的奢望。

数月以来，卡佩纳对这姑娘殷勤备至。众人看得分明，在他眼里物质利益比爱情更重要。在普通渔民中，费拉托算是富裕人家，与这个一无所有的西班牙人相比，他更是富翁了。所以一开始接触，卡佩纳就有意当费拉托的女婿，却遭到渔夫的一再回绝，因为无论哪个方面，卡佩纳都不合他的心意。这种情况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卡佩纳，”费拉托冷淡地对他说，“你问过我女儿，她说不行。你也问过我，我也说不行。今天你又来唠叨，我最后一次对你说：不行！”

这时卡佩纳凶相毕露，呲牙咧嘴，眼里射出凶光。只是屋里灯光昏暗，费拉托才没有看到他那凶神恶煞般的面孔。

“这就是你最后的回答？”卡佩纳问。

“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次要求，这便是我的最后回答。”渔夫答道。“要是你再提，还是同样的回答。”

“我还要提！只要玛丽亚叫我再提，我就还得提！”

“她，”费拉托喊道，“我女儿对你毫无情意，你是清楚的。”

“只要我跟她谈一次话，她的感情就会变过来。”

“谈话？”

“是的，费拉托，我很想跟她谈谈。”

“什么时候？”

“马上……你听见没有……我要跟她谈谈……必须谈谈……今晚就谈！”

“我替她拒绝了！”

“小心你干的勾当！”卡佩纳扯着嗓门叫道，“你当心点！”

“当心点？”

“我要报复！”

“报复，只要你敢，只要你能够，就报复吧！”费拉托怒气冲冲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怕你的威胁。现在我请你出去，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

卡佩纳气得两眼火红，也许他真的要动武了。可是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猛地推开门，冲进厅堂，二话没说就出了渔夫的家门。

他刚刚出去，隔壁那间屋的门就开了。方才的对话，桑道夫听得一清二楚。他迈出门槛，走到费拉托面前，低声对他说：

“在宪兵队长面前告发我们的，就是这家伙。他认得我们。我们在莱姆河登岸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们，并且一直尾随到罗维尼奥。显然他知道你让我们藏在你家。让我们马

上逃走吧，要不，我们完了，你也完了！”

第九章

殊死的斗争

安德烈·费拉托气得目瞪口呆，怒不可遏，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桑道夫伯爵。他一直想着刚才卡佩纳对他的威胁，以致忘了他要舍生搭救的两个越狱者还站在面前。

“卑鄙透顶！无耻的家伙！”他嘟嘟囔囔地说。“是的，他什么都知道！我们掌握在他的手心里！我本该看透他的！”

桑道夫伯爵和巴托里心焦如焚，等着渔夫作出决断。拿定主意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说不定那家伙早已告密了。

“伯爵先生，”费拉托终于开口了，“警察可能随时闯进我家。对啦！这个无赖大概已经知道，至少他会设想你们藏在我家！所以他要我同他做这一笔交易！我女儿沉默不语，拒绝了他！为了报复，他会拿你们开刀！如果宪兵到来，你们无法脱身，就会被他们发现。必须立即逃走！”

“说得对，费拉托，”桑道夫伯爵回答，“分手之前，请让我感谢你为帮助我们所做的和想做的一切……”

“我想做的，我还要做。”费拉托郑重其事地说道。

“不行的！”巴托里回答。

“是的，我们不能同意。”桑道夫补充说。“那你就太受牵连了！如果宪兵发现我们在你家，等待你的就是坐牢！走，埃蒂安，我们离开这屋子吧，不要给这里带来破产和灾难！我们逃吧，赶快逃吧！”

费拉托拉住伯爵。

“你们往哪儿去？整个地区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警察和宪兵在乡下日夜追捕，没有一处海岸你们可以上船，没有一条小道你们可以自由通行、抵达边境！没有我，你们动身，就是死路一条！”

“先生，让我父亲给你们带路吧！”玛丽亚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救了你们，他就是尽了责任了！”

“对，我闺女说得好，这就是我的责任！你弟弟已在快艇上等着我们呢。天已经很黑了，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船出海。拥抱我吧，玛丽亚，拥抱我吧，我们走了！”

桑道夫伯爵及同伴却不愿动身。渔夫献身，他们不能接受。不连累渔夫，立刻离开他家，可以！让他领着去乘船而连累他坐牢，不行！

“走，一旦离开他家，有危险我们担当，就不连累他们了！”桑道夫伯爵对巴托里说。

两人正要跳出窗子，试图翻越围墙向海岸或本省内地逃跑，吕吉匆忙跑进屋里，说道：

“警察！”

“再见！”马蒂亚斯·桑道夫喊道。

说罢，他俩一前一后从窗口跳了出去。这时，卡佩纳领着一队警察闯进屋里。

“无耻之徒！”费拉托说。

“你不是拒绝我的要求吗？这就是我的回答！”卡佩纳说。

渔夫被抓住、五花大绑地被捆了起来。警察占领并搜查了所有的房间。窗户朝着围墙大开，表明越狱者逃走的路径。警察追了过去。

这时两人刚刚跑到墙根。墙外是一条小溪，顺墙根流向远方。伯爵翻身过墙，然后帮巴托里翻越。突然，五十步开外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肩而过，打伤了巴托里，他的一只胳膊顿时瘫痪，无法和同伴共同行动了。

“快逃，快逃呀，马蒂亚斯！”他喊道。

“不，埃蒂安，我不逃！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伯爵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想把受伤的同伴抱起来。

“快逃，马蒂亚斯！”巴托里又说了一遍，“你要活着，去严惩叛徒！”

巴托里的最后话语象是给伯爵发出的命令。他的同伴未竟的事业，将由他一个人来完成。他，德兰斯瓦尼亚的贵族，的里雅斯特的起义首领，巴托里和扎特马的挚友，将为惩罚叛徒、伸张正义而战斗！

警察追到围墙尽头，扑向受伤的巴托里。如果伯爵稍加犹豫，哪怕是一秒钟，就要落到警察手里！

“永别了，埃蒂安，永别了！”

伯爵以超乎寻常的力量一跃而过小溪，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警察朝这个方向打了五、六枪，都未击中伯爵。他往旁



“快逃，马蒂亚斯！你要活着去严惩叛徒！”

边一拐，便朝大海飞奔而去。

警察跟踪追来。黑暗中，他们不想直接追上他。他们分散开来，以便切断桑道夫伯爵的所有退路，使他既无法朝内地跑，也无法朝罗维尼奥跑，更无法朝城北形成海港的海角方向跑。

一队宪兵赶来增援，摆开阵势，逼得桑道夫只能朝海岸跑去。可是到了礁石密布的海边，他将怎么办呢？弄到一条小船，冲向亚得里亚海面？来不及了。即使能弄到船，说不定还没有开船，就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了。他完全明白，往东的逃路已被切断。这时警察和宪兵边射击边呼喊着追了上来，从他身后的沙滩上包抄过来。他唯一的生路就是往海上跑，从海上逃，这无疑是死路一条。可是，他宁愿在大海的波涛中葬身鱼腹，也决不在毕齐诺城堡练兵场上的行刑队前等待死亡。

桑道夫伯爵朝海边奔去。他几个箭步就碰着了卷上沙滩的海浪。他已经感觉到了身后有警察，朝他打来的子弹呼啸着，有时几乎擦头而过。

和伊斯的利亚整个海岸一样，沙滩外面，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岩石形成的一片片礁石群。岩石之间的沙坑，则形成了无数的水洼——深的有数尺，浅的仅能埋住脚脖子。

这是桑道夫面前仅有的一条路了。这是一条死路，他毫不怀疑。但是他却毫不迟疑，毅然向前。他越过水洼，从这个岩石跳到那个岩石，在岩石间跳跃前进。由于天际稍亮，他的身影也愈加清晰可辨，于是警察又喊叫起来，朝他这边猛扑。

桑道夫伯爵下定了决心，不让活捉。倘若大海要把他交出来，也只能交出一具尸体。

警察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跟踪追捕的。他们要淌过水洼，越过光滑而晃动的石头，从粘滑的海藻上走过，每走一步都有摔倒的危险。七、八分钟过去了，逃犯仍然跑在前头。可是礁石群眼看就要没有了。

桑道夫伯爵跳到了最后一块礁石上。两三个警察离他只有十来步远了。其他的警察在他身后，离他还有二十来步远。

桑道夫伯爵挺起身来，发出最后一声呼喊——向苍天告别。当枪弹象冰雹一般落在他周围的时候，他纵身跳进了大海。

警察赶到岩石边时，只远远望见逃犯的脑壳，象一个黑点漂向远处的海面。

又一排枪弹射过去，打在桑道夫伯爵周围的水面上，噼啪直响。肯定有一颗或几颗子弹击中了他，因为他沉入波涛，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直到天亮，宪兵和警察还警戒着从港湾北面的海角直到罗维尼奥炮台外面的海滩，及布满礁石的海岸线。这显然是徒劳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桑道夫伯爵又登上了海岸。可以断定，他不是中弹身亡，便是溺水而死。然而，近十里长的礁石带上，里里外外严密搜索，却没有发现尸体。由于陆风吹向海面，水向西南奔流，毫无疑问，逃犯的尸体被波涛带往大海去了。

亚得里亚海的波涛成了埋葬马扎尔领主桑道夫伯爵的



又一排枪弹射过去，打在水面上，噼啪直响

坟墓！

经过周密的调查，奥地利政府接受了这种合乎情理的说法。

至于巴托里，不用说他再次被捕，并在当夜被押解到毕齐诺城堡，仅和扎特马团聚了几个小时。

次日，即六月三十日，执行死刑。

当局曾允许犯人的亲属来毕齐诺城堡探监，也许临刑前，巴托里能同他的妻、儿诀别，扎特马能接受老仆人最后一次拥抱。

可是，巴托里夫人，她的儿子以及获释出狱的鲍立克都已离开了的里雅斯特。他们不知道犯人被关在何处，他们在匈牙利、奥地利到处奔波寻找。由于秘密逮捕，他们在宣判之后也未能及时找到亲人的下落。因此巴托里未能见着自己的妻、儿，未能得到这最后的安慰，连叛徒的名字也无法告诉亲人。看来，只有桑道夫伯爵才能惩罚那些叛徒了。

下午五点钟，巴托里和扎特马在城堡的广场上就义，他们为祖国的独立献出了生命。多隆达和萨卡尼大概以为只有他们自己和的里雅斯特的总督才知道全部真情，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找他们报仇了。由于告密有功，桑道夫伯爵的一半财产归了他们；另一半财产作了特别处理，被保留下来，待伯爵的女儿年满十八岁时，作为她所继承的遗产。

多隆达和萨卡尼这两个无耻之徒，靠告密获得一笔不义之财，还心安理得、挥霍享受，并无半点悔恨之意。

另一个告密者也是一样，毫不在乎，仍然无忧无虑，他就是那个西班牙人卡佩纳，因告发有功，领赏五千弗罗林。

银行家及其同谋可以趾高气扬地留在的里雅斯特，因为他们的告密勾当尚未败露。卡佩纳就不同了，在众人的非议之下，他不得不离开罗维尼奥城，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对他来说，到哪儿去都无关紧要！再说，到了外地，他再也不必惴惴不安、害怕费拉托会来复仇了。

由于窝藏逃犯，渔夫被捕、受审，判处终身苦役。眼下，家里只剩下玛丽亚和她年幼的弟弟。她的父亲被抓去，永远回不来了。贫困在等待着他们！

三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一个要恢复濒于倒闭的银行，另外两个是为了发一笔横财，并非出于对受害者的仇视，而卡佩纳则是出于报复。他们毫不犹豫地施展鬼蜮伎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在这个世界上，靠上帝伸张正义，并不总是靠得住的。难道这种丑类就不会受到惩罚吗？难道桑道夫伯爵、扎特马伯爵、埃蒂安·巴托里这三个爱国者，还有安德烈·费拉托这个谦恭的善良人，就没有人替他们报仇雪恨了吗？

欲知后事如何，以后自见分晓。

第一部完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白佳德和马迪夫

本故事的序曲以最后发生的事件而告终。十五年过去了，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达尔马提亚省①的主要城市拉古扎的节日来临了。

这个省介于底纳里克山脉北部地区(黑塞哥维那)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是块舌状的狭长地带。这里人口稠密，约有四、五十万居民。

达尔马提亚民族是个勤劳而倔强的民族。在这块贫瘠得连腐植质都罕见的土地上，他们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饱经世患，为能经历频繁的政治风波感到自豪。一八一五年的康波福米奥条约②使他们沦为奥地利的附庸，但是他们一直蔑视奥地利统治者。他们诚实、正直，在同其它民族

---

① 现属南斯拉夫。

② 康波福米奥为意大利北部一城市。1797 年 10 月 17 日签订康波福米奥条约，奥地利承认莱茵河是法国的边界，放弃对比利时的领土要求，放弃米兰，承认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建立的古里亚共和国(建都热那亚)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建都米兰)。奥地利则得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作为补偿。

的交往中，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人们用伊里亚特先生搜集到的一句美言称赞这块地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达尔马提亚省分为四个地区，地区下面设县。这些地区是萨拉，斯巴拉托，科托尔和拉古扎。总督府设在省会萨拉，议会也在那里开会。有几个议员是维也纳上议院的成员。

十六世纪时战争连绵，逃难的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同穆斯林、基督徒、苏丹和威尼斯共和国先后发生公开战争，使亚得里亚海笼罩在恐怖之中。但是十六世纪以来，时代大为改观，如今逃难者已销声匿迹，只在卡尼奥勒省留下少量后裔。如今的亚得里亚海，和壮丽而又诗意盎然的地中海任何地方比起来，同样安全。

拉古扎城，确切些说小小的拉古扎国，远在威尼斯之前，即九世纪初，就是共和国了。直到拿破仑一世在一八〇八年颁布了一个法令，于第二年把它并入依利黎王国，成为马尔蒙[①]元帅的公爵领地。早在九世纪的时候，拉古扎城邦共和国的船队已经航行在东地中海的所有海域，垄断了同异教徒的贸易。这种垄断地位是罗马教廷提供的，因此拉古扎在南欧的各个小共和国里颇受重视。不仅如此，拉古扎还以它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它的学者的声望，文学家的名望，艺术家的风格，使它有斯洛文尼亚的雅典之称。

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需要，必须有深水良港，以容纳大吨位的船舶。可是拉古扎没有这样的海港，仅有一个狭小

① 拿破仑帝国时的法国元帅，依利黎省的总督。

的港口，且有暗礁妨碍航运，只能供小型沿岸轮和普通渔船停泊。

十分幸运，在拉古扎城北两公里的地方，翁布拉·菲姆拉海湾的深处，有个格拉沃萨天然良港，能满足大规模海运事业的各种需要。这是达尔马提亚沿海最好的港口，水深港大，可供各种船只甚至军舰停泊。这里，到处可以修建船坞和造船厂，还可以停泊大型邮船；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世界五洲四海通航。

连接拉古扎市和格拉沃萨港的林荫大道上，市民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大道两厢别墅秀丽，林荫宜人。市内有一万六、七千居民。

春季的一天，将近下午四点，晚饭前的这段时间，天气分外晴朗，成群结队的拉古扎市民涌向格拉沃萨港口。

位于拉古扎市郊的格拉沃萨镇——也许当时的人们还不称呼它为市镇，正在过着地方节日。有各种游戏，有卖艺人的棚子，有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还有江湖医生，杂技演员和演奏能手。他们用以招徕观众的吹嘘叫喊，各种乐器的鸣奏声和歌声汇成一片，在大街小巷和码头之间回响，十分喧闹。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混在吉卜赛人当中的斯拉夫民族各色人物。不仅流浪艺人赶来过节，他们利用看客的好奇心挣钱糊口，而且乡下人，山里人也乐于参加这样的公众娱乐活动。

欢度节日的妇女尤其多，有城里的太太，郊区的农妇和海滨的渔家妇女。她们当中，有的穿着时髦的西欧最新时

装，有的穿着奇装异服；每个县的服饰都各有特色，至少在服饰的细节上有所不同。比如，有的穿着袖子和胸前有刺绣的白衬衫；有的穿着宽袖长外套，印着各色图案；有的腰带上钉满银钉子——一种地道的镶嵌品，杂以各种颜色，活象波斯地毯；有的发瓣上扎有彩结，头戴白色无边软帽，上罩面纱，象东方的包头巾似的在身后耷拉着；有的妇女的护腿和鞋子用草绳捆系着。真是各色各样，无奇不有。为了点缀这些奇异的妆束，还有的人把手镯、项链，或者把钱币串起来，做成各种式样，戴在手臂和脖子上，挂在胸前和腰带上。甚至乡下人也披戴着这些装饰品，他们并不嫌弃那闪闪发亮的有着刺绣花边的衣服。

但是在拉古扎市民中，在港口海员最阔气的穿着当中，经纪人的穿戴尤其引人注目。这些特权职业者是道道地地的东方脚夫打扮：头裹包头巾，穿着上衣、背心和肥大的土耳其裤子，束有腰带，脚穿皮拖鞋。他们的服装别具一格，即使到了加拉达码头或者君士坦丁堡[①]的托普阿内广场，也不会逊色的。

镇上节日气氛正浓，到处一片欢腾。广场上，码头上的卖艺棚里挤满了观众。一个轮船下水的“辅助节目”吸引了大批看热闹的人。这是亚得里亚海独特的沿海轮，它有两根桅杆，两个带横桁的风帆，上下都有绳索系留。

下午六时轮船就要下水了。船体已脱离支架，只待拔

---

① 即现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之一伊斯坦布尔。公元三三〇年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名为君士坦丁堡，一四五三年改今名。

掉犄栓，就可滑进海里。

直到这个时候，街头艺人、民间乐师、杂技演员们都在施展绝技，各显神通，尽最大努力取悦观众。乐师周围吸引的观众最多，其中居兹拉[1]弹奏者最为成功。在奇特的乐器伴奏下，乐师们用浑厚的歌喉唱着他们的家乡小调，确实值得一听为快。

街头艺人们用的居兹拉有数根琴弦，在一根又粗又长的琴柄上绷得很紧。乐师弹奏时，只是有节奏地用力拨动一根弦。歌手嗓音浑厚，曲调丰富。

其中有个歌手，高个子，黄皮肤，棕色毛发，两膝间夹着他的乐器，象是一只又细又长的大提琴。他绘声绘色地演唱一首短小的抒情歌曲，下面便是逐字译出的歌词：

当吉卜赛女郎的歌声，
伴着激荡的琴弦飞扬，
请你把她的姿态
　　和美貌仔细端详。

倘若你远离她身旁，
倘若她细长的眉梢下
　　闪烁着火一般深情的目光，
她的歌声将飞到你身旁，
她的美貌将留在你心上。

---

(1) 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种民间弦琴。

当吉卜赛女郎的歌声，
伴着激荡的琴弦飞扬，
请你把她的姿态
　　和美貌仔细端详。

第一段唱完之后，歌者就端起木碗，恳求观众施舍几个铜币。可是收入似乎相当微薄，于是他又回到原位，试图用第二段来扣动听众的心弦。

倘若吉卜赛女郎纵情歌唱，
倘若她乌黑的眼睛把你盯望，
你的心啊，就会飞向她身旁，
她就把这心儿留住不放。

当吉卜赛女郎的歌声，
伴着激荡的琴弦飞扬，
请你把她的姿态
　　和美貌仔细端详。

一个约摸五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安详地听着吉卜赛人的歌曲；他对这如此诱人的歌却无动于衷，荷包一直没有打开。真的，并没有吉卜赛女郎边唱"边用乌黑的眼睛把他盯望"，唱歌的只不过是个高大汉子罢了。他没有解囊。他正要离开广场，身旁的一位姑娘拉住了他，说道：

"爸爸，我身上没带钱。这是个好人，就请您给他几个

钱吧！”

歌者于是得到了四、五个克鲁赛罗①。没有姑娘的怜悯，他也许就得不着了。姑娘的父亲是个富翁，他并非吝啬到不愿给卖艺人一点施舍，而是因为他对这些人毫无恻隐之心。

接着，两人穿过人群，朝着其他喧闹的艺棚走去。琴师们则各奔东西，到邻近的饭馆“花销”收入去了。他们要干掉几瓶由李子汁蒸馏的“斯里伏费扎”牌烈性酒了，吉卜赛人喝这种酒就象喝普通果汁露那样，几口就完。

然而，在这里冒着大风演出的歌手和街头艺人中，并非所有人都受到了欢迎。最受冷遇的是两个杂技演员，他们在台上不遗余力地表演，却无人光顾。

台前上方悬挂着一些相当破旧的画布，上面用水胶颜料画着狮子、豺狼、鬣狗、老虎、蟒蛇等猛兽。色彩鲜明，形状奇特，非常富于想象力。它们有的跳跃，有的奔腾；就是景色画的不太真实。

画布后面是个小圆台，三面用破旧的帆布围着，破洞累累；不知趣的人可以随便往里面张望，不利演出，影响收入。

圆台前面有块木板，挂在一根七扭八歪的木桩上作为招牌，上面用炭黑写着：

法国杂技演员
白佳德和马迪夫

---

① 德国、奥地利的古钱币单位。

无论是体格还是思想修养，这两人都迥然不同。只是籍贯相同使他们走到一起，为生活奔波而周游世界。他们两人都是普罗旺斯省人。

在遥远的法国他们是否曾颇有过名气？他们奇怪的名字从何而来？是否取名于阿尔及尔海湾两侧的马迪夫岬和白佳德角？是的，这两个名字对他们合适极了，就象阿特拉斯山的名字对一个卖艺的摔跤巨人一样，特别合适。

马迪夫岬在广阔的阿尔及尔海湾的东北端。任凭风浪起，它傲然屹立，巍然不动，似乎是在向巨浪挑战。有句名诗为证：

岁月疲惫悄然去，
庞然大物依然在！

然而，这也是大力士马迪夫的形象，阿尔西德和波尔托斯式的大力士，法国南方竞技场上著名斗士翁德拉依、尼古拉·克列斯特的劲敌。

说他是大力士，"百闻不如一见"，人们都这么说。

他身高六尺许，脑袋特大，肩膀宽阔，前胸如冶铁的鼓风炉，两腿象长了十二年的树干那般粗，胳膊仿佛机器上的连杆，双手犹如一对大剪刀；看上去身强力壮，血气方刚。若问他的年龄，人们不免吃惊，他刚满二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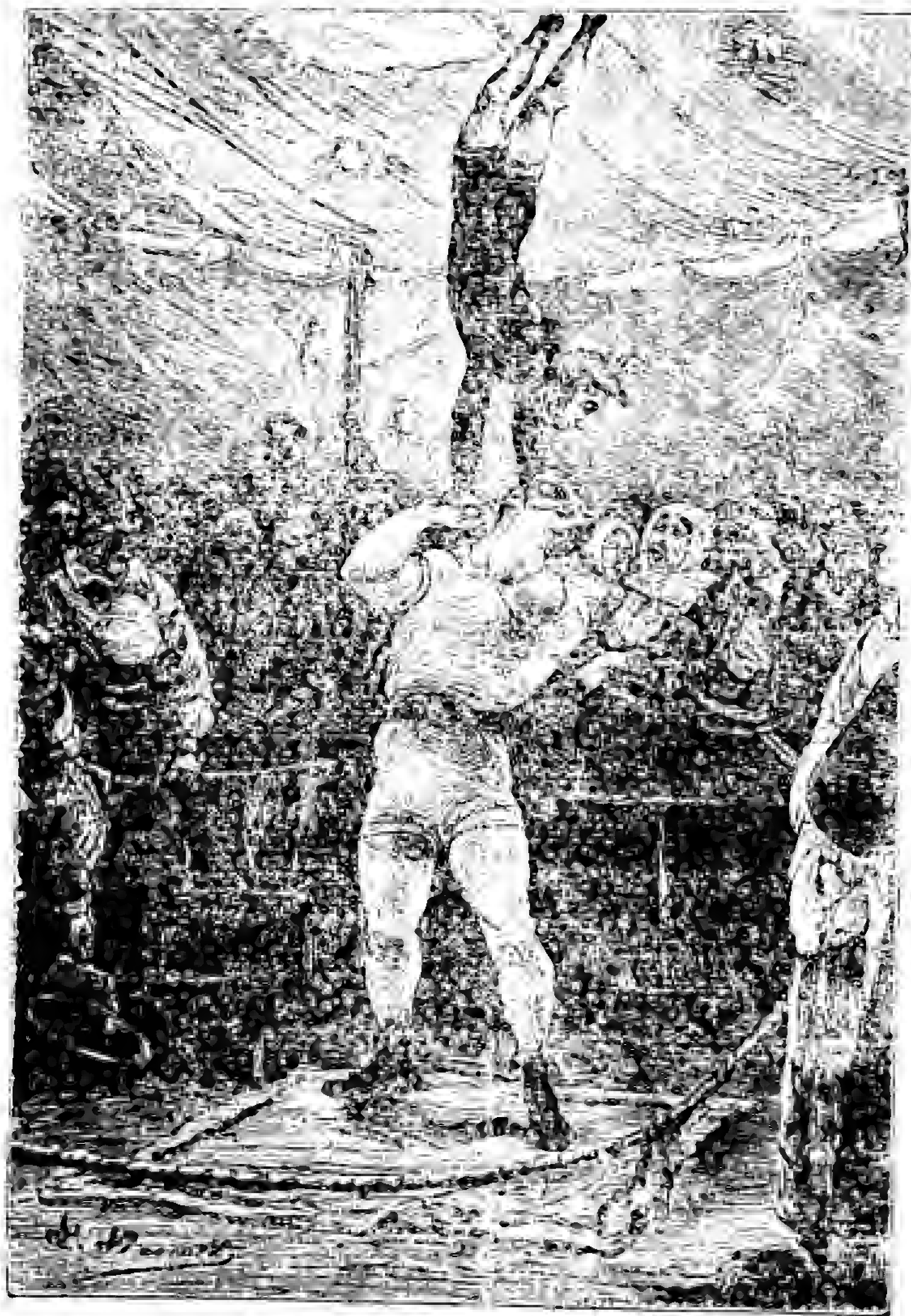
这人智力较差，心地善良，性格单纯而温顺。他无冤无仇，不发脾气，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几乎不敢和人握手，生怕把人家的手握碎。他身材魁梧，力猛如虎，内心却无半点虎气。好象是出于造物主的故意安排，他在同伴小矮个

儿面前竟如儿子一般，服服帖帖，言听计从。

阿尔及尔海湾西侧的白佳德角，和马迪夫岬隔湾相望，形成了鲜明对照，白佳德角是块狭长纤细、伸向海面的岩石。白佳德这个年方二十、瘦骨嶙峋、身段矮小的小伙子，因海角而得名。用市斤称量，他的体重还不及另一位用公斤称量的四分之一。可是他精明、灵巧，才思敏捷，与伙伴同甘共苦，不要脾气；有一套处世哲学，有独创和付诸实践的才能。他俩真象是一个多谋善断、不怀恶意的猴子，跟一头慈善的大象结成了莫逆之交，在猴子的带领下到处流浪，过着卖艺的生涯。

他俩都以要杂技为职业，赶集卖艺。马迪夫或叫马迪夫岬——人们常常这么称呼他——在舞台上作各种力士表演，在尺骨上折弯铁条，手臂伸直把最重的看客举起，把伙伴举在手里玩杂要，活象玩台球一般不费气力。白佳德，也叫白佳德角——人们常常这么叫他——在舞台上东奔西跑，以小丑的动作、说不完的俏皮话吸引观众，取悦观众；他那精采的玩牌把戏常使观众惊叹不已。不管打的是明牌还是暗牌，他都能战胜最动脑筋的观众，使最巧妙的魔术师相形见绌。要是观众厌倦这个节目，他就来个倒立，走个钢丝，要几个把戏，使观众叹服。连白佳德自己也常说："我是纸牌戏的'优胜者'。"

可是"为什么呀，你给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呀？"这是白佳德的一句口头禅。为什么这一天格拉沃萨码头上的观众尽奔其他艺棚，使这两个穷汉受到冷落？为什么他们急需的一笔微薄收入，眼看就要落空？为什么呢？马迪



马迪夫把伙伴举在手里玩杂耍

夫无法回答，也确实难以回答。

他们的语言，普罗旺斯语和意大利语兼而有之，还相当动听，足以使达尔马提亚观众听得明白。他们生在世上，却从来不知父母为谁人。自从离开普罗旺斯家乡，他们举目无亲，四处流浪。他们忍饥挨饿，赶集过市，卖艺谋生。但是他们毕竟克服了困难，好歹活了下来。就是每天不能都吃到午餐，只要晚餐还能保证，这就不坏了；正如白佳德常说的："可别要求办不到的事情！"

可是这一天，这个正直的青年并没有苛求，他只是想把几十名观众吸引到他们的台前，希望他们能光顾一下这破旧的舞台。不料，他那充满异乡音色、令人发笑的招徕顾客的话，那些说东道西、毫无连贯的话，要是出自短小喜剧演员之口准能发大财的话，今天竟没有扣动观众的心弦。他那会使教堂壁龛里的石雕圣像都眉开眼笑的怪相，他那堪称奇才的扭腰晃肢动作，也没能博得观众的欢心。他那茅草做成的假发，还用婆罗门参草吊在上面，象尾巴似的在他的紧身红上衣上来回摆动，也未能使观众发笑。即使他施展出罗马剧中著名的驼背丑角波里西内罗或是佛罗伦萨喜剧中的斯坦达尔罗的表演才能，今天也都失去了吸引观众的魅力。

然而他俩和斯拉夫观众打交道并非一日，已有一个来月了。

离开普罗旺斯之后，两人翻山越岭，穿过阿尔卑斯滨海省，来到意大利的米兰、伦巴底和威尼托地区，沿途卖艺度日。马迪夫和白佳德两人，分别以力大和机灵闻名，他们声

名远扬，直抵依利黎的的里雅斯特城。他们随后又从此城出发，沿着伊斯的利亚半岛，顺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先后抵达萨拉、萨洛恩和拉古扎。他们觉得径直往前走比往回走更为有利。往回走吧，招数已经用尽，向前进，总是新节目，可能收入要多些。

可是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卖艺生涯不但不能兴旺发达，且有每况愈下之势。因此两个穷汉都想返回普罗旺斯，再也不到离故乡如此遥远的地方流浪！但是这个愿望又不知怎样实现。贫穷、饥饿，到处流浪，就如同脚上拖着一个沉重的铁球一般，再想跋涉数百公里回家乡，谈何容易！

前途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晚饭还没着落呢！钱袋中一个子也没有。所谓钱袋，只不过是白佳德经常用来装钱的领带角而已。

白佳德在台上使出了全身的招数，向空中发出绝望的呼唤，依然枉费徒劳！马迪夫作二头肌表演，静脉根根突起，仿佛是常春藤的枝条缠绕在长满节瘤的树干上一般，也是徒然！没有一个观众进棚来，连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铁公鸡——一毛不拔，这些达尔马提亚人！"白佳德说道。

"铁石心肠！"马迪夫又补充了一句。

"看来今天不妙，该着咱们倒霉！马迪夫，咱们打行李吧！"

"往哪儿去呀？"

"你真的想知道不成！"

"你还是说说吧。"

“那好，有个地方，差不离儿每天可以保证吃上一顿饭，你觉得怎么样？”

“这地方在哪儿呀，白佳德？”

“嗨！远着呢，很远很远……远极了，马迪夫！”

“在地球的尽头？”

“地球没有尽头，”白佳德以说教的口吻答道。“要是地球有尽头，它就不是圆的了，也就不会转了！要是它不转，就处于静止状态，要是它静止了……”

“静止了又怎么着？”马迪夫问。

“静止了，它就会说时迟，那时快，撞到太阳上，比我变戏法时收起兔子的工夫还短呢。”

“那时候？”

“那时候，就会象笨拙的耍把戏人一样，他把两个球扔到空中，撞在一起，咔嚓！撞个粉碎，落下来。观众呢，就要吹口哨、喝倒彩，还要把钱要回去。那么这天晚上呀，他就免了晚饭喽！”

“这么说，”马迪夫问，“要是地球撞到太阳上，咱们就不吃晚饭了？”

于是马迪夫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沉思中。他坐在舞台的一角，两臂交叉，挨在汗背心上，仿佛一个中国瓷人似的晃动着脑壳，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在他肥大的脑壳里，联想云集，迷迷茫茫，一切一切都混成模模糊糊的一团，百思不得其解。他骤然感到内心深处空空洞洞，象个无底深渊，而他却在攀登呀，攀登，攀登得无法再高了；白佳德刚才用来表达遥远事物的那句话，深深地印

在他的脑海里。随后有人突然松开手，他坠落了下来……掉到了自己的胃里，掉到了空中！好一场恶梦。可怜的饿汉从小凳上站起来，伸开两手，头晕目眩，宛如从舞台上摔下一般。

"唉哟！马迪夫，你怎么了？"白佳德喊道，他拉住伙伴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把他拖回原来的地方。

"我……我……我有……"

"有什么……你说呀！"

"我有……"马迪夫说，他渐渐恢复了思路。"我有话，必须告诉你呀，白佳德！"他这个不爱动脑的人，动起脑筋来实在费劲。

"你就说吧，我的朋友，别怕有人听见！观众走光了！"马迪夫坐在小凳上，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把他矮小的伙伴轻轻拉到身旁，仿佛害怕把他压碎似的。

第二章

轮船下水

"老是这么着，不行吧？"马迪夫问。

"什么不行？"白佳德应道。

"生意？"

"生意会好起来的，用不着操心，可是也说不准，它也许

会变得更糟糕！”

“白佳德，你？”

“马迪夫！”

“我要说的话，你千万别见怪！”

“别见怪，那得看情况！”

“好吧……你应该离开我。”

“离开你是什么意思？……把你抛弃？”

“对。”

“往下说吧，我梦寐以求的力士！我可舍不得你呀！”

“真的……要是你独自一个人，准不会挨饿……可我连累了你。没有我，你就有办法……”

“你是说你肚子太大了，是不是？”白佳德郑重其事地说。

“对。”

“个子大？”

“对。”

“不管你肚多大，个多高，也盛不下你刚才说的傻话！”

“为什么呢，白佳德？”

“这些傻话比你马迪夫还粗还大呢！把你抛掉呀，我的傻大个儿！要是我不在你身边，我问你，谁跟你耍把戏？”

“谁？”

“谁还会在你的后脑勺上作前后翻腾的表演呢？”

“我说的不是那个……”

“再说有谁在你的两手间作劈叉动作？”

“天哪！……”在成串的问题面前，马迪夫难以招架。

“说真的……要是面对狂热的观众，要是出乎意料有观众的话，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观众！”马迪夫喃喃地说。

“所以，你就算了吧。我们还是想想如何把晚饭的钱挣到手。”

“我不饿了！”

“你一直忍饥挨饿，马迪夫，你饿得够呛了！”白佳德边说，边用双手把伙伴的下颌微微拉下。马迪夫的三十二颗牙齿中，其实并不需要有臼齿！“你的长长的犬牙活象是牛头犬的獠牙！我看这就够你当臼齿用的了！你饿得真够呛！只要我们挣下半个弗罗林，一半都让你吃掉！”

“那么你怎么办，我亲爱的白佳德？”

“我？……一个小米粒就够了，我不需要力大无穷。你就不同了，我的孩子……好好听我的话吧！你吃得愈多就愈胖，越胖就越古怪！”

“古怪……对！”

“我呢，正相反，越是吃得少就越瘦，越是瘦骨嶙峋，就越古怪，是不是？”

“是的，”马迪夫极其天真地说，“所以白佳德，我要胖，就得吃！”

“说得好，我要瘦，不吃才好呢！”

“这么说，如果只有一个人的饭……”

“就给你。”

“如果有两个人的？……”

“还是给你！马迪夫，象你这般大个子，一人能抵两

个人！”

“四个……六个……十个！”大力士喊道。说实在的，十个人也敌不过他。

撇开对古今力士的渲染夸张，且看事实：凡是跟马迪夫较量的力士，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仅举两事为例，说明他的神力。

一天晚上，在尼姆市的一个木质结构的杂技场里，有根顶梁柱发生倾斜，屋架咯咯作响，观众顿时惊慌万状。他们眼看有被塌下的房顶压死，或者涌出走廊时互相践踏的危险。马迪夫当时在场，他一个箭步窜到歪斜的柱旁。正当屋架就要塌下来时，他用肩膀使劲抵住木柱，直到大厅里所有的观众都疏散了出去，他才一个箭步跃出房外。这时，房顶在他身后塌了下来。

此事说明他的膂力，下面再看他的臂力如何。

一天在卡马尔克平原上，一头公牛激怒，从圈中冲出，追逐、撞伤数人。倘若没有马迪夫的干预，也许要造成更多的伤害。马迪夫朝公牛奔去，决心要制服它。当那牛低下头向他冲过来时，他抓住牛角，用胳膊上的二头肌只一拨，那牛便翻身倒地，四蹄朝天。他按住公牛不让翻身，直到那牛精疲力尽，无力伤人，方才罢手。

证明马迪夫神力的事例甚多。上面两例，足以使人们了解他的力气、勇气和献身精神。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所以他是个心地善良又力大无比的人。然而正如白佳德所说，为了保持他的体力，必须让他吃东西。所以每逢只有一个人、甚至两个人的饭时，他的伙伴宁肯自己不

吃，也要迫使马迪夫吃掉。可是这天晚上，天边迷迷茫茫，就连一个人的晚饭还没影儿呢。

“雾气腾腾！”白佳德重复着。

为了驱散浓雾，这个可怜人又不得不打开话匣子，作出种种逗人取乐的鬼脸以招揽观众。他在舞台上大步走着，一会儿左右奔忙，一会儿浑身扭动，怪相百出。他时而用脚行走，时而倒立行走——他发现头朝下就不那么饿了。

他操持着一种半普罗旺斯、半斯拉夫语的行话，说着令人发笑的俏皮话。实际上，只要有爱逛马路的闲人，就永远会有说这些笑话的小丑艺人。

“请进！先生们，请进！”白佳德喊道。“走的时候才付钱……一个克鲁塞罗，小意思！”

可是有进才有出。五、六个人停在画布前，却没有一个想走进他们的小场地。

这时，白佳德用一只颤栗的手拿着小棒，指指布上画着的野兽。并非说他有个动物园可供观众参观！他是说，这些可怕的野兽生存在非洲和印度的某些地方，倘若马迪夫在路上遇到它们，一嘴就能将它们吞下。

白佳德继续招徕观众。他的话有时被大力士拍打大鼓的声音中断，因为那鼓声如大炮轰鸣。

“先生们，看鬣狗，产在好望角，轻捷而凶猛，它能翻越墙壁，到墓地去猎食！”

说完，又指着布上另一边的一片黄水、蓝草地，说道：“请看，请看，有趣的刚满十五个月的犀牛！它生活在苏门答腊，它的角十分可怕，渡海的时候有触翻船只的危险！”

接着又指指近景处一堆绿色的被狮子咬死的动物尸骨："先生们，请看呐！阿特拉斯山中可怕的狮子！它住在灼热的撒哈拉沙漠里！极热的时候就到穴洞里去躲避！如果发现里面有水坑，它就扑进去，出来时浑身水淋淋的。因此人们叫它尼米德狮子！"

说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白佳德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却无人光顾。马迪夫拍打大鼓，险些儿敲破了鼓皮，也没人过来，真叫人扫兴。

终于有几个身强力壮的达尔马提亚山里人来到了马迪夫跟前，行家似的站着观看。

白佳德马上抓住时机，逗引他们跟马迪夫比试。

"请进，先生们！好时机，好机会呀！摔跤比赛！空手，肩膀着地为输！马迪夫担保，要把信任他、愿意跟他较量的摔跤迷击败。谁要赢了马迪夫，奖给棉汗衫一件！试试吗，先生们？"白佳德对着三个健壮的小伙子说道，他们则以惊讶的目光瞧着他。

不管同马迪夫对阵是何等光荣，这些棒小伙子们却不愿意豁出去同他较量。白佳德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立即改口说，由于没有对手，摔跤将在他和马迪夫之间进行。是的！这将是"灵巧和气力进行较量！"

"请进！请进！一块儿进来吧！"可怜的白佳德不遗余力地喊道。"你们将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白佳德和马迪夫交手！普罗旺斯的一对双生子！是的，双生子……年纪不是一般大……而且不是一个母亲生！嗯！我们长得多么象啊！……尤其是我的模样！"

一个年轻人在台前停下来。他神色严肃，听着这些陈腐的笑话。

这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岁，中上等身材。他眉清目秀，却流露出几分严肃神情和劳碌之后的倦怠之意。他生性喜欢沉思，也许从小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他有一双乌黑的大眼，蓄有短短的胡须，小胡子下面分明是一张不爱笑的嘴。这些都清楚表明，他是个马扎尔血统的匈牙利人。他身着普通的现代服装，似乎无意去赶时髦。他态度庄重，青年人身上有壮年人的气质。

他听着白佳德毫无用处的招徕巧语，瞧着他在台上左右奔忙，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也许是由于自身有痛苦经历的缘故，他对别人的痛苦不能不产生同情。

“这是两个法国人！”他自言自语。“可怜的穷汉啊！他们今天还没有收入呢！”

于是他想成为唯一的捧场观众。这是一种施舍，至少是一种加以掩饰的施舍，可能他们正需要呢！他走向门口的那块画布，里面就是小小的场地。

“先生，请进！”白佳德高叫道。“我们立即开演！”

“可是，只我一个人……”那年轻人非常善意地说。

“先生，真正的艺术家不在乎观众的多少，而在乎观众的质量！”白佳德带着开玩笑的人那种自豪感回答。

“请允许我……”年轻人说着就掏出荷包，取出两个弗罗林，放进台角的一个锡盘中。

“好心人哪！”白佳德心想。他转身对伙伴说：“快来呀！马迪夫！他付了钱，咱们给他演出吧！”

但是，法国普罗旺斯杂技台前的唯一观众，正要入场却又退了出去。他刚刚瞥见一刻钟前那位在自己父亲陪伴下欣赏吉卜赛人演唱的姑娘。这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相遇，不约而同地对吉卜赛人和杂技演员给以施舍。

看来只见一面是不够的，这个青年男子一瞥见这个姑娘就忘了自己的观众身份和座位，不由自主地朝姑娘那边奔去了。那姑娘顿时消失在人群之中。

“喂，先生！……先生！……您的钱！”白佳德喊道。“这钱不是挣来的，活见鬼！……他人在哪儿？没影儿了！哎呀！”

他向远处张望，也无济于事，他唯一的“观众”不见了。他望望马迪夫，同伴和他一样的目瞪口呆。

“我们眼看就要开演，看的人却没有了！”巨人终于说话了。“真叫不走运！”

“那我们也要开演！”白佳德边说边从台前的小梯子上走下来。

在观众座的长凳前面演出，他们兴许能挣到这两个弗罗林。可是说实在的，根本没有长凳子。

正在这个时候，港口码头上一片喧腾，人群浮动，数百人朝着大海那边一齐欢呼：“沿海轮！……沿海轮！”

此时正是小海轮快要下水的时刻。轮船下水的情景引人入胜，激起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原来挤满了人群的广场和码头，霎时间变得空空荡荡，轮船就要下水的造船厂里，现在却拥挤不堪。

白佳德和马迪夫明白，此时已不能对观众再抱任何希

望了。为了能找到刚才差一点儿进棚子的那位唯一观众，他们连门都没关——有什么必要呢，就离开了表演场地，朝船厂走去。

船厂位于格拉沃萨港外，在海角尽头的一片斜坡地上。海中激浪翻卷，浪花飞溅岸边。

白佳德和同伴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挤到了观众的最前面。即使在他们挣钱最多的场次里，他们的戏台前面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拥挤，这样的热情洋溢！啊！艺术堕落了！

沿海轮两侧的支柱已经拆去，随时准备下水。船锚已经备好。当船体进入水中时，只要把锚抛下，就能立刻阻止船体前冲，要不然，船在航道里就会冲出很远。虽然这是一条五十来吨的小海轮，由于船体相当大，下水时仍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两个船厂工人站在甲板上船尾的达尔马提亚旗杆附近，另外两个工人站立船头，负责抛锚操作。小海轮下水的操作是在船后进行的。船尾龙骨停放在涂有肥皂的滑槽里，只被一个樯栓挡住。只要拿掉樯栓，船就开始下滑。由于船体的重力作用，滑行越来越快，小海轮便自动滑进水中。

六个木工已抡起铁锤，把几个楔子打入船体前部的龙骨底下，以便使船体稍离船台，产生晃动，引船下水。

一片寂静，每个人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动作。

这时，格拉沃萨港南部海角的拐弯处出现了一艘大约三百五十吨的两桅游艇，它试图绕过船厂的突出部分，驶入港内。由于风从西北吹来，船员把左舷上的风帆升起，使游

艇顺风前进，以便直达抛锚地点。用不了十分钟，游艇就要驶到了。现在，就好象用长筒望远镜观察船只一样，游艇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大。

游艇为了进港，此时必须经过小海轮要下水的水面。为了避免事故，游艇一发出信号，小海轮下水的操作就应停止，待游艇从航道上通过以后再恢复操作。可以设想，一条船从侧面驶来，另一条船要高速前进，两船若相撞，必定给游艇带来巨大灾难。

工人们停止了抡锤打楔，负责拔去樯栓的工人接到了等候的命令，前后不过几分钟工夫。

游艇疾驶而来，连艇上开始作碇泊的准备工作都能看到了，两个桅杆的最上一节刚刚落了下来。尽管同时降下了大帆和前桅帆，可是由于两个三角帆的作用和惯性作用，船速仍然很快。

所有的视线都转向这艘华丽的游艇。它那洁白的船帆，在夕照之下犹如镀上了一层金色。水手们身着东方服，头戴红帽子，在奔忙操作。船长站在舵手身后，沉着冷静地发出命令，指挥操作。

游艇正好出现在造船厂的前面，眼看就要绕过港口的最后一个海角了。突然一声惊叫，小海轮刚刚滑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樯栓脱落，船体开始向前滑动。此时游艇的右舷正好对着下水的小海轮。

两条船眼看就要相撞，既无时间又无办法予以阻止了，真是一筹莫展！游艇上水手们惊呼狂叫，和岸边观众的呼喊声遥相呼应，混成一片。

船长仍保持镇定，下令加速行驶。但是，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也无法使游艇躲开或通过航道，以避免相撞。因为小海轮已经在滑槽中向前滑行。由于磨擦，白烟在船头升起，越来越浓，船尾已经浸入海湾的水中。

突然一个人跳将出来，抓住小海轮船首的系泊缆绳。要是双脚蹬地拉住缆绳只能枉费徒劳，船会把人拉跑的。幸而有个系船缆的铁桩，一端深埋地下。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将缆绳绕上铁桩，冒着被绞住、挤成肉泥的危险，边绕边松，然后以超人的力量拉住不放——总共就是十来秒钟工夫。这时缆绳拉断了。可是十秒钟已经足够避免一场灾难了。小海轮进入港湾水中，前后摇晃了一下又浮了起来，然后向航道疾驰，在游艇船尾不到一尺远的地方擦过，直到抛锚下水，锚抓海底，锚索拉紧，才停了下来。

游艇得救了。

至于救船那人，由于他动作迅速，且出人意料，大家都来不及赶来帮忙。那人就是马迪夫。

“啊！好啊！太好了！”白佳德边喊边向同伴奔去。他被同伴抱在怀里，这次可不是表演手技，而是和他拥抱——抱得简直要使他窒息了。

这时四面八方掌声雷动，人群将大力士团团围住。大力士却如同立了十二大功勋的赫拉克勒斯[①]那样谦逊如常，他一点也不明白公众的情绪为何如此热烈。

五分钟之后，游艇在海港中央碇泊，接着一条华丽的六

① 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以力大闻名。一生除暴安良，神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

桨小艇将船主渡到码头。

这人身材高大，五十来岁，几乎满头白发，花白的胡须剪成东方样式。他脸色晒得有些发黑，五官端正，依然俊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射出探询的目光。他举止高雅、威严，初次见面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身着航海服：一条深蓝裤子，一件同样颜色的带有金色纽扣的上装，上装里面束一条黑色皮带，头戴一顶褐色的布礼帽，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合体。看得出来，他虽年过五旬，却依然体形健美，体格健壮。

这个坚毅有力的人物登岸以后，立刻朝着被欢呼人群包围的两个杂技演员走去。人群闪开一条道，让他通过。走到马迪夫跟前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并非是找荷包、掏钞票、大量施舍，不是的！他把手伸向杂技演员，并用意大利语对他说："谢谢，我的朋友，对你刚才的行为表示感谢！"

马迪夫受宠若惊，羞愧难言。

"是啊！……这事干得好！……这事干得漂亮！马迪夫！"白佳德用普罗旺斯方言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你们是法国人？"陌生人问。

"比法国人还法国人呢！法国南方的法国人！"白佳德自豪地回答。

陌生人望着他们，又是同情又是激动。他们衣服褴褛，一看便知他们十分穷苦。两个可怜的街头艺人站在他的面前：其中有一人刚刚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效了大劳。不然的话，小海轮和游艇碰撞，定会造成重大伤亡。

"请你们去船上见我。"他对他们说。

"什么时候，亲王殿下？"白佳德问，同时以优美的动作施了一礼。

"明天早上，一上班。"

"一上班！"白佳德说。马迪夫不说话，只是上下晃动巨头，表示同意。

人群继续包围着这位冒险英雄 若不是他体重惊人，使那些最坚决最强壮的人感到畏惧的话，定会把他高高抬起。白佳德是个考虑很周到的人，觉得应利用一下观众的良好情绪。所以当陌生人握手告别、朝码头走去的时候，他便以快活而诱人的声音喊道：

"摔跤咧！先生们，马迪夫跟白佳德摔跤！请进场地，先生们，请进！出来时再付钱，愿意进去就付钱也可以！"

这一次他一呼百应，观众跟着他蜂拥而去，可谓盛况空前。

这一天场地显得太小了，好多人挤不进门去！非退钱不可了！

陌生人刚刚朝码头走了几步，就遇到了那个姑娘和姑娘的爸爸。他们刚才也在这里看热闹。

一个青年人跟在他们身后，赶上来向他们问好。那位姑娘的爸爸却傲然作答——这一点为陌生人所察觉。当这位陌生人来到那个做父亲的跟前时，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厌恶，两眼射出一道鄙视之光。然而那姑娘的父亲却主动走到陌生人跟前，恭恭敬敬地说：

"先生，你们刚才免遭一场大难，是否多亏了这位杂技

演员的勇敢无畏？”

“是这样的，先生。”陌生人答道。他情绪激动，难以抑制，连声音都变了。

接着他问对方：

“我能够问问您吗，先生，尊姓大名？”

“拉古扎市的西拉斯·多隆达先生。”的里雅斯特的老银行家回答。“我能否知道，这游艇的主人是谁？”

“安泰基特大夫。”陌生人答道。

之后，两人相互致意告别。与此同时，法国杂技演员表演场上的掌声和欢呼声正响彻云霄。

这天晚上，不仅马迪夫敞开肚皮吃了个痛快，就是说吃得极多，而且还剩下了一份饭菜。这一份，足够他正直的小伙伴饱餐一顿了。

第　三　章

安泰基特大夫

颂扬女神对有些人念念不忘，她有一百张嘴为他们吹喇叭，使他们扬名天下。

闻名的安泰基特大夫就是这样，他在远东所有充满传说的国家里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如同一位了不起的自然科学家的名字一样，从亚洲的达达尼尔海峡直到

苏伊士运河，从苏伊士直到非洲的突尼斯国境的广大区域，在红海和整个阿拉伯海岸，广为传颂。他犹如诺斯特教徒[①]一样掌握着宇宙的核心机密。如果在圣经流传的时代，他就会被称为慈善之神，在幼发拉底河畔他就会象古代占星术士的后代那样受到尊敬。

如此崇高的声誉，是否有些过奖？显然，把他喻作古代的占星术士和现代的魔术师，赋与他超自然的力量，是过奖了。安泰基特大夫是个凡人，然而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判断正确，洞察力强，有真知灼见，是环境所造就的杰出人物。果然名不虚传，他在小亚细亚中部一个省份发明了一种防治瘟疫的特效药，使全省人民免遭一次可怕的传染病浩劫，从此享有盛名。

使他出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个神秘人物。他从何处来？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无人知晓。他曾在何处，并在何种条件下生活？没有人能告诉你。人们只听说安泰基特大夫受到小亚细亚和东非人民的爱戴，知道他医术高明，举世无双，消息一直传到欧洲的大科学中心；无论是穷人还是阔老爷、省长，他都给予精心治疗。但是在西方国家，人们没有见过他，甚至近年来不知他住在何处。于是这种秉性使他从某个神秘的毗瑟拿[②]的化身中，从印度教的某个神的化身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拥有神秘医术的非凡人物。

安泰基特大夫尚未在欧洲的主要国家行医，可是他的

---

① 诺斯特教派的信徒自称先验地、完全地掌握了关于大自然和上帝的知识。

② 印度教中保存世界之神。



名望却早已到了那里。当他乘坐游艇到达拉古扎的时候，只是一位饱览了地中海风光的有钱的普通游客。可是他的名字却即刻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期待着，希望能看到大夫本人，甚至连他乘坐的游艇也引起了众人的注目。若不是马迪夫鼓足勇气力挽狂澜，那游艇险些儿发生危险，这事博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事实上，这种游艇当时只为美、英、法那些酷爱水上运动的纨袴子弟所拥有！两根桅杆笔直，距船心不远，能使三角帆和大帆充分展开；两块三角帆挂在船首长长的斜桅上，一块四方的丝绸帆挂在前桅下面，再加上船桅高耸，威风凛凛，使得这条二桅船不管在什么天气，都能以最高速度乘风破浪前进。此船排水量三百五十吨，船身细长，船首船尾都向上翘起，但船梁较宽，吃水深，行驶起来格外平稳，人们称这种船为海船。在舵工手里，不管风从何方吹来，不管是顺风还是侧面受风，舵工都能鼓满风帆，以每小时13.5海里的速度航行。即使在国际比赛中，联合王国的鲍狄斯、加泰纳、摩东号都无法与它匹敌。

游艇内外，美观悦目，大概最有经验的游艇水手也无法想象得更美了。甲板是加拿大坑道式的，光滑无节，洁白无瑕；舱内壁精工巧制；舱口盖和船窗闪烁着金光；舵轮上绘有图案；船桨、桅杆都井然有序地放在白光耀眼的罩布底下；一套完备的滑轮系统，机动操作的缆索系统则与吊绳、铁灰色的桅杆支索、侧支索、后支索形成鲜明对照；悬艇柱上放着上了漆的雅致小艇，整个船壳黑中透亮；一条闪闪的金带环绕船体；船尾朴素而大方；这一切都使这条游艇显得

七

精致雅观，巧夺天工。

了解这艘游艇的内部构造和外观很重要，因为它是那位神秘人物——本故事未来主人公的水上住宅。游艇上谢绝参观，然而小说家有一种眼力，能看到不让他看的东西，并把它描绘出来。

艇内既华丽又舒适。船舱、舱房、客厅和餐厅都经过精工绘画和装饰，地毯、挂毯及一切家具都经过精心布置，适于游艇航行的需要。不仅船长和副手们的房间如此，就是餐具室内各种银质或瓷器餐具也都放置妥帖，以防颠簸摇晃。厨房极为干净整洁，寝室内吊床摇摆适度。二十来个水手，身着别致的马耳他海员服：短裤，海靴，海魂衫，褐色皮带，红帽子，粗布短工作服，上面用白线绣着游艇及每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艘游艇属于哪个港口？是在哪个港口注的册？它又是在地中海的哪个沿岸国家停泊过冬的？它的国籍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就象人们不了解大夫的国籍一样。艇角的右上方飘扬着一面带有红十字标志的绿旗。在世界各海域上飘扬的各种旗帜成千上万，很难找出第二面这样的旗子来。

安泰基特大夫尚未登岸，游艇的全部证件已交给了海关官员。无疑证件合乎规定，因为船员检查身体以后，游艇就自由出入港口了。

游艇的名字叫“莎娃蕾娜”，小楷大写金字，写在船尾，但是却未标明注册的港口。在格拉沃萨港口，现在人们可以尽情欣赏这条船了。白佳德和马迪夫凝视着游艇，并非

出于好奇，可是他们的心情却比港口的水手要激动些，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受到安泰基特大夫的接见。他们俩从小在普罗旺斯沿岸长大，对海上的事物特别敏感，尤其是白佳德，象个行家一样观看这条绝妙的海船。当晚演出以后，两个人就盯着瞧看。

“啊！”马迪夫赞叹道。

“哦！”白佳德应了一声。

“嗯，白佳德！”

“对呀，马迪夫，我没有不同意呀！”

这种赞美的感叹词，出自两个穷艺人之口，要比出自他人之口意义深长得多。

这时，莎娃蕾娜号抛锚以后的所有操作都已完毕，帆都降了下来，挂在横桁上，缆索经过精心整理后各归原位，船尾的帐篷搭了起来。游艇在港口的一个角落双锚下碇，说明它打算在此逗留一段时间。

当天晚上，安泰基特大夫只在格拉沃萨港口附近漫步了一会儿。正当多隆达和他的女儿想回拉古扎、朝着停在码头上等候他们的马车走去的时候，正当热闹非凡的节日尚未结束、那个年轻人独自顺着长长的大街徒步归去的时候，大夫只是游览了一下港口。格拉沃萨港是沿岸的良港之一，港内停泊着许多不同国籍的船舶。大夫走出港口城市以后，沿着四十八公里阔的翁布拉海湾的岸边往前走，一直走到翁布拉小河的河口。这里河水很深，即使吨位很大的船只也能逆水而上，一直驶到费拉底扎山脚下。九时许，他又回到大堤，看到一条来自印度洋的洛伊德公司的大邮

船驶进海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船上，下榻自己的房中。室内点着两盏灯，他独自一人，一直呆到天明。

这已是他的习惯了。船长是个老水手，四十岁左右，名叫那索斯，受命在大夫一人的时候，不得有人打扰。

应当说，如果这个人物的过去公众无所了解的话，他的下属和船员也不比外人了解得多些。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依然是一片忠心。他对违犯船规的行为毫不宽恕，对大家却一视同仁，体贴入微，常常慷慨解囊。因此没有一个水手不乐于来他的船上工作。他从来没有辱骂，没有体罚，没有开除，船员们亲如一家。

大夫归船后一切已安排妥当，准备过夜。船首、船尾的灯火都已点着，守卫人员已上哨位，船上一片寂静。

安泰基特大夫坐在室内角落的一个大沙发上，面前的桌上放着几份仆人从格拉沃萨买来的报纸。他只浏览新闻，不看重要文章，想了解一下哪些船只进出港口，省里有哪些知名人士到乡下或外地去休憩，然后推开报纸。十一点钟，倦意阵阵袭来，他不用仆人服侍就上床睡觉了。可是，他却久久不能入睡。

倘若能看出使他烦恼不堪的思想，并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也许会令人惊讶：

"在格拉沃萨码头上向多隆达致意的那个年轻人究竟是谁呢？"

第二天早上八点时分，安泰基特大夫登上甲板。夜幕渐渐从海港的水面上隐去，阳光已染红了港湾尽头的山峰，莎娃蕾娜号很快就要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

船长那索斯来到大夫跟前，向他道过早安之后，问他有何吩咐。大夫说了几句话，告诉那索斯要如此这般。

片刻过后，船老大带了四个人乘小船离开莎娃蕾娜号，向码头驶去。白佳德和马迪夫应约而来，在码头上等候着。

两个正直的年轻人颠沛流离，远离普罗旺斯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地方，是多么想重见故土啊！在他们流浪的卖艺生涯中，一个盛大的节日就要到了！

这一天，他们脱去了杂技演员的表演服装，穿上了虽破旧却整洁的衣服，象前一天晚上一样，在码头上观赏游艇。他们情绪很好，不仅前一天晚上吃上了晚餐，而且当天的早餐也吃过了。他们之所以敢于敞开肚皮吃饭，说到底是有了一笔四十二弗罗林的了不起的收入！但是千万别相信他们会把钱花得精光！没有那回事！白佳德精打细算，从长远安排，起码十来天的生计有了保障。

“马迪夫，咱们有了这一切，多亏你啊！”

“哦！你说哪儿去了，白佳德！”

“是呵，多亏你了，我的伟人哪！”

“好吧！就算多亏了我……既然你这样认为！”马迪夫应道。

这时莎娃蕾娜号的小船靠岸了。船老大站立船上，手里拿着帽子，急忙地说，他听候“先生们”的吩咐。

“先生？”白佳德叫了起来，“哪位先生？”

“就是你们二位。安泰基特大夫在他的游艇上等候你们呢！”船老大回答。

“好吧！我们已经是先生了！”白佳德说。

马迪夫大眼圆睁，手搓揉着帽子，样子很尴尬。

“先生们何时上船？”船老大问。

“我们……我们想……”白佳德打了个亲切的手势。

过了一会儿，两个朋友便上了船，舒舒服服地坐在铺着镶有红边的黑色地毯的长凳上，船老大站在他们身后。

不用说，在大力士的重压下，小船的吃水线浸入水中足足有四、五寸深，甚至连地毯的四角都得撩起来，否则就要拖到水里了。

一声口哨，四条桨同时下水，小船飞速地朝莎娃蕾娜号驶去。

说实在的，这两个穷艺人颇为激动，且有几分羞怯。街头艺人竟受到如此的敬重！马迪夫不敢动弹。白佳德虽觉愧不敢当，他那清秀聪颖的脸上却笑吟吟的。小船绕过游艇尾部，停靠在迎宾的右舷门口。

两个朋友登上活动的舷梯，舷梯在马迪夫的重压下咯咯作响。他们登上甲板以后，立刻被领到船尾，去见安泰基特大夫。

亲切问好过后，又经过一阵谦让，白佳德和马迪夫才肯坐了下来。

大夫看了他们一阵，没有说话。他冷漠而俊美的面容使他们肃然起敬。看得出来，他的微笑虽未挂嘴角，却深深地藏在心底。

“朋友们，”他说，“昨天你们救了我和我的船员，使我们免遭一场大灾难。我想再一次感谢你们，所以特地请你们到我的船上来。”

“大夫先生，您真好。”白佳德开始恢复了自信，镇定地答道。“其实此事不足挂齿。我同伴的所作所为，要是换个人，有他那般力气，也能做到的。对吗，马迪夫？”

马迪夫晃动他那大大的脑壳，点头称是。

“是啊！”大夫说道，“可是不是别人，恰恰是你的同伴冒生命危险救了我，所以我把他当恩人看待哪！”

“哎呀！大夫先生，”白佳德说，“您这么说会使我的老朋友脸红的。你瞧他脸色绯红，可别让他生气了。”

“好吧，朋友们，我看你们不怎么喜欢赞扬的话，那么我就不说了。不过，既然做了好事，就应当……”

“大夫先生，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伦理书中说，任何好事本身就包含着奖赏，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报偿！”

“已经得到了！怎么得到的？”大夫问，他担心别人已经代他酬谢过了。

“真的，”白佳德说，“我们的大力士进行了全面的非凡的较量以后，观众想在舞台上跟他比试一番，所以成群结队的人朝我们的普罗旺斯舞台蜂拥而来。马迪夫把六个最慓悍的山里人和格拉沃萨最强壮的挑夫摔倒在地，因此我们赢得了一笔巨额收入！”

“巨额？”

“对！在我们的巡回杂技演出中空前未有。”

“多少钱？”

“四十二个弗罗林呢！”

“啊！真不少！可是我不知道呀！……”安泰基特大夫快活地答道，“要是我知道你们演出，观看就是我分内的事，

我一定很高兴去看的！请允许我订个座位吧……”

“今天晚上，大夫先生，今晚您若能光临我们的摔跤表演，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马迪夫彬彬有礼，躬身致意。他弯腰时那“从未败北”的宽肩膀左起右伏。“从未败北”是白佳德报幕时常用的字眼。

安泰基特大夫看到，想让这两个杂技演员接受什么酬谢是办不到了，起码用金钱酬谢是行不通了，于是他决心改变做法。其实，收留他们的计划前一天晚上已经确定，从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为人诚实，完全可靠。

“你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大家都叫我‘白佳德’，大夫先生。”

“你呢？”

“马迪夫，”大力士回答。

“也就是马迪夫岬，”白佳德补充说。当他说出这个驰名于法国南方所有竞技场的名字时，他感到自豪。

“可是，这是……绰号。”大夫说。

“我们没有别的名字，”白佳德说，“由于人穷，即使有姓名，别人也不会用它称呼我们的。”

“你们有亲戚吗？”

“亲戚！大夫先生，我们的条件从来不允许我们有亲戚！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了富翁，他们倒会跑来争相继承财产呢！”

“你们是法国人？哪个省的？”

“普罗旺斯省人，”白佳德自豪地答道，“就是说比法国

人还法国人呢！”

“你说话好风趣啊，白佳德！”

“这是职业需要。您想象一下，大夫先生，哪有一个小丑、一个滑稽演员是愁眉苦脸的！要是那样，一个小时之内得到的烂苹果，一辈子也吃不完！所以我很快活，非常快活，在舞台上就得这样！”

“马迪夫呢？”

“马迪夫比较严肃、稳重，感情内在，不外露！”白佳德答道，他象抚摩马脖子似的亲切地拍了一下同伴的肩膀。“这同样是职业的需要！当他拿起五十个人重的东西表演手技时，必须认真对待！摔跤时他不但要胳膊用力，而且头也要用劲呢！马迪夫一直斗啊，斗，不仅和人斗，甚至还要和贫困搏斗呢！可是贫困并没有击败他！”

安泰基特大夫对他的话颇感兴趣。他个子矮小，却为人正直，面对如此冷酷的命运他忍受着，生活着！大夫感到这人充满智慧和勇气，并且在想，如果他出生在世就有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今天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你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大夫问。

“走到哪儿，就算哪儿。”白佳德回答。“这么走并非总是厄运，往往还过得下去。只不过我担心这一次走得离家乡太远了！总之是我们的过失，想当初，我们本该弄清楚到底往哪儿去！”

大夫瞧了他俩一会儿，又说：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不用费心了，大夫先生，”白佳德答道，“真的，不用费

心了……”

“现在，你们不是很想回到你们的普罗旺斯去吗？”

两个杂技演员的眼睛顿时闪亮起来。

“我能带你们回去，”大夫又说。

“那就太好了！”白佳德说，然后又对着伙伴，“马迪夫，你想回去吗？”

“想回去……白佳德，只要你回，我就回！”

“可是回去后我们干什么呢？靠什么过活呢？”

马迪夫抓抓前额。每逢感到为难时，他总是这样。

“我们做……我们做……”他喃喃地说。

“你不知道将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那地方毕竟是故乡啊！说来也离奇，大夫先生，象我们这样的穷鬼，连个亲人都没有的下贱人，竟然有个故乡！我总觉得无法解释！”

“你们俩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建议，白佳德猛地站了起来。大力士望着同伴，不知是否应象他一样地站起来。

“跟您在一起，大夫先生？”白佳德终于开了腔。“留我们有什么用？除了要把戏，要力气，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别的事！除非在您航行期间或在您的家乡，能给您散散心，解解闷儿……”

“请听我说，”大夫答道，“我需要勇敢、忠诚、聪明能干的人，来完成我的计划。你们这边身无牵挂，那边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你们愿不愿留下做我需要的人呢？”

“可是这些计划实现以后……”白佳德说。

“只要你们愿意，就不要离开我了，”大夫笑着说，“你们跟我一起留在船上！你们教船员走钢丝！反之，你们想回老家也可以，保证你们那时候生活富裕，不愁吃穿。”

“哦！大夫先生！”白佳德叫了起来，“您可不能让我们吃闲饭呀！吃闲饭我们可受不了！”

“我答应给你们找事做，保证你们满意！”

“那好，”白佳德回答，“您的允诺真诱人哪！”

“还有异议吗？”

“可能还有一个。您看我们俩，马迪夫和我！我们是老乡，要是我们有个家，就是一家人！好象连体的同胞胎，马迪夫离不开白佳德，白佳德离不开马迪夫，我们形影不分离！谁要把我们俩分开，就会要了我们的命！我们相亲相爱，大夫先生！”

白佳德把手伸给马迪夫，马迪夫拉住手，放到自己胸前，象孩子似的压住它。

“朋友们，”大夫说，“不存在把你们分开的问题。我很清楚，你们俩永远不能分离！”

“这么说就行了，大夫先生，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马迪夫同意……”

“白佳德，你说同意就行了，”大力士说道，“你代表咱们俩！”

“好，”大夫说，“那就一言为定，可别后悔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哎呀！大夫先生，您可要当心啊！”白佳德叫道，“您答

应的东西可比您得到的东西要多哟！”

“为什么呢？”

“供我们吃可不容易呢，尤其是马迪夫！他特别能吃，何况您又怕他受了累削弱体力，他就吃得更多了！”

“不仅不能削弱，我要让他体力倍增！”

“那么他会叫您倾家荡产的！”

“不会的，白佳德！”

“可是，每天要吃两顿……三顿……”

“五顿，六顿，十顿都可以，只要他能吃得下！”大夫笑着说，“他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

“嗨哟，我的马迪夫！”白佳德高兴地叫道。“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个够了！”

“你也一样么，白佳德！”

“哦，我呀！肚子象鸟肚子一样！大夫先生，我想问问您，我们航海吗？”

“常常在海上，我的朋友。我要走遍地中海的四面八方，沿岸处处都有人求我看病！我打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行医！你说，要是我在苏伊士①，而丹吉尔②或巴利阿里群岛③的病人需要我，我能不去吗？大城市的大夫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行医，而我要在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利阿里群岛，从亚得里亚海到利翁湾④，从爱奥尼亚海到加贝斯

---

①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境内，沟通红海和地中海。

② 位于直布罗陀海峡，是摩洛哥的一个港口城市。

③ 位于西地中海，是西班牙的岛屿。

④ 法国南部一海湾。

湾①的广阔海域行医治病！我还有一些船只，比这条二桅船的速度快十倍，你们可以经常陪我出诊。”

“这太好了，大夫先生！”白佳德高兴地搓搓手，说道。

“你们不怕大海吗？”大夫问。

“我们，我们呀，”白佳德连声叫道，“普罗旺斯的孩子怕大海?！我们从小就在海边的小船里滚爬！我们既不怕大海，也不怕所谓的晕船！我们习惯于倒立行走！要是那些先生、太太们上船之前，那怕是只做两个月的这种练习，他们渡海时就没有必要抢着脸盆呕个没完了！请进！请进！先生、太太们，跟着往前走！”白佳德兴致勃勃，犹如在露天舞台上，不由得招徕起观众来。

“好吧，白佳德！”大夫说，“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融洽。我尤其希望，你这种乐观的情绪不要有丝毫减色！小伙子，你想笑就笑，想唱就唱吧！你的这种快乐决不会是多余的，它会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排除许多的烦恼！”

说着说着，安泰基特大夫又变得严肃起来。白佳德察颜观色，预感到大夫经历过巨大的痛苦。这些情况，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弄个清楚。

“大夫先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您的人了！”

“从今天起，”大夫说，“你们就在船舱里安家落户了。我很可能要在格拉沃萨和拉古扎停留几天，正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习惯莎娃蕾娜号的水上生活了。”

“把我们带到您的家乡之前，一直过这种水上生活吗？”

---

① 突尼斯一海湾。

“我没有家乡。”大夫说，“不过，我倒是给自己定了个家乡。倘若你们愿意，这个家乡也是你们的！”

“好啊！马迪夫，”白佳德喊道，“把咱们的表演棚卖掉吧！你放心，咱们没有债务，分文不欠，咱们不会破产的！”

说到这儿，两个朋友告辞了安泰基特大夫，登上早已等待他们的小船，奔格拉沃萨码头而去。

他们在码头上用了两个小时清理财物，把露天舞台、彩色画布、大鼓和小鼓都让给一个同行。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所以很快就处理完毕。几个弗罗林装进了口袋，并不压身。

然而，白佳德却把他的破旧杂技服和短号留了下来，马迪夫把他的摔跤服和长号留了下来。这些褴褛的衣服和乐器记录了他们的无数次的演出成功，丢掉实在于心不忍。他们把这些东西藏在仅有的一只箱子底，上面放上家具、衣服等全部用品。

下午一点左右，白佳德和马迪夫回到了莎娃蕾娜号船上。前舱有个舒适的大房间供他们使用，并且正如快活的小伙子所说，室内“书写用具应有尽有”。

船员们热烈欢迎新伙伴。多亏了新伙伴，全体船员免遭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白佳德和马迪夫一到船上就发现，船上的菜肴很好，是他们普罗旺斯舞台生涯期间望尘莫及的。

“明白吗，马迪夫，”白佳德边说边喝完一盅阿斯堤白酒。“善行终有好报，就是要为人行善啊！”

这时马迪夫只好点头称是，因为他嘴里正吃着一大

块烤火腿和两个煎鸡蛋。没嚼几口，这些东西便到了肚子里。

"看你这么吃法，我的马迪夫，"白佳德说，"就可见你的演出是何等成功啊！"

第 四 章

寡妇巴托里夫人

安泰基特大夫抵达港口的消息，在拉古扎市和达尔马提亚全省广泛传开。各报刊登了游艇停泊格拉沃萨的消息，并争相采访，都想编发一组诱人的新闻。莎娃蕾娜号游艇的主人名声大振，同时也招来了名人的种种麻烦。人们街谈巷议，众说纷纭，这位知名人士成了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何许人？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不得而知。愈是不知，人们便愈是好奇，任凭想象力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似乎想象最丰富的人成了消息最灵通的人了。为了满足读者的渴望，记者们连忙赶到格拉沃萨港，有几个甚至登上了游艇。他们未能见着这位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人物。大夫有正式命令，一概不予接见。所以，船长那索斯答记者问时老是那么几句话。

"这个大夫从哪儿来？"

"他乐意从哪儿来就从哪儿来。"

"那末他将到哪儿去呢？"

"他将到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去。"

"他是何许人？"

"无人知晓。他自己也许并不比问的人知道得多些！"

介绍给读者的情况竟是如此简短！结果人们的想象力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在幻想的世界里纵情驰骋。于是安泰基特大夫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各种人物。新闻记者一筹莫展，就随心所欲地加以想象发挥。有些记者说他是海盗头子，另一些则说他是非洲一个大帝国的国王，为了学习，正在作匿名旅行。有些人认为这是个政治流放犯，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被一场革命驱逐到了国外，正以哲学家和好奇者的身分周游世界。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至于他的大夫称号，愿意承认的人们当中看法又有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个杰出的医生，妙手回春，曾创有起死回生的奇迹。另一部分人则把他看作颇有名声的江湖医生，因此即便他有证书和文凭也枉然，到哪儿人们都不准他展示出来。

无论怎样，他医道上没有非法活动，所以格拉沃萨和拉古扎的大夫们对他无所指摘。安泰基特大夫平时极少说话。有人求他看病，他总是回避不见。

此外，莎娃蕾娜号的主人不在城里租房，也从不在市内的旅馆下榻。到格拉沃萨港的头两天，他最远不过走到拉古扎，只是在附近散散步而已。有两三次，他带着白佳德一块儿散步。白佳德天资聪颖，深得大夫器重。

一天，大夫未去拉古扎，而是白佳德去了。大夫委派他一件机密事宜，大概是探听个消息。回来后，大夫问他：

"怎么样？那个人是住在斯特拉顿大街吗？"

"是的，大夫先生。那是市内最漂亮的一条大街，那人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里。不远有个广场，那里有供外国人参观的古代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公馆内，仆人成群，客人车马迎送，真是百万富翁的生活啊！"

"那么另一个人呢？"

"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些人，对吗？他们跟多隆达住在同一条大街上，可是他们的房子却隐没在狭窄、曲折、象楼梯似的步步升高的胡同深处，简陋极了！"

"那么她家的住宅怎么样？"

"简陋、矮小，看上去凄凄惨惨。当然，我想里面会是干净利落的，大夫先生。我总觉得里面住的是有志气的穷人。"

"那位夫人呢？"

"我没有见着她。听人说，她几乎不到玛丽内拉街上来的。"

"她的儿子呢？"

"她的儿子回家时，我倒看见了，大夫先生。"

"你觉得他怎样？"

"我觉得他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好象这个年青人受过苦，看得出来的！"

"可是你也受过苦，白佳德，怎么就看不出来呀！"

"肉体痛苦不同于他的精神痛苦啊，大夫先生！所以说我不但能强作欢笑，甚至还谈笑风生！"

大夫对白佳德已是你我相称了。白佳德把这看作是一

种偏爱，马迪夫很快就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力士实在过于魁梧，以致让人不好意思立刻和他你我相称。

大夫听白佳德讲了这些情况后，决定不再下船到格拉沃萨附近散步了。他仿佛在期待着某种事情，并不想亲自出面去拉古扎，因为他乘坐莎娃蕾娜号到来的消息，已在城里传开了。于是他呆在船上。果然，他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是他！就是他！”大夫自言自语，“不管他变化多大，我也认得出来！”

来的是个老头，看上去年事已高，行动艰难，弯腰驼背，满头银发，但实际上他仅满七旬。他脸色阴沉、忧伤，目光无神，泪痕斑斑。他伫立码头，盯着小船离开游艇，驶抵码头。

大夫假装没有看见，更不象认出他的样子，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他似的。可是大夫刚迈几步，老头就走上前来，脱下帽子，谦恭地说：

“您是安泰基特大夫？”

“是我，”大夫回答，一面瞧着这个可怜的老人。当大夫盯着看他时，他眼皮都不眨一下。接着大夫又说：

“朋友，您是谁？有何贵干？”

“我叫鲍立克，是巴托里夫人的家仆。她想见您，因此叫我前来跟您约个时间。”

“巴托里夫人？”大夫重复了一句，“是那个为爱国事业捐躯的匈牙利人的夫人吗？……”

“是她。尽管您没有见过她，您一定是了解她的，既然

您是安泰基特大夫！”

老人说着，眼睛向下，始终没抬一下眼皮。大夫专心地听着他的话，心里在想：老人的这些话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

大夫接着又说：

“巴托里夫人为何要见我？”

“夫人约见的原因，您会明白的。她想跟您谈谈，大夫先生。”

“我一定去看她。”

“她想到船上来看您。”

“为什么？”

“主要是谈话的内容她不想让人知道。”

“不让谁知道？”

“她的儿子！如果您要去拜访夫人，不应让皮埃尔先生知道的！”

这个回答使大夫惊讶不已，可是他不露声色，鲍立克未曾发觉。

“我宁愿到巴托里夫人的家里去，”大夫又说，“要是趁她的儿子不在家里时，我去不是更好吗？”

“可以，大夫先生，您明天去吧。皮埃尔今晚动身到萨拉去，二十四小时之内他肯定回不来。”

“皮埃尔先生做什么工作？”

“他是工程师，可是至今未找到工作。唉！他和他母亲的生活真叫苦啊！”

“苦！……是否巴托里夫人没有收入？”大夫说不下去

了。老人低下头，胸口起伏，呜咽不止。

“大夫先生，我无法跟您多讲。您该知道的一切，巴托里夫人都会告诉您的！”

大夫竭力克制，不让对方看出自己激动的情绪。

“夫人住在何处？”

“拉古扎市斯特拉顿大街玛丽内拉胡同十七号。”

“明天下午一点至二点之间，夫人能待客吗？”

“可以的，大夫先生。到时候，我带您去见夫人。”

“告诉夫人，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一定前去。”

“我代表夫人向您表示感谢。”老人回答。犹豫片刻之后，他又说：“您可能以为我们有求于您……”

“有求又怎么样？”大夫急忙应道。

“不，并不是这么回事。”鲍立克答道，然后他谦恭地施了一礼，便朝拉古扎走去。

显然，老仆人的最后话语使安泰基特大夫有些惊异。他站立码头，呆呆地望着鲍立克渐渐远去。回到船上以后，他给白佳德和马迪夫两人放假，允许他们到城里逛逛。然后他关起门来，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度过了这一天的最后几个钟头。

白佳德和马迪夫象两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游逛马路。他们兴致勃勃，走进几个集市的艺棚观赏。他们心里痒痒，跃跃欲试。灵巧的白佳德想给那个笨拙的平衡技巧演员作个示范，大力士马迪夫则想登台较量。可是一想到是莎娃蕾娜号的光荣一员，他们就甘当普通观众，看到表演精彩时照样鼓掌喝彩。

次日，中午十二点之前，大夫乘小船上了码头。当小船返回游艇的时候，大夫已朝通往拉古扎的大路走去。这是一条美丽的，两公里长的上坡道，两旁树木成荫，别墅成行。

此时的林荫道上，依然冷冷清清。几个小时过后，海员们熙来攘往，成群结队的人散步和骑马散心，道上就要热闹起来了。

大夫在一条人行道上边走边想着和巴托里夫人会见的事，不觉就到了一道石砌的矮墙边。矮墙和拉古扎的三道城墙相连。城墙的暗门开着，通过三道城墙，便进入市内。斯特拉顿是条豪华的大街，路面由石板铺砌而成。它从石砌矮墙开始，穿过市区，一直延伸到普洛斯小镇。这条大街傍山，在山脚底下展开；山坡上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大街尽头，矗立着一座十五世纪的美丽的建筑——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宫：宫内有庭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柱廊和拱形窗。那窗上细长的小圆柱令人想起了托斯卡纳辉煌的建筑艺术①。

大夫不需要到那个广场去。头一天晚上，鲍立克告诉他的玛丽内拉胡同，位于斯特拉顿大街的左侧中段。当大夫朝大街右侧疾速扫过一眼的时候，他的脚步有些放慢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映入眼帘。公馆由花岗岩石筑成，华丽的正门和两旁的建筑构成直角。当时庭院的大门敞开着，可以看到一辆主人的车子套着骏马，车夫已经坐定，仆从则在建有华丽阳台的台阶前面等候。

① 托斯卡纳曾是古代意大利中部的一个王国，国都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建筑的特点是有连拱廊和拱形窗。

转瞬之间，一个人登上马车，穿过庭院而出，随即关上了院门。

这个人物，便是三天前在格拉沃萨码头和大夫攀谈的人：的里雅斯特的老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

为了回避他，大夫急忙后退，直到飞快的马车在斯特拉顿大街的尽头消失，他才又开始上路。

“他们俩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喃喃自语，“这是巧合，并非我的意愿！”

斯特拉顿大街左侧胡同的路面是多么狭窄、陡峭、破烂不堪啊！人们可以想象得出，这就象是一条宽阔的江河，激流不断冲刷一个岸边的情形。为了得到一点空气，房屋沿山而上，互相毗邻，一幢高过一幢。临街的窗户或天窗层层叠叠，远远望去，如同无数只虎视眈眈的眼睛。就这样，房屋一直盖到山顶上。那边还有一座山，曼瑟托和桑洛朗佐堡垒矗立在两个山顶上，没有一辆车子能够上得去。不用说暴雨天，就是不下雨，胡同里照样是一片水洼。因此所有的坡地和坑凹不平之处，都必须修成平台和台阶，才易上得去。

这些简陋的房舍，和斯特拉顿大街豪华的公馆及高大建筑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大夫走进玛丽内拉胡同，开始攀登那没完没了的石阶。他上了六十多个台阶，才来到十七号门前。大门立即打开，鲍立克老人在门口等候着大夫。他一句话没说，便把大夫领到一个家具甚少、却十分整洁的房间。

大夫坐了下来。看不出他来到这里有任何激动，甚至



玛丽内拉胡同没完没了的石级

当巴托里夫人走进房间和他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您就是安泰基特大夫先生？”

“是我，夫人。”大夫起立作答。

“您辛苦了，来到这么高、这么远的地方！”巴托里夫人接着又说，“我本不想给您添这个麻烦的！”

“是我执意要来看您的，夫人。您有事尽管说好了，请相信，我随时可以为您效劳！”

“先生，昨天我才听说您来到格拉沃萨。所以，我马上派鲍立克前去向您请求会面。”

“夫人，您有话就说吧。”

“我可以走了吧！”老仆人说。

“不，请您留下，鲍立克！”夫人说道，“您是我家唯一的朋友，我要对大夫说的话，您都是知道的！”

巴托里夫人坐下来，大夫坐在她对面，老仆人则站立窗旁。

当时，守寡的巴托里夫人年已六旬。尽管年事已高，她尚未驼背。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表明她饱经风霜和忧患。可是依然看得出来，她坚强刚毅，不减当年。从她身上仍然可以看得出是一位与起义首领志同道合的伴侣。为了崇高的信念，这位起义首领抛弃了自己的地位，同桑道夫和扎特马一道献身于起义的崇高事业。

“先生，”她声调激动，难以掩饰。“既然您是安泰基特大夫，我就要感谢恩人了。我要向您讲述一下十五年前发生在的里雅斯特的事情……”

“夫人，既然我是安泰基特大夫，您就不必叙述了吧！

它会使您过于痛苦的！再说，我了解此事，而且还要作些补充。既然我是安泰基特大夫，我同样了解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以来您的生活情况。”

“那么就请告诉我吧，先生，您关心我的生活是出于什么动机？”

“这种关心，夫人，是任何有良心的人，对一个毫不犹豫为祖国的独立献身的马扎尔人的遗孀应有的关心。”

“您是否认识巴托里教授？”夫人问，声音有些颤抖。

“我认得他，夫人，我热爱他，并且崇敬他的全家。”

“您是他为之捐躯的那个国家的人吗？”

“我不属于任何国家，夫人。”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呀？”

“一个死人，一个尚未找到坟墓的死人！”大夫冷漠地答道。

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巴托里夫人和鲍立克不禁一颤。大夫却匆忙补充说：“可是，夫人，我请您不要讲的事，我必须自己来讲。因为有些事您知道，有些事您不知道，而那些您不知道的事，现在应该知道了。”

“好吧，先生，您就说吧。”

“夫人，十五年前，三个匈牙利贵族成了旨在恢复匈牙利独立的起义领袖，他们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埃蒂安·巴托里教授，拉迪斯拉·扎特马伯爵。长期以来，三位朋友志同道合，同呼吸，共命运。

“一八六七年六月八日，暗号就要发出，起义就要席卷整个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的前夕，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

警察突然闯入扎特马伯爵的家。当时正在里面的三个起义领袖——桑道夫伯爵及两个朋友被捕了。他们当夜就被送往毕齐诺城堡监禁起来，数星期之后，被判处死刑。

“一个年轻的会计叫萨卡尼，在扎特马家里同时被捕。但是他和起义没有牵连，不久便被宣判无罪，并在此案了结之后获释。

“执行死刑的前夕，住在同一间牢房里的三个犯人企图越狱。借助于避雷针导线杆，桑道夫和巴托里逃出了毕齐诺城堡，掉进了福伊巴激流。此时扎特马被看守抓住，无法跟他们一起逃走。

“看来他们死里逃生的希望渺茫，一条地下河流把他们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最终还是登上了莱姆河的沙滩，走到罗维尼奥城外，在渔夫安德烈·费拉托的家里找到了避难的地方。

“这可是个好心的渔夫啊！他作好了一切安排，要把犯人渡到亚得里亚海的彼岸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卡佩纳的西班牙人，事先发现了他们潜藏在渔夫家，出于个人报复，到罗维尼奥警察局告了密。于是他们试图再次逃跑。但是埃蒂安·巴托里受了伤，被警察抓住。桑道夫身后有警察追赶，到了海岸边，他在弹雨中跳入了亚得里亚海，后来连尸首都未曾找到。

“第三天，埃蒂安·巴托里和拉迪斯拉·扎特马于毕齐诺城堡就义。之后，由于窝藏逃犯，渔夫安德烈·费拉托被判终身苦役，送进了斯丹监狱。”

巴托里夫人低着头，一直听大夫讲述，未打断他的话，

心里十分难过。

“您了解这些细节吗，夫人？”

“是的，先生，您好象也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是吗？”

“是的，夫人。不过，还有报纸上没有公布的，因此案是在绝密的情况下审理的。由于城堡里一个看守言语失慎，我得知此案详情，我想把这些告诉您。”

“请您说吧，先生。”

“由于西班牙人卡佩纳的叛卖，桑道夫和巴托里在渔夫家里被发现了。在此三个星期之前，他们在的里雅斯特被捕，是因为有叛卖者向奥地利警察告发。”

“叛卖者！……”巴托里夫人说。

“是的，夫人，在审理案件的法庭辩论中就得到了证明。叛卖者首先截获了写给桑道夫伯爵的一封密码信，并且进行了复制。然后，他们在扎特马伯爵家弄到了阅读此类密信的密码方格纸板，并且复制了纸板。他们将密码信译成明文，交给了的里雅斯特市的总督。可以肯定，没收了的桑道夫伯爵的财产，有一部分成了他们告密的赏金。”

“这些无耻的家伙！您认得他们吗？”巴托里夫人问。由于激动，她声音发抖。

“不认得，夫人。三个犯人可能认得他们。在就义之前，如果他们能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家里人，也许他们会说出告密者的姓名！”

事实上，当时巴托里夫人和儿子不在的里雅斯特，鲍立克囚禁在该市的监狱里，因此在最后的时刻，犯人没有见到

他们的亲人。

“这些无耻之徒的名字，难道就永远没人知道吗？”

“夫人，叛卖者最终还是要自我暴露的！下面我想再补充说几句：

“您从此守了寡，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拖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扎特马伯爵的老仆人鲍立克，在他主人死后不忍心看着您一人受苦难，于是来到您的家里。可是他也一样的清贫，只能给您带来一片忠心。

“于是，夫人，您离开了的里雅斯特，来到了拉古扎，在这个简陋的住宅里安了家。您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呵劳动，以维持起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您想让儿子钻研科学，走他父亲成名的道路。为此，您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又勇敢地忍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啊！在一位如此高尚、如此刚毅的夫人面前，在一位呕心沥血把儿子抚育成人的母亲面前，我该以何等崇敬的心情向她致意啊！”

说着说着，大夫站了起来。平时他那冷漠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激动。

巴托里夫人默不作声。她等待着，她不知大夫是已经讲完了，还是要继续讲下去，讲一些纯属她个人的事。正是为了这些事情，夫人才请他来此一谈的。

“可是夫人，”大夫又说，他看出了夫人的心思，“无疑，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况且您身体带病，经过重重苦难的熬煎已筋疲力尽，要不是一个陌生人，不！巴托里教授的一位朋友来帮忙的话，也许您会在劳碌中倒下的。若不是您的老仆人告诉我您想见我，我也许永远不会谈起这

些事。”

“说实在的，先生，难道我不该感谢安泰基特大夫吗？”

“夫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五、六年前，出于他对桑道夫伯爵及其两位朋友的怀念，同时为了帮助您的生活，安泰基特大夫曾寄给您十万弗罗林的款项吗？他把这笔钱给您使用，岂不感到荣幸吗？夫人，如果我能够对埃蒂安·巴托里的遗孀和儿子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恰好是我应当感谢您乐于接受这笔赠款呢！”

巴托里夫人站起来躬身作答：

“无论如何，先生，我要向您表示感谢，这是我想拜访您的第一个原因。但是，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夫人？”

“就是把钱还给您……”

“您说什么呀，夫人？”大夫急冲冲地说，“您不愿接受？……”

“先生，这笔钱，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支配它。过去，我不认识安泰基特大夫，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这笔钱很可能来自我丈夫反对过的人，可能是他们的施舍。我对这种怜悯十分憎恶！因此，我一直不愿动用这笔钱，连安泰基特大夫指定的用途都没用上它。”

“这么说……这笔钱……”

“原封未动。”

“那么您的儿子？……”

“我儿子将靠他自己……”

“还要靠他的母亲！”大夫补充说，“他的母亲胸怀宽大，

性格刚毅，是不能不令人钦佩和尊敬的。”

然而巴托里夫人却站起身，从一个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叠钞票，递给大夫。

“先生，”她说，“请您收起这钱吧，因为它是属于您的。我请您接受一个母亲的感恩之情，就算是她把这笔钱用来抚养儿子了！”

“这笔钱已不再是我的了，夫人！”大夫一面回答，一面打个手势，表示不能接受这钱了。

“我对您再说一遍，这笔钱从来就不属于我！”

“要是皮埃尔·巴托里需要……”

“我的儿子会找到一个相称的职位，我将来可以依靠他，就象他过去依靠我一样。”

“皮埃尔不会拒绝他父亲的朋友一再要他接受的东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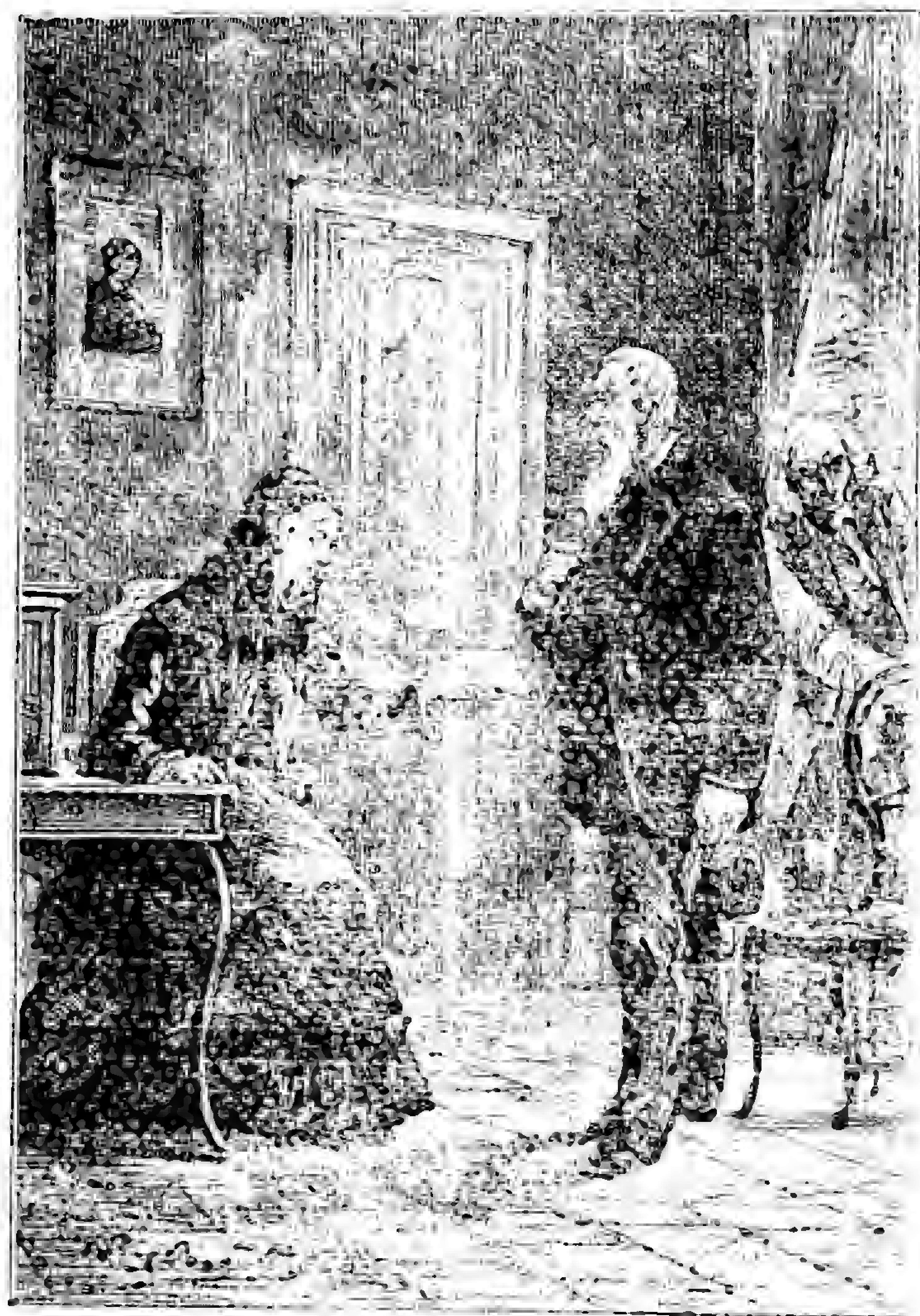
“他不会接受的！”

“夫人，起码请允许我试一试？……”

“我请您不要试了，大夫先生，我儿子连我收到这笔钱都不知道，但愿他永远不知道！”

“好吧，夫人！……我理解您的感情，既然对您来说我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一个陌生人！……是的！我理解并赞赏这种感情！……可是，我要对您再说一遍，如果这笔钱不是您的话，它也不再是我的了！”

安泰基特大夫站了起来。他并没有因为巴托里夫人拒绝这笔钱而怏怏不快，反而引起了他内心无限崇敬之情。正当他起身向夫人施礼、转身就要出去时，夫人向他提出了



"先生，请您收起这钱吧。"

最后一个问题：

“先生，您刚才不是谈到了把拉迪斯拉·扎特马、埃蒂安·巴托里和桑道夫伯爵置于死地的阴谋吗？”

“我说的都是事实，夫人。”

“但是这些叛卖者，难道没人知道他们吗？”

“有人知道的，夫人！”

“谁知道？”

“上帝！”

说完，安泰基特大夫最后一次向夫人躬身致意，然后走了出去。

巴托里夫人沉思默想，一种她自己也许尚未意识到的好感悄然而生。这个神秘人物对她生活中的事件是多么熟悉啊！她感到这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吸引着她。

她还会有机会见着他吗？如果他这次乘莎娃蕾娜号来到拉古扎是为了专程拜访她，他不是还要出海，去而不回吗？第二天，各报刊载了一条消息：一笔十万弗罗林的匿名赠款给了市内的救济院。

这是安泰基特大夫的施舍，难道不也是寡妇巴托里夫人的施舍吗？难道不正是她，拒绝接受这笔送给她和她儿子的赠款吗？

七

第 五 章

几起意外事件

然而，正如巴托里夫人所想，大夫可能不会匆忙离开格拉沃萨。他试图帮助这位起义领袖的遗孀，但没有成功，于是决心作出新的尝试，帮助她的儿子。学业成绩优异的皮埃尔·巴托里至今未找到工作，他总不至于拒绝大夫给他介绍的工作吧。给他推荐一个职位，使他获得与自己的才能和名字相称的社会地位，这总不能算是施舍吧！只能说是这个年轻人应得的报偿！

鲍立克已经说过，皮埃尔·巴托里不在家，他有事到萨拉去了。

然而大夫急不可待，他当天就给皮埃尔·巴托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说他将很高兴在莎娃蕾娜号上接待他，想要跟他谈一件使他感兴趣的事。

这封信交到了格拉沃萨邮局，所以只待年轻工程师的归来了。

大夫等待着，继续过着他那深居简出的生活。由于船员从来不登岸，莎娃蕾娜号碇泊在港口中，犹如碇泊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里，与世界隔绝。

事情是如此奇异费解，使本来就好猎奇的采访记者或

其他人更觉得好奇了！尽管他们不能登上那条神秘的游艇，却也不愿放弃采访那神秘船主的愿望。由于白佳德和同伴马迪夫有上下游艇的“行动自由”，记者就试图通过他们搞清楚一些事实真相，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作引人入胜的宣传。

大家知道，白佳德是经大夫推荐来到船上的一名活跃分子。若说马迪夫象绞盘似的威严有力，白佳德则总是笑呵、唱呵，象军舰上的燕尾小旗似的轻捷活泼。他要么在船桅之间跑来跑去，逗得水手们捧腹大笑；要么教他们空中走绳，他象水手一般敏捷，象实习水手一样机灵；要么俏皮话没完没了，取乐大伙。是啊！是安泰基特大夫嘱咐他这么做的！他不但自己乐呵呵，而且使别人也有乐共享。

马迪夫和白佳德“行动自由”，就是说他俩可以自由上下游艇。船员们留在艇上，而他俩若有必要则可以上岸。从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了那些好奇的人们跟随、起哄和询问。可是白佳德不想说话时，人们是撬不开他的嘴巴的。即便他开了口，也掏不出什么东西来。

“安泰基特大夫是何许人？”

“一位名医！他能治百病，甚至能使你死里回生！”

“他富有吗？”

“穷得叮当响！每个星期天他发给船员的津贴费，还是我白佳德支付给他的呢！”

“他从何处来？”

“无名国。”

“无名国在何处？”

“就我所知，它北无边，南无界！”

要想从这个快活的小伙子嘴里掏出点儿情况来，简直不可能。他的伙伴马迪夫，就更别指望了，他一声不吭，活象一块花岗岩。

但是，如果说他们对记者的冒昧提问敷衍搪塞的活，两个朋友之间却常常谈起他们的新主人。他们已经爱上了新主人，非常爱他。他们要求自己对新主人忠心耿耿。在他们和大夫之间有一种化学亲和力、内聚力，使他们一天比一天连结得更紧密。

每天早晨，他们都期待着会被叫到大夫的房间去，听大夫说：“朋友们，我需要你们！”

可是却什么也没有。无所事事，使他们心烦意乱。

“这样的日子还会长久吗？”一天，白佳德终于憋不住了，说道。“整天价无所事事，真难受啊！尤其是咱们生来就不是那种吃闲饭的人，对吧，马迪夫！”

“对呀！两只胳膊都粗了，不灵活了。”大力士一面说，一面瞅着他那巨大的二头肌，仿佛是机器停下以后的连杆，一动也不动。

“你的想法怎么样，马迪夫？”

“你要我说什么呀，白佳德？”

“你知道我对安泰基特大夫的想法吗？”

“不知道。你就对我说说吧，白佳德！你说了，我也好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看呀，他在过去一定有些事儿……有些不寻常的事情！你看他的眼睛，有时候发出令人目眩的闪光！一旦雷

霆发作……”

“就会雷声隆隆！”

“对呀，马迪夫，有隆隆响声……就有事干了。我想，我们不会捞不着事干的！”

白佳德这么说，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游艇上一片平静，聪明的小伙子却看到了一些发人深省的事情。十分明显，大夫并不是乘坐游艇漫游地中海的普通游客。莎娃蕾娜号大概是个情报中心，许许多多的线索和情报都汇拢来，集中在神秘的船主的手中。

事实上，这里收到的函电几乎来自地中海的各个角落。这个令人神往的地中海啊，它波浪滔滔，冲击着法国、西班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1]等许多国家的海岸！这些函电是谁发来的？显然函电涉及到某些事情，其严重性不可低估。——除非是病人发出函电要求名医诊断。——这一点又似乎不太可能。再说，即使在拉古扎电报局，也难于弄懂这些电报的含义，因为电文是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只有大夫能够看懂。下面这些句子，即便可以读得出来，又能推断出什么呢？

“Almeira：我们以为在跟踪Z.R。——跟错了，现在放弃。”

“H.V.5. 恢复通讯——在卡塔尼亚和锡拉库扎[2]之间和K.3.队联系。待续。”

“在马耳他岛的曼德拉乔和瓦莱塔市，我看到T.K.7.”

---

① 即现在的利比亚。

② 西西里岛东岸的两个海港城市。

“昔兰尼亚……等待新的命令……安泰小舰队……准备好了。电动三号日夜待命。”

“R.O.3.自从死于监狱之后——两人都销声匿迹。”

另一封电报则带有一个采用电码数字的特殊暗语：

“2117.萨.多隆门下……昔日掮客。——和非洲的黎波里中断联系。”

然后，多数复电一模一样，从莎娃蕾娜号上发出：“继续寻找。不惜金钱，不怕辛劳。报来新的情况。”

这些无法翻译的往来电报，好象已把地中海的海岸统统监视起来似的。因此，大夫一点不象他想表现出来的那样悠闲。然而，虽然保守着职业秘密，这类电报难免不泄露出去，于是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就更加令人好奇了。

拉古扎市的上流社会中，最为好奇的人物要算是的里雅斯特的老银行家了。大家还记得，莎娃蕾娜号进港后不久，西拉斯·多隆达曾在码头上和安泰基特大夫相遇。当时，一方有强烈的厌恶感，另一方则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可是由于时运不济，直到如今他的好奇心仍未得到满足。

说真的，大夫的到来，给了多隆达一种奇异的难以言状的印象。拉古扎市民对大夫议论纷纷。大夫隐名埋姓，深居简出，难于接近等等，都使银行家更想再次见到他。为此他多次来到格拉沃萨，伫立码头，张望这艘游艇，想登船拜访。有一天，他甚至让人把他渡到游艇前，得到的却是舵手的无情回答：

“安泰基特大夫不会客。”

面对着这不可逾越的障碍，多隆达犹如患了慢性病一

般，动不动就发火。于是他想对大夫搞特务活动，派了一个心腹跟踪这个神秘的人物，哪怕他在港口附近参观游览也不放过。

可想而知，听说鲍立克老头和大夫会面，第二天大夫又到巴托里夫人家里去出诊，多隆达是多么惊疑不安啊！

“此人有何来历？”他自言自语。

十五年来，他的阴谋勾当一直未曾败露，他有什么担心受怕的事呢？然而，每当想起被他出卖的那些人的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如果说他心中尚无悔恨之意，恐惧之感倒是常常袭来的。这个陌生的大夫拥有巨资，声名威震，他的行动实在叫多隆达放心不下。

他到底是何许人？他来到拉古扎的巴托里夫人家里又有何企图？是她请来的医生？这医生和巴托里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无从得到回答。然而经过周密的调查，证实自那次以后，大夫没有再次到巴托里夫人的家里去，他才感到稍微放心些。可是，银行家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大夫拉关系。这种念头日夜萦绕脑际，与日俱增，使他心神不宁。应当设法结束这种局面了。在过度兴奋引起的幻觉之中，他仿佛觉得，如果能见到安泰基特大夫，和他交谈并了解他来格拉沃萨的意图，他就会立即恢复平静。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要和大夫见面。

他认为机会已经来到。

原来，数年以来，多隆达夫人就得了一种忧郁症，在拉古扎市求遍医生，都医治无效。尽管多方治疗，尽管有女儿的悉心照料，尽管她得的并非卧床不起之症，她的病情却日

益严重，每况愈下。这是否是纯粹的精神因素所致？也许是这样的。不过，直到当时尚无一人知道确切的病因。也许只有银行家一人能够说出病因来，由于妻子了解他过去的全部底细，对他现在的生活感到憎恨，甚至产生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以至长期积郁成疾。

在城里求医无效，于是夫人的病例倒给银行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梦寐以求的安泰基特大夫见面。要求出诊看病，大夫总不至于拒绝吧！出于起码的人道考虑，也应该答应吧！于是多隆达书信一封，让一个仆人送到莎娃蕾娜号船上。他在信中写道："如蒙当代名医屈尊光临寒舍诊断，将不胜荣幸之至。"之后，对大夫这样深居简出的人有所打扰表示歉意，并请告知他"应在何日于斯特拉顿寓所恭候"为宜。

次日，大夫接到了那封来信。看了信上的签名，他脸上毫无表情，直到把信看完，他始终不露声色。

如何复信？要否借此机会深入多隆达寓所和他的全家人接触？可是入此家门，哪怕是以医生的身分，也未免太冒昧了吧！

大夫毫不犹豫地写了一个普通便条，交给银行家的仆人：

"安泰基特大夫表示遗憾，不能为多隆达夫人诊病。他不是西方医生。"仅此而已。

银行家收到这简短的复信，恼羞成怒，气愤地把纸条揉成一个小团儿。很明显，安泰基特大夫拒绝和他接触。这种拒绝，几乎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拒绝，说明这个奇特人物已

打定主意，不来他家。

"再说，"他心想，"如果他不是西医，为什么他以西医的身分为巴托里夫人看病？……莫非他以另外的身分出现在她家里！……那么他去那里干什么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多隆达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些问题。安泰基特大夫在格拉沃萨的出现，使得多隆达心神不宁，坐卧不安，而且只要莎娃蕾娜号不出海，他的日子就不好过。给大夫写信的事，他既没有告诉妻子，也未告诉女儿，他不想把自己内心不安的原因告诉任何人。另一方面，他仍然不断地派人监视大夫，以便掌握大夫在格拉沃萨和拉古扎的全部活动。

就在第二天，另一起意外事件引起了多隆达的严重不安。

皮埃尔·巴托里从萨拉归来，精神沮丧，闷闷不乐。别人介绍他在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大型冶金厂担任领导工作，他没有同意。

"条件无法接受。"他只是对母亲说了这么一句。巴托里夫人瞧瞧儿子，并不想问他为什么无法接受。接着，她把儿子外出期间的一封来信交给他。

这是安泰基特大夫的来信。在信中，大夫请皮埃尔·巴托里光临莎娃蕾娜号，洽谈关系到他切身利益的一件事情。

他把信递给母亲，母亲对大夫的建议并不吃惊。

"这在我意料之中，"她说。

"您料到了这个建议，母亲？"年轻人对母亲的回答感到

惊讶。

“是的，皮埃尔！……你外出期间，安泰基特大夫曾来看过我。”

“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最近，拉古扎城里，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不知道，我的孩子。可是安泰基特大夫认识你的父亲，他是桑道夫伯爵和扎特马伯爵的生前好友。他就是以这个身分来到咱家的。”

“母亲，”皮埃尔问道，“大夫说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可曾有什么证明给您？”

“没有！”巴托里夫人答道，她不想谈及那十万弗罗林的事。看来大夫也不会对年轻人提及此事的。

“那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奥地利特务、间谍或阴谋分子呢？”皮埃尔又说。

“你自己判断吧，我的孩子。”

“您是否要我去见他？”

“是的，我建议你去。他对你父亲怀有深厚情意，并且愿意向你直接表达这种友好的情感。对大夫的这种可贵的友情，你不应该无动于衷。”

“可是他来拉古扎干什么？本地有他的利益吗？”

“也许他想购买些股份呢。”巴托里夫人回答。“大家都说他极其富有，很可能他想给你提供一个相称的工作。”

“我一定去见他，母亲，我会弄清他的意图的。”

“那好，你今天就去吧，孩子；代我回访他吧，我不能亲自去了！”

皮埃尔·巴托里和母亲拥抱，甚至久久地把她搂在胸前，似乎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心中到底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不敢向自己的母亲倾吐呢！

“我可怜的孩子！”巴托里夫人喃喃地说道。

皮埃尔走上斯特拉顿大街，径直向格拉沃萨港口下行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了。

从多隆达寓所前面经过时他停留片刻——只是片刻而已。他的目光朝着窗户临街的一座多角小楼望去，百叶窗紧闭着，房子好象封门闭户、无人居住似的。皮埃尔并未停下来，只是放慢了脚步而已。可是，却被大街对面人行道上一个走来走去的女人看在眼里。这女人高个子，年纪约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如同一尊大炮似的瞄来瞄去。这个外国女人头发卷曲，呈棕色，加之一副摩洛哥女人的肤色，一看便知她的国籍。她身披短斗篷，颜色深暗，风帽将饰有金币的发型遮掩。她究竟是波希米亚人，茨冈人，吉卜赛女郎，巴黎行话中的“浪人”，还是埃及或印度女人呢？很难说，这些人何其相似乃尔。不管怎样，她不求施舍，可能也不受施舍，在那儿为自己、也许为别人监视、侦探多隆达寓所和玛丽内拉胡同的那所房子。

事实上，一看到年轻人沿斯特拉顿大街往港口下行，这个女人就尾随而来，盯住不放。但是她动作敏捷，不露马脚。更何况皮埃尔过于专心，顾不上身后发生的事情。皮埃尔在多隆达寓所处踟蹰不前，这女人也跟着把脚步放慢。

皮埃尔走到拉古扎第一道城墙，疾速通过，却没有甩掉

那女人。在城墙外面通往港口的大路上，那女人又盯住了他，并且在他身后二十来步远的林荫侧道上尾随下行。

就在同一时刻，多隆达乘敞篷马车回拉古扎，正从这里经过。看来他非要和皮埃尔打个照面不可了。

那摩洛哥女人看到他们两个，便停立片刻。她想，他俩也许要攀谈几句。这时她目光闪亮，想找一棵大树藏身。可是，如果两个人谈起来，她又怎么听得见呢？

他们没有说话。多隆达二十步开外就看见了皮埃尔。可是当他迎面走过，皮埃尔向他脱帽致意的时候，他却掉过头去不予理睬，连上次码头上女儿陪着他走时的那种傲慢回礼都没有，便驱车朝拉古扎疾驰而去。

这情景，那外国女人都尽收眼底，最后她那无动于衷的面孔挂上了一丝微笑。

多隆达的这种态度倒没有激怒皮埃尔。皮埃尔头也不回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只是不象刚才走得那么快了。显然他非常痛苦。

摩洛哥女人远远地跟着他。要是距离近一些，准能听到她操阿拉伯语念叨着这么一句话："是他来的时候了！"

一刻钟以后，皮埃尔到了港口码头。他站在那里，观赏了一阵华丽的游艇。那高大的桅杆顶上，一面旗子迎着微风拂动。

"安泰基特大夫可能从何处来呢？"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面旗子我以前没有见过啊！"然后，他问一个在码头上散步的领港员：

"朋友，您知道这是面什么旗子吗？"

领港员不知道。他只晓得，检疫证上标明这艘游艇来自布林的西港，它的全部证件经海关检查合乎规定。只是因为它是一艘游艇，港口当局才尊重该船匿名。

皮埃尔唤来一条小艇。摩洛哥女人十分惊异地望着他登上小艇，径自朝莎娃蕾娜号驶去。不大工夫，年轻人便登上游艇甲板，并问大夫是否在船上。

无疑，禁止外人上船的命令对他不适用，所以船长对他说，大夫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皮埃尔拿出名片，问大夫能否接见。一个舵手接过名片，顺着舱梯往下走，直奔船尾的会客室。一分钟之后，那舵手又登上甲板，说大夫等候着皮埃尔·巴托里先生。

会客室内半明半暗，阳光透过窗帘的薄纱射进一些微光。可是当年轻人来到门口时，两扇门已经敞开，光线从室内的壁镜上反射过来，强烈地照射在他身上。

安泰基特大夫坐在半明半暗处的沙发上。看到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在面前出现，他一阵激动，不禁脱口而出："是他！……就是他！"但，皮埃尔却毫无察觉。

果然，皮埃尔·巴托里和他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眼睛炯炯有神，举止高雅，热情奔放；是一个热烈追求真、善、美的人。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到来，简直就是那位高贵的匈牙利人——他父亲的再现。

"巴托里先生，"大夫说着站了起来，"你应我的邀请光临，我非常高兴。"

大夫向皮埃尔打了个手势，皮埃尔就在室内的另一个角落坐下来。大夫说话的时候，已经用上了年轻人熟悉的



安泰基特大夫坐在半明半暗处

匈牙利语。

“先生，”皮埃尔说，“即使我没有接到邀请，作为您看望我母亲的回访，我也定要登船拜访的。我知道，您是我不相识的一位朋友，您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和我父亲一起牺牲的那两位爱国者！我感谢您对他们的怀念！”

忆起如此遥远的往事，说起他父亲和他父亲的朋友桑道夫伯爵和扎特马伯爵来，皮埃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请您原谅，先生！想起他们，我就抑制不住……”

难道他没有发现，安泰基特大夫可能比他更为激动吗？大夫之所以默不作声，不正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吗？

“巴托里先生，”大夫终于开口说道，“这种痛苦是很自然的。你是匈牙利人，有哪个匈牙利的子孙会数典忘祖呢？在回忆这样的往事时谁能不痛心呢！当时，十五年前——是的！迄今十五个年头了！——你还尚小，就是现在也难说你是否就认得你父亲，或者了解他所从事的事业啊！”

“我母亲就是我父亲的化身呀，先生！她不断地哀悼我父亲，教育我崇敬他！我父亲的所作所为，他一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对朋友赤胆忠心，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父亲牺牲时我刚刚八岁，可是我觉得父亲一直活着，因为我看见母亲，就象见到了我父亲一样。”

“你爱你的母亲是对的，皮埃尔·巴托里，你应该这样的。你母亲作为一个烈士的夫人，我们都敬仰她！”

皮埃尔感谢大夫表达的这番情谊。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甚至没有发现大夫说话时的神情始终冷淡。这态度，说

自然也罢，说装的也罢，似乎是出于他的本性。

“我想问问您，您是否亲眼见过我父亲？”

“是的，巴托里先生，”大夫迟疑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是我是作大学生，认识了这位匈牙利大学的杰出教授的。他仅比我大十来岁。我尊敬他，热爱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教学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后来，当我要到别国进修时才离开了他。但是此后不久，巴托里教授就为自己坚信的崇高而正义的理想抛弃了自己的地位，没有任何私利能阻止他在爱国的道路上前进。就在这个时期，他离开了布拉迪斯拉发，迁居到的里雅斯特。在经受患难的时刻，你母亲为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多方支持，关怀备至。就象你父亲具有男子的一切美德一样，你母亲具有女子的一切美德。皮埃尔先生，请原谅，我唤起你这些痛苦的回忆！我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你决不是那种把痛苦往事置于脑后的人哪！”

“不，我不是那种人，先生！”这时年轻人充满了激情，“正象匈牙利永远不会忘记为它牺牲的那三位壮士——拉迪斯拉·扎特马，埃蒂安·巴托里，还有最为勇敢的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一样！”

“如果说他最为勇敢的话，请你相信，他的两位朋友在忠于祖国、在献身精神和勇敢方面丝毫不比他逊色啊！三个人都应受到尊敬！三个人都有权要求报仇雪恨！”

大夫停了下来，心里琢磨着巴托里夫人是否已将起义首领被出卖的事告诉了他，是否在他面前透露过“叛卖”这个字眼。可是年轻人并没有接着他的话说下去。

事实上巴托里夫人对此保持着沉默。也许她不想把仇恨注入到儿子的生活中，也许她不想让儿子误入歧途，因为叛卖者的名字尚无人知道。所以大夫认为，眼下应有所保留，毋需多说。

有一件事，大夫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如果没有那个西班牙人告密的可耻行径，藏在渔夫安德烈·费拉托家中的桑道夫和巴托里本会摆脱罗维尼奥宪兵的追捕的，而且一旦越过奥地利国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大门都为他们敞开着。

“在我的家乡，他们到处都会找到栖身之处！”

“什么地方，先生？”皮埃尔问。

“克法利尼亚岛，当时我住在岛上。”

“对啦！爱奥尼亚群岛在希腊的管辖之下，要是他们到了那里，就得救了。要是那样，我父亲也许还活着呢！”

由于谈到了过去，谈话一时难以继续下去。但是大夫很快就说道：

“皮埃尔先生，回忆把我们带到了离现实遥远的过去了！我们谈谈现在好吗？尤其是我想谈谈对你的未来的设想。”

“请说吧，先生。您在信中谈到，这也许关系到我的前途……。”

“皮埃尔先生，我不仅了解你母亲在她儿子的青年时代作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而且知道你不愧为她的儿子。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之后，你终于长大成人了……。”

“长大成人了！”皮埃尔说道，心中并非没有难言的苦

衷。“一个至今不能养活自己、不能报答母亲恩情的成年人！”

“确实如此。不过，不能怪罪你。要求就业的人如此之多，就业的机会又是如此之少，在这种竞争之中寻找工作是多么困难，这，我是知道的。你是工程师吗？”

“是的，先生！我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带着工程师的头衔，但是没有固定工作，不受国家分配，因此不得不在公司企业之间周旋，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起码在拉古扎市是这样。”

“在其它地方能找到工作吗？”

“在其它地方？”对这个问题他有些迟疑，不好回答。

“对啦！……几天以前你去萨拉，是否就是为的此事？”

“有人曾向我谈起，说有个冶金公司能为我提供一个职位。”

“那么这个工作？”

“他们答应我了！”

“可是你没有接受？”

“我只好拒绝了，因为去那里，我得把家安置在黑塞哥维那……。”

“在黑塞哥维那？巴托里夫人不能跟你一起去吗？”

“我母亲，先生，凡是我利益所系之处，她都能去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拒绝这个工作呢？”大夫又问，他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先生，”年轻人说，“在我目前的处境下，我有严肃的理由不离开拉古扎！”

大夫从皮埃尔的答话中发觉他有些尴尬。当他表达这种意愿——确切些说这种不离开拉古扎的决心的时候，声音竟然有些发抖。究竟是什么严肃的理由使他拒绝了别人的建议？

"我一直想对你说的事情，"大夫接着说，"看来也是不可接受的了。"

"必须离开吗？"

"是的……要到一个地方去，在那儿我有重大的工程项目，如果你能出任领导，我会非常高兴。"

"对此我表示遗憾，先生。可是请您相信，我之所以下定决心……"

"我相信的，皮埃尔先生，对此，我也许比你更感到遗憾呢！如果我能把对你父亲的全部爱戴体现在你的身上，该是何等的高兴啊！"

皮埃尔·巴托里默不作声，显然他内心斗争激烈，极为痛苦。他欲说又止，大夫已经看出来了。可是大夫对他和他的母亲是如此同情，以致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促使他向大夫倾心。

"先生……先生啊！……"他情绪激动，已不想掩饰。"不！您别以为一时的任性和执拗促使我答了个不字！您是作为埃蒂安·巴托里的朋友在和我说话呀……您想把对他的全部友情寄托在我身上！……虽然我刚刚和您相识，我已感到了这种情谊……是的！我热爱您犹如热爱我的父亲！……"

"皮埃尔！……我的孩子！"大夫一面说，一面拉住了年

轻人的手。

"是的，先生！我要把心里话全都告诉您！……我爱上了这城里的一位姑娘！我们俩贫富悬殊，有如一条鸿沟阻隔！……可是我过去不愿看见这条鸿沟，她也许也是一样，对鸿沟视而不见！在街上，在窗口，我把她望眼欲穿，却难得和她相见！尽管和她相见的机会很少，我却没有勇气把这幸福抛弃！一想到我必须远远地离开此地，我就要发疯心碎！唉！……先生……请原谅我吧……请原谅我拒绝了您……"

"是的，皮埃尔！"大夫说道，"我理解你，我原谅你！你刚才直言不讳，做得很对。现在看来，我的推荐就欠妥了！你刚才告诉我的事，你母亲知道吗？"

"我还没有告诉她，先生！我过去不敢对她说，因为我们家境贫寒，也许她出于明智，会使我的希望统统破灭的！但是，她也许已经猜着了我的心事，明白了我的痛楚！"

"皮埃尔，你信任我，这很好！这位姑娘富有吗？"

"很富有！太富有了！是的，与我相比简直太富有了！"

"她能配得上你吗？"

"哎呀，先生！我会给母亲找一个她不称心的儿媳吗？"

"这么说来，皮埃尔，也许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喽！"

"先生，您可不能让我的希望成为泡影啊！"

"对，不能让它成为泡影的！"

大夫说话的语气是如此自信，致使皮埃尔的精神为之一振，顿时觉得自己成了现在和未来的主人！

"是的，皮埃尔，请相信我吧！当你认为时机相宜、我能

帮忙的时候，你就把这姑娘的名字告诉我吧！

“先生，我干么要向您隐瞒她的名字呢？她是多隆达小姐！”

大夫听到这令人憎恶的名字时竭力克制自己，保持镇定，犹如脚下响起了霹雳而不打寒噤的人。片刻之间——仅仅是几秒钟而已——大夫木然不动，沉默无声。

接着，他声音平和，不露半点激动，说道：“好哇，皮埃尔，好哇！得让我想想！……让我看看……”

“那我就走了，先生，”年轻人边说边握住大夫伸给他的手，“请允许我象感谢我父亲那样感谢您！”

皮埃尔·巴托里离开了会客室，登上甲板，搭乘等待在舷门的小艇渡回防波堤，然后走上了大路，奔回拉古扎。

皮埃尔在游艇上的时候，那个摩洛哥女人一直在码头等着他。现在他下船上路了，那女人又紧紧地尾随盯梢。

皮埃尔好象无限宽慰，终于感到心情舒畅了！他向一位朋友，也许是胜过朋友的人倾诉了衷肠！在这个好运千载难逢的世界上，这是他最幸福的一天！所以当他走过斯特拉顿公馆、看到小楼窗子的一角窗帘轻撩复又落下的时候，他怎么会怀疑这位朋友呢？那个外国女人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且站在公馆前面伫立不动，直到皮埃尔拐进玛丽内拉胡同，消失在胡同深处。然后，她去电报局发了一封只有一个字的电报：“来！”

电报的通讯地址是西西里岛锡拉库扎市邮局问询处，收报人萨卡尼。

第 六 章

科 托 尔 河 口

因为，在这个人世上，厄运主宰着一切。它偏偏把巴托里和多隆达两家安排在同一个城市拉古扎，而且使这两家联结得更紧密，竟住在同一条斯特拉顿大街上。于是，告密者的女儿莎娃·多隆达和告密的受害者的儿子皮埃尔·巴托里得以见面、相会、相亲相爱。

年轻的工程师告辞之后，安泰基特大夫不时地这样思量着。

"皮埃尔兴致勃勃地去了，带着我给他的希望离去了。"他重复着。

大夫是和这种厄运进行斗争的人吗？他是否觉得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支配人间的事物？他是否具有这种征服厄运所必须的精神威力？

"不行！我一定要斗争！"他大声说道。"这样的爱情是耻辱，是罪孽！一旦皮埃尔成了多隆达女儿的丈夫，即使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也不能为父亲报仇了！那样他只能在绝望中死去，倒不如让他死了这条心！必要的时候，我要把一切统统告诉他！……告诉他这一家给他家带来的灾难！……这种爱情，我无论如何要使它破裂！"

这样一种结合确实是极其可怕的。

大家还记得，安泰基特大夫和巴托里夫人谈话时曾经说过，的里雅斯特的三位起义领袖，是被一起令人憎恶的阴谋断送了性命的。这阴谋暗算在法庭的辩论中早已有所暴露，后来他又从毕齐诺城堡一个看守的不慎言谈中得知了真情。大家也还记得，出于某种原因，巴托里夫人还没有对儿子提及这起叛卖事件，况且她自己也不知道叛卖者的名字呢。她哪里会知道，两个叛卖者当中有一个是令人尊敬的富豪，就住在拉古扎市的斯特拉顿大街上，离她家近在咫尺。大夫没有告诉她那两个家伙的名字，为什么呢？无疑，揭露他们的时刻尚未到来。但是大夫认识他们，知道两个叛卖者当中的一个是西拉斯·多隆达，另一个是萨卡尼。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他想得到皮埃尔的协助，想把这年轻人争取到正义的事业中来，惩罚杀害皮埃尔父亲的凶手，一起为他父亲的同伴拉迪斯拉·扎特马和桑道夫伯爵报仇！

然而，要把这些事告诉皮埃尔而不使他的思想受到打击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夫是不能告诉他的！

"这有什么关系！"他重复着，"我决不能容忍这种爱情！"

安泰基特大夫主意已定，可是如何行动呢？把的里雅斯特银行家的那段历史透露给巴托里夫人和她的儿子？他掌握这种叛卖行径的物证吗？没有，因为掌握这种物证的桑道夫、巴托里、扎特马都已死去了。不向巴托里一家讲明而先在城内散布这一可耻行径的消息？对，这就足以在皮

埃尔和那姑娘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消息一传开，不是又要担心多隆达会设法离开拉古扎吗？要是那样，事情的发展和他的设想就不同了。大夫不想让银行家跑掉，一定要让叛卖者在伸张正义的时刻听候发落。

由于不能采取行动直接对付多隆达，大夫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采取应急行动。首先必须使皮埃尔离开这个城市，如果待下去他会声名狼藉的。是的！应把他弄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使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踪迹。一旦皮埃尔听从他的使唤，大夫就要把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多隆达及其同伙萨卡尼的情况统统告诉他，并把他团结过来，一起战斗。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为此，大夫一封电报，便从亚得里亚海上拉古扎以南的科托尔河口的注册港中调来了一艘最快的快艇。这是一艘神奇的桑尼克罗夫号形状的快艇，曾经用作现代鱼雷快艇的楷模。它的形状犹如纺锤一般，长四十一米，排水量七十吨，既无桅杆又无烟囱。它的外部仅有一个甲板，和一个供舵手使用、带有舷窗并能根据海上情况的需要加以密封的金属操作室。这艘快艇可以在水下和浪谷之间迅速行驶，因此它比欧、美的所有鱼雷快艇都快，时速达到五十公里轻而易举。由于它速度极快，大夫已多次用它完成非凡的渡海任务，从而人们称它为遍游四海的神船。它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能从斯波拉提群岛①的远端驶到锡尔特湾的海岸边。

---

① 东地中海中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西亚半岛之间的群岛。

然而，桑尼克罗夫快艇和大夫的快艇有显著不同。大夫的快艇不用过热蒸汽，而是使用电力。大夫发明了一种强大的蓄电池，在极高的电压下储存电能，提供驱动电力。因此这种快速船只都以电力命名，并附带一个数字。比如电力二号，它刚刚在科托尔河口接到通知。

发出命令之后，大夫就开始等待时机，准备行动，并且通知白佳德和马迪夫，最近需要他们执行任务。

两个朋友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忠心，那高兴劲儿自不必多说。

他们眉开眼笑，迎接新任务。只是有一小片阴云在笑脸上投下了阴影。

因为马迪夫要跟随大夫去科托尔，白佳德则要留在拉古扎，监视斯特拉顿公馆和玛丽内拉的那所房子。多年以来，两个穷伙伴形影不离，这是他们第一次要分手了！所以马迪夫一想到白佳德将不在自己身边，就激动不安起来。

“别急，我的马迪夫，别着急！”白佳德对他说。“时间长不了！演一出戏的时间就够了！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名导演手下演的一出名戏，我们俩都要担任重要角色呢！……相信我吧！可别埋怨你自己的角色哟！”

“你认为在演戏？”

“准没错儿！只是你演不了情人的角色！别看你傻大个儿，挺多情，你也演不了这角色呢！背信弃义的角色你也演不了！你的脸太胖，这些你都干不了！……不过，你可以当个英雄豪杰，在结尾的时候出来惩罚罪恶、报偿功德！”

“象杂技表演一样吗？”马迪夫问。

“象杂技表演一样！是的，你现在就扮演这个角色了，马迪夫！到时候你就伸开大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叛徒面前，然后你把双手一合，戏就结局了！……要是动作快，演得好，会招来多少喝彩、赚到多少钱啊！”

“对，可能的，”大力士回答，“不过，眼下还得分手呀！”

“嗨！不过几天工夫嘛！只是你要答应我，咱俩分手期间，你的身体可不能垮了！每天你要足足地吃上六顿饭，把我的马迪夫养得胖胖的！……现在，你就拥抱我吧，或者就象在舞台上似的装装样子，要不然，你会叫我透不过气来的！……哎呀，天哪！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养成演喜剧的习惯咧！再拥抱我一次吧，可别忘了你的小矮个儿白佳德，白佳德也不会忘记他的大高个儿马迪夫！”

这就是两个朋友告别的动人情景。

果然，马迪夫一人待在船上时心里憋得直发慌。当天，他的伙伴受大夫之命住到了拉古扎，任务是跟踪皮埃尔·巴托里，监视多隆达寓所，了解有关的一切情况。

看来白佳德就要在斯特拉顿大街驻扎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如果那个摩洛哥女人拍完电报之后，没有离开拉古扎到约定的地点去找萨卡尼，白佳德本来会和这个负有同样使命的外国女人相遇的。现在，摩洛哥女人离去了，白佳德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一定能以自己的聪明才干完成这一项机密使命。

当然，皮埃尔·巴托里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受到了如此严密的监视，也不会猜到白佳德的眼睛居然取代了那个女

密探的眼睛。

皮埃尔和大夫谈话、交心之后更加有了信心。现在，为什么要对母亲隐瞒他在莎娃蕾娜号上和大夫谈话的细节呢？母亲不是已从他的眼神里洞察到了他的心事吗？她不是已经看出皮埃尔有了新变化，忧愁和失意已为希望和幸福取代了吗？

皮埃尔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他说出了他心上的姑娘是谁，又如何为了这姑娘他拒绝离开拉古扎。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无关紧要的！安泰基特大夫不是已经对他说过很有希望吗？

“这就是你如此痛苦的原因哪，我的孩子！但愿上帝保佑，给你幸福，可怜可怜我至今未得到幸福的孩子啊！”

巴托里夫人住在玛丽内拉胡同自己的房子里，深居简出。她是虔诚的匈牙利天主教徒，严格的从事宗教活动。只是在和老仆人一起去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她才走出自己的房子。救世主教堂属于方济各会修道院，差不多就在斯特拉顿大街的街口上。当她前往教堂路过多隆达公馆的时候，她连头也不抬，甚至连望都不望一眼，因为她从未听人说起多隆达一家。她一点都不认识多隆达的女儿。皮埃尔给母亲描述了这姑娘的内心和外貌，告诉她在何处第一次见到了这姑娘，又如何打消疑虑，肯定两人发生了爱情。皮埃尔满腔热忱，把详细经过都讲给妈妈听。从儿子温柔、热恋的心中，巴托里夫人发现了这由衷的激情，所以她并不震惊。可是，当皮埃尔谈到多隆达的家庭，当她得知这姑娘将是拉古扎最富有的一位继承人时，她无法掩饰自己不安的

心情。银行家是否会同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没有财产、甚至前途渺茫的青年？

皮埃尔不想赘述多隆达直到如今对他所持的冷淡和傲慢态度，他只是重复着大夫说的话。大夫一再肯定，他能够而且应当信任他父亲的朋友。他感到自己象热爱父亲那样热爱着大夫。巴托里夫人对此也不怀疑，因为她已经知道大夫想为她全家做的事情。最后，她也象自己的儿子和鲍立克一样，认为应当说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说可以抱有希望。这给玛丽内拉胡同的这所贫寒房舍里带来了一丝幸福。

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教堂里，皮埃尔感受到了重见莎娃·多隆达的快乐。老是面带愁容的年轻姑娘，瞥见皮埃尔容光焕发，顿时愁云消散。两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莎娃回到公馆，眼前仍然出现年轻小伙子那张闪烁着幸福神色的脸，她深深地受到感染，一种与小伙子同样幸福的心情油然而起。

皮埃尔没有重见大夫，他期待着再度被邀请，重访游艇。数天荏苒过去，却不见有邀请信来。他想："也许大夫想先打听一下！……也许他亲自来或者派人来到拉古扎了解多隆达的家庭情况了！……也许他想认识莎娃！……很可能他已经看到了莎娃的父亲，并试探了他对此事的意见！……总之，只要他写一行字，一个字，特别是写个'来'字，我就会喜出望外！"

"来"字没来，皮埃尔焦躁不安。巴托里夫人这一回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儿子安静了下来。皮埃尔灰心失望。

尽管他母亲已惴惴不安，现在却轮到她给儿子以希望了。大夫不会不知道，玛丽内拉胡同这所房子的大门是为他敞开着的，即便说他对皮埃尔的这门亲事不关心吧，他对这一家的多次关怀不是足以说明他会来的吗？

皮埃尔度日如年。一些时日过后，他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要不顾一切地去见大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他朝格拉沃萨走去。一旦登上游艇，人家就会理解他的焦虑心情。即使他去的不是时候，过早了一些，大夫也会原谅他的。

六月七日早上八点，皮埃尔未把计划告诉母亲就离开了家。他走出拉古扎，一路小跑奔往格拉沃萨。若不是白佳德轻捷如飞，实在难以跟上他。他来到码头，便朝着上次来时莎娃蕾娜号停泊的位置望过去，却不由得站住了：

莎娃蕾娜号不见了。

皮埃尔放眼搜寻，看它是否换了地方……结果望遍海港，未见踪影。

他问一个在码头上散步的海员，安泰基特大夫的游艇哪里去了。

那海员告诉他，莎娃蕾娜号头一天晚上已经启航，正如当初人们不知它从哪里来一样，如今也不知它驶往何方。

游艇走了！安泰基特大夫活动神秘，来去无踪！

皮埃尔又踏上了回拉古扎的大路。这一次，他空前的绝望。

当然，倘若有人不慎走露消息，使年轻人得知游艇向科托尔驶去，他定会毫不迟疑地追到那里。事实上追去也无

济于事，莎娃蕾娜号停在河口，并未进港。在马迪夫的陪伴下，大夫乘一条随船小艇登岸。随后游艇立即出海，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欧洲，也许在整个旧大陆，没有一个地方比科托尔河口的山势、水文更为奇特的了。科托尔① 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条江河：它是一座城市，是地区的首府，主教府所在地。至于河口，包括六个港湾，一个挨着一个，均有狭窄的河道相连，六个小时可以全部通过。这些小湖泊珍珠般地分散在海岸山崖之间，最后一个位于诺里山脚下，成了奥地利帝国的边界。边界那边，便是土耳其帝国了。

经过快速航行之后，大夫在河口的入口处下船。一条电动的小快艇等在那里，要把大夫渡到最边上的那个港湾。绕过奥斯特罗海角，经过卡斯代尔——尼奥沃山前，穿行在城市和教堂的景色中间，然后又从斯托里沃和著名的朝拜圣地白拉斯托山以及达尔马提亚、土耳其、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黎萨诺前面经过，小快艇穿过一个又一个小湖，便来到了这最后一个环形港湾。科托尔城就建在这港湾的深处。

电力二号停泊在离城几链② 远的地方。在这晴朗的六月夜晚，海面一片昏暗，万籁俱寂，没有一丝涟漪。

大夫不想在船上过夜。也许是以后执行计划的需要，他不想让人知道快艇归他所有。因此大夫和马迪夫一起在科托尔登陆，想在城里找个旅馆下榻。

送他们的小快艇在黑暗中消失，驶进港口右边的一个

① 现属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地区。

② 链，航海方面旧时计量距离的单位，约合200米。

小湾深处隐蔽。

大夫住在科托尔，犹如藏匿在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这个富裕县的斯拉夫人当中是几乎不会被人看出来的。从港湾望去，这科托尔城仿佛座落在诺里山深凹的底部，前面临海，有几排房子就建在海边呈锐角形状的海岸上。远远望去，这锐角一直延伸到山凹里边，那里，树木茂密，远近油绿一片，赏心悦目。在这个港湾里，各种邮船——主要是洛伊德公司的轮船，以及亚得里亚海的大型海岸轮驶来停泊。

天一黑，大夫就忙着寻找住处。马迪夫只顾在后面跟着，连刚才是在什么地方下船也不问一声。管它是在达尔马提亚还是在中国呢，对他都无关紧要。他象猎狗一样忠诚，跟主人寸步不离。他只不过是大夫随时备用的工具，一台会说话的旋床或钻床。

越过码头上梅花形的树丛和加固了的科托尔城墙，他俩便走进了一系列狭窄上行的、有四五千人聚居的街道。已是关闭城门的时候了。城门通常开到晚上八点，只有大型客轮抵港的日子例外。

大夫很快发现，在城里很难找到一家旅店了，因此必须打听到一个愿意出租一套房间的房东，——科托尔的房主乐于这种谋利的事情。

房屋出租者找到了。在一条相当整洁的小巷里，有幢房子的一层颇为宽敞，足够大夫及同伴住下。首先商定，房东管马迪夫吃饭。看到马迪夫食量惊人，房东便漫天要价，结帐时双方才皆大欢喜。安泰基特大夫保留了在外用膳的

权利。

第二天，大夫让马迪夫自由支配时间，自己去了邮局一趟。到那儿一看，一封信都没有。于是他出城闲逛，很快地发现了一个还算可以的饭店。科托尔城里的奥地利军官和职员，常常来这里聚餐、交谈，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若不是坐牢，起码也是充军流放。

现在大夫等待时机，准备行动。

他已决定要把皮埃尔劫走，可是游艇在拉古扎期间难于下手。年轻的工程师在格拉沃萨为人熟知；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便莎娃蕾娜号及其船主得了手，消息也会迅速传开。然而游艇却只是一艘帆船，一旦港内有火轮追来，一定会被追上的。在科托尔就不同了，此事可在极为优越的条件下办理。把皮埃尔吸引到科托尔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大夫修书一封寄去，皮埃尔便会立即赶来的。在这儿，皮埃尔和大夫都成了陌生人。皮埃尔一旦上了船，电力号就出海，那时他就会知道多隆达过去的一切，莎娃的形象就会在他对父亲的怀念中消失。

以上是简单的等待执行的计划，离大夫确定的最后日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到那时计划将完成，皮埃尔将和莎娃永远分开了。

次日，六月九日，白佳德来信一封。信中写道，斯特拉顿公馆方面没有任何新的情况。至于皮埃尔，游艇启航不到十二个小时，他就来到格拉沃萨寻找游艇了。自从那天起，白佳德再也没有看见他。

可是皮埃尔不可能离开拉古扎，可以肯定他在家里，闭

门不出。白佳德心想，莎娃蕾娜号离港一事使得年轻的工程师改变了自己往常的习惯，尤其是那天回家以后，他一定是灰心丧气、深感绝望，从此不出家门了。白佳德的这种估计没有错。

大夫决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随即给皮埃尔·巴托里书信一封，请他即刻动身，到科托尔来见大夫。

可是，一起意外事件发生了，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然而由于偶然的情况，大夫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晚上八点时分，在科托尔码头上，大夫忽然听说撒克逊尼亚号大客轮进港了。这艘客轮来自布林的西港。它在那里停留，旅客上船后又出发，途经科托尔、拉古扎、萨拉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奥地利其他港口，最后抵达的里雅斯特。

大夫站在供旅客上下船只的栈桥旁边，在落日的余辉中，他的视线突然落到一个旅客身上。有人正在为那旅客运送行李上岸。

这位旅客四十岁上下，神气骄横，脏话满嘴，正大声地发号施令。这种人，即使他讲究礼貌，人们也会觉得他缺乏教养。

“是他！……他在这里……在科托尔！”

大夫若不是竭力克制、压抑这两眼冒火的愤怒，这些字定会脱口而出的。

这个旅客就是萨卡尼。从他在扎特马伯爵家里当会计的时候算起，十五年已经过去。他已经不是本故事开始时人们看到的那个流浪在的里雅斯特街头的人了，起码在衣着方面是如此。现在，他身穿高雅的旅行服，外面罩着时髦

的风衣。他携带的饰有各种铜扣的箱子说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老掮客习惯于安逸舒适的生活。

十五年来，由于和银行家平分了桑道夫伯爵的一半巨额财富，萨卡尼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还剩余多少钱财？即使他最要好的朋友，怕也说不出来。总之他面带愁容，甚至心神不宁。然而他是个有事藏在心底的人，摸清他的底细，并非易事。

“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大夫盯着他，心里想。萨卡尼从何处来，只要问一下撒克逊尼亚号的事务长就能知道：这个旅客在布林的西港搭的船。但是，他是从意大利的北方来，还是从意大利的南方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他是来自锡拉库扎港。一接到摩洛哥女人的电报，他便从西西里岛启程，直奔科托尔而来。

科托尔是预先商定的约会地点。那女人仿佛在拉古扎完成了使命，来到科托尔等待萨卡尼。当客轮到来时，那女人早已伫立码头等候了。大夫瞥见了她，看到萨卡尼朝她走去，甚至听到了那女人操阿拉伯语和萨卡尼说的一句话：“是时候了！”

萨卡尼点头称是。他查看了一下寄存海关的行李，然后带着摩洛哥女人向右拐弯，绕着城墙走去。看来他们是不想进城了。

大夫犹豫了一下。萨卡尼是否要溜掉？是否应该跟踪他？

大夫一转身，看见马迪夫闲着没事儿，象看热闹似的瞧看撒克逊尼亚号上上下下的乘客。他于是一个手势，大力

士便来到跟前。

“马迪夫，”大夫对他说，一边指着走远的萨卡尼，“你看见那个人了吗？”

“看见了。”

“我叫你抓住他，你能下手吗？”

“能。”

“他要是抵抗，你就制服他，别让跑掉了。”

“是。”

“记住，我要活的！”

“是！”

马迪夫话虽不多，所表达的思想却一清二楚。大夫信任他，他只要接受命令，就一定执行。至于那个摩洛哥女人，把她捆起来，堵上嘴，扔到某个角落里就是了。等到把萨卡尼弄上电动快艇后，即便她能发出呼喊声，也就不怕了。

天色昏暗，虽未漆黑一片，对执行计划却极为有利。

萨卡尼和那女人继续顺着城墙走去，并未发觉身后有人尾随。他们尚未开口说话，显然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交谈了。他们走着，走着，走到了南城门近旁。城门对着一条大路，直通奥地利边境的山区。

城门前面是门的内哥罗人的一个重要而著名的市场，他们在此进行黑市交易，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放下武器后方能进城。每个星期的二、四、六，这些涅古和塞蒂涅的山里人往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带着鸡蛋、土豆、家禽，甚至大捆大捆的干柴来到这里出售。

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二。几群人由于成交太晚，待在市场上就地过夜。总共有三十来人，有的走来走去，有的聊天、争论，一些人已躺在地上睡觉，另一些人则象阿尔巴尼亚人那样把一只小绵羊用木扦穿透，架在炭火上烘烤。

萨卡尼和女伴来到这里躲藏，似乎他们对这地方了如指掌。这里确实便于他们随意交谈，甚至可以过夜，用不着去找那没有把握的住处。自从萨卡尼来到科托尔，那女人还没有为另外的住处操心呢。

大夫和马迪夫先后走进了这黑乎乎的市场。有几处火堆噼啪作响，却不见火焰，没有光亮。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抓住萨卡尼是极为困难的，只好待到黎明前他离开这里时再说了。刚才，从港口到南城门的途中没有下手，大夫深感遗憾。眼下已为时太晚，只好等待新的时机出现了。

亏得快艇碇泊在离市场不到二百步远的岩石后面，而且前面不远，约有二链之遥的地方，可以模模糊糊地瞥见电力号快艇就在那里，船头上小火冉冉，以示停泊位置。

萨卡尼和女伴在一群已经睡着的山里人旁边停下，置身于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大夫身披风衣，成功地混进了这群人们当中，并未引起注意。如果没有大夫在场，萨卡尼和女伴的谈话不会被任何人听去。马迪夫竭力隐蔽自己，又要和大夫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一有信号，立刻下手。

萨卡尼和女伴大概很放心：此处只有他们两人操阿拉伯语，别人一概不懂得。可是他们错了，因为大夫就在此处。熟悉东方和非洲各种方言的大夫，能听懂他们的谈话，一字也不漏。

“你在锡拉库扎接到了我的电报吗？”摩洛哥女人问。

“接到了，娜米尔，”萨卡尼回答。“第二天我就跟齐罗纳一块儿动身了。”

“齐罗纳在哪儿呢？”

“在卡塔尼亚市郊组织新帮呢。”

“明天你该到拉古扎去了，萨卡尼，而且一定要见到多隆达！”

“明天就去，我会见着他的！这么说，你没有搞错吧，娜米尔？是否该去了？”

“该去了！银行家的女儿……”

“银行家的女儿！”萨卡尼重复了一遍，怪声怪气的。大夫不禁为之一颤。

“是呀！……他的女儿！”娜米尔答道。

“怎么？没有我的同意，她擅自谈情说爱了？”萨卡尼以嘲弄的口吻说道。

“这个，会叫你吃惊的，萨卡尼！这个准没错儿！不过，一旦我告诉你是什么人想跟莎娃·多隆达成亲，你就会更加感到吃惊的！”

“一位破落绅士，想靠岳父的百万钞票东山再起吧！”

“果然不差，”娜米尔又说，“是个出身名门、家庭贫寒的年轻人！”

“这个自讨没趣的人叫？……”

“皮埃尔·巴托里！”

“皮埃尔·巴托里！”萨卡尼叫了起来。“皮埃尔·巴托里和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成亲！”

"你冷静些好不好，萨卡尼！"娜米尔叫他的伙伴要镇定。"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和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相爱，这对我来说并不是秘密呀！也许西拉斯·多隆达还不知道吧？"

"他！……不知道？"萨卡尼问。

"是的，再说，他永远不会同意的……"

"这个，谁敢说呢？"萨卡尼回答。"西拉斯·多隆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十五年来他的思想起了变化，哪怕只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他也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幸好我在这里，随时准备打乱他的行动，并且我明天就要在拉古扎了！"

"好哇！"娜米尔说道，好象她的话对萨卡尼产生了影响。

"多隆达的女儿不能给别人，你听见了没有，娜米尔，只能给我一个人。有了她，我可以重新发迹了！"这些非常有用的话，大夫全都听到了。至于那女人和萨卡尼还要说些什么，对他已无关紧要了。

一个无耻之徒来向另一个无耻之徒攀亲，并硬要让他答应这门亲事，这是上帝介入了人间的正义。从此用不着为皮埃尔·巴托里担心了，这个情敌会把他踢开的。所以，用不着通知他来科托尔了，就更用不着抓走这个想成为多隆达的女婿的人了。

"让这些坏蛋去结成亲家、变成一家人吧！"大夫自言自语，"往后，咱们走着瞧吧！"

大夫给马迪夫打了一个要走的手势，便离去了。

为什么大夫起初想抓这个撒克逊尼亚号的乘客，而现在又放弃不抓了？马迪夫是全然不问的。

次日，六月十日晚上八点半钟，拉古扎市斯特拉顿公馆的大厅门儿打开了，一个仆人大声报告："萨卡尼先生到。"

第七章

复杂化

西拉斯·多隆达离开的里雅斯特，搬到拉古扎市斯特拉顿大街这座豪华的公馆居住，已经十五年了。他原籍达尔马提亚人，所以弃商之后返回原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叛卖的秘密没有泄露，告密的赏金如数到手，果然一笔巨额财富落进了银行家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老掮客萨卡尼的腰包。

两个犯人死在毕齐诺城堡的刑场上，逃犯桑道夫葬身于亚得里亚海的波涛之中。判处死刑之后，他们的财产也被劫空。扎特马的房屋和一小片土地荡然无存，连老仆人的生计都无法维持；埃蒂安·巴托里的家更是一贫如洗，因为他以授课为主，根本没有财产。可是桑道夫伯爵却有巨大的财产：阿特纳克城堡，富饶的属地，邻近的矿山和北喀尔巴阡山阴坡的森林。这些财产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没收归公，用作告密者的赏金；另一部分作为托管财产，待到

伯爵的继承人年满十八岁时再作为遗产归还。如果这个女孩子十八岁以前夭折，这份财产即为国家所有。

然而，仅告密者所得赏金就达一百五十万弗罗林(约三百多万法郎)，全部归告密者任意挥霍。

两个同谋首先想到的是分道扬镳，各奔西东。萨卡尼不想和多隆达在一起，多隆达也不想和老掮客保持联系。于是萨卡尼带着齐罗纳，离开了的里雅斯特。齐罗纳遭遇厄运的时候从不嫌弃萨卡尼，在财运亨通的时候，他跟定萨卡尼就寸步不离了。他俩走后便销声匿迹，银行家再没有打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到哪里去了？无疑，到欧洲的某个大城市去了。在那里，只要他们富有，就无人过问他们的来历；即使他们挥金如土，也无人怀疑他们这笔横财的来源。原来在的里雅斯特的时候，也只有多隆达认识他们，如今就再不会有人说起这两位冒险家了。

萨卡尼和齐罗纳走后，银行家感到松了一口气。他想，他再也不必担心萨卡尼对自己进行某种要挟和威胁了，现在的处境对他颇为有利。然而，就算萨卡尼成了富翁，对这种挥金如土的人也不能有任何指望．一旦他那笔横财挥霍殆尽，他难道不会厚颜无耻地回过头来，再找他昔日的同谋吗？

六个月过后，多隆达近乎倒闭的银行又复兴了起来。他把来往业务清理完毕，最后撤离了的里雅斯特，搬来拉古扎居住。尽管只有总督一人了解他在告发这个未遂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他对总督可能言语失慎、泄露案情无所惧怕，可是，对于一个不愿丧失任何体面、且想在所到之处能

凭其财富过上阔绰生活的人来说，这就够受的了！

同样，他之所以决定离开的里雅斯特，也许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只有多隆达夫妇了解的缘由，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出来。甚至这种情况曾一度使多隆达和娜米尔搭上了关系，而这个女人和萨卡尼的关系却是人所共知的。

银行家把拉古扎作为自己重新定居的城市。还是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举目无亲，于是他便离开了拉古扎，因此人们已经把他忘怀。这一次，他是作为他乡人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地。

拉古扎的上流社会盛情迎接这个显赫的富豪，他们只是听说多隆达在的里雅斯特地位显耀。银行家在市内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大街上找到了一座公馆。他的住宅豪华，开销巨大；来拉古扎后家仆全部换成了当地人。他请客、受请，结交甚广。既然人们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他便成了这个社会养尊处优的特权人物。

确实，多隆达是个不知悔恨的人。他除了担心有朝一日他那令人厌恶的告密活动会被揭露而外，好象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扰乱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了。

然而，沉默寡言的多隆达夫人在他面前，似乎总是在对他进行无声的斥责一般。这个不幸的女人正直、纯洁，了解那杀害三位爱国者的罪恶勾当。早在银行濒于倒闭的时候，她丈夫一句话走了嘴，说有希望得到桑道夫伯爵的一份财产来复兴自己的银行，加之后来领赏时他出于无奈要求夫人签字，这些都供认不讳，说明他参与了对的里雅斯特起义的告密勾当。

因此多隆达夫人对丈夫深感厌恶。由于夫人是匈牙利人，这种感情尤为强烈，难以克服。可是人们却说她是个精神萎靡的女人。经受这种打击之后，她越发一蹶不振了。从此，无论是在的里雅斯特还是在拉古扎，只要条件许可，她就尽可能的离群索居。当然，在丈夫的胁迫之下，迫不得已，她也出席斯特拉顿公馆的招待宴会。当上层社会贵妇人的这个角色一旦扮演完毕，她便深居卧室了。她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在女儿身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对女儿的教育上，试图把丈夫遗忘。可是要把牵连在告密案中的丈夫遗忘，又是谈何容易啊！

他们定居拉古扎两年以后，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使情况愈加复杂化了。这给银行家带来了新的苦恼，给多隆达夫人增添了新的苦痛。

巴托里夫人带着儿子和鲍立克也离开了的里雅斯特，来到拉古扎居住。他们在这里还有几家亲戚。这个寡妇不认得多隆达，甚至从来不知道银行家和桑道夫伯爵有过什么关系。至于这个家伙参与了害死三个匈牙利贵族的罪恶勾当一事，既然她丈夫就义之前没能向她说出他们是被谁出卖的，她怎么会知道呢？

然而，多隆达却认识巴托里夫人。巴托里夫人家境贫寒，她为抚育年幼的儿子而操劳。和她住在同一个城市，有时和她在大街上相遇，都使多隆达怏怏不快。如果她在多隆达想迁居拉古扎的时候已住在此城，多隆达也许会放弃迁到此城的计划。可是，寡妇来到玛丽内拉胡同的这所普通住宅定居的时候，多隆达的公馆早已买下，全家早已安顿

下来了，并且他的地位已为上流社会所接受、承认，他已经无法再次搬迁了。

“一切都可以习惯的！”他心里想。

寡妇的出现无疑是他叛卖活动的一个证据。面对着这无法回避的证据，他决心视而不见。好象这么一来，他就可以清白无辜了。

可是，这毕竟使银行家烦恼，并且成了多隆达夫人无休止的痛苦、悔恨的根源。

多隆达夫人曾经多次偷偷地接济这个靠劳动为生的寡妇，可是这些帮助，都象陌生的朋友们多次想让她接受的援助一样，被她拒绝了。刚强的寡妇不求任何资助，有了资助她也决不接受。

另一件出乎意料、也许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讨厌，甚至可怕了。

一八六七年年底，多隆达夫人和丈夫一起搬到了拉古扎。当时夫人对刚满两岁半的女儿非常疼爱，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寄托在小女儿的身上。转瞬间十多年过去，现在莎娃快要十七岁了。她长得妩媚动人，与其说象达尔马提亚人，倒不如说更象匈牙利人。她头发浓黑，高高的前额下面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一看手相便知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她樱桃小口，面色红润，中上身材，体态丰盈。她如此风采动人，怎能不引人注目呢！

但是，这姑娘尤其动人、使敏感的人难以忘怀之处，是她那端庄的神态，是她那沉思的面容，仿佛老是在寻思一些忘却了的往事，是她那难以言状的、又引人又使人悲伤的神

情。凡是经常出入她父亲的沙龙，或者偶尔在大街上和她相遇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敢对她妄加评论。

据说莎娃将是一笔巨额财富的继承人，而且这财富终有一天将全部归她所有，所以不难相信，她成了求婚者追逐的对象。尽管不止一个门当户对的花花公子登门求婚，姑娘征询了母亲的意见以后，却未加说明便一一回绝了。对于女儿的婚事，多隆达既没有加以盘问、试探，也不加以催促。大概多隆达所需要的女婿——与其说他是为莎娃着想，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尚未出现呢。

对于莎娃的描写行将结束之际，还必须指出，莎娃生性敬慕爱国主义的美德和勇武之举。这并非是出于对政治的关心，而是说一谈到为祖国牺牲，一谈到祖国近代史上引以自豪的英雄人物，以及所有关于祖国的事情，都会使她深受感动。这种感情不是来自她出生的家庭，可以肯定不是，也决不是来自西拉斯·多隆达！——因为这姑娘高尚、慷慨，这种感情自然而然地发自于她的内心。

这难道不是象大家预感到的那样，这就是使皮埃尔·巴托里和莎娃·多隆达互相同情、互相接近的原因吗？

是的！一种厄运似乎故意同银行家作对，让两个青年人相见相爱。莎娃刚满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人们当着她的面指着皮埃尔说：

"他的父亲为匈牙利牺牲了！"

于是这句话永远铭刻在她的心中。随后，两人渐渐长大。莎娃在皮埃尔留心她之前就想着皮埃尔了！她看到皮埃尔是那么深沉，那么严肃！虽然皮埃尔人穷，他努力学

习，却是为了不辜负他的父亲。对于皮埃尔父亲的全部历史，莎娃一清二楚。

至于皮埃尔，当他看到莎娃的时候，是如何一见倾心，如痴如迷地爱上了她，就不言而喻了。当然，她的性格使皮埃尔产生了好感，甚至当年轻姑娘尚未发觉自己心中产生这种爱情的时候，小伙子早已深深地爱上了她。不久之后，她也深深地爱上了皮埃尔。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莎娃在家中的处境。

莎娃对父亲总是少言寡语。父亲对女儿毫无疼爱，女儿对父亲毫无感情。父亲冷若冰霜，女儿与之疏远，事事合不来。莎娃把对多隆达的尊重看作是女儿对父亲应有的敬重，就此而已。此外，多隆达让女儿自由行事，对她的爱好不加干涉，对她的慈善之举不加限制，因为多隆达生性爱虚荣，对女儿的这种美举尚能接受。总之，多隆达对莎娃漠不关心，莎娃呢，对多隆达日益反感，甚至很厌恶。

莎娃对多隆达夫人的感情就迥然不同了。虽然夫人受到丈夫的统治，得不到丈夫应有的尊重，但是她心地善良，起码她一生清白，在待人诚恳和注重个人尊严方面要比丈夫强千倍。多隆达夫人非常喜欢莎娃，并且早已从姑娘矜持的举止上发现了女儿的品德。莎娃品貌出众，为人正直，性格刚强。夫人钟爱莎娃，并奇异地感到这种爱里带有一种钦佩和敬意，但是也夹杂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同样，莎娃对夫人以恩报恩。看得出来，即使母女俩没有血缘关系，她们也会相依为命，恩爱至深的。

所以，多隆达夫人第一个猜到了莎娃的心事，就不足为



莎娃品貌出众

怪了。姑娘在夫人面前常常谈起皮埃尔及其家庭，却未察觉这名字给予母亲的痛苦印象。因此，当多隆达夫人发现莎娃爱上了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她喃喃自语地说道："但愿这是上帝的旨意！"

多隆达夫人说这些话的意思，我们是可以猜到的；然而我们无法知道的是，夫人在想，莎娃爱上了皮埃尔，多么象是要弥补给巴托里一家所造成的损害啊！

虔诚的多隆达夫人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觉得应该说服丈夫，让两家联姻。她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莎娃，决定首先试探一下丈夫，看他有何想法。

多隆达夫人对丈夫没有讲上几句，丈夫便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了：

"您可要当心点，夫人！……要是再敢向我提及此事，您就后悔莫及了！"

在丈夫的威胁之下此举受了挫，多隆达夫人只好回到自己的卧室去。

就这样，西拉斯·多隆达所说的厄运不仅驱使巴托里一家来到了这座城市，而且使莎娃和皮埃尔相识，接近，不久又相爱起来。

大家一定会问，银行家为什么要大发雷霆呢？是否他对莎娃及其前途另有打算？是否莎娃和皮埃尔相爱不合他的心意了？是啊！万一他那卑鄙的勾当有朝一日被揭露出来，他如果事先尽可能地弥补一下过失，岂不更有利？皮埃尔·巴托里真要成了莎娃·多隆达的丈夫，到那时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巴托里夫人又会怎么样呢？显然，冤家的

儿子和对头的女儿成亲是件十分可怕的事，对新婚夫妇来说就尤其可怕了。至于西拉斯·多隆达，他反会感到某种宽慰的！可是还有个萨卡尼呀！他虽杳无音信，却随时可能回来，何况，银行家和同谋可能还有话在先呢。一旦萨卡尼钱财花尽，他可不是那种把诺言置于脑后的人。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老掮客去向不明，多隆达不无忧虑。自从的里雅斯特事件以来，他们分手已经十五年了，至今没有萨卡尼的消息。尽管多隆达知道，萨卡尼通过齐罗纳在西西里岛上有些关系，派人前去查寻，却毫无结果。然而，萨卡尼不是随时可能再次露面吗？总之，银行家忧心忡忡，心神不宁。倘若他接到萨卡尼已经亡故的消息，他定会十分满意的，而且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会刮目相看和巴托里家的亲事。可是无论如何，眼下不该有这种想法。

自从那次妻子贸然前来谈起皮埃尔·巴托里以后，多隆达再也没有提过他，并且没有向妻子作过任何解释，说明那次为什么要发火。他采取措施，严加看管莎娃，甚至派人监视她。对于那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打定主意要傲然相待，若是路上和他相遇便扭过头去不予理睬，以打消他的任何希望。如此这般，定能成功地使皮埃尔明白：他的任何努力都是枉费心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六月十日晚上，萨卡尼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出现在斯特拉顿公馆门口，他的名字被传进客厅。当天早上，萨卡尼在娜米尔的陪伴下从科托尔乘火车来到拉古扎。他先在城内的一个主要旅馆要了房间，换上华丽的服装，然后匆忙赶到昔日的同谋者家里。

西拉斯·多隆达接待了他，并下令不得有人前来打扰。多隆达是如何接待萨卡尼的？接待时多隆达是否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情绪而不露声色？他是否跟萨卡尼开始和解？萨卡尼是否象从前那样蛮横无理，飞扬跋扈？他是否提醒银行家昔日作出的承诺，以及两人之间达成的长期默契？最后，他们是否谈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些都无从知道，因为他们谈话时没有第三者在场。

但是，二十四个小时以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城里传开了：一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富翁将和莎娃·多隆达结婚。

显然，银行家在萨卡尼的威胁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人只要一句话就能置多隆达于死地。

无论是妻子的哀告，还是莎娃流露出来的恐怖情绪，都不能打动银行家的心。他扬言要独断专行，莎娃的前程要由他一人安排。

至于萨卡尼为什么要攀这门亲事，他毫不隐讳地向多隆达说了出来。一句话，就是他现在已经破产了。他分得的那份财产，也就是说曾使多隆达复兴银行的那样一笔财产，仅仅十五年工夫，便被这位冒险家挥霍殆尽了。自从离开的里雅斯特，萨卡尼跑遍了欧洲各地，一直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他一掷千金，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的旅馆都不够他享用的。他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最后在赌博仍然盛行的瑞士和西班牙的城市里，在紧挨法国边境的摩纳哥大公国的赌桌上赌光输净，彻底破产了。

当然，在这十五年期间，齐罗纳始终象影子一般跟随着他。当他们只剩下几千弗罗林的时候，又回到了齐罗纳念

念不忘的西西里岛东部，等待时机，以求和多隆达重新恢复关系。因为，萨卡尼只要和富翁多隆达的唯一继承人莎娃成了亲，重新发财致富岂不易如反掌吗？而要求成亲一事，只要萨卡尼提出来，多隆达是无法拒绝的。

果然多隆达欣然接受了，没有说出半个不字。也许在他俩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还有个女人在暗中周旋呢。

然而，莎娃要求父亲作出明确解释：为什么要对她作出这样的安排？

“这门亲事关系到我的声誉，所以一定要办！”西拉斯·多隆达终于道出了真情话！

当莎娃把父亲的回答转告母亲的时候，她母亲几乎晕倒在她的怀抱里，并流出了绝望的眼泪。

婚礼定于七月六日举行。

在这三周期间，皮埃尔·巴托里如何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坐卧不宁，心乱如麻。由于无能为力，他狂怒不息，时而闷在家里闭门不出，时而奔出这该死的城市。所以巴托里夫人提心吊胆，生怕再也见不着自己的儿子了。

什么样的话语能使皮埃尔得以慰藉呢？往常没有这桩婚事的时候，尽管皮埃尔遭到莎娃父亲的拒绝，毕竟还有一线希望吧。可是，莎娃若是结婚了，岂不是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横在面前！虽然安泰基特大夫许下了诺言，还不是照样把皮埃尔弃置不顾了！他转而又想，爱他的那个姑娘性格刚强，怎么会同意和萨卡尼结婚呢？莫非斯特拉顿公馆里有什么奥秘，要不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唉！皮埃尔还是离开拉古扎，接受外地提供的职位，远远地离开莎

娃为妙！君不见，莎娃已经许配给了异乡的萨卡尼！

“不！我决不离开她！……我爱她呀！”皮埃尔重复着。

一度充满了幸福之光的这座房子，如今又被绝望的气氛所笼罩！

白佳德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先获悉市内发生的事情。一得知莎娃和萨卡尼要结婚的消息，他便往科托尔发信；一发现年轻工程师被这消息弄得悲伤欲绝，他就即刻报告安泰基特大夫。

继续观察拉古扎发生的一切事情，随时向科托尔报告，这便是白佳德接到的命令和全部回答。

七月六日这个不吉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皮埃尔的心情也越来越糟糕。他母亲已无能为力，无法再使儿子的心情平静下来。怎么办？难道能使多隆达改变计划吗？仓促宣布婚事、择定婚期，不是足以说明婚事早已商妥，萨卡尼和多隆达早就相识，而且这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富翁”对莎娃的父亲有着特殊的影响吗？

皮埃尔·巴托里彷徨苦闷，一想到这桩婚事就暴怒不止。萨卡尼和莎娃举行婚礼之前的第八天，皮埃尔给多隆达书信一封。

这封信没有回音。

于是皮埃尔试图在街上碰到多隆达。……结果没有碰到。皮埃尔仍不死心，索性到公馆去找银行家。……可是大门进不去。至于莎娃和她母亲，她们现在都不露面，根本到不了她们跟前去！

皮埃尔虽不能看到莎娃和她的父亲，却在斯特拉顿大

街上多次地和萨卡尼相遇。皮埃尔投以仇恨的目光，萨卡尼报以极端的蛮横和轻蔑。因此皮埃尔想把他激怒，迫使他角斗一番……可是找什么借口呢？萨卡尼就要做莎娃的丈夫了，这是他的利益所在，他怎肯在结婚之前接受决斗？

六天过去了。七月四日晚上，皮埃尔不顾母亲的规劝和老仆人的恳求，擅自离家，扬长而去。老仆人想跟着他，可是转眼工夫就不见他了。皮埃尔疯疯癫癫，漫无目的地穿越最荒寂的街巷，沿着拉古扎城墙走去。

一个小时以后，人们把他抬回到巴托里夫人的住处，他已经气息奄奄，生命垂危。他的左肺上挨了一刀，为匕首刺穿。

无疑，皮埃尔绝望到了极点，寻了短见！

白佳德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立即奔到了电报局。一个小时之后，安泰基特大夫在科托尔得到了年轻人自杀的消息。

皮埃尔大概活不了几个钟头了。巴托里夫人站立在儿子跟前，她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可是刚毅的母亲坚忍不拔，她没有哭泣。抢救儿子要紧，哭泣是次要的事。

请来的一位医生已经赶到，他给皮埃尔检查，听听他胸部断断续续的、微弱的呼吸，量量他伤口的深度，然后开始上药包扎。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却不抱半点希望。

十五个小时过去了。由于失血过多，年轻人的伤情更趋恶化。他的呼吸似有若无，大有咽气之势。

巴托里夫人跪倒在地，祈求上帝保佑他的儿子！

这时门扉洞开……安泰基特大夫出现了，他径直朝生

命垂危者的床边走去。

巴托里夫人就要朝大夫冲过来，却被他的手势止住。大夫俯身给皮埃尔检查，一言不发。然后，他以不可抗御的目光凝视着皮埃尔，仿佛从他的眼里释放出一种强大的磁力，仿佛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和意志注入到这思想行将熄灭的头颅里。

突然，皮埃尔坐了起来，睁开双眼，望着大夫……然后复又倒下，昏死了过去。

巴托里夫人扑到儿子身上，喊了一声，便晕倒在老仆人的怀抱中。

此时大夫合上死者的眼睛，然后直起身来，离开屋子而去。也许有人听到他口中念念有词，说出了印度传说中的一句格言来：

“瞑目饮恨去，身亡心未死！”

第　八　章

在斯特拉顿大街相遇

皮埃尔自杀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可是没有人会怀疑他为什么要自杀，更没有人会想到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在其中干的勾当了。

第二天，七月六日，将是莎娃和萨卡尼举行婚礼的日

子。由于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防范森严，守口如瓶，皮埃尔殉情自杀的消息至今未传到多隆达夫人及其女儿的耳边。

已经商定，婚事将从简办理，借口是萨卡尼家服丧期未满。无疑，这种做法和多隆达讲究排场的习气是不相符合的。可是多隆达心中盘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是不声不响地办事为妙。新婚夫妇只在拉古扎停留数日，然后就到的黎波里去，据说那里是萨卡尼的常久居住之地。因此，在斯特拉顿公馆里将只是宣读一下莎娃有权继承一笔巨额财富的证书，在婚礼完毕之后即刻到方济各会教堂去举行宗教仪式，宗教仪式前后都不设喜宴。

这一天，在斯特拉顿公馆里，结婚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斯特拉顿大街的另一侧散步聊天，他们便是马迪夫和白佳德。安泰基特大夫回到了拉古扎，他把马迪夫也带了回来，因为在科托尔已不需要他了。这样一来，两位朋友，用白佳德的话来说“两个双生子”重新见面，那高兴劲儿自不必说了。至于大夫，到达拉古扎之后，首先到玛丽内拉胡同的那座房子去了一趟，然后住进郊区普洛斯的一家普通旅馆，在那儿等待萨卡尼和莎娃的婚礼完毕，以便执行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大夫先派出白佳德和马迪夫监视斯特拉顿大街，然后再度去探望巴托里夫人，并亲自帮忙把皮埃尔的尸体入殓。接着他返回旅馆。

白佳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却一点不妨碍他和马迪夫交谈。

“我看你是发福了，马迪夫！”他边说边挺挺身子，去拍大力士的胸脯。

“是呀！……一直挺结实的！”

“你拥抱我的时候，我发现你真的胖了。”

“可是，你过去对我说的那出戏演得怎么样了？……”马迪夫问，他十分珍视自己的角色。

“演得可以，演得不坏！……明白吗，情节挺复杂啊！”

“复杂？”

“对呀！……这出戏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并且一开场就惊心动魄！”

白佳德不说了。一辆轿式马车疾驰而来，刚刚在斯特拉顿公馆门前停下。大门立即打开，让车马进去，复又关上。白佳德看出来了，是萨卡尼坐在车里。

“是的……十分惊心动魄，”白佳德接着说，“可以说现在已经演得很成功了！”

“那么，叛徒怎么样了？”马迪夫问，好象叛徒这个人物使他更加感兴趣似的。

“叛徒哇！……他这个时候是胜了，不过一出构思巧妙的戏总是这样的！可是别着急，等着瞧吧！”

“在科托尔，”马迪夫说，“我真以为就要……”

“出场，是吧？”

“是的，白佳德！”于是马迪夫讲述了科托尔城外集市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如何随时准备擒拿，却没有下手的事。

“好是好呀！就是太早了点！”白佳德说。他是“说归说”，仍然不停地左顾右盼。“你大概要到第四幕，也许第五

幕才能出场呢！……可是，别担心！……你的出场定将产生惊人的效果！……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这时，斯特拉顿大街上，从玛丽内拉胡同的拐角处远远传来了呜咽之声。白佳德中断了谈话，朝多隆达公馆的右侧走了几步。一队送殡行列走出玛丽内拉胡同，刚刚踏上斯特拉顿大街，正朝着方济各会教堂走去，要在那里举行葬礼。送殡者寥寥无几。一口普通的棺材，上面蒙了块黑布，没有灵车运送，只是几个人抬着。葬礼之简朴，毫不引人注目。

送殡的队伍缓缓前行。突然，白佳德抓住了马迪夫的一只胳膊，差一点喊出声来。

“你是怎么了？”马迪夫问。

“没什么！……说起来话长，一言难尽呀！”白佳德刚刚从送殡的队伍里认出了巴托里夫人，无疑她是在为儿子送葬啊！

教堂并没有拒绝为一个绝望致死的人做祈祷。神父在方济各会的小教堂里等着巴托里夫人，以便把死者引到墓地。

巴托里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她没有眼泪，已经无力再哭泣了。她的两眼发直，忽儿望着旁边，忽儿盯着灵柩上面的那块黑布，似乎透过黑布看到了儿子的遗体一般。鲍立克老头走在巴托里夫人旁边，他步履艰难，叫人怜悯。

白佳德感到眼圈湿润。是的！若不是他有任务在身，正直的小伙子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送葬的行列，和巴托里家的几个朋友、邻居们一起，为死者送葬。

正当送葬的行列要从多隆达公馆门前经过的时候，忽然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庭院中有两辆马车停在台阶前，待命出发。第一辆车子通过了大门，正要拐弯并沿着斯特拉顿大街下行。白佳德瞥见，西拉斯·多隆达和他的妻子、女儿坐在这辆车中。内心十分痛苦的多隆达夫人坐在女儿莎婕旁边。女儿的脸色惨白，超过了那婚礼的面纱。

萨卡尼由几位亲朋陪同，坐在第二辆车中。

一边是婚礼的车马，一边是送葬的行列，婚礼并不比葬礼豪华。两边都凄凄惨惨，景象可怕。

第一辆马车正要拐出大门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痛苦的呼喊。巴托里夫人已经站在那里，手指莎娃，正在咒骂青年女郎。原来那喊声是莎娃发出来的！看到穿孝服的巴托里夫人，她明白了人们对她隐瞒的一切！……皮埃尔死了，是为了她而死去的。正当她的结婚车辆把她带走的时候，皮埃尔的送葬行列正好从门前经过！

莎娃昏厥了过去。多隆达夫人慌作一团，想使莎娃苏醒过来……可是莎娃依然昏迷不醒。

这时，西拉斯·多隆达不禁怒形于色。萨卡尼跑了过来，他镇定自若，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到户籍官员处进行登记了，必须命令车马，返回府第。庭院的大门在一片喧闹声中关上了。

莎娃被抬进了自己的闺房，放置床上，依然人事不省。她的母亲伏在她的床边，大家急忙请来了一位医生。在这同时，皮埃尔的送葬行列继续朝方济各会教堂走去；在教堂举行祭礼之后，便朝拉吉扎公墓去了。

白佳德心里明白，这件事安泰基特大夫是不会预料到的，要尽快地向他报告。于是他对马迪夫说：“你呆在这儿，注意观察！”接着便向市郊普洛斯跑去。白佳德迅速向大夫讲述这一情况，大夫却沉默不语，只是心中思量：

“我是否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没有！我是否打击了一个无辜的青年女郎？……也许是的！可是这个女郎是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啊！”

于是，他问白佳德：

“马迪夫在哪儿？”

“在斯特拉顿府第门前。”

“今天晚上，我需要你们两个。”

“几点钟？”

“九点。”

“我们在什么地方等您？”

“公墓门前。”

说罢，白佳德立刻动身，重新找到坚守岗位的马迪夫。

夜幕低垂。快到八点钟了，大夫披一件宽大的斗篷，朝拉古扎港走去。在城墙左边拐弯的地方，他穿过一个角落来到了一个小小港湾的岸边。这港湾宛如新月，隐没在耸立于港口之上的悬崖峭壁中间。这里没有房屋，没有船只，一片荒凉。渔船害怕触礁，也从来不来这里。大夫站住，环顾四周，接着便发出暗语。几乎就在同时，一个水手朝大夫走过来，说道：

“听候您的命令，主人。”

“小艇在这里吗，巴蒂尔？”

"是的，在这个岩石后面。"

"所有的人都在吗？"

"是的。"

"那么电力号快艇呢？"

"停泊在北边较远的地方，在港湾外面，离此约有三链之遥。"于是那个水手指指远处，一个影影绰绰好象纱锭形状的东西。周围一片黑暗，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电力号是何时从科托尔出发的？"大夫问。

"一个小时以前。"

"路上没有被发现吧？"

"没有。它穿行于礁石之间，肯定没有人看见。"

"巴塞尔，跟大伙说说，谁也不得离开岗位，如有必要，整夜在此等我！"

"遵命，主人！"

说罢，那水手便朝海滩边的小艇走去。海边的岩石和小艇的颜色此时已完全溶为一体。

安泰基特大夫在海岸上又待了一会儿。无疑，他想等夜色更暗一些。他不时地大踏步来回走动，然后又停下来，两臂交叉，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凝视着亚得里亚海面，似乎在把心中的秘密向大海倾吐。

这一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随着傍晚到来而起的海风微微吹拂，几个小时过后便停息下来。高天上有几团浓云，遮住了整个天空。西边，天际的最后一道白色云雾也刚刚被乌云抹掉。

"干吧！"大夫终于说道。于是他顺着城墙返回城市，向

公墓走去。

白佳德和马迪夫蹲在公墓门前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大夫。

这时公墓的大门已经关上，看守房里的最后一道亮光已经熄灭，天亮之前将无人再来此地。

无疑大夫熟知公墓的地形，他并不想从大门进去，因为他要使自己做的事情绝对保密。

“跟我来！”大夫对白佳德和马迪夫说道，他俩已经向大夫靠拢过来。

三个人开始顺着城墙的外壁往前走。地形起伏，渐渐升高，形成明显的坡度。走了十分钟以后，大夫停住，他指着墙壁上因坍塌而形成的一个缺口，说道：“咱们过去。”他从缺口翻越过墙，白佳德和马迪夫也跟着进去。这里大树遮掩着坟墓，显得更加昏暗。大夫没有踌躇，踏上一条小道，然后又走上通往墓地高处的一条侧道。他们走过时惊飞了几只夜鸟。除了猫头鹰外，分散的墓碑周围，草丛中，再没有别的动物了。很快地，三个人便在一个普通的类似小教堂的墓前停下来。栅栏门没有上锁。大夫推开栅栏，然后按一下小电灯的按钮，光线从灯内射出，栅栏外面却看不见灯光。

“你进去。”他对马迪夫说道。

马迪夫进了小教堂，正面是一堵墙壁，墙上嵌着三块大理石石板。中间那块石板上写道：

埃蒂安·巴托里

一八六七年

左边那块石板上没有题铭，右边这块石板上将要题铭了。

“把这块搬掉。”大夫说。

这块石板尚未嵌牢，马迪夫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搬开，放到地上。这时墙上露出一个洞来，洞里放着一口棺材，皮埃尔的尸体就在里面。

“把棺材拉出来。”大夫说。

不管棺材多重，马迪夫不要白佳德帮忙便把棺材拉出墓穴，搬到小教堂外面，放在草地上。

“用这件工具打开棺盖。”大夫一面说，一面把一个螺丝刀递给白佳德。只几分钟工夫，棺盖便打开了。

安泰基特大夫把裹尸布取下来，把自己的头靠在遗体的胸口上，仿佛要听听心脏是否还跳动。然后他站了起来，对马迪夫说：

“把这躯体搬出来。”

马迪夫从命。尽管掘墓取尸是违禁的事，马迪夫和白佳德却没有说半个不字。马迪夫把皮埃尔的躯体放在草地上，重新把裹尸布裹上，而后大夫又将自己的斗篷盖上。

最后他们又把棺盖盖上，把棺材放进墙洞的墓穴里，又把石板放回去，挡住了墓穴的洞口。

大夫切断电灯的电源，周围又是漆黑一片了。

“把他抱走。”大夫对马迪夫说。

马迪夫伸开粗壮的双臂，象抱小孩子似的把年轻人的身体抱在怀里，然后跟着大夫，白佳德走在最后。他们一起走上侧道，直奔墓地围墙的缺口。

五分钟以后，他们三人又从缺口翻过围墙，继而绕着城

墙前进，然后奔海岸而去。他们走着，谁也不说话。马迪夫唯命是从，象机器人似的不动脑筋。可白佳德的心中却思绪起伏，翻腾不息！

从公墓到海岸的途中，大夫及两个伙伴没有碰上一个人。可是当他们走到那停泊小船的港湾附近时，却瞥见一个海关人员踱来踱去，正在海边的岩石上漫步。他们不予理会，继续放心地走自己的路。

大夫一声口哨，叫来了藏在暗处的小艇艇长。

大夫一个手势，马迪夫便跨过几块岩石，来到了水边。他们眼看就要登上小艇，那个海关人员却走了过来，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这些人有两样东西供你挑选：要么二十个弗罗林，要么吃这位先生一拳，两样都兑现！”白佳德指着马迪夫说道。

那人没有犹豫，要了二十个弗罗林的现钱。

“咱们上船。”大夫说。不一会儿工夫，小艇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五分钟过后，小艇便靠近了那只在岸边无法看到的、细长的快艇。小艇被搬上了那备有无声马达的电动快艇的甲板，然后快艇飞快地驶进了公海。

马迪夫登上快艇，把皮埃尔的躯体搬进一个狭窄的舱室，放在一张沙发床上。这间舱室里的舷窗遮得严严的，没有一处能让外部的光线透进来。

大夫独自一人留在皮埃尔身旁。他俯过身去，用自己的嘴唇去亲吻皮埃尔那苍白的额头。

“皮埃尔，你醒醒吧！我要你醒醒了！”大夫说道。

说话间，皮埃尔仿佛从死一般昏睡中苏醒过来，睁开了双眼。当他认出了安泰基特大夫的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厌恶的神情。

“您……”皮埃尔喃喃地说，“您把我抛弃了！”

“是我呀，皮埃尔！”

“您到底是谁？”

“一个死人……跟你一样的！”

“一个死人？”

“我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

第二部完

目　　次

第　三　部

第　四　部

第 五 部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地 中 海 啊！

米什莱[①]说过："美丽的地中海，环境幽雅和谐，天空晴朗明彻；但海风强劲，光照炽热……地中海历来是锻炼人的好场所：它给人以最大的耐力，它培育最坚强的民族。"米什莱说得何等好啊！

大自然造福人类，将卡尔佩和阿比拉山岩劈开，形成了畅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使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②]相形见绌。许多地理学家的推断并非完全可信，必须承认，古往今来，这个海峡一直存在。没有这个海峡，就没有地中海，因为地中海的蒸发量三倍于江河给它的供水量，如果没有大西洋通过这个海峡源源不断地为它供水，多少世纪以来，地中海就是一个"死海"，而不是一个优良的"活海"了。

---

① 米什莱(Michelet 1798-1874)，法国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② 赫拉克勒斯(Herakles)，见 164 页注①。传说是他将卡尔佩和阿比拉山分开，形成了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

在这辽阔的地中海中，有个极其隐蔽而神秘的地方，一直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隐身埋名的处所。在那里，安泰基特大夫利用桑道夫伯爵名亡实存的优越条件，来从事他伸张正义的事业。

地球上有两个地中海，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洲。美洲的地中海是墨西哥湾，面积不少于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而欧洲的地中海只有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二平方公里，只及美洲地中海面积的一半多些。但是总的看来，欧洲的地中海的岛屿和海中海之多，它的海湾和海港之丰富多样，使它不愧为海的称号。举例来说，希腊诸群岛，克里特岛北面的克里特海，南面的利比亚海，意大利、奥地利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爱琴海，濒临科孚岛、扎金索斯岛、克法利尼亚岛及其它岛屿的爱奥尼亚海，意大利西面的第勒尼安海，利帕里群岛四周的伊奥利亚海，凹入普罗旺斯省的利翁湾，意大利的两个利古里亚省之间的热那亚湾。突尼斯海岸的加贝斯湾(小锡尔特湾)以及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的大锡尔特湾，是深入非洲大陆的两个大海湾。

地中海被欧、亚、非三个广阔的大陆所环抱。它的海域辽阔广大，有数百个大岛，数千个小岛，海角和小海湾不计其数，迄今还有些海域尚未被人发现。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很多，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的黎波里塔尼亚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甚至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还有英国人。他們屬于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各

异，但是两千多年以来，他们对人类都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地中海里，安泰基特大夫究竟选择了哪个地方谋求生存呢？昔日的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如今为东方国家所称颂的安泰基特大夫，他究竟选择了一个什么样遥远的地方作为住所，开始了他崭新的生活？这就是皮埃尔·巴托里很快就要知道的事情。

皮埃尔只睁开了一会儿眼睛，便因极度衰竭，又昏迷过去，人事不省，跟大夫让他在拉古扎家中死去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无疑地，大夫以自己巨大的意志力，刚刚引起了这个青年人神奇般的生理反应。大夫曾凭着深邃的目光和特有的感应能力①，使危在旦夕的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睡眠状态，而毋需使用镁光或金属针②。皮埃尔因失血过多，极度衰弱，他生命垂危，一直昏睡着。可是他受到大夫意志力的感应刚刚醒来，却又奄奄一息，随时都有危险，于是保住他的生命成了当务之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要求精心护理和妙手神医。这个角色，安泰基特大夫将当之无愧。

"他一定能活！……我需要他活！"大夫重复着。"唉！在科托尔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执行第一个方案呢？……为什么萨卡尼来到拉古扎，竟阻止了我把皮埃尔弄出这座可恶的城市！无论怎样，我定要把皮埃尔救活！……将来，

---

① 这种治疗方法可能是凡尔纳当时的一种想象，是否有科学性，是否是人体的特异功能，还有待证实。

② 当时的医生曾使用镁光刺激眼睛或把一根金属针放在眼前，迫使病人入睡。

皮埃尔·巴托里应成为马蒂亚斯·桑道夫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十五年来，安泰基特大夫一直在想着惩罚和报恩这两件事。他念念不忘，首先为同伴埃蒂安·巴托里和拉迪斯拉·扎特马报仇，然后为自己雪恨。现在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所以莎娃蕾娜号游艇又把他带到了拉古扎。

经历十五年漫长的岁月，大夫的面貌巨变，使人无法相认。他留着平头，白发苍苍，面容憔悴，尽管年过五旬，仍然具有青年人的活力和中年人的沉着冷静。在严肃、冷静的安泰基特大夫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一头浓发、面色红润、蓄有金黄胡须的桑道夫伯爵的形象了。可是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使他锻炼出一副钢铁般坚强的性格。人们相信，这种刚毅的性格甚至能改变磁针的指向。所以，他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变成象他那样的人，是完全办得到的。

长期以来，安泰基特大夫便成了桑道夫这个大家庭中唯一的成员了。大家不曾忘记，他有一个小女儿，在他被捕之前已委托阿特纳克城堡的管家郎代克之妻抚养。这个女孩子当时仅仅两岁，是伯爵唯一的继承人。当法庭判决伯爵死刑时，同时宣布没收他的一半财产，另一半暂时查封，待到他的女儿年满十八岁时，这一半归她所有。伯爵在德兰斯瓦尼亚的领地的这一部分财产由郎代克保管。郎代克以财产保管人的身分，和妻子一起留在城堡，甘愿为照料伯爵的女孩子度过余生。桑道夫伯爵已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小女孩继承家业了。可是，似乎又有恶运降临。的里雅

斯特的起义领袖被宣判死刑之后，一系列事件随之发生。几个月后，小女孩突然失踪了。人们只在一条溪边捡到了女孩的帽子。附近的山梁上有许多溪流倾泻而下，流进城堡的公园，形成许多深潭。因此人们断定，小女孩是被喀尔巴阡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卷进了深潭。管家的妻子罗丝娜·郎代克遭到这飞来横祸的致命打击，几星期之后便不幸去世了。幸而政府对判决书中的规定未作出任何改变，郎代克继续保管着领地的这一部分财产。由于桑道夫伯爵的女儿之死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因此，只有当遗产继承者到了法定年龄而又确实未被找到时，桑道夫伯爵的这份财产方能归国家所有。

这就是桑道夫一家遭到的最后一次打击。由于唯一的继承人失踪了，这个显赫的贵族之家险些儿灭门绝户。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如同所有跟的里雅斯特起义有关的事一样，渐渐地被人遗忘。

获悉女儿死去的消息时，马蒂亚斯·桑道夫正隐名埋姓、秘密地生活在奥特朗托。失去了小女儿，他薄命的爱妻给他留下的一切便荡然无存了。随后他悄然离开了奥特朗托，没有人知道他来去的行踪，更没人知道他去何处开始新的生活。

十五年以后，当桑道夫伯爵重新露面的时候，他已更名改姓，以安泰基特大夫的名义在进行活动，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他的事业，要完成一项他视为神圣的使命。离开奥特朗托数年以后，他获得了一笔巨额资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他匿名隐姓，不为世人所知。他发誓要四处寻找那些他将

报恩或报仇的对象。在他的心目中，皮埃尔·巴托里理应是他正义事业的合作者。他向地中海沿岸各城市派出情报员，给予高薪待遇，要求严守职业秘密，和大夫直接联系。情报或通过特快船只传递，或通过连接安泰基塔、马耳他的海底电缆，中转马耳他，和欧洲联系。正是通过查证、核对各地送来的情报，大夫重新找到了直接或间接与桑道夫伯爵案件有关的所有人的下落。他能在遥远的地方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尤其是这四、五年以来，他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步步紧盯。他知道西拉斯·多隆达带着夫人和女儿离开了的里雅斯特，搬迁到拉古扎市的斯特拉顿公馆安了家。他通过欧洲主要城市中的寻觅，发现了萨卡尼的踪迹。萨卡尼在那里荡尽财产，回到了西西里，在该岛东部省份里和同伙齐罗纳密谋策划，以图再发横财，东山再起。他获悉卡佩纳已离开罗维尼奥和伊斯的里亚，到了意大利或奥地利，凭着告密得来的几千弗罗林赏金，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至于安德烈·费拉托，他被关在的罗尔地区的斯丹监狱，以舍己救毕齐诺城堡逃犯的慷慨之举在那里赎罪。若不是数月之后死神把他从苦役犯的镣铐下解放出来，大夫本想帮他越狱的。费拉托的孩子玛丽亚和吕吉也离开了罗维尼奥。无疑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的生活！可是他们躲藏巧妙，大夫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至于巴托里夫人，她带着儿子皮埃尔，和拉迪斯拉·扎特马的老仆人鲍立克一起定居在拉古扎。大夫一直关注着她，大家知道，大夫如何寄去一笔巨额赠款，却被自尊而倔强的巴托里夫人谢绝了。

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大夫就要开始他艰苦的战斗了。十五年的销声匿迹，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去。当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被人认出时，他来到了拉古扎，发现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正和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热恋着。对于这种爱情，大夫不能容忍，无论如何，他要使这种爱情破裂！

大家不曾忘记当时发生的一切，萨卡尼的介入，以及给男女双方带来的恶果，皮埃尔如何被抬回家里，年轻人即将死去时安泰基特大夫所做的事情，后来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大夫使他苏醒，将自己的真实姓名马蒂亚斯·桑道夫透露给他。

现在必须把他的病伤治好，必须把他不知道的事情统统告诉他：可耻的叛卖行径如何出卖了他的父亲和埃蒂安·巴托里的两个同伴，叛卖者都是些什么人。最后，必须把皮埃尔争取过来，使他成为伸张正义的、公正无私的人物。大夫认为这种正义不能同人世间的所谓正义相提并论，正是这种所谓的人间正义，使大夫蒙受了灾难。

因此，首先要把皮埃尔·巴托里的伤治好，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于是大夫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治疗工作。

刚到岛上的八天里，皮埃尔一直生命垂危，死去活来。不但他的伤势十分严重，而且他的精神状况更糟。他思念莎娃，认为她已和那个萨卡尼结婚了；他思念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为他哭泣；然后，他父亲的最诚挚的朋友马蒂亚斯·桑道夫的复活，化名为安泰基特大夫，这一切一切，足以使这个经历坎坷的青年更加痛苦不安了。

大夫日夜守候在皮埃尔身边，不愿离开。他听见皮埃

尔在昏迷中重复着莎娃·多隆达的名字，明白他是何等地爱她，一旦他心上的人和别人结婚，会给他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啊！于是大夫心想，即使皮埃尔得知是莎娃的父亲告发而害死了他的父亲，他的这种爱情恐怕也是始终不渝的！然而大夫决心已定，把此事告诉皮埃尔，这是他的责任啊！

有多少次，人们以为皮埃尔就要死去。受到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痛苦的折磨，他濒于死亡，以致认不出在他床头的桑道夫伯爵了！他甚至连莎娃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了！

然而治疗卓有成效，年轻人逐渐康复。医治肉体的创伤远比治疗精神创伤要快。他的伤口开始愈合，肺部恢复了正常功能。七月十七日那一天，大夫确信皮埃尔脱险了。

这一天，年轻人认出了大夫，并能以微弱的声音，呼唤大夫的真实姓名。

"对你来说，我的孩子，我是马蒂亚斯·桑道夫。可是只能让你一个人知道！"

皮埃尔看着他，急不可待地等着大夫说下去，想听个明白。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大夫补充道。

皮埃尔在一间漂亮的房间里疗养：周围海风徐徐，空气新鲜；窗户面北、面东而开，上有绿荫覆盖；窗外流水淙淙，树木茂密，四季常青。在这里，皮埃尔将迅速恢复健康。大夫不断地给他治疗，时时在他身边忙碌。后来，当大夫觉得治愈有了保障的时候，他便选定了一个聪明、善良、绝对可靠的人来当助手。

这人就是白佳德，他对皮埃尔、对大夫都一样的忠诚。不言而喻，他和马迪夫对拉古扎公墓发生的事情绝对保密，并且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年轻人是从他自己的坟墓中被救出来的。

几个月来，凡是在这期间发生的种种新鲜事情，白佳德都相当知情，因而他对病人也格外地关心。皮埃尔·巴托里对莎娃的爱情横遭萨卡尼的破坏，理所当然地激起了白佳德对这个无耻之徒的痛恨。送葬的行列和婚礼的车队在斯特拉顿公馆门前的相遇，在拉古扎公墓里掘墓取尸的事，都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善良人。尽管还不了解大夫的真正意图，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大夫的什么计划紧密连在一起了。

因此，白佳德连忙接受了看护病人的任务。大夫叮嘱，要他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愉快心情去影响病人，使他得到消遣和娱乐。他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何况自格拉沃萨地方节日以来，他一直把皮埃尔看作债主，一有机会，他总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还清债务。白佳德怀着这种心情，来到皮埃尔的身旁，通过谈心聊天，尽力扭转他的思想，不让他有思考的时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白佳德应皮埃尔的直接要求，谈起他是如何结识安泰基特大夫的。

"小海轮事件，皮埃尔先生！您大概记得吧！小海轮下水简直把马迪夫变成一位英雄了！"

皮埃尔没有忘记，格拉沃萨地方节日那天游艇进港时发生的严重事件。可是他却不晓得，两个杂技演员是在大

夫的建议之下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加入了船员的行列。

"是的，巴托里先生！"白佳德说，"是的！是这样的，马迪夫舍己救船，使我们从此摆脱了贫困！大夫给我们的恩典，并没有使我们忘记您的恩情哪！"

"我的？"

"是呀！皮埃尔先生。那一天，您差一点儿成了我们的观众。您交了两个弗罗林，我们却没能表演，因为我们的观众交钱以后转眼就不见了！"

白佳德的话使皮埃尔回忆起来，当他付了两个弗罗林，正要走进普罗旺斯人杂技场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

年轻人确实忘了这件事。他现在苦笑着回答白佳德，因为他想起来了，当时他混在人群当中去找莎娃·多隆达去了。

他于是闭上了眼睛，思索着那一天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想到莎娃已经结婚，他就悲伤欲绝，恨不得把救活他的人诅咒一番才能解气。

白佳德看得明白，这个格拉沃萨节日勾引起了皮埃尔悲伤的回忆，他便不再提及此事，甚至沉默起来，只是自言自语地说：

"每五分钟给我的病号服半汤匙的开心药，对！这就是大夫给开的药方。不过，这不容易办到啊！"

过了一会儿，皮埃尔睁开眼睛，又开口问：

"白佳德，这么说，小海轮事件以前你并不认识安泰基特大夫？"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他姓甚

名谁呢！”白佳德回答。

“自那天之后，你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除了派我出过几次差以外，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

“那么，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好吗？”

“我有理由相信，皮埃尔先生，我们是在一个海岛上，因为我们的四周都是海水。”

“这一点我不怀疑，不过它是在地中海的哪个部分？”

“啊！难说呀！这海岛究竟在北面还是在南面，是在西面还是在东面，我一点儿都说不上来。”白佳德回答。“管它呢，这个无关紧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是在安泰基特大夫的家里，我们吃不愁，穿不忧，睡得香，处处受尊重……”

“可是，尽管你不知道这海岛的位置，你至少知道它的名字吧？”

“它的名字？……噢！我知道！它叫安泰基塔！”白佳德回答。

皮埃尔·巴托里想呀想，怎么也想不起来地中海里有哪个岛屿叫这个名字的。所以，他瞧着白佳德。

“是呀，皮埃尔先生，是叫安泰基塔！”正直的小伙子回答。“由于这里既无经度又无纬度，要是我有个叔叔，给我写信的地址就是地中海。可是老天爷至今不肯给我这一份快乐！说一千，道一万，既然这岛屿为安泰基特大夫所有，它叫安泰基塔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说是大夫取了该岛的名字，还是该岛取了大夫的名字，即便我是地理协会的秘书长，怕也说不出来呀！”

皮埃尔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原先担心的并发症一个也没出现。由于食物营养丰富，调配得当，病人的体力日益增强。大夫常来探望，问长问短，唯独不谈那些与他直接相关的事情。皮埃尔不好意思过早地催促大夫讲出隐情，他在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白佳德总是将自己和病人的谈话片断忠实地向大夫报告。皮埃尔一直急于知道桑道夫伯爵为什么要隐名埋姓，甚至连居住的这个海岛也不让外人知道。他当然更加想念莎娃。无奈，安泰基塔岛和欧洲大陆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交通联络，他和莎娃相隔的距离显得十分遥远了。值得庆幸的是，他很快就能恢复体力，到时候便可以询问一切、了解一切了。

是的！询问一切。而到了那一天，大夫将象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一样，不管病人多么痛苦，决心给他医治精神的创伤。

好几天过去了，年轻人的伤口完全愈合，他甚至已能够下床，走到房间的窗前去。地中海风和日丽，阳光和煦，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病人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和精力。皮埃尔感到自己复活了。他凝视着一望无垠的远方，他那深邃的目光好象要透过天际注视更遥远的地方，皮埃尔陷入了思念亲人的痛苦中。他精神上的伤痕毕竟还很深。这个无名岛屿周围的辽阔水域几乎是一片荒凉，偶尔有几只沿海轮、三桅船和小帆船出没在大海上，从不在该岛停泊；从来看不见欧洲大湖中到处行驶的大商船或大客轮。

安泰基塔岛仿佛被弃置在世界的边缘。

七月二十四日，皮埃尔得到大夫允许，第二天下午可以在大夫的陪同下，作病后第一次外出散步。

"大夫，如果我有气力外出散步，我更可以听您谈谈了！"

"听我谈谈，皮埃尔！……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您知道我的全部历史了，可我对您的历史却一无所知呢！"

大夫仔细地端详着皮埃尔。这一次他不再以朋友的身分，而是象一个就要给病人施行手术的医生，坐在皮埃尔身旁，说：

"你想了解我的过去，皮埃尔？好吧，你听我说！"

第二章

过去和现在

"那就先说安泰基特大夫的历史吧。他的历史，要从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纵身跳入亚得里亚海的时刻算起。

"冒着警察最后射来的冰雹似的枪弹，我安然无恙地在大海中消失了。夜色昏暗，无人看见我。潮流把我带向大海，即使想回岸边也不可能了，况且我根本不想回到岸边去。我宁肯死在海里，也不愿再次被捕，送到毕齐诺城堡去就义。如果我死了，一切将付诸东流；万一活着，人们倒会

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这样，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投身伸张正义的事业。复仇，这是我向扎特马伯爵，向你的父亲，也是我自己发誓要完成……也一定要完成的事业啊！”

“正义的事业？”皮埃尔应声问道。听到如此出乎意料的用词，他的眼睛闪亮起来。

“是的，皮埃尔，这个事业你一定会了解的。也正是为了把你结合到这个事业中来，我才把你从拉古扎的公墓里救出来的。象我一样，你曾经死去过，现在，你也象我一样地活着！”

听到这些话，皮埃尔·巴托里仿佛回到了十五年前，看到他父亲在毕齐诺城堡的刑场上就义的情景。

“在我面前，”大夫接着说，“是通向意大利海岸的茫茫大海。不管我的泅水本领多么高明，也休想泅渡到彼岸去。除非上帝保佑，让我遇着一个漂浮在海面的物体，或者巧遇一条外国船只把我收留，否则我是注定要死的。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力大无比，只要能够，他就会拚命挣扎，保住性命。

“起初，我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中，以避开最后射来的枪弹。后来，当我断定不会被发现时，便浮在海面上，朝大海游去。我衣着单薄、贴身，没有妨碍我泅水。

“大约是晚上九点半了。我估计，离开罗维尼奥港口，朝与海岸相反的方向泅渡已经一个多小时，港口的最后一丝亮光在渐渐消失。

“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抱的是什么希望呢？没有，我没有抱任何希望，皮埃尔，可我却感到身上有股坚忍不拔

的毅力，有种非凡的坚强意志在支撑着我。这时，我千方百计要拯救的已不是自己的生命了，而是我未来的事业！如果这时有条渔船经过这里，我就会立刻潜入水中避开它！在这条奥地利海岸线上，我还能遇到不知多少个准备出卖我、以便领取赏金的叛徒啊！我还会遇到多少个卡佩纳，才会碰到一个安德烈·费拉托啊！

“第一个小时过后，在昏暗的夜色中，一条小船突然地出现了。小船来自大海，顺风满帆，向海岸驶去。我刚刚躺在水面上，尽管疲劳不堪，却本能地翻转身体，准备潜水。一条驶向伊斯的里亚港口的渔船，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

“我立即盯着这条船。有个船员用达尔马提亚语大声喊叫，要求掉转船头。我一下子潜入水中。于是没等船上的人发现，小船便在我的头顶上掉转了船头。

“实在憋不住了，我就浮出水面换气，然后继续向西游去。

“夜风停息，风平浪缓。只有海底翻起的长浪把我托起，带往大海去。

“这样，我时而泅水，时而休息，远离海岸，又是一个钟头了。我一心想着要达到目的，不顾路程的艰难遥远。要游五十海里才能横渡亚得里亚海呀，是的，我决心横渡过去！是的，我一定要横渡过去！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才能知道人有多大的本领！才能知道，一旦人的精神力量和体力相结合，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我这样又坚持了一个小时。亚得里亚海的这片海面上没有一个人。最后一群鸟儿已经离开了这一带海域，到

岸边的悬崖峭壁上归巢去了。只有一对一对的银鸥或海鸥在我的头顶上飞翔，发出尖锐的叫声。

"尽管我想驱逐疲劳，可是事与愿违，两臂和两脚却愈来愈沉重，手指已经分开，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把手握起来。我的脑袋发沉，犹如有个铁球系在肩上。我已力不从心，无法继续把头漂浮在水面上。

"一种幻觉向我袭来，我思绪纷乱，一些奇异的念头在我发胀的头脑中形成。我感到，即使我的听力和视力所及之处发出的声响或光线，我也只能部分地听到和看到了。下面便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

"快到夜半时分，一种难以辨清的、低沉的隆隆声从东方由远而近传来。一道亮光闪过，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我试着抬起头来，却只能半露出水面。接着，我便张望起来。

"我把这些细节告诉你，皮埃尔，是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些情节，从而了解我！"

"您的一切我都知道的，大夫，"年轻人应道，"您以为我母亲没有告诉过我，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是什么人吗？"

"你母亲认识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这是真的，皮埃尔，可是她并不认得安泰基特大夫呀！你应该了解这个大夫。你就听他说吧！……你听我说！"

"我听到的声音，是一条刚从东面驶来的大船发出的。它的航向是意大利海岸。我看到的强光是白色的船灯发出的。那个灯挂在前桅下帆的支索上，表明这是一条汽船。至于它的方位灯，我很快就看到了，红灯在左舷，绿灯在右

舷。我同时看到这两盏灯，表明船正朝我驶来。

“时不我待，机不可失。眼前的瞬间有决定意义。既然这汽船来自的里雅斯特方向，十有八九是奥地利的船只。向它求救，就等于自投罗网，落入罗维尼奥宪兵的手中！我下定决心不要求避难，而利用它所提供的手段来拯救自己。

“这是一条高速汽船，象一个庞然大物一般向我奔来，船头的海面泛起一片白浪。用不了两分钟，汽船就会把我面前的水面划成两半了。

“我断定这是一条奥地利汽船。它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布林的西和奥特朗托港，起码要在这两处停泊。如果真是这样，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它就应当驶抵那里了。

“我拿定了主意，等着。在黑暗之中，我肯定自己不会被发觉，便漂浮在这庞然大物前进的方向上。当时船速缓慢，船体在滚动的波浪上微微晃动。

“汽船终于驶到了我跟前。整个船头耸起，足有二十多英尺高。刹那间，我被船头的泡沫团团包围，幸而未撞到船头上，长长的船体擦着了我的身体，我拚命用手推船，离开了它。当我看清了高高翘起的船尾时，便冒着被螺旋桨绞成肉泥的危险，抓住了船舵。

“幸好汽船满载，螺旋桨深深地埋入水中。如果螺旋桨靠近水面，我就无法挣脱它搅起的漩涡，也就不可能抓住船舵了。跟所有的汽船一样，这条船有两条铁链悬挂船尾，和船舵相连。我抓住一条铁链向上登攀，一直攀到离开水面的系泊铁钩处，在舵架附近勉勉强强呆下来……我的安全有了保障。



我抓住一条铁链……

“三个小时以后，天亮了。我心里盘算，如果汽船在布林的西或奥特朗托停泊，我得这样呆上二十个小时，使我难以忍受是口渴和饥饿。可是最关紧要的，是不让船上的人从甲板上或者从挂在船后的那只小艇上看见我。当然，从汽船旁边驶过的船只上可能发现我，可是这一天遇到的航船很少，并且都是从远处驶过的，无法看到我攀挂在舵链上。

“炽热的阳光很快地晒干了我脱下的衣裳。我把安德烈·费拉托的三百弗罗林一直藏在腰带里，一旦上了岸，这些钱将保障我的安全，那时我就无所畏惧了。到了另一个国度里，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就不必害怕奥地利警察了。在那里，不会引渡政治犯。可是对我说来，得救是不够的，我要让人们相信我已经死去，绝不能让人知道毕齐诺的最后一个逃犯来到了意大利。

“我的愿望实现了。这一天安然过去，黑夜来临。将近晚上十点钟，有个信号灯在西南方有规则的时灭时亮，那就是布林的西港的灯塔。两个小时之后，汽船朝入港的航道驶去。

“于是在领港员登船之前，离码头约有两英里远的地方，我把衣服包好系在脖子上，便抛开了舵链，悄悄地潜入水中。

“一分钟之后，我只听见汽笛长鸣，汽船已无影无踪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游过了一段平静的海面，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海滩，躲到了巨石之间，重新穿上了衣服。过度的疲劳暂时驱走了饥饿，我竟在一个布满了干海藻的

岩石洼地里睡着了。

“天亮以后，我进入了布林的西城，到一个最普通的旅馆里住下。在制订崭新的生活计划之前，我在那儿等待着案件的结局。

“皮埃尔，两天后我从报纸上获悉，的里雅斯特的谋反案有了结局。据说，为了找到桑道夫伯爵的尸体，曾经进行了搜寻，可是没有找到。人们以为，我的两个同伴——拉迪斯拉·扎特马和你的父亲埃蒂安·巴托里——在毕齐诺城堡的刑场上就义后，我也已死去。

“我，死了！……不，皮埃尔，我是否活着，大家走着瞧吧！”

皮埃尔·巴托里贪婪地听着大夫的故事，心情非常激动，心想这故事似乎发生在一座坟墓的深处。是的！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是这么说的！桑道夫见到了皮埃尔，埃蒂安·巴托里的生动形象又浮现在他眼前，他素常那种冷漠的神情逐渐消失。他向皮埃尔完全敞开了心灵的大门。多少年来他一直埋藏心底、从不向外人透露的事情，他向皮埃尔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可是皮埃尔急于知道的事，伯爵期望皮埃尔协助的事，却丝毫未提呢！

大夫刚才讲述的、关于他果敢地横渡亚得里亚海的故事完全属实，点滴不差。他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布林的西。在当时所有人的心目中，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已离开了人世。

但是，离开布林的西已刻不容缓。这是一个中转的港口城市，人们或者来这里乘船去印度洋，或者到这里下船，

然后到欧洲去。每星期除了一两天有邮船、又主要是“半岛和东方公司”的邮船抵港而外，这个城市常常是空城一座。在这里，毕齐诺城堡的逃犯很可能被认出来。毋庸赘言，大夫把自己的生命已置之度外，现在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相信他确已死去。

大夫到达布林的西的第二天就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他漫步在矗立着克里奥巴特圆柱的高台脚下，这儿是古代阿皮安大道的起点。大夫边走边想。新的生活计划已经制定，他想去东方发财致富，并通过财富获得权力。而搭乘一艘去小亚细亚沿岸的班轮，挤在各民族的乘客中间，对他说来是不相宜的。他需要一种更为秘密的交通工具，可是在布林的西是找不到的。因此当天晚上，他就乘火车到奥特朗托去了。

不到一个半小时，火车就到了那里。这个海港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即奥特朗托海峡的口上。从地图上看，意大利象一只踏入地中海的靴子，奥特朗托正好处在这只靴子的后跟上。在这个几乎渺无人烟的港口里，大夫和一条三桅船的船主商洽，定下了搭船的价钱。这是一条准备动身到伊兹密尔去的商船，船上装的是阿尔巴尼亚马驹，因为在奥特朗托找不到买主，所以船主要把这些马驹转口出卖。

次日，三桅船出海了。意大利半岛尖端的圣玛丽亚—迪—累乌卡角上的灯塔缓缓地降到了地平线以下，意大利东海岸对面的希马拉山在海雾中渐渐隐去。经过几天的安全航行，三桅船绕过了希腊南端的马塔潘角，到达了伊兹密

尔港口。

大夫扼要地向皮埃尔叙述了他的这一段旅程，然后又简明地讲述了他如何通过报纸获悉，他的小女儿出其不意地死去了，而将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了人间！

他说："我终于踏上了小亚细亚的土地，并打算隐名埋姓地生活若干年。在那里，正是凭着青年时代在你享有盛名的父亲任教的匈牙利高等院校中所学得医学、化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我才得以维持生活。

"超出了我的预想，我相当顺利地获得了成功。首先，我在伊兹密尔行医七八年，获得很高声望。通过几次偶然的诊疗，我和一些医术还相当落后的地区的富豪拉上了关系。接着我离开了这个城市。象昔日的教师一样，我一面行医，一面传授医术，并学习尚不了解的小亚细亚及印度婆罗门学者的疗法。我走遍了这些地区的各个省份，这儿停留几个星期，那儿呆上几个月。卡拉希萨，宾德，阿达纳，阿勒布，的黎波里，大马士革都有人请我诊断，每次都是人未动身，名声先到。于是我的声望愈来愈高，财富与日俱增。

"但是这还不够，我需要象一个豪富的印度王公那样获得无限的权力，让科学为我创造巨大的财富。

"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

"在叙利亚北部的霍姆斯城里，有个人患了一种慢性病，奄奄一息。直到当时，尚无一个医生能确切诊断，无法对症下药。这个人名叫法拉特，在奥斯曼王朝里是个显贵。他当时仅仅四十五岁，由于家财万贯，他享尽人间欢乐，所

以尤为珍惜自己的生命。

“法拉特听到人们谈论我的医术，因为我的名声那时已相当显赫。他派人请我去霍姆斯为他诊断，我便应邀前往了。

“‘大夫，’他对我说道，‘倘若您把我的病治好了，我的一半财产便归您所有。’

“‘请您保留您那一半财产吧！’我答道，‘我先试试看，倘若上帝作美，我一定给您治好！’

“我仔细认真地研究了这个众医不治的病人。所有的医生都说，他至多能再活上几个月。我相当幸运，确诊了他的病症。我在法拉特身边呆了三个月，仔细观察治疗的效果。病人很快康复了。当他给我酬谢的时候，我只同意接受我认为应得的金额。随后我就离开了霍姆斯。

“三年之后，法拉特在一次出猎中丧亡。他没有父母，没有直系亲属，他在遗嘱中指定我为他的全部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他的遗产价值无法估量，至少有五千万弗罗林(约合一亿二千五百万法郎)。

“毕齐诺城堡的逃犯来到小亚细亚的这些省份避难，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了。安泰基特大夫在这些地方成了传奇式人物，他的名声也传到了欧洲。我获得了预想的结果，从此以后，我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了。

“我决定回到欧洲去，至少要回到西地中海的某个海岸去。我游览了北非海岸，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买得了一个名叫安泰基塔的大海岛。它十分富饶，足以满足一个小小移民地在物质方面的一切需要。在这个岛上，皮埃尔，我是君

主，绝对的主人，一个没有臣民的国王，可是却有一批忠心耿耿为我服务的人；在这个岛上，一旦军事工程竣工，将有令人生畏的坚固设防。它拥有联络地中海各处的远航交通工具，有一支快速的小型船队，我可以这样说，这支船队把地中海变成了我的领海！"

"安泰基塔岛位于什么地方？"皮埃尔·巴托里问。

"位于锡尔特海湾附近。这个海港凹入非洲大陆，介于摄政制度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之间。北风从大海吹到海湾深处，掀起滔天巨浪，即使现代化船舶也有被吞没的危险。因此，这个海湾，自古以来就是险恶之地，令人生畏。"

果然安泰基塔岛就在锡尔特群岛北部。多年以前，大夫走遍了昔兰尼加海岸，昔兰尼加的古老港口苏尔萨，巴尔切地区，以及将古老的普托勒玛依斯、贝雷尼斯、亚得里亚诺波里取而代之的所有城市。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城市古代为希腊、马其顿、罗马、波斯、阿拉伯五个城邦共管之地，今天属于阿拉伯人，成了的黎波里的领地。哪里有病人找他，大夫就到哪里去，因此他有机会走遍了利比亚沿海的许多群岛，诸如普林蒂内的两姊妹岛，法罗斯和安蒂罗得，埃纳西普特，丹达里埃内，毕弋斯，普拉德，伊洛斯，伊法勒斯群岛，蓬蒂埃纳斯诸岛，布朗什群岛，最后就是锡尔特群岛。

在锡尔特海湾里，在班加西郡西南三十海里处，也就是距离海岸最近的地方，这个安泰基塔岛特别引起大夫的注意。人们所以这样称呼这个岛屿，是因为它位于其它锡尔

特或吉尔特群岛的前部。大夫设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海岛变成自己的领地，掌握全部的所有权，所以便自名为安泰基特大夫。从此，这个名字广为流传，不久就传遍了欧、亚、非三大洲。

大夫作出这种抉择有两个重大理由：其一，安泰基塔岛相当广阔——周长十八海里，足以容纳大夫打算收留的全部人员；该岛地势相当高，岛上有个高八百英尺的圆锥形山地，居高临下，可以一直监视到昔兰尼加海岸的海域；该岛上有河川灌溉，物产丰富多样，能满足数千居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其二，该岛位于风暴骇人的海湾深处，比较保险。在史前时代，古希腊的阿耳戈英雄们[1]在此处就遇到过不幸。那些古罗马的作家阿波罗尼俄斯·德·罗得斯，维吉尔，普罗佩斯，塞内加，瓦莱吕斯·弗拉居斯，吕坎，还有许多与其说是诗人还不如说是地理学家，比如波里布，萨吕斯特，斯特拉旁，默拉，蒲林尼，普罗科普，他们一面讴歌或描写这些"诱人的"锡尔特海域，一面指出阿耳戈的英雄们所遇到的危险。

安泰基特大夫非常喜欢这个海岛，他花了一笔巨款把它全部买了下来，免除了所有的封建义务。该岛的转让证书经苏丹[2]全权批准之后，安泰基塔岛的主人便拥有了全

---

① 见希腊神话。忒萨利亚国王珀利阿斯篡夺王位后，为了阻止侄子伊阿宋争位，叫他到科尔喀斯觅取金羊毛。伊阿宋得天后赫拉帮助，造成快艇阿耳戈，和许多英雄一同启程，经历了不少艰险，又得到科尔喀斯国王的公主美狄亚的帮助，才最终达到目的。

② 苏丹：意为君主或统治者。

部主权。

大夫住在这个岛上已经三年了。约有三百家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为大夫许诺的工资待遇和幸福生活所吸引，来此居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近两千人的移民地。他们既非奴隶，又非臣民，而是忠于他们首领的伙伴，把地球的这个角落当成了自己新的祖国。

正规的行政管理制度渐渐地建立了起来，由民兵保卫岛屿。从知名人士中挑选出官员，可他们却没有什么机会履行职权。后来，英国、法国、美国最有名的造船厂，按照大夫寄去的图纸，建造了奇妙的小型舰只、汽船、蒸汽机游艇、二桅船或者在地中海作快速旅行的“电动船”。与此同时，安泰基塔岛上开始构筑明碉暗堡。尽管大夫催促，工程尚未完竣。大夫之所以催促，并非没有重大的理由。

难道锡尔特海湾一带的安泰基塔岛还有可怕的敌人吗？是的！一个可怕的教团，其实是一个海盗帮。眼看着一个外国人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建立移民地，这个海盗帮既妒嫉，又仇恨。

这个教团，就是以西迪·穆罕默德·本·萨努西为首的穆斯林教团①。这一年（回历1300年），这个教团的活动

---

① 萨努西教团：是穆罕默德·本·阿里·萨努西于1835年创建的回教兄弟会组织。该组织的影响甚大，其势力遍及埃及、的黎波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亚细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鼎盛时期，教徒约三百万人。他们仇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先后在突尼斯南部、利比亚海岸和法、意入侵者打仗。小说后半部多次提到“教团”是强盗帮，教民是“海盗”，反映了作者的民族偏见。

空前猖獗，从版图上说，它的势力范围内已有三百万教徒。它的回教学校，所属郡县，活动中心，分布在埃及，奥斯曼帝国的欧亚疆域，巴艾莱和杜布人地区，东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独立的撒哈拉，直至西苏丹。其绝大多数教徒生活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从而对北非的欧洲人居留地，对于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可爱的阿尔及利亚，尤其是对安泰基塔岛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因此，集中所有的现代化防御手段以保卫海岛，只不过是大夫的谨慎之举罢了。

以上就是皮埃尔·巴托里从大夫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事情。通过谈话，他还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皮埃尔被带到了这个锡尔特海湾深处的安泰基塔岛上，这个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地方，而他念念不忘的母亲和莎娃·多隆达两人，却留在数百海里之遥的拉古扎。

接着，大夫又说了几句，对他后来的生活作了一些补充。他一面作出部署保卫海岛的安全，一面令大家平整土地，开发富源，以满足小岛上移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不断地打听昔日旧友的情况，其中包括离开的里雅斯特到拉古扎定居的巴托里夫人母子及鲍立克。

皮埃尔从而得知，为什么莎娃雷娜号要在特别激起公众好奇心的情况下到达拉古扎，为什么大夫去拜访巴托里夫人，巴托里夫人如何在儿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拒绝了归她使用的赠款；后来，当着皮埃尔在墓中处于磁气催眠沉睡中的时候，大夫又是如何将他抢救了出来。

“你，我的孩子，”大夫补充了一句，“是呀！你失去了理

智，宁肯自杀而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句话激怒了皮埃尔，他蓦然站了起来。

“自杀！……您居然相信我是自杀！”

“皮埃尔……是一时的绝望吧！……”

“绝望，是的！我那时确实绝望了！……我甚至相信，在您作出了我求之不得的许诺之后，我被您，被我父亲的生前好友抛弃了！……绝望，是的！我现在仍然绝望呢！……可是上帝并没有让绝望者去死！……上帝叫他活着！……活着，为了报仇！”

“不……活着为了惩罚！”大夫答道。“可是，皮埃尔，到底是谁刺了你一刀？”

“我憎恨的一个人，”皮埃尔答，“那天晚上，在一条沿拉古扎城墙的荒芜道路上，我遇到了这个人！也许这个人以为我要冲到他面前挑起决斗！可是他首先下了手，捅了我一刀！……此人就是萨卡尼，就是……”

皮埃尔没有把话说完，一想到这个他认为是莎娃丈夫的无耻之徒，头脑就昏昏然乱作一团，双眼闭合，仿佛他的伤口重新裂开，似乎生命离开了他的躯体。

转瞬间，大夫又使他复苏过来，恢复了知觉，并且瞧着他喃喃地说道：

“萨卡尼！……萨卡尼！”

刚刚经受了一次精神打击，皮埃尔本该休息一下，可他却不愿休息。

“不休息！”他说，“您刚才给我讲了一个开头：首先讲了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跳入亚得里亚海以来，关于安泰基

特大夫的故事……”

“是呀，皮埃尔。”

“您可否讲讲我所不了解的、关于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事情。”

“你有气力听我讲吗？”

“您说吧！”

“好！”大夫答道，“最好现在就把那些你有权了解的秘密告诉你，让你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以后再也不提它们了！皮埃尔，你可以认为我把你抛弃了，不，因为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格拉沃萨！……你听我说说吧！……听完后你再判断并不为晚！”

“皮埃尔，你知道，执行死刑前夕，我和同伴们一起，我们试图逃出毕齐诺城堡。可是，拉迪斯拉·扎特马正准备下到主塔楼的基石处和我们会合的时候，他被看守抓住了。你父亲和我被比科深渊的激流冲走，看守们未能抓住我们。

“当我们奇迹般地摆脱了福伊巴暗河的旋流、在莱姆河边登岸的时候，被一个卑鄙的家伙发现了。那时政府刚刚悬赏要买我们的头，这个家伙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出卖了。由于发现了我们藏在罗维尼奥的一个渔夫家里，当渔夫正准备把我们渡到亚得里亚海彼岸去的时候，你父亲被捕，并被押回毕齐诺城堡。我呢，比较幸运，总算逃了出来！这些事你都知道，我下面讲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这家伙名叫卡佩纳，是个西班牙人。在他告密之前——这次告密使渔夫安德烈·费拉托丧失了自由，数月之后乃至丧失了生命。——已有两个家伙出卖了的里雅斯

特起义的秘密。”

“他们叫什么名字？”皮埃尔·巴托里大声问。

“先讲他们的叛卖行径是如何被发现的吧！”大夫答道。

于是他便很快地讲述了主塔楼牢房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种声学现象如何使他听到了叛卖者的名字。

“我问他们的名字，大夫！”皮埃尔·巴托里又叫了起来。“您不会拒绝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吧！”

“我肯定要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的！”

“他们是些什么人？”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会计，他是密探，打进了拉迪斯拉·扎特马的家里！就是这个家伙，他想把你干掉！这家伙，就是萨卡尼。”

“萨卡尼！”皮埃尔叫了起来。他顿时觉得有了力气，朝大夫靠近了一步。“萨卡尼！……这个卑鄙的家伙！……您过去就知道他呀！……您，埃蒂安·巴托里的同伴，您，自愿保护他儿子的人，您，我向他吐露爱情秘密的人，您竟然怂恿这个卑鄙的家伙，让他进了西拉斯·多隆达的家里！而您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他拒之门外的呀！……您保持了沉默，容忍了这种罪恶……是的！这种罪恶！……把不幸的姑娘交给了名叫萨卡尼的家伙！”

“是的，皮埃尔，我是这样做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娶她为妻的！”

“她！……她！……”

“因为，如果皮埃尔·巴托里和多隆达小姐结婚的话，

这将是更加不能容忍的罪恶！”

“为什么？……为什么？……”皮埃尔重复着，苦恼极了。

“因为萨卡尼有个同谋！……是的，在害死你父亲的可耻阴谋中他有个同谋！……而这个同谋，你必须知道！……这个同谋，就是的里雅斯特的银行家，就是西拉斯·多隆达！”

听到这里，皮埃尔醒悟了！……他无言以对，嘴唇抽搐。要不是因恐惧站在那里发呆的话，他早就瘫下去了。他的瞳孔眼看着在变大，仿佛他的视线坠入了无底而黑暗的深渊。

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几秒钟而已。在这当儿，大夫感到惊恐，心想，这次可怕的手术莫非要了病人的性命不成！

但是，皮埃尔是个刚强汉子。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心间怒涛一般的感情，不禁热泪盈眶，滚下泪珠！

后来，他又坐回到自己的沙发上，把手放到了大夫手里。

“皮埃尔，”大夫说道，他的声音温柔而低沉。“对世界上的人来说，我们俩都已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孤单一人活在世间，既无朋友，又无子女！……你愿否做我的孩子？”

“愿意！……爸爸！”皮埃尔应道。

的确，是这种父子之情使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第 三 章

拉古扎发生的事情

当着这些事件出现在安泰基塔岛上的时候，拉古扎市最近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巴托里夫人当时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她儿子死后，鲍立克在几位朋友的协助下，帮她离开了拉古扎，远离了玛丽内拉胡同的那个家。她儿子刚死的那些日子里，大家都为这个不幸的母亲着急，担心她经受不住这新的打击而精神失常。不管这个女人多么坚强，还是出现了一些神经错乱的症状，使医生们为之不安。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按医生们的建议，巴托里夫人被送往一个名叫万蒂塞罗的小村子，住在一位朋友家里，受到精心的照料。可是，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丧夫失子、受到双重打击的女人感到慰藉呢？

老仆人不忍离开女主人。玛丽内拉胡同的家从此封门闭户，他跟随巴托里夫人到了乡下，成了女主人谦恭而勤劳、患难与共的心腹知己。

至于莎娃·多隆达，巴托里夫人曾经诅咒过她。而现在，巴托里夫人和鲍立克从不谈起她，甚至连莎娃的婚期已大大推迟还不知道呢。

年轻的姑娘受到意外的、可怕的打击而卧床不起了。

她心上的人儿已死去……无疑是绝望致死的！……正是在她离开公馆去举行那可恶的婚礼的时候，人们抬着皮埃尔的尸体也正向墓地走去呢！

整整十天之内，也就是说直到七月十六日，莎娃气息奄奄，令人焦虑不安。她母亲一直守候在身边悉心照看。这也许是多隆达夫人对女儿最后的关心，因为她自己也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了。

在这漫长的十天里，母女之间交流了哪些思想？不用说，大家就能猜到。在呜咽和哭泣声中，她们不时叨念着两个名字：被咒骂为死有余辜的无耻之徒萨卡尼和名字已经刻在墓碑上，使她们恸哭不已的皮埃尔。

西拉斯·多隆达是绝对不参加这些谈话的，他甚至避免看到自己的女儿。多隆达夫人想在丈夫面前作最后一次努力，使他同意放弃这门亲事，免得莎娃整日里为此担心害怕，惊恐不安。

也许这个一向我行我素、不顾任何压力的人能够同意妻子的意见，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见解？！然而，多隆达决心已定，不容更改。在同谋的牢牢控制之下，他拒绝听取多隆达夫人的意见。莎娃和萨卡尼的婚事早已决定，只待莎娃的身体情况允许，婚事即行办理。

不难想象，莎娃病倒的意外事件使萨卡尼多么生气。看到自己的计划受挫，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恼怒，决意同西拉斯纠缠到底！

无疑，婚期只是推迟而已。可是夜长梦多，如果婚期一味推迟，他朝思暮想的美好前途就有落空的危险。再说，他

不是不知道，莎娃并不爱他，对他只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感。更何况，如果一旦姑娘怀疑强加给自己的丈夫就是捅死皮埃尔·巴托里的凶手，这种厌恶心理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至于萨卡尼，他自鸣得意，以为抓住了时机，干掉了情敌。这个不通人性的家伙并无半点悔恨之意。

“真走运，”一天他对西拉斯·多隆达这样说，“那个小伙子寻了短见！巴托里这一家剩的人越少，对我们就越好！老天爷保佑着我们呢！”

那么，桑道夫、扎特马、巴托里三家迄今还剩下些什么人呢？只剩下一个老太婆，而且她的寿命已屈指可数了。是啊！好象上帝在保佑着这些坏蛋，直到萨卡尼作为莎娃的丈夫继承多隆达财产的那一天。

然而，看来婚期还要推延，仿佛上帝想考验一下萨卡尼的耐心。

当姑娘遭受可怕的打击之后身体稍有恢复、萨卡尼以为可以重提婚事的时候，多隆达夫人又卧床不起了。的里雅斯特事件以后，这个不幸的女人得知了自己的丈夫竟是一个如此卑鄙无耻之徒，于是忧心忡忡，神思恍惚，精力日益衰竭，终于积郁成疾。后来，她感到于心有亏，尽其所能为皮埃尔奔走说情，想多少弥补一下给巴托里一家造成的损害。由于不速之客萨卡尼的影响和阻挠，她的哀求竟毫无作用。

自从发病以来，她精力衰竭，气息奄奄，行将就木。医生诊断后，都说她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哪怕皮埃尔走出

坟墓，娶她的女儿为妻，也无法挽救她的性命。

这时莎娃精心照料母亲，日夜守在她床前，以尽自己的一片孝心。

由于婚期再次推迟，萨卡尼是何等的烦恼和不快，就可想而知了。他无休止地责备银行家，银行家和他一样，感到无能为力。

究竟结局如何，实在无法预料。

临近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说几天以后，多隆达夫人似乎恢复了一点力气。

这是回光返照的结果。她全身发高烧，二十四个小时以后就会断气。

她昏迷中不时呓语，说话语无伦次，难以理解。

有个名字不断地挂在她嘴边，使莎娃颇为惊异，这就是巴托里的名字。但是病人呼唤、乞求、重复的却不是那年轻人的名字，而是他的母亲巴托里夫人。她好象无限悔恨，说个不停：

“请饶恕！……夫人！……请饶恕！……”

当多隆达夫人神志略微清醒、姑娘问起刚才所说的话时，她惊恐不安地叫了起来：

“别问了……莎娃！……别问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呀！……”

七月三十日夜，医生们一度认为多隆达夫人的病情脱离危险，开始好转了。

白天情况良好，没有发生昏迷。病情的意外好转，使人感到愕然。可以肯定，当夜将和白天一样，可以安然度

过了。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多隆达夫人在临终之前，感到身上产生了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是因为她在临终忏悔之后下定决心，等待时机，要做一件事情。

当夜，多隆达夫人要求姑娘去休息几个小时。莎娃提出种种理由予以反驳，但是母亲执意让她去休息，她也无可奈何，只好遵命了。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莎娃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隆达夫人孤身留在屋子里。公馆内万籁俱寂，一切都沉沉入睡，真可谓"死一般的寂静了"！

多隆达夫人坐了起来。这个大家都认为已经衰竭、丝毫不能动弹的病人，竟然穿上了衣服，走到小书桌前坐了下来。她拿出一张信纸，用一只颤颤巍巍的手写了几行字，最后签上名字。之后，她把信装进信封，封住，并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

拉古扎市斯特拉顿大街玛丽内拉胡同

巴托里夫人　　收

这时，多隆达夫人已经精疲力尽，还是硬支撑着身子，推开房门，下了楼梯，穿过庭院，艰难地推开临街的小门，走到斯特拉顿大街上。

也许此时半夜已过，大街上黑沉沉，静悄悄。

多隆达夫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行走。她登上左边的人行道，往上走了五十来步，到一个信筒前面停下来，把

信投进信筒，然后返回公馆。

多隆达夫人最后的意愿实现了，她为此耗尽了她仅有的一点力气。当她走到通行车马的大门口时便栽倒在地，昏厥了过去。

一个小时以后，有人在这个门口发现了她。西拉斯·多隆达和莎娃闻讯赶来，大家把她抬回住室，她仍然没有苏醒过来。

次日，西拉斯·多隆达把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萨卡尼。两个人谁都不曾怀疑，多隆达夫人夜间会去斯特拉顿大街投一封信。可她为什么要离开寓所呢？他俩觉得无法解释。于是这件事情使他们心神不宁。

病人又昏迷了二十四小时。除了由于痉挛引起的几次惊跳表示这是她就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挣扎而外，再无其它的生命信息了。莎娃拉住她的手，仿佛要把她留在人间，免得日后自己太无依无靠了！可是现在她母亲却沉默不语，嘴边再也不念叨巴托里的名字了。也许多隆达夫人的最后愿望已实现，她心里坦然，既不需要祈祷，也不请求饶恕了。

紧接着的那天夜里，凌晨三点时分，莎娃一人留在病人身边。垂死的病人伸出手来，去抚摩女儿的手。摸着之后，她闭着的双眼微微睁开，目光转移到莎娃的身上。莎娃领悟到这是询问的目光，她问：

“妈妈……妈妈！你想说什么吗？”

多隆达夫人点头，示意有话。

“有话跟我说，是不是？”

“是的！”多隆达夫人答道，声音清晰可闻。

莎娃俯身床头，夫人又示意让她靠得再近些。莎娃把头挨在母亲的头上，母亲对她说：

“孩子，我就要咽气了！”

“妈妈……妈妈呀！”

“再近些！……”多隆达夫人喃喃地说，“再近些！……别让旁人听见我说话！”

接着，她重新使了一下劲儿，说：

“莎娃，我要请你饶恕，我害了你……我竟没有勇气阻止这不幸的事情！”

“你……妈妈！……你，给我造了孽？……你，求我饶恕？”

“最后吻我一次吧，莎娃！是啊！最后一次！……那就表明你饶恕我了！”

姑娘轻轻地将嘴唇贴到母亲苍白的额头上。

垂死的病人挣扎着搂住莎娃的脖子，坐了起来，并以令人惊骇的目光凝视着莎娃，说：

“莎娃！莎娃……你不是西拉斯·多隆达的亲生女儿！……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的父亲……”

话没说完，又是一阵痉挛，她松开了双臂，灵魂带着未说完的话离开了人间。

姑娘扑到了死者的身上！……她多么想使她起死回生啊！……然而办法用尽，却无济于事。

姑娘大声呼唤，整个公馆的人都闻讯跑来。西拉斯·多隆达赶在其他人之前，跑到他妻子的房间。

莎娃瞥见多隆达跑来，她后退了几步，内心充满了对他的厌恶和憎恨．因为他不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母亲临终时告诉她的话不会错，人在临终时是不会说谎的！

之后，莎娃逃走了。多隆达夫人生前象爱亲生女儿一样爱她。夫人临终时的话使她恐惧不安，而来不及告诉她的话，也许会使她更加恐惧呢！

第三天，为多隆达夫人举行了葬礼，排场很大，城里的富翁都赶来送殡，把银行家团团围住。萨卡尼走在银行家身边，表明丝毫没有改变他想成为多隆达家族成员的计划。这仅仅是他的希望而已；要把这希望变成现实，还要克服重重的困难哩。

萨卡尼认为，形势只会对他实现计划有利，因为莎娃就要完全听凭他的支配了。

然而，由于多隆达夫人的发病而推迟的婚期，又要再次推迟了。全家服孝期间，是不能结婚的。按照惯例，至少要在丧事数月之后方能办喜事。

无疑，这使急于达到目的的萨卡尼大失所望。在西拉斯·多隆达的一再解释下，萨卡尼无奈，只好尊重当地的习惯了。

银行家每次做解释，总是拿这句话来结束："这个，我无能为力。再说，只要再等五个月就能结婚了，你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嘛！"

显然，这两个人心照不宣。然而，萨卡尼在被说服前，却总是怒气冲冲，有时则爆发一阵激烈的争吵。

多隆达夫人亡故前夕举止异常，令人莫名其妙。为此，

他们俩总是提心吊胆，放心不下。萨卡尼甚至想到，死者生前可能投寄出一封通讯地址保密的信件。

萨卡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银行家，银行家与他所见略同。

“果真这样的话，”萨卡尼重复了一遍，“这封信就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你的夫人总是支持莎娃，反对我，她甚至支持我的情敌。有谁晓得，她临死的时候，哪来那么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劲头儿，竟然把我们的秘密泄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该抢在前头，离开这个凶多吉少的鬼城吗？”

“如果这封信威胁着我们，”西拉斯·多隆达向他指出，“那么几天以后就可以见分晓了。可是从目前来看，尚无任何东西改变我们现有的处境！”

听了这话，萨卡尼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其实，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计划的那封信，迄今并未造成影响，产生后果。看样子，拖延下去，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待危险出现之时，再行动也不迟。

可是事与愿违，多隆达夫人亡故半个月之后，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母亲去世之后，莎娃一直没有露面，不离闺房，每日三餐都不见她。银行家当然也不想见到她，因为在她面前感到难堪，而两个人单独交谈，会使他更加尴尬。因此银行家让她自行其事，单独生活在公馆内她居住的那块地方。

萨卡尼不止一次地怒斥西拉斯·多隆达，骂他容忍这种局面。莎娃闭门不出，已成习惯，萨卡尼没有任何机会遇

到姑娘了，这使他日后的打算难以实现。因此，他毫不含糊地正告银行家：虽然服孝期间的头几个月里不能办喜事，他也不能让莎娃抱有这样的想法：她父亲和萨卡尼放弃了这门亲事。

萨卡尼对西拉斯·多隆达一再地威逼苛求，要见莎娃。银行家出于无奈，只好于八月十六日派人通知莎娃，说当天晚上要和她谈话。由于通知时提到萨卡尼要参加谈话，他料想莎娃是不会同意的。出乎意料，莎娃回话说，她遵从父命。

到了晚上，在公馆的大厅里，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焦急地等待着莎娃。银行家决心在谈话中摆出父权的威严，让女儿完全顺从他的安排。萨卡尼则想竭力克制自己，多听少说，他特别想摸透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害怕姑娘已经知道了某些他们尚未料到的事情。

莎娃按时地进了客厅。萨卡尼起立致意，姑娘却不予理睬，连头也没点一下。她好象没有看见他，或者更确切些说，她不屑于看到他。

西拉斯·多隆达打了一个手势，莎娃便坐了下来。在孝服的映衬下，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神色冷淡，等候着发问。

"莎娃，"银行家说道，"你母亲去世了，你十分悲痛，独居一隅，我很体谅你的心情，所以一直未曾打扰你。可是，这些令人伤心的事件过后，我们有必要料理一下某些有关切身利益的事情！……尽管你尚未成年，知道一下你应得的财产份额，并非没有好处……"

“如果只是财产问题，”莎娃回答，“那就没有必要多费口舌。我并不希望从你所说的遗产里得到什么东西！”

萨卡尼不禁一愣，感到非常失望，惊异中带着几分不安。

“我认为，莎娃，”西拉斯·多隆达又说，“恐怕你自己也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是你母亲多隆达夫人的遗产继承人，而且你一旦到了成年人的年龄，我将不得不根据法律将其财产交给你……”

“我决定放弃这份遗产的继承权！”姑娘安详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我没有任何权利来继承！”

银行家离开了沙发椅，站了起来。他从来没有料到这样的回答。至于萨卡尼，他一言不发。在他看来，莎娃在耍花招。他要聚精会神，搞清楚莎娃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我不知道，莎娃，”西拉斯·多隆达被姑娘冷淡而迅捷的回答弄得焦躁不安起来，又说，“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什么思想支配你说出了这些话！况且，我又不是来此和你讨论什么权利、法律的！你受到我的保护，你没有资格说拒绝或接受！所以你必须服从你父亲的意志，不得提出异议，对吧！……”

“也许是这样！”莎娃答。

“应该是这样！”西拉斯·多隆达嚷叫起来，他开始有些失去冷静了。“应该是这样！你提前三年说这话，未免过早了吧！你成年之后，才能自由支配你的财产呢！直到那个

时候之前，你的利益统统由我掌握着，而且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保卫它！”

“那好，我就等着吧。”莎娃答。

“你还等什么呀？”银行家反问。“你忘了，服丧期一过，你就不同现在了！尤其是你要继承的财产，这事不只关系到你一个人，你就更不能掉以轻心哪……”

“是啊！……那桩买卖！”莎娃用蔑视的口吻答道。

这句话似乎击中了萨卡尼的痛处，他认为时机已到，该说话了：

“请您相信，小姐……请您相信，一种更为崇高的感情……”

莎娃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不停地瞧着银行家。银行家用激怒了的声音对她说：

“是的，不止你一个人……你母亲去世，丝毫未能更改我们的计划！”

“什么计划？”姑娘问。

“就是让萨卡尼做我的女婿、同你成亲的计划！你装模作样，似乎把它忘了。”

“您真的相信这门亲事会把萨卡尼变成您的女婿吗？”

多隆达被这一直截了当的反问所激怒，站起身子就要往外走，想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局促不安。可是，萨卡尼一个手势止住了他。萨卡尼希望使谈话进行下去，想搞清问题的症结何在。

“您听我说，我的父亲，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姑娘这时说道。“萨卡尼想同我结婚，并非是爱我，而

是要获得我今天已经拒绝的那份财产！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绝对不敢否认这一点！既然他提醒我已经答应这门亲事，那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是的，很简单！当我看到自己的父亲的荣誉由于我的态度而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不得不作出牺牲。您是很清楚这一点的，父亲。您不能做这笔肮脏的交易！如果您想使萨卡尼先生富有的话，把您的财产给他就是了！……他的全部要求，就是这笔钱！”

姑娘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莎娃，”这时西拉斯·多隆达高叫着，走到莎娃面前，“你的话……前言不对后语，我不明白……也许连你自己也不明白吧！……我想，是不是你母亲去世……”

“我母亲……是的！这是我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姑娘喃喃地说。

“是……是不是悲痛弄得你神魂颠倒了，”西拉斯·多隆达只顾自己，又说，“你是不是疯了……”

“疯了！”

“我决定办的事一定要办到，六个月之后，你一定要成为萨卡尼的妻子。”

“办不到！”

“我会叫你乖乖地服从的！”

“凭什么权利？”姑娘终于怒形于色，问道。

“父权！”

“你……先生！……你不是我的父亲，我的名字也不叫莎娃·多隆达！”

听到这最后一句话，银行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向后

退去。姑娘头也不回走出了客厅，回到自己的闺房去。

在谈话的过程中，萨卡尼仔细地观察了莎娃，他对这次谈话的结局并不吃惊，早已预料到了。然而，他所惧怕的事发生了，莎娃知道了她自己不是多隆达一家的人。

已经六神无主的银行家，看见萨卡尼走过来，更是丧魂落魄。

这时萨卡尼开了腔，以他素常的明晰语言概括了形势。西拉斯·多隆达只是听着，他只好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老同谋说的话非常合乎逻辑，无可争辩。

“别指望莎娃有一天会同意，至少不要指望她会心甘情愿答应这门亲事。”萨卡尼说。“但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这桩婚事非办成不可！她对于我们的过去知道些什么呢？一无所知。要是知道，她肯定说出来了！她仅仅知道她不是您的女儿，就是这些了！她知道她的生身父亲吗？更不会知道！要是知道，她会立刻说出来，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她是否早就知道她和您的真正关系了？也不是。大概是多隆达夫人临死时谈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她只是讲了必须让莎娃知道的事情，叫她拒绝服从不是她父亲的人！”

西拉斯·多隆达点头赞同他的推断。对于莎娃怎么会了解这些事情，什么时候知道的，她个人出身的秘密又是谁告诉她的，萨卡尼都说对了。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萨卡尼接着说，“虽然莎娃对有关她自己的事知道的非常少，虽然她不晓得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俩都受到威胁了：您在拉古扎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呢，我在这桩婚事上有巨大的利益，而且我是不愿放弃的！因此现在必须做，而且要尽早做的事，就是离开拉古扎。您和我，带着莎娃，不让她和任何人见面说话，不要等到明天，今天就得出发！等我们成亲后，才能回拉古扎来。到那时，莎娃是我的妻子了，她就有口难言了！一旦到了国外，她就会乖乖地服从，我们就一点儿都不用再怕她！至于叫她服服帖帖地同意和我成亲，并在对我有利的期限内结婚，以保证我能得到她的财产，这些事儿，就看我的了。如果我不能成功，就让上帝罚我入地狱吧！”

西拉斯·多隆达承认，形势确实象萨卡尼刚才所分析的那样，他不想争辩。何况，他愈来愈受到同谋的支配，他没有别的抉择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呢？难道是为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吗？对于她，多隆达没有丝毫好感，从来没有真诚相见过。

这天晚上他们商定，不等莎娃离开寓所，就按照计划离开拉古扎。随后，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便分手了。他们这样急于行动，并非没有道理，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出来。

第三天，巴托里夫人在鲍立克的陪伴下离开了万蒂塞罗村，自儿子死后首次回到了玛丽内拉胡同的家。她已下定决心，永远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使她勾起辛酸回忆的城市。她这次回来，是为搬迁做准备工作的。

鲍立克打开大门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信箱内放着一封信。

这就是多隆达夫人临终前夕寄出的那封信。当时寄信的情况，大家还记忆犹新吧。

巴托里夫人拿了信，把它拆开，首先看了看寄信人的署名，然后一口气读完了临终人手写的有关莎娃出身秘密的几行字。

莎娃和皮埃尔两个人的名字，骤然间在巴托里夫人的头脑里结合在一起了！

“她！……他！……”她喊叫起来。

她一句话没多说——她也说不出话来了！——老仆人正要拉住她的时候，她没有答话就推开了老仆人，一下子奔到大门外，沿玛丽内拉胡同往下跑，穿过斯特拉顿大街，径直跑到多隆达公馆的大门口才停下。

她是否懂得自己将做的事情的严重性？她是否懂得，为了莎娃的利益，行动时最好多谨慎、少鲁莽？她全然不顾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推向莎娃，仿佛她的丈夫埃蒂安·巴托里和她的儿子皮埃尔一起走出了坟墓，在向她呼喊：“救救莎娃！……救救她吧！”

巴托里夫人敲打着公馆的大门，门开了。一个仆人走出来，问她想要干什么。

巴托里夫人想看看莎娃。

多隆达夫人已经死去，不在公馆了。

巴托里夫人想和银行家多隆达谈谈。

银行家前一天已经离开了公馆，没有说他到哪里去，并且把姑娘也带走了。

巴托里夫人受到这最后一次打击，踉踉跄跄，跌倒在刚刚追上她的鲍立克怀里。

之后，当老仆人把她搀扶到玛丽内拉胡同内的家里时，

她说："明天，鲍立克，明天，我们一块去参加莎娃和皮埃尔的婚礼吧！"

巴托里夫人精神失常了。

第 四 章

在马耳他附近水域

正当这些与皮埃尔密切相关的事件向前发展的时候，他的伤势也在日益好转。不久，伤口几乎完全愈合，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伤势了。

可是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已经见不着的莎娃，他是多么痛苦啊！

他的母亲现在怎么样了？……皮埃尔并非真死，不能再让他的母亲蒙在鼓里，忍受这种打击了。因此他们商定，想法谨慎地告诉她，让她来安泰基塔岛上看望皮埃尔。大夫在拉古扎有个情报员，受命留心巴托里夫人的行踪，以等待皮埃尔完全伤愈——他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的。至于莎娃，皮埃尔迫于无奈，决心永远不在大夫面前提到她。尽管他认为莎娃现在已做了萨卡尼的妻子，他却怎能忘了她呢？是否由于莎娃是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皮埃尔就不再爱她了呢？不是的！难道莎娃应当对她父亲的罪恶负责吗？然而不管怎么说，是多隆达害死了埃蒂安·巴托里，罪恶昭

彰。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他心中展开了。至于持续不断的思想斗争达到何种可怕的阶段，却只有皮埃尔自己能够说得清楚。

大夫感到了这种情况，他不停地开导皮埃尔，引导这个年轻人去想别的事情，去想他们应同心协力去从事的伸张正义的事业。叛卖者必须受到惩罚，也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何惩罚他们，尚未作出决定，可是一定要惩罚他们，这是确定无疑的。

“道路千条，目的一个！”大夫重复着。

如有必要，宁肯踏遍千条路，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

最近，皮埃尔在养伤期间，能够时而徒步，时而乘车，在岛上散步游览。在安泰基特大夫的治理下，这个小小的移民岛上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呢？

岛上的人们坚持不懈地修筑堡垒，以保卫座落在锥形山脚下的城市、海港，以及整个海岛，使之不受侵犯。一旦工程告竣，由远程大炮组成的火炮群便能构成交叉火力，使任何敌舰都无法接近。

在这个防御体系中，不管是点燃设置在航道上的鱼雷，还是操纵群炮射击，电力都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未来的世界是电力的世界，大夫在开发应用电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座由蒸汽机和蒸汽锅炉装备起来的发电站，拥有二十台性能优越的新式发电机。这里发出的电力，储藏在特殊的、具有极高电压的蓄电池内，供安泰基塔岛上所有的行政部门、配水系统、城市照明系统、电报、电话以及环岛铁路和内地铁路行驶之用。总之，由于大夫青年时代刻

苦钻研，学识渊博，他已经解决了现代科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关于电力的远距离输送问题。后来，由于电的广泛应用，大夫建造了前面说过的那种高速电动快艇，使他能从地中海的一端神速地抵达另一端。

然而煤炭是蒸汽发电机所必不可少的燃料，所以安泰基塔岛上储存了大量的煤炭，并有船只源源不断地从英国运煤来，予以补充。

小城市座落在海港的深处，象阶梯式的层层升高。海港是天然港口，经过大规模的土石工程，面貌已为之一新。无论风从何方吹来，由于两道堤岸和两道防波堤，港口十分安全。港内到处是水，甚至漫上了码头。不论什么天气，一支小船队都能保障安泰基塔的绝对安全。这支船队包括一条二桅船莎娃蕾娜号，一艘到斯温西、加的夫[①]去运煤的蒸汽机运煤船，一艘载重七八百吨、命名为费拉脱号的汽艇，三艘电力号快艇，其中两艘已改装成鱼雷快艇，能有效地守卫海岛。

当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海盗们对岛上的这种情况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们仍然垂涎三尺，想夺取这个海岛；因为占有它，对执行目前萨努西兄弟会[②]的首领西迪·穆罕默德·马赫迪的劫掠海船的计划会很有利。但是这个首领深知这样干困难重重，便以阿拉伯人特有的极大耐心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大夫了解这一点，所以他积极

---

① 斯温西和加的夫是英国的两个海港城市。

② 见本书 290 页注①



督促，以加快防御工程的进度。当这些工程竣工之后，要想破坏它，就必须使用现代化的毁灭性武器，才能奏效。而这些武器，正是萨努西教徒们所没有的。另外，岛上十八至四十岁的居民已经组成了民兵连队，并以精良的速射武器装备了起来，在选拔出来的优秀指挥员的指挥下进行了炮兵演习。民兵有五六百人之多，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

岛上少数移民住在乡下的农场，绝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城市取名阿特纳克，以这个德兰斯瓦尼亚城堡命名，是为了纪念桑道夫伯爵拥有的喀尔巴阡山阴坡上的领地。阿特纳克新城的外观秀丽，景色如画。市内至多有数百座房屋。这些房屋的布局很别致，不象美国那样，左右成行，方方正正犹如建在棋盘上，大街小巷好象用墨线或鸭嘴笔画就的那样笔直，而是无秩序地建在土地隆起的地方，下有新辟的花园，上有美丽的绿荫遮掩。一些房屋采用欧洲建筑风格，另一些则是阿拉伯建筑风格，两种房屋交错混杂，分布在由提水机械送来的一些潺潺流水两旁——这一切都显得新颖，可爱，引人入胜——这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市内的居民，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一般，既参与公共活动，又保持各自家庭生活的独立和宁静。

安泰基塔的这些居民是多么幸福啊！"凡是生活美好的地方便是祖国"这句拉丁谚语显然缺乏爱国思想，但对岛上的这些正直居民倒十分合适，他们响应大夫的召唤，离开贫穷的故土，来到这好客的海岛上，从而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安泰基特大夫的房舍，移民称为市政厅，就是说市政府

所在地。大夫并不以首脑自居，这里人人都是主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开拓者。

这是一座令人喜爱的摩尔式建筑物，房顶有了望楼，窗上有木栅，中间有内院，走廊，外面有柱廊，喷泉。客厅和房间都由来自一些阿拉伯省份的装潢艺术家装饰。建筑这座房子的时候，使用了最珍贵的建筑材料：大理石和白玉石。这些石料产自富饶的菲尔菲拉山，在离菲里波维尔港数公里的努米底亚湾岸边，由一个博学而技艺高超的工程师开采经营。这些碳酸盐石料，早已成为建筑家理想的建筑材料。在非洲酷热的气候条件下，在东方国家里，太阳光照射在大理石上，就呈现出金黄色的线条，就象是用画笔勾画出来的一样。

阿特纳克城稍后一点的地方，一个小教堂的雅致钟楼高高耸立。这教堂所用的黑、白两色大理石都是由同一个采石场提供的，适合各种雕刻和建筑艺术的需要。这些有深蓝条纹，或黄色树枝状图案的大理石，与卡拉尔、巴洛斯两地古代出产的名贵大理石出奇的相似。

在城外，可以看到一座座孤立的住房：几处别墅和一个小型医院，层层叠叠地分布在附近较高的山头上。安泰基特大夫是岛上独一无二的医生，只要发现有人生病，他就把病人送进医院治疗。沿山而下，通向海边的山坡上，还有一些美观的房舍，构成了避暑点。其中有所极为舒适的房子，矮敦敦的宛如一座小碉堡，座落在防波堤的门旁。如果要给它取名的话，应叫它白佳德和马迪夫别墅。因为这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就住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游览向导专门为

他俩服务。

现在如此阔绰，他们连做梦也没敢想过啊！

“这儿真叫好呀！”马迪夫说了一遍又一遍。

“简直太好了！”白佳德应道，“这条件是超出了我们的地位了！懂吗，马迪夫，我们应当上中学，念书受教育，得个语法奖，领个什么证书才好呢！”

“可你受过教育了，白佳德！”大力士辩驳说，“你能读，会写，会算……”

的确，在马迪夫眼里，白佳德简直成了科学家了！事实上，可怜的小伙子心里很清楚，自己太没有知识了。他，一个从来没进过学校门的人，正象他自己所说，只是在“枫丹白露鲤鱼池”① 念过书的人，何时何地学过文化呢？所以他在阿特纳克图书馆里努力自学，刻苦钻研。与此同时，马迪夫得到大夫的许可，在海边搬沙运石，修建了一个小小的渔港。

皮埃尔·巴托里也积极鼓励白佳德学文化。他发现白佳德聪明过人，只是缺少文化知识。他主动当白佳德的老师，给予全面的初等教育，白佳德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当然，皮埃尔和白佳德亲密无间还有别的原因。白佳德不是了解皮埃尔过去的身世吗？他不是担负过监视多隆达公馆的任务吗？当莎娃昏迷不醒被拉回公馆的时候，在斯特拉顿大街上，他不是看到了皮埃尔的送葬行列正好通过吗？有好几次，白佳德不得不讲述这些他耳闻目睹的痛苦往事。

① “枫丹白露”为法国巴黎南部的著名风景区。在“枫丹白露鲤鱼池”念书，风趣地指玩耍，没有念过书。

所以，每当皮埃尔忧心如焚、苦闷不堪的时候，他只能找白佳德，找他一人倾诉。两个人从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结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行动的时机临近了，大夫将要执行自己制订的先报恩后惩罚的双重计划了。

安德烈·费拉托被判刑数月之后就死在斯丹监狱里，大夫已无法报答他了，可是大夫想报答他的儿女。不幸的是，尽管大夫的情报人员多方寻找，至今未能找到吕吉和他姐姐的下落。父亲去世以后，姊弟俩再次逃亡，离开了罗维尼奥和伊斯的里亚半岛。他们到何处去了？无人知晓，打听不到。因而大夫深感忧虑，放心不下。他决心要找到为自己牺牲了生命的人的儿女，便下达命令，要求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

至于巴托里夫人，皮埃尔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他母亲接到安泰基塔岛上来。可是，由于大夫想利用皮埃尔已经死去这一假象来进行他的事业（如同他从自己的所谓死亡中受益一样），他反复劝说皮埃尔，务必要特别谨慎从事。再说，他一方面想等待皮埃尔恢复体力，和他一起投入就要开始的战斗，另一方面，由于获悉多隆达夫人的死亡推迟了莎娃和萨卡尼的婚期，大夫决心在他们举行婚礼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大夫从情报人员那里了解拉古扎市里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命令继续细心地观察巴托里夫人的家，严密监视斯特拉顿公馆。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大夫焦急地等待着，希望能扫除

一切障碍，以便早日行动。如果说卡佩纳离开罗维尼奥之后，大夫尚不知他的去向的话，一直住在拉古扎的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却无法逃过他的监视了。

八月二十日，一个情报人员通过马耳他至安泰基塔的海底电缆给市政厅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首先提到西拉斯·多隆达、莎娃、萨卡尼离开了拉古扎，然后提到巴托里夫人和鲍立克刚离开拉古扎，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大夫此时接到这样的电报，其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不能再耽搁了。大夫立即把皮埃尔找来，一五一十地把刚才获悉的情报都告诉了他。这对皮埃尔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他的母亲失踪了，莎娃不知被西拉斯·多隆达带往何方，然而他可以断定，莎娃一定是在萨卡尼的手中！

“我们明天就出发，”大夫说。

“今天就出发吧！”皮埃尔叫了起来。“可是到什么地方去找我母亲呢？到什么地方去找……”

没等他说完，大夫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是否应该这么看，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非出于偶然，巴托里夫人的失踪一定跟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有关！这一点日后会弄清楚的！现在应先找这两个无耻的家伙去！”

“到什么地方去找着他们？”

“西西里……也许他们在那里！”

大家记得，在毕齐诺城堡主塔楼里，有一次萨卡尼和齐罗纳的谈话被桑道夫伯爵听了去。齐罗纳曾说，西西里岛通常是他经营起家之地。如果有一天在其他地方混不下去

了，他建议同伴就到那里去。大夫记住了这个细节，同时记住了齐罗纳这个名字。这只不过是一点线索而已，可是在缺乏其它线索的情况下，这就成为追踪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重要线索了。

大夫决定立刻出发。白佳德和马迪夫接到陪同大夫的通知，随时准备着跟大夫外出。这时候白佳德才了解西拉斯·多隆达、萨卡尼、卡佩纳过去的历史了。

“三个坏蛋！”他说，“我早有所料！”

然后他对马迪夫说道：

“你就要出场喽！”

“马上？”

“是的。不过，就看你的了！”

当天晚上就出发。随时准备出海的费拉托号早就备好了食品，煤舱里装满了煤，调整好了罗盘，于晚上八点开航。

从大锡尔特湾深处至西西里南端的波蒂奥·迪·帕罗海角，大约有九百五十海里。平均速度每小时超过十八海里的一般快艇，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就可以通过。

费拉托号是安泰基塔海军的一艘绝妙的巡洋舰只，由法国的罗亚尔造船厂建造，有效动力可达一千五百匹马力。它的锅炉是根据贝尔维尔体系制造的（管式锅炉，管内走水，用火加热管的外壁），优点是耗煤少，汽化快，蒸汽压力升到十四、五公斤轻而易举，且无任何爆炸的危险。这种蒸汽用过之后重新进入加热炉，循环往复，从而变成了非常强大的机械能的原动力。虽然这舰只不如欧洲舰队的通信舰那么大，在速度方面却可以和它们相匹敌。

费拉托号上有舒适的舱位，乘客都心满意足，自不必说。此外，舰上有四门装有底座、从炮膛装填炮弹的钢炮，两门霍特基斯回转炮，两挺卡特林式重机枪，并且舰首还有一门长长的歼击炮，能把一颗十三厘米直径的炮弹射出六公里远。

参谋部四人：一名舰长，原籍达尔马提亚人，名叫科斯特里克，一名副舰长，两名中尉。机房里有一名司机，一名副司机，四名司炉，两名运煤工。船员三十人，其中一名水手长，两名军士。舱室和厨房各有一个小头目，手下三名勤杂工。舰上总共有四名军官，四十三名工作人员。

开初的几个小时里，舰只相当顺利地驶离了锡尔特海湾。虽然海风从西北方吹来，相当强劲，但在舰长的指挥下，逆风行驶，速度却相当可观。然而舰首、前桅的三角帆，前桅的梯形帆，中桅和后桅的三角帆都用不上了。

夜间，船象健步疾走的行人一般向前行驶着。大夫和皮埃尔住在两间毗邻的舱室里，白佳德和马迪夫住在船首的两个房间，他们都能安心休息，用不着担心船体的颠簸。可是说实在的，两个朋友倒睡得香甜，大夫和皮埃尔却忧心忡忡，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次日，乘客们登上甲板的时候，该船离开安泰基塔已经十二个小时，一百二十多海里的行程已经驶过。依然是北风阵阵，风力却有增无减。旭日冲破浓云在天际升起，然而空气沉闷，使人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

白佳德和马迪夫向大夫和皮埃尔问早安。

“谢谢朋友们，”大夫答，“你们在卧铺上睡得好吗？”

“象睡鼠似的，睡得可好了！”白佳德快活地说。

“那么，马迪夫吃过了早饭吗？”

“吃过了，大夫先生，一汤盆咖啡，两公斤海饼干①。”

“嗯！这种饼干可有点硬啊！”

“嗨！从前常常是吃了上顿饭没下顿的人，还怕硬！”

马迪夫慢慢地晃动他的大脑壳，表示赞同伙伴的回答。

这时，由于大夫的紧急命令，费拉托号正在全速行驶。船头象利刃一般劈开海浪，两条泡沫飞溅的水柱从两边向后喷涌。

再说，只有高速行驶才有安全保障。科斯特里克和大夫交谈后，考虑有必要到马耳他停泊，那里的灯塔晚上八点就能看到了。

果然天气愈来愈坏。太阳愈是偏西，西风愈猛烈，浓云连绵不断地从东方升起，蔓延开来，布满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当一道阳光透过云缝的时候，海面上出现一条青灰、深暗色的长带，转而变得昏黑。几道闪电，已经划破了带有电荷的巨大云块，却听不到雷声。云块在急剧地旋转，骤然间变成圆形，坠向海面。海面上东风和西风在搏斗，大海失去平衡，波涛汹涌，掀起巨浪，冲上船的甲板。傍晚六点时分，天空浓云密布，海上一片黑暗。雷声隆隆，只有闪电的强光把这重重黑暗照亮。

“随机应变，自由操作！”大夫对舰长说。

“是！应该如此，大夫先生。”科斯特里克舰长应道。“在

---

① 指墨斗鱼骨片。

地中海上，不是刮东风，就是刮西风！东风和西风搏斗，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暴风雨助威，我担心东风要占优势。果佐岛和马耳他岛附近的海面上将有狂风恶浪，对我们航行很不利。我不主张到瓦莱塔去进港避风，但是我建议在果佐岛或马耳他岛的西海岸找个避风的地方，呆到天亮。”

“该怎么办，由您做主！”大夫说道。

费拉托号当时位于马耳他岛以西大约三十海里的地方。果佐岛靠近马耳他岛的西北端，被两条很窄的运河隔开，两条运河之间有个中心小岛。在果佐岛上，设有一个可照射二十七海里的第一流的灯塔。

凌晨一点钟之前，尽管有狂风恶浪，费拉托号也应当进入灯塔的照射范围了。科斯特里克舰长对灯塔的方位进行了认真地测量，发现不必靠近海岸，在数小时之内就能接近灯塔，找到一个避风之处。

他于是下令，减低船速，以免船体或机器发生任何故障。

然而一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望见果佐岛上的灯塔。虽然该岛的海岸是悬崖峭壁，高高耸立，却依然无法辨认该岛在哪里。

风暴异常猛烈，热雨滂沱。天际的乌云被狂风撕成碎片，以极高的速度从空中掠过。几颗星星在云缝中间突然闪烁微光，又顷刻熄灭。乌云一片接着一片，象尾巴似的拖到海上，象巨大的树梢一般横扫海面。多次有三道闪电同时在三个地方轰击波涛，有时将汽艇团团围住。隆隆的雷

声，不停地震撼着整个天空。

原来就相当困难的形势迅速恶化，变得更加令人不安了。

科斯特里克舰长心里明白，费拉托号起码处在果佐岛灯塔的照射范围内离岸二十海里的地方，他不敢再继续靠近海岸了。他甚至担心海岸的高度妨碍了他的视线，使他不能望见该岛。万一是这种情况，船离岸边就相当近了。倘若船朝那峭壁脚下的孤立巨石驶去，全船的人就会马上遇难的。

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舰长下定决心停止前进，只让机器低速运转。虽说没有完全停车，推进器也只维持在几转的速度了。这是保持船侧对着浪头，使船舵不致失灵的一种必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船体肯定受到而且已经受到了剧烈的震动，可是它至少不会被抛向海岸去。

这样坚持了三个小时，直到夜半时分，情况更加严重了。

东风和西风的对峙、搏斗骤然停息下来，这种情况为暴风雨天气所常见。一阵猛烈的北风又象白天一样吹到了船上。天空中，有些地方的乌云顿时消失，豁然开朗。被压抑了数个小时之后，北风刮得更猛了。

“右舷前方有个灯塔！”船头斜桅下值班的水手当中有人喊了起来。

“急转弯！”舰长命令。这样可以使船远离海岸。

和值班水手一样，舰长也看到了灯塔。灯光时明时灭，断断续续，它无疑就是果佐岛上的那个灯塔。

必须立刻回到相反的方向去，因为迎面吹来的狂风怒号着，无比猛烈，费拉托号到了离海角不到二海里的地方时，才突然看见了上面的灯塔。

这时司机得到命令，要加大马力。可是骤然间机速减缓，然后停止运转了。

大夫，皮埃尔·巴托里，所有的船员都到了甲板上，预感到某种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果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事故：气泵的活门失灵，冷凝器运转不好。推进器在啪啪的响声中转了几圈，仿佛船尾响起了几声爆炸，然后就完全停了下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故障简直无法排除。要修，就必须拆掉气泵，这需要好几个小时。然而用不了二十分钟，阵阵狂风就会把船吹到岸边，撞上岩石了。

“把前桅三角帆升起来！……把大三角帆升起来！……把后桅梯形帆升起来！”舰长命令。为了摆脱困境，他只能使用风帆了。听到命令，船员们立即行动，一致操作。如果白佳德以他的敏捷，马迪夫以他的神力相助的话，不言而喻，那吊索定会被拉断的。

可是费拉托号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它是一条汽船，船身狭长，吃水浅，一般情况下风帆不足，不适于逆风航行或逆风曲折航行。假如它顺风航行的时候，只要多少有些大风大浪，它就会遇到无法转弯或者被海浪抛向岸边的危险。

费拉托号现在就处在这种威胁之下。不但风帆难于操纵，而且不可能掉转船头向西逆风行驶。渐渐地，船被推向

峭壁脚下，好象在眼前的形势下它只能选这个地方靠岸似的。不幸的是，夜深黑暗，科斯特里克舰长丝毫看不到岸边的情形。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中心小岛两侧是两条运河，一条叫北科米诺，一条叫南科米诺，它们把果佐岛和马耳他岛隔开了。可是夜色如此黑暗，能找到它们的河口吗？能通过这狂涛恶浪进入河口并达到东岸某处，或者瓦莱塔港口避风吗？只有领港员或渔夫能够进行如此危险的操作。可是在这样一个天色黑暗、迷雾茫茫的风雨之夜，有哪个渔夫愿冒如此风险，来救这条遇难的船只呢？

在狂风呼号声中，费拉托号汽笛长鸣，依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救警报，并先后鸣炮三声。

突然，岸边的海雾中出现了一个黑点，一条收起风帆的小船向费拉托号驶来。也许这是一个渔夫，他为暴风雨所驱赶，躲进了梅利耶哈小海湾的深处。他的小船在巨大的岩石后避风，犹如躲进了可与斯塔法岛的芬葛尔山洞①相媲美的卡吕普索洞②。他听见了海船遇难的呼救汽笛声和炮声。

这个人毫不犹豫，即刻驾船，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这艘几乎无法航行的船只。如果费拉托号得救的话，救船人只能是他。

小船渐渐驶近。遇难船上准备了一条缆绳，以便小船

---

① 芬葛尔山洞，在苏格兰的斯塔法岛上，洞深二百二十七英尺，整个拱道由高达二十到四十英尺的玄武岩支持着。海水深入洞中，荡漾其间。

②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卡吕普索在俄古癸亚岛上居住的山洞。



他险些丧命身亡了

靠近时扔给它。几分钟仿佛长得要命，费拉托号离岩石只有半锚链之遥了。

就在这个时候缆绳扔了过去。可是一个巨浪将小船高高抬起，然后朝费拉托号的船侧抛了过来，小船被撞得粉碎。若不是马迪夫伸手把渔夫接住，并象举小孩似的把他举起然后放在甲板上，他险些要丧命身亡了。

这时渔夫一句话没说——他哪里有工夫说话呢？就跳到驾驶台上，一只手抓住了舵轮。就在船头转向岩石、眼看要撞得粉碎的当儿，他转动舵轮，把船头引向北科米诺运河的狭窄水道。不到二十分钟工夫，船就乘风通过了运河，到了马耳他岛东岸比较平静的海面。这时船上的帆脚索都拉得绷紧，他驾船沿海岸而行，又前进了近一百米的样子。已是凌晨四点时分，天气将亮，东方天边已染上了鱼肚白色。这时由渔夫驾船已经沿瓦莱塔航道行驶，并在军港入口处的桑戈拉码头抛锚靠岸。

这时安泰基特大夫登上驾驶台，对年轻水手说道：

“您救了我们，我的朋友。”

“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义务。”

“您是领港员吗？”

“不是，只是一个渔夫。”

“那么您的名字叫？……”

“吕吉·费拉托！”

第五章

马耳他

原来是罗维尼奥渔夫的儿子，刚刚向安泰基特大夫道出了他的名字！真是天意神授巧相逢；在危难之际，精明强干、勇敢无比的小伙子吕吉·费拉托使汽艇转危为安，拯救了全部乘客和船员！

大夫几乎扑过去抱住吕吉，以桑道夫伯爵的身分向他表达感恩的激情……但是他克制了自己，因为在众人眼里伯爵早已死去，现在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伯爵身分。而皮埃尔·巴托里却几乎忘记了这点，若不是大夫用眼色制止了他，他才不会保持克制呢。之后，大夫和他请吕吉一起下到舱内，来到客厅。

“我的朋友，”大夫说道，“您是伊斯的里亚一位名叫安德烈·费拉托的渔夫的儿子吗？”

“是的，先生。”吕吉答。

“您不是有个姐姐吗？”

“是的。我们住在瓦莱塔。难道您认识我的父亲？”他有些迟疑地问。

“您的父亲，是啊！”大夫答，“十五年前，在罗维尼奥，您的父亲接待、留宿了两名逃犯！那两名逃犯是我的朋友，您

父亲舍生忘死，一心想救他们，但最后未能如愿以偿。为此他被送进了斯丹监狱，丧失了自由，死在狱中！……”

“可是他对自己的行为至死都不悔恨！”吕吉说。

大夫拉住了年轻渔夫的手。

“吕吉，”他说，“我的朋友们过去委托我报答您父亲的恩情。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打听您和您姐姐的下落，可是自你们离开罗维尼奥以后却杳无音信，不见踪影。感谢上帝派了您来救我们！为了纪念安德烈·费拉托，我早就把您救的这条船命名为费拉托号了！让我拥抱您吧，我的孩子！”

大夫和他紧紧拥抱，他热泪盈眶。

看到这动人的情景，皮埃尔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他心潮起伏，似有千言万语，要对这位几乎和他同年龄的罗维尼奥渔夫之子倾吐啊！

“还有我！……我！”他张开双臂，喊道。

“您是……先生？”

“我……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

皮埃尔脱口说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大夫会感到遗憾吗？不会的！吕吉·费拉托一定会保密，他会象白佳德和马迪夫那样，把秘密藏在心底。

于是大夫把所有的情况，尤其是自己的计划和目的都告诉了吕吉。只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讲：年轻的渔夫不该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桑道夫伯爵。

大夫想立即去看玛丽亚·费拉托。他急于见到她，了解她的生活。想必她过着劳碌而贫困的生活，因为安德烈

死后留下她独自一人，来抚养她的小弟弟。

“好吧，大夫先生，”吕吉回答，“既然你想去看我姐姐，咱们马上就上岸！玛丽亚大概在为我担心呢！我离开她去梅利耶哈小海湾捕鱼，快有两天两夜了，昨夜又有暴风雨，她可能在担心我出了什么事情呢！”

“你疼爱你的姐姐吗？”

“她是我的姐姐，又当我的妈妈。”吕吉答。

马耳他距西西里一百公里，离非洲却有二百五十公里，但它属于非洲，不属于欧洲[①]。这对地理学家们来说，曾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从历史上讲，当年土耳其的苏里曼大帝把慈善会的骑士们从罗得岛赶跑后，西班牙国王查理·坎便把马耳他岛给了那些骑士们，于是他们在马耳他骑士的名义下联合了起来。如今马耳他归英国人管辖，看样子很难从他们的手里夺回来。

马耳他岛长二十八公里，宽十六公里，首都是瓦莱塔和它的附属城市。岛上还有博斯凯、丹希、泽布吉、艾达尔、贝凯尔卡拉、卢卡、费留盖等骑士时代的宗教名城和村镇。该岛东部相当肥沃，西部则荒凉贫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东部人口稠密，有十多万居民。

马耳他有四五个海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良港，其景色秀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该岛为海水环抱，沿岸尽是大大小小的海角和山崖，是构筑堡垒和炮台的好地方。所以，中世纪的骑士们把马耳他建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要塞。后

---

① 马耳他现属欧洲。

来，虽然英国人签订了亚眠[1]和约，他们仍继续修筑工事，把该岛变成了一个攻不破的堡垒。看来，没有一艘装甲舰能闯过大慕塞托航道。而且要攻占该岛，就非要靠近这条航道不可。可是海边设有两门各一百吨的大炮，配有液压的装弹器和瞄准仪，能发射九百公斤的炮弹，射程可达十五公里以上，这些都明文写在布告上。看到这个控制中部地中海的天然堡垒落到了英国人手里，看到联合王国的舰队或分舰队在这一带海域游弋，其他强国甚为惋惜。

当然马耳他岛上住着英国人，并有一个总督住在原慈善会长的官邸。有个海军上将统率海军，并负责各港口的管理。此外，还有一个四五千人的卫戍部队。岛上还有意大利人，他们常常呆在家中，不愿出门。其他的便是来自各国的流动人口，犹如是在直布罗陀一样。岛上的马耳他人最多。

马耳他人原是些非洲人。在各个港口，他们驾驶着各挂彩旗的船只；在大街上，他们驱车在令人晕眩的坡道上奔驰；在市场上，他们常常在一盏涂有各色圣母像的油灯下，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卖声中竞相出售水果、蔬菜、鱼和肉。所有的男人都一个模样：黝黑的皮肤，黑色而微曲的短发，热情的目光，中等身材，健美而敦实。所有的妇女活象一家人：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棕色的头发，细嫩的手，瘦长的腿，柔软而丰满的胸部。她们的皮肤洁白，她们身着突尼斯式的黑丝大衣，挡住了阳光。这种大衣为岛上的各阶层妇女所喜爱，既能当帽子，又能作披肩，有时还能当扇子。

---

[1] 亚眠，法国的一个城市。

马耳他人生性唯利是图，哪里有黑市交易，他们就往哪里钻。他们勤劳，能干，节衣缩食，但性情粗暴，有嫉妒心，爱报复，在下层人民中间更为明显。他们操一种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方言，那是征服拜占廷帝国之后逐步形成起来的。这种语言生动活泼，优美形象，比喻丰富，富有诗意。马耳他人经常和海上的风暴斗争，习惯于海上的危险生活，称得上是坚强的水手，勇敢的渔夫。

现在，吕吉就是在这个岛上终年出海捕鱼，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勇敢无畏。他和他的姐姐玛丽亚·费拉托来岛上居住，快要十五年了。

前面我们说过瓦莱塔和它的附属城市。在大马尔斯和卡朗丹两个港口附近，至少有六个城市：弗洛尔亚纳，森格莱阿，博姆拉，维托里奥扎，斯利马，木斯塔。它们不是郊区，更不是贫民住宅区，而是道道地地的城市。那里有豪华房舍，有旅馆，有教堂，真不愧为拥有二万五千市民的首都。那里还有一些豪华的大厦，人们称它们是普罗旺斯、卡斯蒂、阿韦龙、意大利及法国其他地区的"客栈"。

姐弟俩住在瓦莱塔，确切地说住在瓦莱塔的地底下。他们住的地方，名叫曼德拉乔地下区，入口就在斯特拉达·圣马尔科。就是在这个地下区，他们姐弟俩找到了一个和他们微薄收入相称的住所。汽艇抛锚后，吕吉立即领着大夫和皮埃尔，朝这个地下住宅区走去。

他们三人谢绝了数百条蜂拥而来、争相提供服务的小船，驶抵岸边，登上码头，然后进了面向港口的城门。此时齐鸣的钟声仍在马耳他首都的上空回荡，震得他们的耳朵



那里有豪华房舍，有旅馆……

嗡嗡直响。从一个筑有两个炮楼的堡垒底下穿过以后，他们登上一个陡坡，然后登上一条台阶式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的高楼带有壁龛，壁龛里燃着灯火，楼顶上筑着浅绿色的了望台。街上的人群熙来攘往。他们三人在一片喧闹声中来到圣·让大教堂前。

他们到达山顶上几乎与大教堂齐高的地方之后，便开始下山，直奔卡朗丹港口方向。到了半山腰的斯特拉达·圣马尔科，也就是曼德拉乔地下区的入口时，他们就顺着通往城市深处的一条梯道往下行。

曼德拉乔一直延伸到卡朗丹港口的碉堡下面。它的街道狭窄，从来不见阳光。高高的墙壁呈淡黄颜色，上面布满了无数大小不一的洞眼，就算作是房屋的窗户。有些窗上装有铁栅，有些则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转弯处尽是台阶，走下去就是道道地地的污水坑。住家的门，矮小、潮湿而肮脏，和阿拉伯城市的房门一模一样。到处都是小水沟，到处都是昏暗的地道，连胡同都称不上。在所有的洞口、通风口，在歪歪扭扭的梯道平台上，在摇摇晃晃的台阶上，到处都是不堪入目的人群：老太婆的面孔象巫婆似的难看；孩子们的母亲，脸色惨白，毫无血色，皆因空气污浊患上了贫血症；小女孩乃至大姑娘都衣服褴褛；男孩光着膀子，瘦骨嶙峋，在泥浆里爬滚；乞丐们，有的满身疮疤，有的跛足、驼背，各种畸形应有尽有；挑夫、渔民都面带仇恨，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面对着这些穷苦的人们，几个冷若冰霜的警察不但习以为常，而且和一群乌合之众竟然亲热起来了！真是一个道地的乞丐王国，搬进了这奇特的地下城里！这里各

条街道的尽头，就是装有铁栅的通风口，开在卡朗丹港口码头古堡的厚墙上。码头上海风阵阵，阳光灿烂。

玛丽亚和吕吉就住这地下区里一幢楼房的最高层。他们只有两间房子。室内简陋而干净，使大夫为之感动。一看便知，当年料理罗维尼奥渔夫一家家务的主妇是个手脚勤快的人。

看到大夫和皮埃尔走进来，玛丽亚站起身，对弟弟说道："我的孩子！……我的吕吉！"

大家知道，这暴风雨之夜曾使她多么焦虑不安啊！

吕吉拥抱了姐姐，把客人介绍给她。

大夫简单地讲述了头一天夜里吕吉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自己的遇难船，同时把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介绍给玛丽亚。

大夫说话的时候，玛丽亚凝视着他，心情又是那么激动，以致大夫害怕她猜出了自己就是桑道夫伯爵。但是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这仅仅是一闪念而已。是啊！十五年过去了，她现在怎么会认得出她父亲当年在短暂时间内留宿过的客人哪？！

费拉托的女儿现在三十三岁了，但她始终标致，五官清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她的黑发中夹杂着几缕白发，表明她饱尝痛苦，已未老先衰了！劳累，生活的折磨，父亲死后所经受的种种痛苦，使玛丽亚过早地头发斑白了。

"从今以后，一切都由我负责，你再也不必为你和吕吉的前途担忧了！"安泰基特大夫结束了自己的叙述后，接着说，"安德烈·费拉托不是我的朋友们的恩人吗？玛丽亚，

吕吉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你答应吧？”

“先生们，”玛丽亚答，“昨天夜里，我弟弟冒着风险救你们，这不过是他应尽的义务呀！我感谢老天爷给了他这种好思想，他不愧是一个终生只知道尽义务的人的儿子啊！”

“我们也只想做一件事，”大夫答，“那就是要对他的儿子报恩！是他的儿子……”

大夫停住了。玛丽亚重新注视他，那犀利的目光，仿佛要把他的一切洞察。他担心自己说了太多的话。

“玛丽亚，”皮埃尔·巴托里接口说道，“吕吉当我的弟弟，你不会有意见吧？……”

“而你当我的女儿，好吗？”大夫补充了一句，把手伸给玛丽亚。

这时玛丽亚讲述了他们离开罗维尼奥以后的生活。讲述了当初奥地利警察如何终日盯梢，使他们在罗维尼奥无法生活下去。讲述了她为什么产生了来马耳他定居的想法。在这里，吕吉不但能继续打鱼，而且可以从事水手职业，提高驾船的技艺。多年来，姊弟俩过着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家资微薄，财源很快就枯竭了。

马耳他人一向以胆大、能干著称。可是吕吉也胆大、能干，并且不久之后就能和马耳他人比试高低了。瓦莱塔有个名叫诺科洛·皮塞的孩子，游泳的本领非常高强。据说他泅水横渡了第勒尼安海，把那不勒斯的信件送到了巴勒莫。吕吉是个出色的游泳能手，他已能和这个小孩较量一番了。所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游过海边的危险激浪，爬到那无人攀登的小洞里抓鱼鹰和野鸽。他是勇敢的渔夫，

无论撒网还是拉网，他从来没有因狂风而退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头一天夜里，当他停泊在梅利耶哈小海湾里面时，他听到了那汽艇发出的遇难呼救信号。

由于马耳他盛产海鸟、鱼类及海洋软体动物，所以售价低廉，捕鱼收入甚微。尽管吕吉拚死拚活地捕捞，尽管玛丽亚还做些裁缝活计，小家庭的生活仍难以维持。为了不致入不敷出，他们只好在曼德拉乔找到这个住所了。

玛丽亚回顾这段生活的时候，吕吉去自己的住室取来了一封信。这是安德烈·费拉托临终前写下的几句话：

玛丽亚，我现在把你弟弟嘱托给你了！你将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孩子们，我因救人被捕坐牢，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毫无遗恨。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救活相信我的人！如有机会，我还要救人！千万别忘了你们的父亲，他最后一次拥抱你们，和你们诀别了！

安德烈·费拉托

听完信后，皮埃尔·巴托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安泰基特大夫则扭过头去，以便避开玛丽亚的目光。

“吕吉，”大夫故意转题，突然开口说道，“昨天夜里，你的小船靠近我的游艇时撞碎了……”

“那是一条用了多年的老船了，大夫先生，”吕吉答，“所以对我来说，损失并不大！”

“那条船就算了，吕吉。可是，我想让你来驾驶你救的

那条游艇，答应吗？”

“什么？……”

“你当费拉托号的大副，怎么样？我需要一个年轻、能干的好水手呀！”

“答应吧，吕吉，快答应吧！”皮埃尔大声说。

“可是……我的姐姐怎么办？……”

“她将是我的安泰基塔岛上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大夫答道。“从今以后，你们的生活由我负责了。我一定会使你们过得很幸福。你们除了怀念已故的父亲，丝毫不会留恋往昔的生活！”

吕吉扑过去，握住大夫的手亲吻。玛丽亚则热泪盈眶，感激不尽。

“明天，我在船上等你们！”大夫说。

大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跟皮埃尔打了个要走的手势，便迅速地走了出去。

“啊！我的孩子，能报恩多好啊，多好啊！”

“是啊，报恩总比惩罚好！”皮埃尔答。

“可是必须惩罚啊！”

次日，大夫在船上等着玛丽亚和吕吉·费拉托。

科斯特里克船长已经作好了安排，让人赶快把汽艇的机器修好。原来汽艇停放在东斯特拉达航海公司，承蒙萨米尔·戈雷什先生和公司其他人员的大力协助，机修工作将迅速进行。然而，由于要拆掉空气泵及冷凝器内运转失灵的管道，他们还得耽搁五六天工夫。安泰基特大夫急不可待地要赶到西西里海岸去，所以迟迟不能启航使他心中

不快。他曾一度想把莎娃蕾娜号调到马耳他来，可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即使等几天，能乘上一条武器精良的快艇到西西里去，不是更好吗？

为了预防各种不测事件的发生，大夫出于谨慎，通过马耳他的海底电缆往安泰基塔岛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指示电力二号迅即前来西西里海岸，在波蒂奥·迪·帕罗海角附近游弋。

上午九点钟，一只小船把玛丽亚·费拉托和她的弟弟带来了。大夫极其亲切地接待了他们。

现在吕吉是大副了，他被介绍给了船长、水手长和全体船员。——一俟电力二号到达西西里南岸，他就要在二号艇上任职了。

只要看看吕吉的模样，就准能发现他是个好水手。至于他的勇气和胆量，回想一下三十六小时以前他在梅利耶哈小海湾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吕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随后他的朋友皮埃尔和科斯特里克船长邀请他，参观了他想仔细观看的汽艇。

吕吉参观时，大夫正和玛丽亚聊天。谈到她的弟弟时，大夫的话语充满激情，使玛丽亚深受感动。

"是的！吕吉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玛丽亚这样称许弟弟。

大夫向她建议，或者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西西里之行以后再说，或者派人直接把她送到安泰基塔岛上。玛丽亚希望跟大夫一起到西西里去。因此他们商定，趁费拉托号在瓦莱塔停泊的机会，玛丽亚收拾行装，卖掉一些没有保留价

值的物品，最后把仅有的一点财产变卖出去，以便出发前夕能够轻装，搬到她的舱室里居住。

大夫丝毫不对玛丽亚隐瞒自己的计划，并表明定要将计划执行到底的决心。一部分计划已经实现了，因为安德烈·费拉托的儿女有了着落，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但是要找到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要抓住卡佩纳，这是应该办、也一定要办到的事。对于前两人，大夫打算去西西里寻觅他们的踪迹。至于卡佩纳，人们正在四处找他呢！

这时玛丽亚要求和大夫单独谈话。

"我要告诉您一件事，"玛丽亚说，"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不应让我的弟弟吕吉知道。他若知道了定会怒不可遏，而那时我们也许又要遭殃了。"

"吕吉现在正查看船员的岗位呢。"大夫答，"咱们到船舱的客厅去吧，玛丽亚。在那儿说话，你就不必担心会被别人听到了！"

客厅的门关上后，两人便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卡佩纳在这里，大夫先生！"玛丽亚说。

"在马耳他？"

"是的。他来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在瓦莱塔？"

"就在我们住的曼德拉乔！"

听到这个消息，大夫又惊又喜，继续问道：

"你不会弄错人吧，玛丽亚？"

"不会，我不会弄错的！这个人的长相已经刻在我的脑

子里面了！哪怕是一百年过后，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把他认出来！……他确实在这里！”

“这件事吕吉不知道？”

“他不知道，大夫先生。您明白我为什么不想让吕吉知道吧！他要是知道了，定会找到卡佩纳这家伙，挑起决斗的。也许……”

“你做得很对，玛丽亚！这家伙由我一人来对付！可是，你是否觉得他已经认出了你？”

“这就不知道了。”玛丽亚答。“有两三回，我在曼德拉乔的胡同里碰到他，他转过身来疑神疑鬼地打量我。如果他跟随我，如果他打听我的名字，就该知道我是谁了。”

“他从来没有和你说过话？”

“从来没有。”

“玛丽亚，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瓦莱塔？他来后又有些什么活动？”

“我只知道，他鬼混在曼德拉乔的那些最可恶的人们中间，他钻进那些最可疑的小酒馆，纠集那些货真价实的坏蛋。看样子他手头不缺钱。我想，他在纠集一帮和他一样的强盗，要干什么坏事了。”

“就在这儿？”

“在哪儿干，我可不知道，大夫先生。”

“我定要把它搞清楚！”

这时吕吉跟着皮埃尔进来了，于是谈话结束。

“怎么样，吕吉？”安泰基特大夫问，“对你看到的东西满意吧？”

“一条好船，费拉托号棒极了！”吕吉答。

“你感到满意，我就高兴了，吕吉，”大夫说道，“你先在这条船上当大副，以后机会来了，提拔你当船长！”

“噢！先生……”

“我亲爱的吕吉，”皮埃尔接着说，“别忘了，跟安泰基特大夫在一起，大有可为呀！”

“对，大有可为。可是，皮埃尔，全得靠上帝保佑啊！”

玛丽亚和吕吉向大夫和皮埃尔告辞，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小住室。事先已经说定，待玛丽亚在船上安顿好以后，吕吉才上任。因为，卡佩纳有可能认出玛丽亚是安德烈·费拉托的女儿，让她一人呆在曼德拉乔就欠妥了。

姊弟俩走后，大夫把白佳德叫了来。他想当着皮埃尔的面，跟白佳德谈一件事情。

白佳德召之即来。他站在大夫面前，犹如一个随时准备接受命令、随时准备执行命令的战士。

“白佳德，”大夫对他说，“我现在需要你。”

“需要我，需要马迪夫？”

“现在只需要你一个。”

“要我干什么？”

“你立刻上岸，去瓦莱塔的一个地下区曼德拉乔。到那儿以后，你随便找个住处。小房间，陋室，哪怕是最差劲的地方客栈也可以。”

“好！”

“你在那里的任务是监视一个人的行动。一定要盯住他不放，但又不能叫任何人看出来我们是相识的。必要时，

你要化化装。”

“这个，没问题！”

“据说，这个人正在收买曼德拉乔的一批最可恶的坏蛋。可是他究竟在为谁效劳？企图何在？还搞不清。这一点，你务必尽快地搞清楚。”

“我一定搞清楚。”

“你打听清楚后，先别回船上来，可能会有人跟踪你。你只需在瓦莱塔邮局给我写一封短信，约我晚上到森格莱阿镇的那一头去会面就行了。到时候，我一定到这个约会地点去找你。”

“好，就这么办。”白佳德回答。“可是，我如何认出此人呢？”

“啊！这个不难！我的朋友，你是个聪明人，就看你的本事喽！”

“您至少得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吧！”

“他叫卡佩纳！”

一听到这名字，皮埃尔就叫了起来：

“怎么！……那个西班牙人就在这儿？”

“是的，”安泰基特大夫答道，“他跟我们找到的姊弟俩住在同一个区里。就是他，把他们姊弟俩的父亲安德烈·费拉托送进了监牢，置于死地了。”

大夫把刚才玛丽亚讲的情况又对他们俩说了一遍，白佳德这才明白，及早弄清那西班牙人的诡计，并弄清他在瓦莱塔的那些黑窝里搞的罪恶勾当，是多么紧迫了。

白佳德一个小时后下了船。起初，他只在圣埃尔莫要

塞通往弗洛尔亚纳的长长的斯特拉达皇家大街上蹓跶，以便万一受到盯梢时好揭穿对方的诡计。到了晚上，他才朝曼德拉乔走去。

要纠集一帮杀人抢劫之徒，地下区这个乌七八糟之处确实是最好不过的地方了。在那里，哪个国家的人都有：东方的穷鬼，西方的坏蛋，商船上逃下来的，军舰上开小差的，无所不全。他们尽是些暴徒，身上散发着血腥味儿。遥想当年，在那些烧杀抢掠的野蛮人战争中，他们的祖先该是何等凶残啊！

卡佩纳的任务，是要搜罗十二个死心踏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而这个地方，这种人举目皆是，卡佩纳简直不知道如何挑选是好了。他来到曼德拉乔以后，几乎没离过那些最低矮街道上的小酒馆，找他的络绎不绝。所以白佳德不费气力就认出了他。可是这个西班牙人拿着大把的钱，他究竟在为谁招兵买马呢？这一点，却很难探听出来。

显然，这笔钱不可能属于卡佩纳。罗维尼奥事件之后，他领的那五千弗罗林赏金早就吃得精光了。他受到伊斯的利亚公众的谴责，沿海各盐场又拒绝收留他，他只好奔走他乡，远走高飞了。他本来就是个穷光蛋，赏金挥霍殆尽后就变得更穷了。

现在卡佩纳正在为一个可怕的强盗集团效劳，搜罗一定数量的狐群狗党，以补充由于几个匪徒刚刚被官方绞死所造成的缺额，这一点，谁都不会感到惊讶。卡佩纳正是为此目的来到了马耳他，一头扎进了曼德拉乔地下区。他要把招募的这批强盗带到哪里去？他对他们满腹狐疑，守口

如瓶。那些强盗也就不便再问了。再说，只要付给他们现钱，只要使他们看到偷盗、抢劫的前途，即便把他们带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哩。

这里要提一下，在曼德拉乔的街巷里遇到玛丽亚，使卡佩纳大吃一惊。虽说已分别了十五年，他象认得自己一样，完全认出了玛丽亚。要是玛丽亚知道了他来瓦莱塔的勾当，他定会气急败坏的。

所以，白佳德要想探听出来大夫急切了解而西班牙人守口如瓶的事，就只能运用计谋了。不久之后，卡佩纳还真的被他骗上了。他装扮成一个强盗，接近卡佩纳。他虽年纪轻轻，却十分内行，很快博得了卡佩纳的欢心和信任；对于卡佩纳及其曼德拉乔的一伙人，他有时十分傲慢地声称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材料，并且每一页都干系着他们的性命，稍不小心他们就得上马耳他的绞索，上意大利的断头台，上西班牙的绞刑架；他对该区里见到警察就发慌的胆小鬼都极端轻蔑，不屑一顾。真是个好样的！连卡佩纳这样的盗贼行家，也只能这样地称赞他！

通过这绝妙的一招，白佳德达到了目的。于是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安泰基特大夫接到一封短信，通知他当晚在森格莱阿镇北端有约会。

这几天，费拉托号的机器修理进展很快。至多再过三天，机器就会修好，煤炭就会上足，汽船又可以出海了。

晚上，大夫到指定地点去了。这是城堡附近的、一个筑有弓形门的小广场。八点时分，广场上聚集着五十来个男男女女，几乎都是马耳他人。这时广场上的商场还没有关

门。安泰基特大夫在人群中间来回踱步，突然间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

一个可怕的无赖汉，衣衫褴褛，歪戴帽子，手拿一块手帕，对他说："这是我从阁下的身上偷来的！下次，阁下可要当心你的口袋啊！"

这人就是白佳德。他化装以后，面目全非，完全认不出来了。

"坏家伙！"大夫说。

"家伙，倒是！但并不坏呀，大夫先生！"

大夫这才认出他是白佳德，不禁微微一笑。他接着开门见山地问道：

"那么卡佩纳的情况？"

"他正在曼德拉乔招募十二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为谁？"

"为一个名叫齐罗纳的家伙！"

西西里人齐罗纳，不正是萨卡尼的那个伙伴吗？这两个家伙和卡佩纳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思考，大夫得出了如下答案。他没有弄错。

西班牙人告发了毕齐诺城堡的两名越狱者，并导致他们再度被捕一事，被萨卡尼知道了。他于是派人寻找，并且找到了卡佩纳。当时卡佩纳正穷得要命，就毫不迟疑地加入了齐罗纳拼凑的强盗帮。因此可以从卡佩纳这里下手，顺藤摸瓜。这样一来，大夫跟踪追击那两个家伙，就再不是盲目的了。

"你知道他这次招兵买马的目的何在吗？"大夫问白

佳德。

“为西西里的一个强盗帮拼凑人呗！”

“西西里？对了！准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呢？”

“在锡拉库扎和卡塔尼亚之间的东部各省！”

无疑，又找到了线索。

“你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

“是卡佩纳亲口说的，他对我很友好。我现在把他介绍给阁下了！”

大夫点点头，以示回答。

“你现在可以回到船上，”他说，“可以换一件象样的衣服了。”

“不行呀，因为只有这一件我穿着合适！”

“为什么？”

“因为我荣幸地成了齐罗纳集团中的一名强盗了！”

“我的朋友，小心哪！”大夫说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生命危险哟！”

“为您效劳，大夫先生，”白佳德说，“这全是靠您的栽培啊！”

“好样的小伙子！”

“再说，我可不是好惹的。不是吹牛，这帮穷小子都得统统听我的！”

大夫明白，在此情况下，白佳德打进去对自己执行计划非常有利。正是由于扮演了强盗的角色，聪明的小伙子才取得了卡佩纳的信任，以致掏出了他的秘密。所以，必须让

白佳德做下去。

为了防备万一，大夫和白佳德只谈了五分钟便分手了。白佳德沿着森格莱阿的码头走到大港的一端，搭乘一条小船，回到了曼德拉乔。

白佳德还没有到达地下区，安泰基特大夫已经回到了汽艇上。他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了皮埃尔·巴托里。他还觉得，白佳德为了大伙的利益，正从事一项冒险的行动，这事不应瞒着马迪夫。

巨人听后点点头，三次张开他的巨掌，复又合上。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他回来时可不能少一根毫毛！一根不能少！要不然……"

马迪夫的话往往说不全。但这最后几个字意味深长，比把话说全还耐人寻味呢！

第六章

在卡塔尼亚郊区

如果地球是由人在机床上制造出来的话，它一定象台球那样圆而光滑，毫无皱褶不平。然而，地球是造物主的作品。所以在西西里沿岸，在阿契一雷亚尔和卡塔尼亚之间，海角、暗礁、山洞、悬崖峭壁比比皆是。

墨西那海峡的起点，就在第勒尼安海的这一带海岸。加拉勃利亚山脉绵亘在海峡对面的海岸线上。早在荷马①时代，埃特纳火山俯瞰的这一带海峡，海岸和山脉就壮丽多姿，直到如今仍不减当年！伊尼亚斯②当年收留阿什梅尼德的森林已不复存在，然而卡拉泰山洞，波吕裴摩斯山洞，库克罗普斯人③居住的小岛，靠北一点的卡拉布狄斯和西雅④暗礁，却一直留在历史上的原来位置，并且人们可以在当年特洛亚的英雄们下船建立王国的地方登岸。

应当承认，波吕裴摩斯勇武异常，留传后世，为大力士马迪夫所望尘莫及。可是马迪夫活着，却是波吕裴摩斯所不及的。尽管俄底修斯⑤提到过波吕裴摩斯，即便确有其人，他也是死去三千年的人了。艾里塞·勒克吕⑥指出，著名的独眼巨人波吕裴摩斯，很可能就是埃特纳火山，"它爆发的时候，火山口就象长在山顶上的一只巨眼似的闪耀着火光，巨石从悬崖峭壁上坠入大海，形成了象法拉戈里奥尼一样的无数小岛和暗礁。"

那些离海岸和卡塔尼亚大路数百米的法拉戈里奥尼小

---

① 荷马(Homère)，古希腊的大诗人，约生活在纪元前九世纪。

② 伊尼亚斯，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的主人公，特洛亚的一个王子。

③ 库克罗普斯人，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④ 卡拉布狄斯和西雅，墨西那海峡里的一个十分可怕的大旋涡，航行者常常为躲开旋涡而撞到西雅暗礁上。

⑤ 俄底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以机智多才，坚毅而著称。

⑥ 艾里塞·勒克吕(Elisée Reclus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

岛，就是当年库克罗普斯人居住的小岛了。如今，昔腊库扎至墨西那的铁路与卡塔尼亚大路并行，波吕裴摩斯山洞也与它相距不远，而且沿着这一带海岸，海水冲击着玄武岩洞，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

正是在这些岩石之间，有两个对美好的历史回忆漠不关心的人，于八月二十九日晚间在此交谈。他们所谈的某些事情，可能会引起西西里岛宪兵的兴趣。

其中一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些时间，他在窥视着另一个人的到来。这个等候着的人就是齐罗纳，而另一个刚刚出现卡塔尼亚大路上，他是卡佩纳。

“总算把你等来了！”齐罗纳嚷道，“你来得太晚了！我还以为马耳他象它古老的邻岛朱里亚那样沉没了，而你也当了地中海海底的鲔鱼和金枪鱼的饲料啦！”

人们看到，尽管岁月流逝，十五年已经过去，萨卡尼的伙伴却依然如故，话多饶舌，一副无赖嘴脸，保持着他昔日的天生脾性。他头戴一顶帽子，压着耳朵，披一件淡褐色的短斗篷，护腿一直绑至膝盖，一身老练的惯盗打扮。

“我没有办法早回来，”卡佩纳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在卡塔尼亚下了大客轮。”

“你招的人也都来了吗？”

“都来了。”

“多少个？”

“十二个。”

“只有十二个？……”

“是的。不过，都是些好样的！”

"曼德拉乔的人？"

"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主要是马耳他人。"

"招的人马虽不错，可是数量也许不足呀，"齐罗纳应道，"因为几个月来，我们的营生变得又艰难又费钱了！现在的西西里，简直到处是宪兵，不久以后定会象灌木丛中的草木一样多！总之，要是你弄来的货色质量好……"

"我认为货不错，齐罗纳，"卡佩纳答，"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再说，我带回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原来在集市上耍杂技，又机灵又狡猾。如果有必要，我们可让他男扮女装。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出力的。"

"他在马耳他干什么？"

"有机会就卖手表，弄不到手表他就卖手帕。"

"他的名字叫什么？"

"白佳多尔。"

"好吧！"齐罗纳应道，"会用得着他的聪明和才干的。你把这帮人塞在什么地方了？"

"尼科洛西镇上边的那个桑达·格洛达客栈。"

"你就要重新当那里的客栈老板了吧？"

"明天开始就……"

"不，今天晚上就开始，"齐罗纳说道，"我一接到新的指示，你就赶回去。我在这儿等火车，过一会儿开往墨西那的火车通过时，会从最后一节车厢的门口扔给我一封信。"

"是……谁的信？"

"是……他的信！……他的婚事老是办不成，"齐罗纳笑着说，"叫我没有办法，只好靠干些活计谋生活！呵，没什

么！为了这个好伙计，我有什么事干不得？”

这时，远处有一种与海涛的吼声截然不同的隆隆声，从卡塔尼亚方向传过来。这就是齐罗纳等候的那列火车。卡佩纳和他一起登上了岩石，走了一阵子，便站在铁路旁。没有任何栅栏阻止他们向铁路靠近。

一个小隧道的入口处两声汽笛长鸣，宣告低速行驶的火车驶近了；火车头的呼叫声愈来愈响了；火车上的灯光冲破了黑暗；车内的灯光照亮了两厢，车前长长的光柱投向远方，把铁轨照亮。

齐罗纳聚精会神地望着火车，火车在他前面三步远的地方通过。

最后一节车厢快要来到他跟前时，窗口的玻璃被打开，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看到西西里人站在那儿，她就迅捷地把一个桔子扔出来。那个桔子落在离齐罗纳十来步远的道路上，滚动着。

那女人就是萨卡尼的密探娜米尔。几秒种之后，她便随着火车，在阿契一雷亚尔方向消失了。

齐罗纳走过去，捡起桔子。其实那桔子不过是缝在一起的两半拉桔子皮。

这时，卡佩纳和他又回到一块高大的岩石后面躲起来。齐罗纳在那儿点着灯，撕开桔子皮，取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他希望，五六天以后能在尼科洛西镇上找到您。要特别提防那个名叫安泰基特大夫的人！”

显然在拉古扎的时候，萨卡尼已经知道，那位引起公众巨大好奇心的神秘人物曾两次到过巴托里夫人的家，从而

引起了他的疑虑。萨卡尼这人事事都怀疑，人人都提防。因此他这张纸条连邮局都不走，只通过娜米尔，转递给伙伴齐罗纳。

齐罗纳将纸条放进口袋，熄灭了灯，然后问卡佩纳：

“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名叫安泰基特大夫的人？”

“没有。”西班牙人回答，“可是矮个子白佳多尔也许认识他。这个可爱的小伙子什么都知道！”

“好，咱们去问问他。”齐罗纳接着说。“嗯，卡佩纳，咱们不怕走夜路，你说是不是？”

“夜里走路比白天强，不那么提心吊胆，齐罗纳！”

“对……在白天，有些宪兵太凶狂！咱们上路吧！咱们三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桑达·格洛达客栈！”

他们俩越过铁路，奔上了齐罗纳了如指掌的羊肠小道。这些山道穿过埃特纳火山的小山梁，一直向那中生代的地层那边伸展过去。

大约十八年以前，在西西里，尤其是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有一个可怕的恶人帮。这个帮有数千人，他们通过共济会的礼拜仪式相互联络。千方百计地进行偷盗和诈骗，成了这帮歹徒的宗旨。许多工业家和商人，每年要向他们交纳一种什一税，才能在所经营的工业或商业中不至遇到太多的麻烦。

当时的萨卡尼和齐罗纳——那还是在的里雅斯特起义事件之前——都是那伙秘密匪帮的主要成员，并且他们的活动十分猖獗。

然而随着各个方面的发展，随着城市管理的臻于完善

（农村地区还没有跟上来），这个秘密匪帮的活动开始遇到了困难，所得的什一税和年金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它的大部分成员分了手，各奔前程，干上了抢劫这行最为赚钱的营生。

这个时期，意大利实现了统一，政治制度刚刚发生了变化。西西里也和其他各省一样，不得不接受共同的命运，服从新的法律，特别是要受到应征入伍的约束。所以不想服从法律的反叛者，拒绝服兵役的逃避者——这许多肆无忌惮的“秘密匪帮成员”或其他人，便成帮结伙地开始在农村活动了。

齐罗纳就是一个强盗帮的头目。落入萨卡尼手中的告密赏金——桑道夫伯爵的那一半财产——被他们吃光花尽之后，他们俩又回到了西西里，重操旧业，同时期待着重新发迹的好机会。

发财的机会来到了：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女儿要成亲。大家知道，是在何种情况下，萨卡尼的婚事一直未办成。

西西里历来有利于强盗的活动，就是当代，仍然如此！这个古代的特里那喀亚岛，周长七百二十公里，呈现一个三角形。它的东北端是法罗角，西端是马尔萨拉角，东南端是科伦蒂岛角。岛上有佩洛得山脉，内布罗得山脉，埃特纳火山群；有贾雷拉江，康塔拉江，普拉塔尼河；有激流，山谷，平原；有些城市交通十分困难，有些集镇颇为隔绝，有些村落建设在难于攀登的悬岩上；有些修道院则座落在隘口或山峰上。总之，有大量的避难所可作退路，有无数的小海湾可

供逃难之用。这里是地球的缩影。在西西里这块土地上，构成陆地的一切，它应有尽有：山，火山，山谷，草原，江河，湖泊，激流，城市，大小村庄，港口，小海湾，海角，暗礁，明礁，这一切都为西西里人所利用。岛上住有接近二百万居民，分布在二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适于强盗的活动呢？因此，尽管抢劫活动日趋减少，尽管西西里的强盗也和加拉勃利亚[1]的强盗一样似乎不那么行时了，尽管那些强盗帮社遭到取缔——至少在现代文学上是这样——总之，尽管人们开始找到了比抢劫收入更多的工作，但是，旅行者还是谨慎为好，不要到这个加居斯[2]喜欢、梅尔居斯[3]称颂的地方去冒险。

然而近几年来，西西里宪兵一直保持警惕，随时待命出击，并且已到东部各省进行了几次成功的突袭。有好几帮强盗中了埋伏，被剿灭了一部分。其中齐罗纳这一帮，只剩下三十来人。所以齐罗纳下了决心，要给自己的队伍补充一些外国人，尤其是要增加一些马耳他人。他知道，他昔日经常出入的那些曼德拉乔的简陋房舍里，有成百上千游手好闲的人可以当土匪。因此，卡佩纳到瓦莱塔去了一趟，虽说只招了十二个人，却都是经过挑选的。

这个西班牙人对齐罗纳如此忠心耿耿，大家是不会感到惊异的！他很适于干这一行。可是他生性贪生怕死，外

---

① 加拉勃利亚：意大利南部的山区，历史上长期为强盗骚扰。

② 加居斯：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强盗。

③ 梅尔居斯：罗马神话中的贼神。

出抢劫时害怕枪声，总是尽量地躲在后面。他只是满足于为外出抢劫做准备，订计划，在桑达·格洛达客栈当老板。桑达·格洛达是强盗出没的地带，隐没在火山下部的山坡上，十分可怕。

不言而喻，卡佩纳生活中所有跟安德烈·费拉托案件有关的事情，萨卡尼和齐罗纳都了如指掌，而卡佩纳对的里雅斯特案件却一无所知。卡佩纳只是认为，跟他拉上关系的人是些重义气的强盗，是些多年以来就在西西里山中"做生意"的人。

齐罗纳和卡佩纳顺利地走完了波吕裴摩斯山岩至尼科洛西镇的八英里路程，没遇上一个宪兵。他们走的是陡峭的山路，在长满葡萄、橄榄、桔子树、柠檬树的田野和榛子树、木栓树、榕树丛中穿行。他们有时沿着干涸的河床上山。这些河床，若从大海上眺望，仿佛是未使用过压路机的碎石路。他们通过圣吉约瓦尼尼和德拉梅介里村之后，已经处在海拔高度很高的山上了。接近十点半钟，他们到了尼科洛西镇。该镇座落在一个相当大的圆形山谷中，北面和西面均有圆锥形的火山（蒙皮里，罗西．塞拉—皮苏塔）作屏障。

该镇有十座教堂，一个由圣·尼科洛达尔那所建的修道院，两家小旅馆。从这些设施可以看出，这里并非是个普通小镇。但是齐罗纳和卡佩纳都不在这两家旅店留宿，座落在埃特纳火山最黑暗狭谷中的桑达·格洛达客栈在等着他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当尼科洛西镇的钟楼还未敲夜半十二点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桑达·格洛达。

在这里，人们都还没有睡，一边吃夜宵，一边叫喊着，咒骂着。卡佩纳招募来的十二人也聚集在这里。强盗帮中有个名叫贝尼托的老头子——也许他是带着矛盾的心情——在殷勤地招待着新来的客人。至于强盗帮里其余的四十个山里人和逃避兵役者，他们正在西边二十来英里处的火山背后打家劫舍，不久也要回到这里来。所以在桑达·格洛达，现在只有卡佩纳搜罗来的十二个马耳他人了。在这帮人里头，白佳多尔——换种说法白佳德——毫不犹豫地跟着这帮乌合之众吹牛、叫骂。但是他在听，在观察，在用心记着，凡是对他有用的东西，都毫不放过。卡佩纳和齐罗纳来到之前不久，他就记住了贝尼托在制止客人吵闹时说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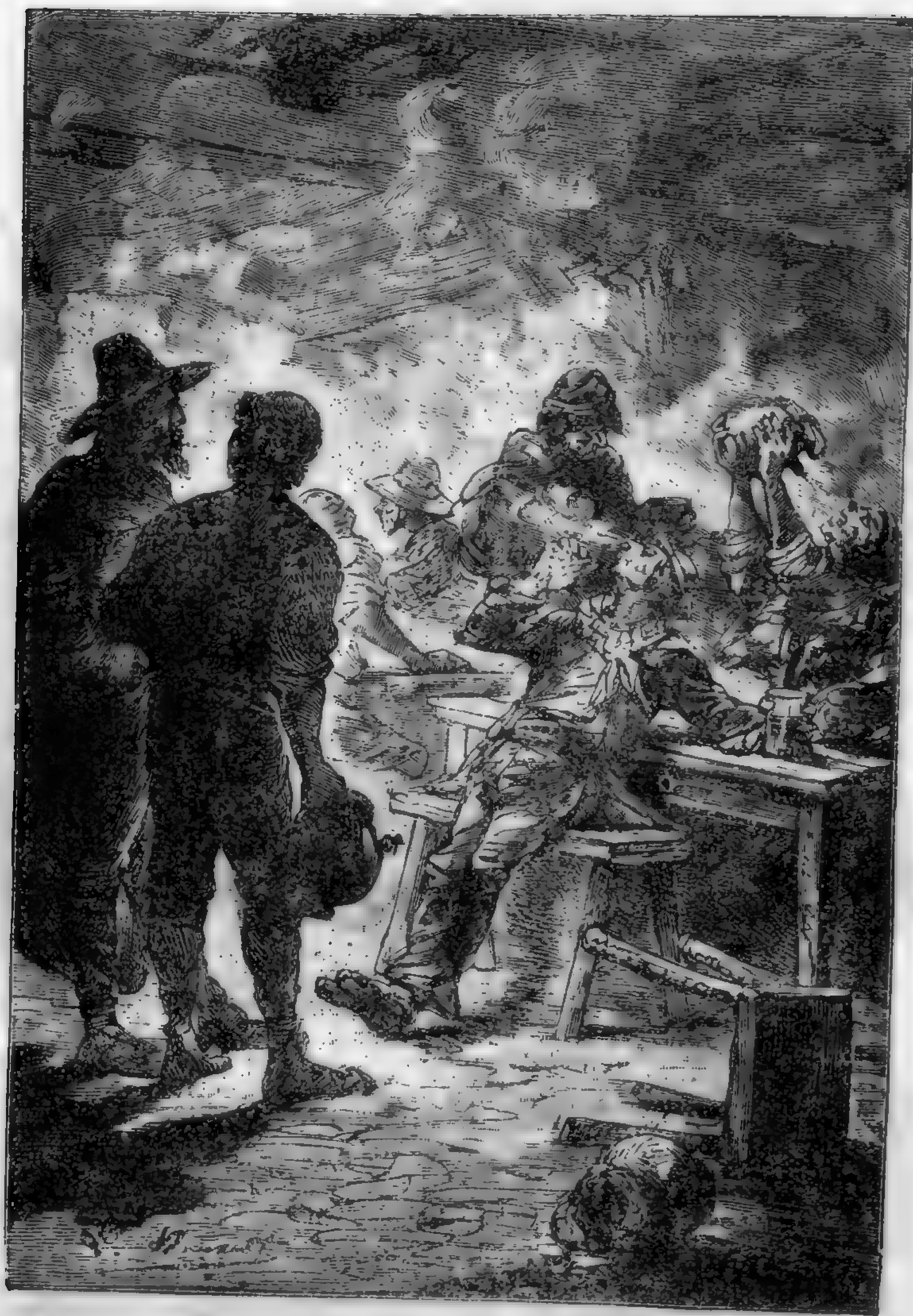
"别嚷了，你们这群马耳他的混世魔王，别嚷了！中央特派员，和省里的警官派到卡索纳的一支宪兵小分队都听见你们在这儿嚷嚷啦！"

这是一句带有威胁性质的玩笑话，其实卡索纳村离这里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呢。而新来的强盗们真的相信宪兵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叫骂，所以顿时压低了吵闹的喧哗声，更加起劲地喝起贝尼托亲自为他们斟满的、大瓶大瓶的埃特纳地方酒。当客栈的大门打开时，他们都程度不同的喝醉了。

"一帮好样的小伙子！"齐罗纳进门时大声说。"卡佩纳马到成功，贝尼托招待得也满不错！"

"这些好哥们本来都快渴死了！"贝尼托应道。

"嘿！要是没有酒啊，他们比死都难受！你把他们都灌足了吧！"齐罗纳笑着说，"好！现在让他们睡吧！明天再见



在这里，人们都还没有睡

面认识吧！”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一个新招来的强盗说。

“你们都醉醺醺的，怎么听我说呢！”齐罗纳回答。

“醉！……醉！……喝惯了曼德拉乔酒馆的松子酒和威士忌的人，喝您几瓶土产葡萄酒还醉得了！”

“嘿！这个人是谁？”齐罗纳问。

“矮个子白佳多尔！”

“嘿！这个人是谁？”白佳多尔指着西西里人问。

“他是齐罗纳。”西班牙人说。

齐罗纳留心地瞧着这个受到卡佩纳夸奖而现在说话如此随便的年轻强盗。看到年轻人长着一副聪明而勇敢的脸相，他点头称许。他接着问白佳多尔：

“你象其他人一样也喝酒了？”

“比谁都喝得多！”

“你的神志倒还清醒？”

“啊！喝这么一点儿酒，哪能糊涂呢！”

“你说，小家伙，”齐罗纳又说，“卡佩纳告诉我，说你可能提供一个我需要的情报！”

“要我白讲啊？”

“打上我的主意了！”

于是齐罗纳扔过去一枚半皮阿斯特① 的银币，刹那间，白佳多尔就象一个耍把戏的职业演员一般，把银币藏到了上衣的口袋里。

---

① 皮阿斯特：某些国家使用的货币名。

"这小伙子挺精明!"齐罗纳说。

"很精明!"白佳多尔应道。"你究竟要打听什么事?"

"你是否对马耳他很熟悉?"

"不仅马耳他,还熟悉意大利,伊斯的里亚,达尔马提亚,亚得里亚海!"白佳多尔答。

"你去旅行过?"

"常常去旅行。不过,都是自费的!"

"我料你从来不是官费旅行的,因为要是政府付旅费的话……"

"那就代价太高了!"白佳多尔答。

"瞧你说的!"齐罗纳反驳。他对新伙伴很满意,已经跟他谈拢了。

"还有呢?"聪明的小伙子接着问。

"还有,是啊!白佳多尔,在你的多次旅行中,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名叫安泰基特大夫的人?"

尽管白佳德很精明,"这个问题"他却没料到!

然而他有很强的自制力,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

莎娃蕾娜号停泊期间,齐罗纳不在拉古扎,费拉托号停泊期间他也不在马耳他,他是如何听到人们谈起大夫,而且还知道他的名字的?

白佳多尔机智果断,立即意识到回避于己不利,回答才有好处。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安泰基特大夫?嗨!非常了解!……在地中海,他的名声可大了!"

"你见过他?"

"从来没见过。"

"可是，你知道这大夫是什么人吗？"

"据说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可怜鬼。他每次外出，旅行上装的每个口袋里非装上一百万不可，而且他至少有六个口袋呢！他又是一个不幸的人，不得志，业余时间还搞点医道。他有时乘游艇，有时坐汽艇，带着特效药，能治大自然赏赐给人类的二万二千种疾病！"

白佳德，这个昔日的街头艺人，又演起老角色来了！他打诨逗趣，使卡佩纳和齐罗纳都惊叹不已。卡佩纳仿佛说：

"嗯！我招的人够棒的吧！"

白佳多尔点燃了一支香烟抽起来，烟气缭绕，好象同时从他的鼻子、眼睛，甚至从耳朵里冒出来。之后，他沉默不语了。

"你是说这个大夫很富有？"齐罗纳问。

"富极了，他能把西西里买下来，改造成一个英国的花园！"白佳多尔答。

接着，他认为时机已到，要吊吊齐罗纳的胃口，引他上钩：

"真的，齐罗纳上尉，我虽没有见过安泰基特大夫，起码见到过他的一只游艇。据说他拥有一支小船队，专供他海上游览呢！"

"你见过他的一只游艇了？"

"是呀，他的费拉托号游艇！这只船富丽堂皇，我要是能带一两位美丽的公主，搭乘它到那不勒斯湾去游览，那该多美啊！"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这只游艇的？"

"在马耳他。"白佳多尔答。

"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在瓦莱塔!当卡佩纳班长和我们一起上船的时候,那只游艇还停在军港里面呢!据说,它将在我们动身二十四小时之后启航出发!"

"出发到……"

"嘿!恰恰是到西西里,卡塔尼亚是目的地。"

"是卡塔尼亚?"齐罗纳又问。

安泰基特大夫的行踪,和齐罗纳接到的要提防大夫的通知竟是如此的巧合,不能不引起萨卡尼伙伴的怀疑。

白佳德明白,在齐罗纳的头脑里隐藏着某种秘密。可是它到底是什么呢?无法猜出来。白佳德决心促使他直接地说出口。

"这个见鬼的大夫来西西里干什么?又偏偏来卡塔尼亚,他要来干什么?"

齐罗纳一说完,白佳德马上接茬儿说道:

"啊!圣母阿加特在这里,他要来城里游览嘛!他是来攀登埃特纳火山的!作为一个富翁来旅行的!"

"白佳多尔,"齐罗纳说道,他不时地提防着。"看样子,你对此人很了解哟!"

"要是有机会,我还会了解得更多呢!"白佳德回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要是安泰基特大夫到我们的土地上来游览,嗨,他阁下就得给我们付出一大笔买路钱!"

"真的?"

“要他留一二百万，就算便宜他的了，对吧？”

“你想得好！”

“齐罗纳和他的朋友们岂肯错过这个好机会，当十足的大傻瓜不成！”

“好！”齐罗纳说道。“就凭你对我的这句恭维话，你就可以去睡觉了！”

“很好，上尉，”白佳多尔答。“我这就去睡。今天晚上我可要做个美梦了！”

“什么美梦？”

“安泰基特大夫的几百万……黄金梦，怎么样！”

说毕，白佳多尔吐出最后的一缕烟气，随后就到客栈的仓库里找到了伙伴们。卡佩纳则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

这时小伙子白佳德并没有入睡，他把刚才的言行回顾了一下。

当齐罗纳谈起安泰基特大夫使他大吃一惊的时候，他的言行是否完全符合大夫的利益？这一点，请大家判断好了。

大夫来到西西里后，希望能找到萨卡尼。如果多隆达和他在一起，也能找到多隆达——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他俩都离开了拉古扎。如果抓不到萨卡尼，就打算将目标转向萨卡尼的伙伴，抓住齐罗纳，然后对他软硬兼施，让他说出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下落来。这就是大夫的计划，下面则是他执行计划的具体步骤。

大夫青年时代曾多次游览过西西里，在埃特纳省游览的次数就更多了。他熟悉所有的登山道路，其中有一条走

的人最多，是从一座房子的脚下通过的。这座房子建在埃特纳火山的主峰脚下，大家都称它《英国人的小房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齐罗纳的强盗帮（卡佩纳从马耳他新搜罗来的强盗除外），正在埃特纳火山的山坡上进行侦察。

声名显赫的安泰基特大夫的到来，在卡塔尼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象他到达的任何地方一样。大夫故意让人把自己将攀登埃特纳火山的消息宣扬出去。齐罗纳正要打听大夫的行踪，白佳德相机行事，把消息透露给他。

这就是大夫为齐罗纳设下的圈套，而齐罗纳很可能会上当就擒的。

大夫登火山的前一天，费拉托号的十二名水手全副武装，秘密地朝英国人的小房子奔去。次日，大夫将由皮埃尔和一名向导陪同，离开卡塔尼亚，顺着大路向英国人的小房子进发，以便晚上八点之前到达，在那里过夜。这是想在加拉勃利亚山脉的埃特纳火山上观赏日出的游客惯常的做法。

齐罗纳受到白佳德的鼓动，一心想抓住安泰基特大夫，并且满以为要对付的只是大夫及其两个陪同。可是，当他到了英国人的房子时，面对着费拉托号的水手，他将束手就擒。

白佳德事先了解这项计划，所以他因势利导，使齐罗纳产生了抓住富翁安泰基特大夫的想法。抓住了大夫，齐罗纳既可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同时也认真执行了接到的指

* 这个休息处所，是由几个安乐之友，英国贵族出资修建的。房子位于海拔三千米的山坡上。——原注。

示。再说，既然齐罗纳应该提防大夫这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他，哪怕是失掉大夫的过路钱也划得来。齐罗纳一边等着萨卡尼的新指示，一边下决心要动手。可是在手下人员不全的情况下，为了使成功确有把握，他打算使用卡佩纳从马耳他带回的一帮人。这一点，白佳德不担心，因为这十一个坏蛋斗不过费拉托号的水手。

但是齐罗纳从来不随便冒险。既然按照白佳多尔的说法汽艇应在第二天到达，他一清早就离开了桑达·格洛达下山到卡塔尼亚去了。由于无人认得他，他到城里来就没有危险。

汽艇停泊在锚地已经数个小时了。它的停泊位置不在码头边，因为那里总是挤满了船，而是在外港的深处，停泊在北堤和一六六九年火山爆发时推进到海中的一个巨大灰黑色熔岩山之间。

天亮的时候，马迪夫及十一个水手已经在吕吉的带领下于卡塔尼亚登岸了。之后，他们分别上路，直奔英国人的小房子而去。

水手们登岸一事，齐罗纳一无所知，并且由于费拉托号停泊在离岸一链之遥的地方，他无法观察船上发生的事情。

临近傍晚六时，一只小船把汽艇上的两位乘客送到了岸边，他们就是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他们穿过斯代西科罗街，斯特拉达·埃特纳街，朝美丽的公共花园贝里尼别墅走去。这座花园里有花山，有奇形怪状的栏杆，有大树遮荫的台地，还有淙淙的流水。这里大概是欧洲最美丽的花园之一了。壮丽的埃特纳火山上云雾缭绕，矗立在远方。

齐罗纳跟着这两位乘客，并没有想到其中之一就是安泰基特大夫。许多人被音乐吸引在贝里尼别墅。齐罗纳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竭力要挤到那两人的跟前去。可是他左冲右撞，形迹可疑，引起了大夫和皮埃尔的注意。如果他就是那个齐罗纳，这可是让他上钩的好机会。

所以晚上十一点钟，当他们俩就要离开花园回船的时候，大夫高声地回答皮埃尔：

“对，就算决定了！咱们明天动身，到英国人的房子去过夜。”

无疑地，密探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想打听的事。转眼工夫，他就消失不见了。

第　七　章

英国人的房子

第二天，将近下午一点钟，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准备下船了。

在登上小艇之前，大夫嘱咐科斯特里克船长留心海面，电力二号随时可能到达；它一旦到达，就让它驶入波吕裴摩斯小岛附近的法里戈里奥尼海面。如果计划实现，如果萨卡尼被俘（起码齐罗纳、卡佩纳被俘）的话，快艇就必须随时待命，准备把叛卖者押回安泰基塔，听候大夫发落。嘱咐

完后，大夫便和皮埃尔登上了小艇。

那小艇离大船而去，几分钟工夫就到了卡塔尼亚码头的台阶前。大夫和皮埃尔身穿登山服。这里温差悬殊，海边的气温三十多度，而到了山上，就要降到零下七八度了。从林肯路十七号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分部请来的一名向导，牵着马匹等在那里。他们打算，到了尼科洛西镇的时候再换乘骡子：一种走起路来既稳当又不知疲倦的好乘骑。

他们迅速地通过了长条形的卡塔尼亚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跟踪。通过高地的公路之后，大夫和皮埃尔开始步步登高，走上了埃特纳火山的坡道。这个火山，西西里人称为“美丽的山峰”，其直径不小于二十五英里。

山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常常因火山爆发后的熔岩流而改道。早在数百万年之前，那些熔流就形成无数的熔岩和玄武岩石。路旁还有许多干涸的沟壑，一到春季，就变成了湍湍的急流。沿途郁郁葱葱，油橄榄，桔子树，角豆树，榛子树，及攀沿在邻近树枝上的、长长的葡萄嫩枝条，触目皆是。埃特纳火山由下而上分为三个区，这就是第一个区域了。埃特纳火山这个名字，腓尼基人把它译作“火炉山”；早在地理科学还未诞生的时代里，地理学者们把它称做“擎天巨柱”。

两个小时过后，人困马乏，他们稍事休息了几分钟。这时大夫和皮埃尔瞥见，卡塔尼亚城已展现在他们的脚下。这座城市住有八万五千多居民，景色如画，可与巴勒莫相媲美。它那和码头相平行的条条街道，它那一百个教堂的钟楼和圆屋顶，它那无数美丽如画的修道院，它那有着十七世

纪风格的房屋，统统为极其美丽的绿色林带所环绕，使任何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再远一些，就是港口了。一六六九年埃特纳火山大爆发的时候，熔岩淹没了港口的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些天然的堤坝。那次火山爆发十分可怕，熔岩向火山周围倾泻了十多亿立方米，摧毁了十四个城市和村庄，死亡人数高达十万八千余名。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埃特纳火山才算平静了一些。自纪元以来，它总共爆发了三十多次。可是西西里岛并没有陷塌，证明它的地质构造非常牢靠。再说埃特纳火山并没有一个永久性的火山口，几乎到处都可能喷出岩浆。火山爆发的时候，炽热燃烧的岩浆象挤破的脓疮冲破地壳，大量的熔岩物质四处漫溢，堆积在山坡上，形成了许多小火山。一六六九年火山大爆发的三个月内，喷溢出来的砂子和矿渣堆积物，竟高达一百三十七米，多出了一个大山头，形成了罗西山。这次爆发时出现的弗吕芒托、西莫尼、斯托内罗、克里森科火山口，仿佛是大教堂上的小钟楼，环绕在圆屋顶的四周。此外，还有1809、1811、1819、1838、1852、1865、1879年火山爆发时出现的火山口，宛如蜂房一般分散在埃特纳火山的山坡上。

穿过台地上的小村庄之后，向导走上了一条较近的山路，以便到达离尼科洛西镇不远的特拉迈解里大路。这里还是埃特纳火山的第一个区域——耕作区，它一直延伸到位于海拔二千一百二十英尺高度的尼科洛西镇，它离卡塔尼亚十五公里。大约到了下午四点钟，他们抵达该镇。一路顺风，既没有碰上野猪，也没有碰上狼。他们还得走二十

公里路程，才能到达英国人的房子。

“阁下想在这里休息多长时间？”向导问。

“尽可能短些。”大夫答，“晚上九点以前要设法赶到。”

“那么，休息四十分钟，好吗？”

“好吧，四十分钟！”

在这个镇上有两家旅店，随便找一家吃一顿便饭，四十分钟是足足有余的。在烹调方面这两家旅店别具特色，使西西里岛有特色的烹调术恢复了一点名气。这对一个在三千居民中有大量乞丐的村镇是一种荣誉。这顿饭有一块羊羔肉，有水果——卡塔尼亚市郊的葡萄、桔子、石榴，还有桑普拉西多酒。在意大利的许多较大的城市里，要旅店供应如此多的东西，恐怕会使旅店老板十分为难的。

下午五点钟之前，大夫、皮埃尔和向导改乘骡子，开始攀登埃特纳火山的第二层——森林区。这个区域的树木并不多，因为这里的樵夫和别处一样，他们滥伐树木，把茂密的原始森林破坏了。不久之后，这一带的林木可能被伐光，仅仅留下一个神话般的回忆了。然而沿着熔岩的斜面，在深壑的边缘，还有一丛丛、一片片的山毛榉，橡树，及叶子几乎呈黑色的无花果树。更远处有冷杉，松树，桦树。在混合着腐植土的火山灰上，有大片大片的凤尾草，白苏，锦葵，并有一层苔藓覆盖着。

晚上八点时分，大夫和皮埃尔已经处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度，几乎到了永久的积雪线。埃特纳火山上有相当丰富的积雪，足够意大利和西西里灌溉之用了。

这个地带是由黑色熔岩、火山灰、矿渣构成的，一直延

伸到一条巨大的椭圆形裂缝那边——德尔·博弗山谷。那圆谷的悬崖峭壁高达一千至三千英尺，粗面岩和玄武岩的岩层裸露着，尚未受到风化作用的影响。

真正的火山圆锥矗立在前方。锥体上到处是显花植物[①]，呈现出绿色的半球面。这高高隆起的中央部分自成一座山，有如奥萨山上的贝利翁山一般，顶部呈圆形，海拔高度三千三百一十六米。

这里，脚下的土地在颤抖，岩浆在白雪皑皑的火山下沸腾、滚动。几缕含硫的蒸汽冉冉上升，又被风压在火山口上，呼呼作响，有时一直被吹到山脚下。犹如炽热的焦炭似的矿渣，冰雹一般落到白色的雪毯上，嗤嗤地发着响声便熄灭了。

这时的气温很低，——零下数度，空气稀薄，呼吸明显困难，登山者不得不紧裹在旅行大衣里。寒风凛冽，朝着山坡吹过来，卷起的雪片在空中打旋。站在这样的高度，已经可以看到喷火口下忽高忽低的火焰；其他较小的火山口，或象狭窄的硫质喷气孔，或象黑暗的深井，地下的火焰在它们的底部发出呼呼的声响。接着便是连续的隆隆之声，象飓风一般呼啸，声音愈来愈大，犹如巨大的锅炉里的过热蒸汽冲开了汽阀。没有一次火山爆发能预先测知的，然而这种地壳内部的愤怒，只能通过火山口的嘶鸣咆哮，以及穿破锥体，形成火山爆发而发泄出来。

已是晚上九点了，夜空繁星灿烂。火山上空空气稀薄，

---

① 显花植物：开花、结实靠种子繁殖的植物的统称。

星光分外耀眼夺目。一弯残月正没入第勒尼安海中。如果这里没有火山活动，今晚该是何等的宁静迷人啊！

“我们该到了吧？”大夫问。

“那就是英国人的房子，”向导回答。他用手指了指左边五十来步远的一堵墙，上面有个门和两个窗。这墙离中央锥体顶部四百二十八米，它的方向位置使它免遭风雪的侵袭。这所房子座落在一个叫毕雅诺·德尔·拉刚的、熔岩所形成的台地上，是由英国军官于 1811 年修建的。

（现在，改建英国人的房子的工程即将开始。意大利政府和卡塔尼亚市已决定把它改建为观测所。）

现在人们也把这所房子称作埃特纳。长期由地质学家杰姆拉罗的弟弟提供资金维修之后，它刚刚由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出资整修过。不远处，有几个以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古罗马建筑遗址，在黑暗中还隐约可见。传说昂佩托克勒[①]是投到火山口里自杀的。这个思想古怪的哲学家，也仅仅在这个地方忍受了八天的孤寂生活，因而人们理解，阿格里琴托的著名哲学家的这一行动。

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巴托里，向导朝英国人的房子走过去。他们敲门进去后，就见到了自己的人。

这所英国人的房子只有三个带有桌椅及炊事用具的房间。可是对于这些攀登埃特纳火山的人们来说，在登上了二千八百八十五米的高度后，这足以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了。

---

① 昂佩托克勒，是纪元前五世纪西西里阿格里琴托城的哲学家，他在医学、物理学方面也有渊博的知识。传说他自尽于埃特纳火山。

在此之前，吕吉一直担心他的这支小小队伍的到来会引起怀疑，虽寒意逼人，也不愿生火取暖。而现在这种担心已无必要，因为齐罗纳已经知道大夫要在英国人的房子里过夜了。水手们从柴堆上捡了些木柴，塞进了炉灶。不一会儿，火焰就在噼啪声中燃烧起来，给屋子带来了光和热。

这时大夫把吕吉单独叫到一旁，问他来到这里之后是否发生过什么事。

“没有。”吕吉答，“我只是担心，我们的行动并不能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保密了！”

“为什么？”

“因为过了尼科洛西镇以后，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发现有个人在跟踪我们。可是当我们快到这山脚下的时候，他却突然不见了。”

“咳！坏事啦，吕吉！很可能齐罗纳打消了来突袭我们的想法！天黑后，没有人在英国人的房子周围徘徊吧！”

“没有，大夫先生。”吕吉答。“我甚至派人去搜查了哲学家纪念塔的遗址，那里空空荡荡，寂静无人。”

“咱们等着吧，吕吉！一定要派人警戒！夜色明亮，可以看得远，我们要有所防备，不能让人来突袭，这可是件大事啊！”

大夫的命令传下去执行了。当他在灶前的小凳上坐下时，他的手下人已躺在他周围的草捆上睡了。

马迪夫却来到他身边，瞧着他，不敢说话。大夫立即看出了他内心的不安。

“你想知道白佳德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大夫问。“再

耐心等一等！虽然他正在干的事很危险，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拿我的头担保！”皮埃尔补充了一句，想使马迪夫对他小伙伴的命运放心。

一个小时过去了，埃特纳火山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在毕雅诺·德尔·拉刚前面白色的斜坡上，也没有一个人影。这使大夫和皮埃尔焦急不安。万一齐罗纳知道有一支小队伍来到了这里，他决不肯冒险来攻打英国人的房子的。他不来，这一着就落空了。但如果没有萨卡尼，也非得抓住他的同谋齐罗纳不可，定要从他的嘴里掏出秘密来！

接近晚上十点钟，一声枪响从英国人的房子下面约半英里的地方传上来。

大家闻声跑出房子，观察着，但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

“这的确是枪声！”皮埃尔说道。

“也许是打鹰、打野猪的人在狩猎吧！”吕吉应道。

“都进屋子吧，”大夫说，“在这儿危险，咱们会被发现的！”

他们都回到了房子里。

但是十分钟过后，在外面警戒的水手匆忙跑进屋里，嚷道：

“有情况！我好象看见了……”

“几个人，是吧？”皮埃尔问。

“不，只有一个人！”

大夫、皮埃尔、吕吉、马迪夫一齐朝门口奔过去，小心地

躲在黑影里。

果然有个人象羚羊似的，沿着古老的熔岩流朝台地跑上来。他一个人，跳跃着，几个箭步就落到了马迪夫向他伸开的双臂里。

他就是白佳德。

“快！……快！……快点躲起来，大夫先生！”白佳德喊道。

转眼工夫，所有的人都进了屋子，立刻关上了门。

“齐罗纳，他？”大夫问，“他现在怎么样？……你竟能脱开了身？”

“是的！……我来提醒你们，有危险呀！……”

“他不来了吧？”

“再过二十分钟，他就到这里啦！”

“再好不过了！”

“不！糟透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着的信儿，说在您之前有十二个人先到了！”

“肯定是那个窥探我们的山里人告诉了他！”吕吉说。

“反正他是知道了，”白佳德应道，“而且他明白你们为他设下了圈套！”

“就让他来吧！”皮埃尔叫道。

“他肯定来，皮埃尔先生！可是他不光带来了在马耳他搜罗的那十二个家伙，还带来了今天下午刚回到桑达·格洛达的那帮强盗！”

“这些强盗总共有多少？”大夫问。

“五十来个呢！”白佳德答。

大夫的小分队只有十一名水手，另加吕吉、皮埃尔、马迪夫、白佳德和大夫本人，总共十六人，——十六对五十，——情况很严重！齐罗纳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无论如何，必须立即拿定主意。

但是在齐罗纳攻击之前，大夫还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下面就是白佳德所讲的情况：

当天上午，齐罗纳从他过夜的卡塔尼亚归来了。大夫见过这个齐罗纳，就是他，在贝里尼的花园里徘徊过。当他回到桑达·格洛达客栈的时候，那里有个山里人向他报告说：有十二个人从不同方向而来，占领了英国人的房子。

齐罗纳马上明白，面临的处境不妙。现在已不是他在吸引大夫上圈套，而是大伙在劝他，要他提防大夫在引他上钩了。可是白佳德却一个劲地鼓动他到英国人的房子去，保证他的新到人马会战胜大夫的小分队。究竟该怎么办，齐罗纳犹豫不决了。他甚至觉得白佳德的态度很奇怪，想下令把他监视起来——这一点，立即为白佳德所察觉。下午快三点的时候，齐罗纳的强盗帮和他会合了，于是他不再觉得抓大夫是件没有把握的事。手下有了五十来个喽罗，他有恃无恐，不再犹豫。于是他的强盗帮倾巢出动，离开了桑达·格洛达客栈，向英国人的房子杀来。

白佳德心里明白，必须及时通知大夫及其手下人等，使他们能逃脱，或者起码来说使他们有所准备，否则，他们是对付不了这帮强盗的。白佳德不晓得英国人的房子的位置，他一直随齐罗纳一伙前进，想走到从英国人的房子可以看得见他的地方。将近晚上九点钟，离火山锥体的斜坡不到

二英里处，窗子里射出的亮光使他认出了这所房子。白佳德立刻朝这个方向奔过来，齐罗纳向他开了枪——这就是人们在英国人的房子里听到的那一声枪响——这一枪没有击中。白佳德凭着他当小丑的那种机敏动作，迅速往上跑，很快地跑到了枪弹的射程之外。就这样，他赶到了齐罗纳一帮人的前面，只比他们提早二十分钟到达这里。

白佳德讲完后，大夫握住他的手，感谢机智、勇敢的小伙子刚才所做的一切，然后大家商讨应急的办法。

深更半夜放弃英国人的房子，从齐罗纳及其同伙了如指掌的山路和藏身之处撤下去，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所碉堡一般的房子里设防自卫，坚守到天亮，比撤退强千百倍。即使撤，起码也要在来日的大白天撤退，决不能现在就盲目冒险地跨越山坡，穿过深沟和硫质蒸汽孔。因此留下抵抗，这就是唯一的抉择。于是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立即开始了。

首先把房子的两个窗户关了起来，而从里面把护窗板牢牢地固定住。大家把前墙顶上椽子之间的空隙作为射击孔之用。每个水手发一支快速步枪，子弹二十来发。大夫、皮埃尔、吕吉使用手枪，到时候可以助阵。马迪夫只靠两只胳膊，白佳德只靠两只手，他们赤手空拳，应付战斗。

将近四十分钟过去了，没有发现强盗们有任何进攻的尝试。齐罗纳知道，安泰基特大夫得到了白佳德的报告，要想对他突然袭击已不再可能了。齐罗纳是否会因此而放弃进攻的计划？看来不会，他凭着手下有五十来个人，再加上他熟悉地形，一定坚信获得成功大有希望。

快十一点的时候，站岗的水手突然奔进屋里。只见漫山遍野的人，摸上山来，想从三面包围英国人的房子。——第四面靠山坡，没有任何退路。

看清了敌人的企图之后，大夫他们紧关房门，各就各位，趴到了椽子之间的空隙处，并遵照大夫的吩咐，没有瞄准不开枪。

齐罗纳和其他匪徒缓慢而谨慎地前进，有时躲到岩石后面提防，以便爬上毕雅诺·德尔·拉刚台地。台上有堵用许多巨大的粗面岩和玄武岩垒成的墙，无疑是保护英国人的房子免受冬季暴风雪袭击的。攻上这个台地，冲击房子，突破门窗，然后依仗人多势众，擒拿大夫及其手下人就易如反掌了。

突然间一声枪响，一缕青烟从椽子之间喷了出去，一个人中弹倒下。进攻的队伍马上后退了几步，蜷缩到岩石的后面去。但是，齐罗纳利用起伏的地形，又把队伍慢慢地拉到了毕雅诺·德尔·拉刚台地的脚下。

接着，英国人的房子上部火光一闪，又响了十二枪，又有两个进攻者倒毙在雪地上。

齐罗纳嚎叫着，发出了冲锋号令，全部人马朝英国人的房子冲了过去，于是又有几个强盗受了伤。门上弹洞累累，屋内有两个水手中弹，但伤势不重，他们不得不闪到一边。

战斗异常激烈。进攻者使用镐头、斧头劈开了房门和一个窗子。必须在双方对射的弹雨之中冲出去，把进攻者击退。吕吉的帽子被一颗子弹击穿。皮埃尔也很险，若不是马迪夫手急眼快相助，他险些成了一个强盗的镐下鬼。

可是马迪夫在这儿呢，他夺过那强盗的手中镐，只一下，就结果了那人的性命。

这次突围中，马迪夫真可谓勇猛无比。有多少次，强盗瞄准了他，却无一颗子弹击中他。一想到齐罗纳得胜白佳德就会被提前处死，他就怒不可遏，与强盗们奋勇厮杀。

在顽强的抵抗下，匪徒们不得不再次退却。大夫和手下人得以回到房子里去，清点弹药，估计战局。

“还剩多少子弹？”大夫问。

“每人十至十二发。”吕吉答。

“现在几点钟？”

“刚到零点！”

离天亮还有四小时，必须节省弹药，以便黎明时掩护撤退。

如果齐罗纳及其一伙再次发动冲锋，如何能够截住他们，不让他们攻上台地，并阻止他们占领英国人的房子呢？

强盗们喘息了一刻钟，把伤号都拉到后方，隐蔽在熔岩流所形成的壕堑里。然后，他们再次发起了冲锋。

眼看在猛烈的抵抗面前已有五六个同伙倒下，这群亡命之徒仍然疯狂地沿着熔岩流往上爬，然后冲过玄武岩护墙下的开阔地，出现在台地上。他们一路上未遭到任何阻击，所以齐罗纳断定，被围者的弹药所剩无几。

他于是鼓动喽罗们，一定要活捉大夫，活捉这个比百万富翁还富百倍的人。为了抓住百万富翁，这群穷凶极恶的匪徒不惜豁出命来往前冲。他们果然以疯狂的行动冲开了门和窗。若不是近距离内的猛烈射击又撂倒了他们当中的

五六个，他们肯定会占领房子的。他们只好再次退到台地的脚下。这时屋内的两个水手也受了伤，无法继续战斗了。

再打四五枪，英国人的房子的守卫者就要弹尽了。在此情况下，即使白天撤退也几乎没有可能。他们感到，如若没有救援，他们就要完了。但是援军在何处呢？

指望齐罗纳一伙放弃他们的进攻计划吗？不可能。他们还有四十来个身强力壮，装备精良的人，他们知道对方抵挡不住了，于是又卷土重来。

骤然间，巨石象雪崩似的从台地的斜坡上滚下，三个强盗来不及躲闪就送了命。

这是马迪夫干的。他刚刚推倒了玄武岩石墙，把大块的石头从毕雅诺·德尔·拉刚台地上投下来。

可是，只用石头打击敌人的防御办法是不够的。何况，石头很快就要用光了。因此要么等死，要么想尽一切办法到外面去求援，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这时白佳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但他不敢对大夫说，生怕大夫不同意，只是告诉了马迪夫。

白佳德从桑达·格洛达客栈里得知，有一支宪兵分队呆在卡索纳。可是要去卡索纳，来回需要两小时。能不能去通知这支宪兵分队呢？并非不可能，问题是先得突围出去，然后才能奔向火山的西面去。

“我必须过去，一定要冲出去！”白佳德自言自语。“嗨！见鬼！当小丑也好，不当也罢，豁出去了！”

于是他告诉马迪夫，他设法冲出去求援兵。

“但是……”马迪夫说，“你生命有……”

“我甘愿冒这个险！”马迪夫怎么敢阻拦白佳德！

说着，他俩走到英国人的房子右边有大堆积雪的地方。

十分钟过后，双方正继续交战，马迪夫推着一个大雪球出现了。水手们继续地把大块石头推下山，朝围攻者砸过去。马迪夫趁机一推，雪球沿斜坡向下滚，从齐罗纳一伙中间穿过去，在他们身后五十步远的洼地上停下来。

这时候，由于碰撞，已经半破的雪球裂开了，从中走出一个机灵的活人来。这个人“有点狡猾”，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就是白佳德。他把自己关闭在用硬雪做成的甲壳里，竟然冒坠入某个深渊的危险，让人从斜坡上把他滚了下来！而现在他获得了自由，沿着火山的羊肠小道往下行，朝着卡索纳方向奔去。

这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半了。大夫看不到白佳德，担心他受了伤，呼唤起他的名字来。

“走了！”马迪夫说。

“走了？”

“对！……搬救兵去了！”

“怎么去的？”

“裹在雪球里！”

马迪夫讲述了白佳德刚才所做之事。

“啊！好样的小伙子！”大夫高声说道。“勇敢些，我的朋友们，勇敢些！……这帮匪徒肯定抓不到我们的！”

大石头继续地朝围攻者滚过去。但这些大石头，这些新的自卫武器，也象枪弹一样，眼看就要用光了。

凌晨三点钟，大夫、皮埃尔、吕吉和马迪夫走在前，水手们抬着伤员跟在后，撤离了英国人的房子。这所房子很快就被齐罗纳一伙占领了。齐罗纳手下二十个喽罗被击毙，可是还剩下三十个，人数上仍然占优势。所以大夫的小分队只能且战且退，向中央锥体的上面跑。这锥体由熔岩、矿渣、火山灰堆成，锥体顶上是火山口，即火的深渊。

大家抬着伤员朝山坡跑去。锥体高三百米，他们冒着大风刮来的硫蒸汽攀登了二百五十米。

已是黎明时分了。墨西那海峡东岸的加拉勃利亚山顶上，已经染上鱼肚白色。

大夫及其部属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即使等到白天，也没有得救的希望。他们必须撤到山顶上，在撤退中用尽了最后几发子弹，直到马迪夫以非凡的力量把最后一些石块推下山去为止。他们都觉得没有生路了。这时，锥体底部突然响起了枪声。

强盗的队伍里顿时一阵恐慌，不知所措。片刻过后，他们就顺着山坡四散逃去。他们认出了来自卡索纳的宪兵，白佳德走在前头。勇敢的小伙子甚至用不着走到卡索纳，因为宪兵们听到了枪声，已经上路了。于是白佳德便领着他们，直奔英国人的房子来。

这时，大夫及其同伴又占了上风。马迪夫犹如雪崩似的扑向离他最近的一群匪徒，顿时击毙了两个来不及逃跑的家伙，然后向齐罗纳扑去。

“好啊，马迪夫，好！”白佳德赶到时喊道。“把他摔倒！……叫他肩膀着地！……摔跤吧，先生们，齐罗纳跟马迪

夫摔跤喽！”

齐罗纳听出是白佳德，就用一只未被抓住的手扣动了手枪扳机，朝白佳德开了枪。白佳德应声栽倒，在地上打滚。

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马迪夫抓住齐罗纳的脖子，只一下就掐了个半死，没等他来得及反抗，拖住就走了。

大夫想要捉活的，他高声喊叫马迪夫，叫他不要弄死齐罗纳，可是枉费了口舌！皮埃尔和吕吉奔过去，追上了马迪夫，也白费！马迪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齐罗纳这家伙可能打死了白佳德！他忍无可忍了，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他现在拉着的人也顾不上看一眼。他终于最后一跃跳到了喷着硫黄蒸汽的大洞口，把齐罗纳扔进了这口火井里。

白佳德的伤势相当重，他靠在大夫的膝盖上。大夫为他检查伤情，包扎伤口。马迪夫回到白佳德身边时，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

“别怕，我的马迪夫，别怕！……这没有什么！”白佳德喃喃地说。马迪夫象抱小孩似的把他抱在怀里。当大家跟着马迪夫下锥体的山坡时，宪兵们正追赶齐罗纳一帮强盗中的最后逃窜者。六个小时之后，大夫和同伴们回到了卡塔尼亚，登上了费拉托号汽艇。

白佳德被安置在他自己的舱室里。有安泰基特大夫作医生，有马迪夫当护士，他的伤怎么能好得不快呢！何况他的伤——肩窝处中了一弹——并不致命，伤愈只是个时间问题。当他需要睡觉的时候，马迪夫就给他重复那老生常谈的故事——白佳德很快就酣然入睡了。



马迦夫把齐罗纳扔进了这口火井里

回想起来，大夫在战斗开始时就失利了。战斗中，他几乎落入齐罗纳之手，后来也未能活捉萨卡尼的同伙齐罗纳，就更谈不上迫使他交代秘密了。未能活捉齐罗纳，这是马迪夫的过错。但是怎能怪罪他？

尽管大夫执意在卡塔尼亚多住八天，萨卡尼依然杳无音信。如果说萨卡尼原先想来西西里和齐罗纳会面的话，当他得知老伙伴因暗算安泰基特大夫而丧命时，他的计划肯定改变了。因此，九月八日，费拉托号出海，并且开足了马力，经过连续的高速行驶，返回了安泰基塔。

在岛上，大夫、皮埃尔、吕吉将重新讨论他们的计划，全力以赴去实现它。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卡佩纳，他应当知道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下落。

卡佩纳由于留在桑达·格洛达客栈而幸免与齐罗纳匪帮同归于尽。不幸的是，这个西班牙人的好运并不长。

果然十天之后大夫的一个情报人员报告，卡佩纳刚刚于锡拉库扎被捕。这并非由于齐罗纳的同谋罪，而是由于十五年前他在马拉加省的阿梅亚特犯了凶杀罪。他犯罪之后离开了西班牙，逃到罗维尼奥去居住。

三个星期之后，卡佩纳被引渡回去，判处终身苦役，送往西班牙的主要监狱之一，摩洛哥海岸的休达要塞里。

“这些坏蛋之中终于有一个进了监狱，并且是无期徒刑！终身苦役！”皮埃尔说道。

“终身？……不！……”大夫回答。“安德烈·费拉托是死在狱中了，而卡佩纳却不应死在监狱里！”

第三部完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休 达 要 塞

卡塔尼亚省发生的事件结束三个星期之后，九月二十一日，费拉托号汽艇乘着强劲的东北风，航行于欧罗巴角和阿勒米纳角之间。欧罗巴角处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却属英国人所有；阿勒米纳角在摩洛哥的土地上，却属于西班牙。两个岬角相距十六公里。如果相信神话传说的话，是莱赛普斯①先生的先辈赫刺克勒斯，一棒劈开了这一带的山石，沟通了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航道。

倘若白佳德也在船上，他一定会指着北面的直布罗陀悬岩和南面的哈肖山，把这些情况告诉马迪夫。因为在南北两面的卡尔佩和阿比拉石柱，至今仍沿用着马迪夫的著名祖先赫刺克勒斯的名字。马迪夫也许不假思索，就能对这种“壮举”给以应有的评价。这个普罗旺斯的赫刺克勒斯，会对宙斯②和阿尔克墨涅之子顶礼膜拜的。

---

① 莱赛普斯(Lesseps,1805—1894) 法国外交家，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发起人。

②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最高天神；阿尔克墨涅，安菲特律翁之妻，与宙斯生赫刺克勒斯。

可是这时候马迪夫和白佳德都不在船上，他们留在安泰基塔，马迪夫正在那儿看护着白佳德。不久之后，如若需要他俩来帮忙，大夫会拍去电报通知他们，并指派一艘电力快艇把他俩接来的。

船长科斯特里克和大副吕吉指挥的费拉托号船上只有两位乘客：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上次为了寻找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踪迹而进行的西西里远征未获任何结果，只是以齐罗纳的呜呼哀哉而告终。现在，只有迫使卡佩纳说出他所知道的关于萨卡尼及其同谋的情况，才能重新找到他们的行踪。然而这个终身苦役犯西班牙人已被送进休达要塞了。所以必须到那里去，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他，接触他。

休达是个坚固的城市，是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它座落在哈肖山的东坡上。这天早上快九点的时候，从休达港便可以看到，费拉托号汽艇驶到了离岸近三海里的地方。

这个闻名的直布罗陀海峡热闹非凡。它仿佛是地中海的咽喉，大西洋的海水从这里流进来，数千艘来自北欧、来自南北美洲的船只从这里驶入地中海沿岸的数百个港口。这些具有强大动力的邮船，这些军舰，从海峡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有个法国人[1]曾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这些船只打开了从地中海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门。直布罗陀海峡有如运河一般，两岸的群山婀娜多姿，景色如画，无比秀丽。北岸，安达卢西亚山脉群峰的轮廓清晰可见；南岸，从

---

[1] 这里指莱赛普斯。

斯巴代角到阿勒米纳角沿岸，布洛纳黑山峰、猴子山、七兄峰峰峦叠嶂，奇妙异常。右岸和左岸的小湾深处，高山俯瞰下的低处沙滩上、山坡上，展现出秀丽的城市：塔黎法，阿耳黑西拉斯，丹吉尔，休达。两岸之间的海面上，汽船疾驰，风浪无阻。有时，成百条的帆船，被西风滞留在海峡西端的入口处。海峡中水波荡漾，泛起不同的色彩。这里呈现灰色，波滔汹涌，那里却碧波粼粼，远处逆流激起的小小浪峰起伏绵延。直布罗陀海峡使欧洲和非洲隔海相望，集中体现了两个大陆的风光。在这些奇异的美景面前，有谁能不心旷神怡呢？

费拉托号迅速地接近非洲大陆。那个深入大陆、其深处座落着丹吉尔市的小海湾很快地在汽艇后消失，而休达悬岩却渐渐映入眼帘，比那向南弯成钩状的海岸线更为清晰可见。那悬岩显得越来越大，好象一个较大的小岛，由海角之下的一个狭窄地峡和大陆相连。靠近哈肖山顶的地方，一座小堡垒矗立在一个古罗马城的旧址上。海岸哨兵在那里不懈地观察着海峡，特别注视着摩洛哥领土上的动静。休达只是摩洛哥领土上的一块外国飞地。它的山势地形，都跟法国领土上的小小摩纳哥公国相仿。

早上十点钟，费拉托号在港内抛锚。因为惊涛拍岸，它只得在距卸货码头四百米处停泊。这里只有一个暴露在风浪之中的锚地，不时地受到地中海怒涛的冲击。很幸运，当休达西面不能停泊的时候，船只便可以在悬岩的东面找到第二个锚地，以避西风吹袭。

海关人员登船进行免费验证之后，下午一点钟，大夫在

皮埃尔的陪同下靠岸，登上了城墙脚下的一个小小码头。大夫一心想着把卡佩纳抓到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将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目的呢？这只有在实地考察之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要么把卡佩纳从狱中劫出来，要么为他提供方便，使他逃出休达要塞。

这一次，大夫一点不想封锁自己到来的消息，相反他竭力把消息声张出去。来到过船上的情报人员，已把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到来的消息传播开去。从苏伊士运河到斯巴代角的整个阿拉伯地区，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个隐退到锡尔特湾深处的，安泰基塔岛上的小亚细亚名医呢？所以，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摩洛哥人，都热情地欢迎他。他呢，也不禁止外人登船参观。于是不久之后，就有许多小船停靠在费拉托号旁边。

这种传播消息的做法，显然是大夫的计划的一部分。利用他自己的名气，便利于他的计划的实现，这就是他的想法。因此，皮埃尔和他毫不回避公众欢迎他们的热烈场面。他们乘坐休达市内最大一家旅馆的一辆四轮马车，首先游览市容。市内街道狭窄，街旁房屋凄凉，既无建筑特色，又无鲜明的色调。到处是小小的练兵场，围以瘦小多尘的树木。一片树木后面，是一家令人厌恶的小酒馆，和一两处看起来象是兵营的民用建筑——除了摩尔人居住的街道里，房屋的颜色还没有完全褪掉外，其余的建筑都毫无特色。

接近下午三点钟，大夫命令车夫把他送到总督的宫邸，他想拜访休达的总督。当然，这是一个尊贵的外国人对总督的礼节性访问。

不言而喻，休达的总督不是一个民政官员，因为这里首先是一个军事殖民地。休达大约住有十万人，包括军官、士兵、商人、渔民或沿海轮水手，分布在市内以及向东延伸的一块狭长地带上。市外这块地方，构成了西班牙这块殖民地的补充部分。

休达当时的总督是古亚尔上校。这位高级军官指挥着三个步兵营（他们来非洲服役，已经脱离了大陆部队），一个定期驻守在这个小小殖民地上的惩罚队（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两个炮兵连，一个架桥连。另外还有一个摩尔人连队，他们的家属单独住在一个区。至于犯人，约有两千左右。

大夫乘坐马车出了城，然后沿着一条直抵休达东端的石子马路直奔总督的官邸。

马路两厢，介于山脚和海滩之间的狭长地段都成了农田。由于居民的辛勤耕作，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着各种蔬菜和果树。说实在的，这里的劳动力绰绰有余。

国家不仅利用流放犯做工，修筑堡垒，筑路，不间断地养路，而且当他们表现良好的时候，还让他们当城市警察，他们既监视别人，自己又受到监视。这些被送来休达要塞的犯人，都是被判处二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的人。在政府规定的某些条件下，私人也可以雇他们工作。

大夫游览市容的时候，遇到几十个犯人自由地在街上走动。他们大概是属于受私人雇用的那一类犯人。然而在筑有堡垒的城墙外面，他会看到更多的犯人在马路上或田间劳动。

首先必须弄清，卡佩纳究竟属于要塞里的哪一类犯人。他是在坐牢呢，还是自由了？他是在私人家里干活，还是为国家服劳役？大夫可以根据卡佩纳的具体情况，改变自己的计划。

"但是，"大夫对皮埃尔说道，"由于他是新近判的刑，大概他还不能享受老犯人由于表现好受到的优待。"

"如果他在牢房里，怎么办？"皮埃尔问。

"劫走他就更加困难了。"大夫答，"可是必须把他弄出来，也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车子随着马匹的碎步在大路上缓缓前进。城堡外面二百米处，一批犯人正在休达警察的监视下修筑石子路。那里有五十多个犯人，有的在捣碎石子，有的往路上撒石子，有的在用压路机压路面。大夫的马车只能从大路的一侧，即尚未翻修的那一侧通过。

突然，大夫抓住皮埃尔·巴托里的一只胳膊，低声说道："他！"

那个人手扶铁镐把，站在离他的同伴们二十步远的地方。他就是卡佩纳。

就象玛丽亚在曼德拉乔的小巷里一下子认出了身着马耳他服装的卡佩纳一样，大夫刚才也认出了身着囚犯服的、十五年前的伊斯的利亚盐工。这个罪犯既懒惰又不会任何手艺，所以要塞的工厂里无法使用他，只能让他干碎石修路这类笨重的活计了。

大夫认出了卡佩纳，而卡佩纳却无法从大夫身上辨认出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来。想当初卡佩纳把警察带到渔

夫费拉托家里时，他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桑道夫伯爵。现在他也象其他犯人一样，刚刚得知安泰基特大夫来到休达的消息。他心里明白，这个异常著名的大夫，就是齐罗纳在西西里海岸的波吕裴摩斯洞附近对他谈到过的那个人，就是萨卡尼叮嘱齐罗纳要提防的那个人。这个大夫是亿万富翁，齐罗纳曾袭击英国人的房子想把他抓到手，结果是枉费心机，一命呜呼了。

当大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呢？在这具有摄影艺术特点的一瞬间，他的脑子里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很难说。不过，那西班牙人突然感到大夫的精神威力攫住了他的全身，他在大夫面前浑身瘫软，一种外来的意志压倒了他自己的意志，完全把他征服了。他想抗拒也是枉然，他只能屈服于这种意志。

这时大夫却叫马车停下来，继续用深邃的目光凝视卡佩纳。大夫目光闪烁，对他的头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不可抗拒的影响。那西班牙人的知觉由迟钝而渐趋消失。他先是不停地眨眼，紧接着闭上了眼，只是眼皮还在颤动。后来一俟全身麻木，他就跌倒在路旁，而他的同伴们却毫无察觉。他入睡了，进入了磁气催眠沉睡之中。他的同伴们，没有一个人能把他唤醒①。

① 十八世纪德国医生麦斯麦(Mesmer)提出动物磁气说，论述他施行的磁气催眠术医疗法。十九世纪法国医生伯恩海姆（Beranheim)以研究暗示催眠术闻名，其研究成果受到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Freud)的赞许。这说明，磁气催眠有其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本书后面描写安泰基特大夫远距离之内神奇地支配卡佩纳的行动，就是作者的大胆幻想了。

这时大夫命令继续赶路，奔总督官邸而去。刚才的场面只耽搁了他半分钟。除了皮埃尔·巴托里，没有一个人看到卡佩纳和大夫之间发生的事情。

“现在，这个人是我的了，”大夫对皮埃尔说道，“而且我能迫使他……”

“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一切？”皮埃尔问。

“不，而是迫使他做我想让他做的一切事情，并让他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完成。当我的第一道目光投向那家伙的时候，我就感到能够支配他，能够用我的意志取代他的意志。”

“但这个人一点儿没有病呀？”

“啊！你是否以为这种催眠术只对精神病患者有作用？不是的，皮埃尔，最难接受这种催眠作用的，倒是那些精神错乱的人。反之，接受这种催眠作用的人，需要有一种意志。这一次我适逢良机，发现卡佩纳这家伙正好具备接受我的影响的那种禀性。所以，只要我不亲自把他唤醒，他将一直沉睡下去。”

“好哇，”皮埃尔应道，“但是，即使象他目前这种状况，沉睡不醒，不能让他说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大夫答道，“我不能让他说出某件我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有能力迫使他做出我想让他做的事情，并且他的意志无法抗拒。比如说明天，后天，八天以后，半年以后，甚至在他醒着的情况下，如果我想让他离开休达要塞，他就一定离开！”

“离开要塞？从要塞里自由地走出来？”皮埃尔反问。

“那还得有看守们的许可才行吧！恐怕这种暗示作用的影响力不会大到使他挣断锁链、冲破牢门、越过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

“不会的，皮埃尔，”大夫答道，“我无法让他做出连我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要去拜访休达的总督！”

安泰基特大夫毫不夸张，这种催眠术中的暗示作用现在已得到了公认。查科、布朗·塞卡尔、阿扎姆、黎歇、杜蒙巴利埃、莫德利、伯恩海姆、哈克·杜克、黎埃热① 及其他学者的著作和观察报告，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大夫在旅居东方期间，研究过暗示催眠方面的一些最奇特的现象，从而为生理学这门学科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崭新见解。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些现象，非常熟悉人们利用这些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大夫本人具有一种强大的暗示力，他在小亚细亚期间就经常施展这种暗示的威力。现在，他打算运用这种威力来支配卡佩纳，因为偶然的机会已使这个西班牙人无法逃避他的影响了。

但是，即使此后大夫成了支配卡佩纳的主人，能在适当的机会用自己的意志去暗示他，让他做出想让他做的事情，还必须使这个囚犯在机会来临时有行动的自由，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为此目的，就必须得到总督的允许。而大夫是多么希望从古亚尔上校那里得到这种许可，使卡佩纳得以越狱啊！

---

① 以上提及的人物均是医生和学者。

十分钟之后，马车就到了几乎矗立在休达边界的大兵营门口，然后在总督的官邸前面停下来。

古亚尔上校已经获悉安泰基特大夫来到休达的消息。大夫是个著名人物，由于他的才华和财富而声名远扬，家喻户晓。当大夫被引进官邸的客厅时，总督一再地对他和他的同伴皮埃尔表示欢迎。总督首先希望，亲自陪同他们游览休达的市容，参观“这块小小的、嵌在摩洛哥岸边的、美丽的西班牙飞地。”

“总督先生，我们很乐于接受。”大夫操着西班牙语回答。这种语言，皮埃尔不但懂得，而且讲起来象大夫一样地流利。“但是，恕我直言，恐怕我们没有时间来领略阁下的盛情了。”

“啊！这块殖民地不大的，安泰基特大夫，”总督答道。“半天之内，我们就能绕它转一圈，对吧？再说，你们不是打算在此逗留一段时间吗？”

“只逗留四五个小时，”大夫说，“我今天晚上就要到直布罗陀去，明天早上有人在那里等我。”

“今天晚上就动身啊！”总督喊道。“请允许我强调几句！我向您保证，安泰基特大夫，我们的军事殖民地是值得深入研究一番的！您到过许多地方，无疑见多识广。不过，我不是向您夸口，仅仅从监狱所实行的制度来看，休达也无愧于是个引起学者及经济学家们注目的地方！”

当然出于某种自尊心，总督对自己管理的殖民地不免流露出赞美之意。然而他的话却毫无夸张之处。休达要塞的行政制度和塞维尔① 要塞一样，无论是犯人的物质待遇

还是精神感化方面，均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好的一种制度。所以，为了使赫赫有名的安泰基特大夫推迟行期，并通过他的参观为监狱的各部门增添荣光，总督再三地挽留大夫。

“总督先生，我不可能推迟行期了。不过，我今天是属于您的，而且如果您愿意的话……”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古亚尔上校接口说，“您瞧，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的确，”大夫答道，“尤其使我过意不去的，是您在贵国的殖民地上要盛情招待我，可我却没有机会在我的游艇上款待您！”

“安泰基特大夫，您去直布罗陀的行期不能推迟一天吗？”

“我再说一遍，总督先生，如果不是明天的约会迫使我今晚一定要出海的话，我当然能推迟一天了！”

“实在遗憾，”总督应道，“未能挽留住您多呆一些时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可是您要当心哪！您的游艇就在我的堡垒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一声命令，它就会就地沉没的！”

“总督先生，您可要当心报复哟！”大夫笑着说。“您是否要和强大的安泰基塔王国打仗呢？”

“我知道，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总督以同样的开玩笑的口吻答道。“可是多留您二十四个小时，不会冒什么风险吧！”

皮埃尔没有参加谈话，他心里在想，大夫是否在向着他

---

① 塞维尔是西班牙南部一个省的省会。

预定的目标前进。当晚就要离开休达的决心使皮埃尔有些惊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能将各种必不可少的措施协调起来，达到使卡佩纳越狱的目的？再过几个小时，犯人们将回到要塞，关进牢房里过夜。在这种条件下，要想使卡佩纳越狱，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当大夫回答总督的时候，皮埃尔顿时明白过来：大夫正在按照一个明确的既定方针办事。

"总督先生，我实在遗憾，今天不能满足您的要求了！不过，若通盘安排一下，还是可能的，对吧？"

"请说吧，安泰基特大夫，请说吧！"

"既然我明天应当在直布罗陀，我今晚就必须动身。但我认为，在这块英国悬岩上的逗留时间不应超过二至三天。今天是星期四。我不打算继续我的地中海之行了，星期日早上回来时路过休达，将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对您来说，的确是再容易不过了，"总督应声说道，"可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荣幸！也许我有点爱面子吧！唉！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没有一点面子呢？安泰基特大夫，咱们一言为定，星期天再见，好吗？"

"好。但有个条件！"

"不论是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就是请您带着副官光临费拉托号，共进午餐。"

"我答应，安泰基特大夫，我答应……但也有个条件！"

"总督先生，我跟您一样，不论是什么条件，我都提前接受了！"

"就是巴托里先生和您要光临我的官邸，共进晚餐。"

“一言为定，”大夫说道，“在午餐和晚餐之间……”

“我将充分行使职权，让你们尽情欣赏一番我这壮丽辉煌的王国！”古亚尔上校握住大夫的手，答道。

皮埃尔也接受了邀请，并向十分热情、十分满意的休达总督躬身致意。

这时大夫准备辞别。皮埃尔从大夫欣喜的眼神里发现他已达到了目的。而总督还想陪送自己未来的客人，把他们一直送到城里。三人于是登车启程，沿着连接官邸和休达的唯一大路前进。

总督借此机会让他们欣赏这块小小殖民地上多少尚有争议的美丽景色，谈到他在这里打算进行的军事、民政方面的改良工作，补充说明古老的阿比拉的地位至少不亚于对岸的卡尔佩，保证休达将变成真正的直布罗陀，也象那块英国属地一样无法攻破。总督抗议福特先生蛮横无理的讲话：“休达应当属于英国，因为西班牙人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守住它。”最后他怒斥那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赖着不走的、顽固的英国人。总督的这番话，作为一个西班牙人来说，毫不奇怪。

“他们不是想夺取休达吗？”他大声说道，“我看，他们还是先设法守住直布罗陀吧！那里有座山，总有一天西班牙会撼动山岳，砸到他们的脑壳上！”

大夫没有询问西班牙人将如何撼动山岳，也不想对一个贵族的慷慨陈词提出异议。再说那马车突然停住，打断了谈话。有五十来个犯人聚集在大路上，挡住了马车的去路，所以车夫只好拉住马，让车子停了下来。

总督向警察队长示意，要他过来报告情况。那人立刻以军人的步伐朝马车走来，然后双脚并拢，打个立正姿势，把手举至帽檐处，军人似的等待发问。

其他的人，犯人和看守们，都站立大路两旁。

“怎么回事？”总督问。

“阁下，”警察队长答，“我们在路边的斜坡上发现了这个犯人，他好象睡着了，可是，怎么叫也叫不醒他。”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一个小时了。”

“他一直酣睡吗？”

“一直酣睡着，阁下。他失去了知觉，象个死人似的！摇晃他，针刺他，甚至在他的耳边用手枪放了一枪，他都毫无感觉，一点没听见！”

“为什么不到要塞请个医生来？”

“我派人去了，阁下。但是去请医生的人走后，我们一边等着他回来，就不知该如何处置是好了。”

“把他送到医院去！”

警察队长就要派人执行总督的命令时，大夫突然开了腔：

“总督先生，请允许我以医生的身分给这个顽固的贪睡者检查一下，好吗？我乐意给他仔细检查检查！”

“噢！这是您作医生的分内事嘛！”总督答道，“一个坏蛋就要接受安泰基特大夫的治疗了！……他决不会有任何抱怨的！”

他们三个下了车。大夫走到那个躺在路旁斜坡上的犯



“怎么回事？”总督问

人身边。在酣睡者身上，只有稍带喘息的呼吸声和脉搏的跳动，表明他还活着。

大夫示意让众人向后退，然后他俯身到这毫无生气的身体上，低声地对他说话，长时间地注视他，好象要把自己的意志注进他的头脑里。

之后大夫站起来，说道：

“不要紧的！这个人仅仅是得了磁气催眠沉睡症！”

“真的？”总督说，“这可真奇怪！您能把他唤醒吗？”

“再容易不过了！”大夫答。

大夫摸了摸卡佩纳的额头，随后轻轻地把他的眼皮翻起，说道：

“醒醒！我想让你醒过来！”

卡佩纳动了动身子，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大夫的手在他的脸前左右晃动，搅动着空气。卡佩纳身上的麻木感渐渐消失，他立刻站了起来，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同伴中间，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刚发生的事情。

总督、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重新登车，朝城市方向奔去。

“总而言之，”总督问，“这个坏蛋是否由于喝了一点酒？”

“我不这么认为，”大夫答道，“这只不过是梦游症的一种常见症状罢了。”

“可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个，我就答不上来了，总督先生。也许此人患过这种病？但他现在挺好的，不会犯病了！”

车子很快到达了城堡的墙根,进了城。接着,车子斜穿城市，来到一个小广场上停下来。广场下面就是靠岸的码头了。

这时大夫和总督非常亲切地相互告别。

“瞧,这就是费拉托号,”大夫指着港外随波颠簸的汽艇说。“总督先生，您可别忘了，您已经答应星期天上午来我的船上进午餐！

“安泰基特大夫，您也不要忘记，星期天晚上您得到我的官邸进晚餐！”

“我不会忘记的！”

两人分了手。直到小船远离岸边,总督方才离开码头。

回汽艇的途中,皮埃尔问大夫,是否一切顺利、如愿以偿。大夫对他说：

“是的！星期天晚上，有了休达总督的许可，卡佩纳将来到费拉托号船上！”

汽艇于晚上八点钟离开锚地、向北航行。不久之后,俯瞰这一带摩洛哥海岸的哈肖山便隐没在夜雾中。

第　二　章

大夫的一次试验

要是事先不宣布航行的目的地是直布罗陀，乘客们就

七

无法猜到他们下船登岸之处是在地球的何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一些小船坞分割开来的码头，专供小船靠岸；其次是一堵城墙，下面有个毫无特色的城门，上面尽是碉堡；然后是位于山上的一个不规则的广场，边上矗立着层层叠叠的高大营房；最后是一条狭长而曲折的街道入口，这条街名曰“大街”。

不论天气好坏，这条街的石子路面始终是潮湿的。大街口，挑夫、走私贩、擦靴子的人、雪茄和火柴小贩来往于酒桶大车、运货大车、蔬菜及水果车之间，人群中混杂着几乎各国的人。他们当中，主要是马耳他人，摩洛哥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其中甚至还有联合王国的公民：身穿红上衣的步兵和身穿蓝上衣的炮兵。炮兵们都戴着糕点铺小伙计戴的那种豆饼形圆帽子，架在两耳上，无比的端正。

这里就是直布罗陀。这条大街四通八达，从港口的城门直到阿拉美达，与整个城市相连。这条街从阿拉美达门起，一直延伸到欧洲的南端。街道上大树荫翳，沿街有五光十色的别墅以及葱翠的小公园，它穿行在花坛、弹药库之间，穿行在有各种类型大炮的炮台和生着各种气候带植物的郁郁葱葱的地带之间。这段路全长四千三百米，几乎等于直布罗陀岩的长度。这岩石的形状象一匹没有头的单峰骆驼，屹立在圣罗格沙滩上，它的尾巴拖进了地中海。

这巨大的悬岩耸立在大陆旁，高达四百二十五米。在悬岩山坡的无数地堡中，露出七百多门大炮的炮口，威胁着大陆。这些炮口参差不齐，被西班牙人称为“老太婆的牙

齿!”。直布罗陀有两万居民，六千人的卫戍部队，聚居在临近海湾的山坡上。——那些被人们称作“莫诺”的四手动物，即没有尾巴的猴子还没有算在内。自古以来，那些猴子就居住在这里，它们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至今仍栖息在这古老的卡尔佩山上。站在山顶眺望，人们可以俯瞰直布罗陀海峡，观察整个摩洛哥海岸，看到海峡两端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动静。用英国的望远镜观察，在二百公里的视野之内，可以捕捉到极小的目标。事实上，英国人在监视着这个海峡。

倘若费拉托号走运，能提前两天抵达直布罗陀小海湾，倘若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能在一天之内，即日出和日落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内登上小码头，穿过海港城门，沿着“大街”前进，然后越过阿拉美达门，抵达位于左边半山腰上那些美丽的花园，倘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故事里讲述的事件，也许会以截然不同的形式更快地发展了。

就在九月十九日下午，在大树荫翳的英国小公园里，有两个人坐在又高又长的木凳上，背对着与海湾水面平行的炮台在聊天。他们小心谨慎，丝毫不让散步的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两人，就是萨卡尼和娜米尔。

大家记得，齐罗纳因攻打英国人的房子而一命呜呼的时候，萨卡尼就要在西西里和娜米尔会面了。他及时地了解到有关齐罗纳的情况，改变了行动计划，致使大夫在卡塔尼亚逗留的八天里没有等着他。遵照命令，娜米尔马上离开西西里，回到了她当时的住地得土安。后来，她又从得土安来到直布罗陀，和萨卡尼刚刚会面。萨卡尼是头一天晚

上来到的，他打算第二天就离开。

娜米尔，萨卡尼的孤僻女伴，对他忠心耿耿。就是这个娜米尔，象母亲一样，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游牧部落的帐篷里把他抚养成人。娜米尔从来不离开他，甚至摄政时期他当掮客的时候也不例外。当时由于频繁的秘密往来，萨卡尼加入了可怕的萨努西教团。如前所述，这个教团的计划威胁着安泰基塔。

娜米尔的思想和行动，有一半是以母爱的形式与萨卡尼连在一起的。她对萨卡尼感情至深，决非萨卡尼的患难之交齐罗纳可以相比。只要萨卡尼一示意，娜米尔就乐于去干罪恶的勾当；即使萨卡尼要她死，她也会毫不犹豫的。所以直至如今，萨卡尼对她绝对信任。这一次萨卡尼把她叫到直布罗陀来，是想和她谈谈卡佩纳的事。这个西班牙人目前的境遇确实叫萨卡尼担心。这是他来到直布罗陀后他们俩的第一次谈话，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了。谈话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

萨卡尼首先提了一个问题，并得到了回答。这个回答，无疑对两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他们的前途。

“莎娃呢？”

“她在得土安，很保险，”娜米尔答，“这件事，你就放心好了！”

“可是你不在得土安的这段时间，她……”

“这期间，我把房子委托给一个犹太老太婆看管，她是分秒不离房子一步的！那房子象一座牢房，没人进去，也没人进得去！再说，莎娃不知道她在得土安，不知道我是谁，

甚至不知道她就在你的手心里。”

“你一直在跟她谈这桩婚事吗？……”

“对呀，萨卡尼。”娜米尔答。“她应当做你的妻子，一定得做你的妻子，我一个劲儿地让她习惯这种想法！”

“应该如此，娜米尔，应当如此呀！尤其是现在，多隆达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一局，可怜的西拉斯赢不了啦！”

“萨卡尼，你不靠他，也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的！”

“这个，我明白，娜米尔。但我和莎娃结婚的最后日期临近了：我必须得到她的同意，要她自愿和我成亲。要是她不同意的话……”

“我就强迫她屈服！”娜米尔答。“我一定叫她说出‘同意’两个字！你可以相信我，萨卡尼！”

那摩洛哥女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她那坚定不移的神气，她的那副凶相，简直叫人难以想象。

“好哇，娜米尔！”萨卡尼应道。“继续严密地看守她吧！不久之后我就去找你！”

“你是否打算马上让我离开得土安？”摩洛哥女人问。

“不，除非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莎娃在那里！如果由于事态的发展，我迫不得已决定要你离开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

“那么现在你该告诉我了吧，萨卡尼，为什么你把我叫到直布罗陀来？”

“因为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而这些事情在信里讲不如当面说为好。”

“说吧，萨卡尼。如果是命令，我会不顾一切地负责去

执行。”

“我现在的处境是，”萨卡尼说，“巴托里夫人失踪了，她的儿子死掉了！所以这一家人里头，再没有什么人使我害怕了！多隆达夫人死了，莎娃在我手里！这方面我也很放心！还有一些人，他们现在知道，或者过去就知道我的底细，其中之一是我的同谋西拉斯·多隆达，他处在我的绝对控制之下；另一个是齐罗纳，他在西西里的最后一次行动中丧了命。所以，凡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他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休想讲话了！”

“那么你害怕的人究竟是谁呢？”娜米尔问。

“我唯一害怕的人，是两个家伙，其中一个了解我过去的一段历史，另一个似乎要过多地干预我的行动！”

“一个是卡佩纳，对吗？”娜米尔问。

“是他，”萨卡尼答，“而另一个，就是安泰基特大夫。我总觉得，他在拉古扎时跟巴托里一家的关系非常可疑！此外，我从桑达·格洛达客栈老板贝尼托那里了解到，大夫这个人物是百万富翁，他通过手下一个名叫白佳多尔的人为齐罗纳设下了陷阱。而他设下陷阱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在抓不到我的情况下抓到齐罗纳，最后迫使齐罗纳说出有关我们的秘密来！”

“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娜米尔应道，“你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提防这个安泰基特大夫呀！”

“尽可能地提防他。无论如何要打听到他在做什么，尤其是他在什么地方！”

“很困难哪，萨卡尼！”娜米尔答，“因为，正象我在拉古

扎听说的那样，他头一天还在地中海的这一头，第二天就跑到地中海的那一头去了！”

“是啊！这个人好象有分身术！”萨卡尼嚷道。“可这并不是说，我会让他为所欲为地干涉我的行动，而且一旦时机来临，我会到他的安泰基塔岛上找他算帐的。到那个时候，我会教他知道……”

“一旦结了婚，你就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既不用怕他，也不用怕别的什么人！”

“那是无疑的，娜米尔……但是从现在到那个时候……”

“我们将始终保持着警惕！再说，优势一直在我们方面：我们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他却无法知道我们在哪儿！咱们现在谈谈卡佩纳的事吧，萨卡尼，你干吗害怕这个人？”

“卡佩纳了解我和齐罗纳过去的关系！几年来，他多次地参加了我组织领导的抢劫，他能够说出……”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卡佩纳被判了终身苦役，现在关在休达要塞里！”

“正因为他在那儿，我才感到担忧呢！……是啊！为了改善处境，减轻罪行，他可能把我们的一些秘密泄露出去！我们知道他在休达要塞里，别人也会知道的，甚至一些人过去就认识他。比如白佳多尔就是一个。就是他，在马耳他十分巧妙地骗过卡佩纳，把他玩弄了一番。正是通过这个人，安泰基特大夫大概有办法打到卡佩纳身边。他能用高价收买的办法，搞到卡佩纳的秘密！他甚至能想方设法，使

卡佩纳从要塞里逃出来！真的，娜米尔，这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心里纳闷儿，他为啥还没有下手呢！”

萨卡尼着实聪明，他分析形势，洞若观火。他准确无误地猜到了大夫针对卡佩纳所采取的计划，对威胁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娜米尔现在也承认，在萨卡尼当前所处的形势下，卡佩纳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你说到底是为什么，”萨卡尼嚷道，“为什么在那边丧命的不是他，而是齐罗纳！”

“在西西里没有办到的事，”娜米尔冷静地回答，“难道就不能在休达办成吗？”

娜米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并对萨卡尼解释说，从得士安到休达，两城相距甚近，至多二十多英里，她可以经常去。从监狱殖民地休达沿摩洛哥海岸南折，不远处就是得士安。既然休达的犯人们在公路上干活，或者在城里面往来，和认识她的卡佩纳接上头，使卡佩纳相信萨卡尼正为他的越狱而奔忙，甚至给他一点钱或吃的东西，改善一下他在狱中的生活，这些都是不难办到的。就是卡佩纳吃了带毒的面包或水果而结果了性命，有谁会对他的死着急呢？有谁会去追究原因呢？

要塞里少一个坏蛋，总不会引起休达总督的过分不安吧！到那时候就好了，萨卡尼既不怕卡佩纳泄密，也不怕一心要知道他的秘密的安泰基特大夫会搞什么名堂了。

总之，这次谈话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奔忙着，为卡佩纳逃出要塞作准备；而另一些人则试图早早地把

卡佩纳送进天国里，叫他再也逃不成！

商定对策后，萨卡尼和娜米尔进了城，然后就分了手。萨卡尼当晚就离开了西班牙，赶回去和西拉斯·多隆达相会。次日，娜米尔渡过直布罗陀小海湾，来到阿尔黑西拉斯港口，搭上了来往于欧、非两洲之间的班轮。

这条班轮正在出港之际，从侧面驶来了一条游艇。那游艇在英国海域停泊之前，正在直布罗陀湾里游弋呢。

原来是费拉托号汽艇。在卡塔尼亚港见过这条汽艇的娜米尔，现在一眼就认出了它。

“原来安泰基特大夫在这里！”她喃喃说道。“萨卡尼说得对，有危险，并且这危险就在眼前！”

几个小时后，这位摩洛哥女人在休达下了船。在回到得土安以前，她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要和那西班牙人联系上。她的计划很简单，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执行，肯定会成功。

可是出乎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大夫首次访问休达并干预了卡佩纳一事之后，卡佩纳竟变成了病号。尽管他的病微不足道，他却获准要在监狱的医院里住一些日子。所以娜米尔无可奈何，只好在医院周围徘徊，却不能接近卡佩纳。然而使她放心的是，既然她看不到卡佩纳，安泰基特大夫及其情报人员也肯定无法看到他。于是她想，这样拖下去也不会有麻烦。因为，只要卡佩纳不重新在这块殖民地上修马路，就根本用不着担心越狱这回事。

娜米尔想错了。卡佩纳住进监狱的医院，恰恰有利于大夫的计划，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计划获得成功。

九月二十二日晚上，费拉托号在直布罗陀湾深处抛了锚。这里常常受到东风和东南风的吹袭。而汽艇只在此处呆一天，即星期六一整天。所以大夫和皮埃尔于上午下船，到大街的邮局去了一趟。那里的邮局自取处有一些信件，正等着他们去取呢。

一封信是写给大夫的。一个在西西里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自从费拉托号离开后，萨卡尼既没有在卡塔尼亚出现过，也没有在锡拉库扎和墨西那露过面。

另一封是写给皮埃尔·巴托里的信。白佳德在信中说，他的伤好得非常快，一点儿伤疤也没留下。一旦安泰基特大夫需要他，就可让他在马迪夫的陪伴下重新工作了。马迪夫，这个正在休息的赫刺克勒斯，向大夫和皮埃尔两人表示他崇高的敬意。

第三封是玛丽亚写给吕吉的信。信中充满了母亲般的挂念和叮嘱，远远超出了姊弟之间的感情。

倘若大夫和皮埃尔于三天前到直布罗陀的花园里去散步的话，就会在那儿碰上萨卡尼和娜米尔。

这一天费拉托号上煤。在小驳船的帮助下，停泊在海湾的浮动仓库里的煤被源源运过来，把费拉托号的煤仓装得满满的。蒸汽机锅炉、蓄水箱和肉库所用的淡水也更换一新。大夫和皮埃尔在一家广场商业饭店用过晚餐，回到船上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这时第一声炮响宣告各个城门关闭。这座城市管理严格，秩序井然，犹如诺福克和卡晏① 的监狱一般。

费拉托号当晚并没有启碇。它只要两个小时便能横渡

海峡，所以次日早上八点它才启航。

英国人正在进行射击练习，费拉托号不得不在炮火之下行驶，炮手们认真地修正射击方位，不让炮弹击中汽艇。费拉托号通过了炮火射击的海区之后，开足马力，朝休达驶去，九点半钟就到了哈肖山下。由于海风从西北吹来，这个港湾的锚地不象三天前停泊时那样风平浪静了。因此船长命令，到城市另一面的一个小湾中下碇。这个小海湾面向东南，不受西风影响。费拉托号驶进此湾，在离岸四百米处下锚。

一刻钟后，大夫登上小堤。娜米尔窥伺着大夫，她把汽艇的行踪都看在眼里。大夫只在科托尔市场阴暗处见过她，脸孔没有看清楚，所以不可能认出她。可她在格拉沃萨和拉古扎都见过大夫，马上就认出大夫来。这女人下定了决心，在费拉托号停泊休达期间要加倍地警惕。

大夫上岸时发现，那位殖民地总督和一位副官在岸上等候他。

"您好，我亲爱的客人！欢迎您！"总督说道。"您是个守信用的人！既然今天一整天您是我的客人，起码是一整天，就请……"

"您先当我的座上客，我才能接受您的邀请呢！您别忘了，费拉托号上一顿午餐在等着您！"

"那好哇，安泰基特大夫，既然午餐等着我，老让你们等候就欠礼貌了！"

---

① 诺福克，英格兰东部一个州；卡晏，法属圭亚那首府。

小船把大夫和客人接到了汽艇上。餐厅里，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所有的人都美餐一顿。

席间，话题主要集中在这块殖民地的行政管理、风土人情以及西班牙居民和当地居民的关系上。后来，大夫顺便将话题一转，谈起了两三天前，在通往总督官邸的大路上，他从磁气催眠沉睡中唤醒的那个犯人。

“那件事，他丝毫不记得，是吗？”大夫问。

“他丝毫不记得。”总督答。“不过，他现在干不了铺石子马路的活了。”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大夫有些不安地问。他这种不安的心情，只有皮埃尔一人察觉了出来。

“他在医院里。”总督答。“好象那次打击损害了他的健康！”

“这个人是谁？”

“一个名叫卡佩纳的西班牙人，一个普通杀人犯，不值得关心的，安泰基特大夫。请您放心，如果他偶然死去，对要塞来说也决不是什么损失！”

之后，话题就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无疑，过多地谈论这个犯人的情况，对大夫来说是不相宜的。再说，该犯人住院几天之后，就会恢复健康的。

午餐之后，宾主登上甲板，在船尾的帐篷下喝咖啡，抽烟。雪茄和香烟化作缕缕青烟，缭绕其间。接着大夫主动提出不要过多耽搁时间，愿陪总督登岸。他现在该当总督的客人了，并且准备着去参观这块西班牙殖民地的各个部门。

总督接受了提议。直到晚餐之前，他将有足够的时间盛情接待他的著名客人。

于是在总督的陪同下，大夫和皮埃尔开始游览整个殖民地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可以参观任何的细节部分，包括监狱和地堡。这一天是星期日，犯人们没有干他们的日常活计，所以大夫可以在新的情况下观察他们的活动。至于卡佩纳，大夫只是在穿过医院的一个大厅时看见了他。但是大夫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大夫打算当夜返回安泰基塔，可是他仍然把自己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交给总督安排支配。将近六点时分，大夫回到了官邸。一顿晚餐已经备好，在等候着他。这无疑是对他午餐的答谢了。

不言而喻，在这次"全城内外"的游览当中，大夫已被娜米尔跟踪上了。可大夫却没有想到，自己已是密探严密监视的对象。

晚餐席上，一片欢乐气氛。殖民地上的几位显要人物，数名军官及其夫人，两三位富商，都应邀就餐。他们毫不掩饰看到安泰基特大夫时的喜悦，和听到大夫讲话时的欢快心情。大夫高兴地讲述了他在东方的叙利亚、阿拉伯、北非旅行的故事。后来他把话题转向休达，称颂总督功绩卓著，治理西班牙属地有方。

"但是，"他补充说，"看守犯人的工作常常使你们感到忧虑吧！"

"为什么呢，我亲爱的大夫？"

"因为他们会想方设法逃跑的。所有的犯人都想逃跑，

而看守们则竭力阻止他们逃跑。由于犯人比看守想得多，于是优势在犯人一边。所以有时晚点名发现少了几个犯人，我想不至感到意外吧？”

“从来没有犯人逃跑过，”总督答，“从来没有过！他们逃到哪里去？从海上逃，不可能！从陆上逃，到处都可能遇到野蛮的摩洛哥人，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的犯人都呆在要塞里！如果他们不是自愿的话，起码也是出于谨慎。”

“原来是这样，”大夫答道，“那么，应当祝贺您，总督先生。恐怕将来看管犯人的工作会变得愈加困难了！”

“请问，为什么呢？”一个宾客问。由于他是典狱长，谈话尤其使他感兴趣。

“啊！先生，”大夫答，“因为磁学现象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它的方法已为大家所利用，暗示催眠的应用也愈来愈频繁，而这种应用的趋势是用一个人的意志取代另一个人的意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总督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现在监视犯人是有用的话，将来监视看守会是更为明智的行动。总督先生，我在东方旅行期间见过一些奇异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事完全可能。为了您的利益，请您记住，如果一个犯人在一个陌生人的意志影响下能够无意识地逃跑的话，在同样的影响下，看守也会无意识地让犯人逃跑的。”

“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种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好吗？”典狱长问。

“好吧，先生。举个例子会使您更容易明白些。假如一

个看守有接受这种磁力影响或催眠作用的禀性（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假如一个犯人向他施加这种影响……那好啦，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犯人就成了驾驭这个看守的主人，他乐意到哪里去，看守就会让他到哪里去，他暗示看守去打开监狱的大门，那看守就会去开大门。”

“也许可能的，”典狱长应道，“但要有个先决条件：先使看守睡着……”

“您这就错了，先生。所有这些行动，甚至可以在醒着的情况下完成，而这个看守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行动！”

“什么，您说什么？”

“我不但认为，而且还要肯定：在此情况下，一个犯人能够对他的看守说，某日某时你要做这件事，他肯定就会做这件事！说某日你把我的牢房钥匙拿来，他一定会拿来！说某日你把要塞的城门打开，他一定去打开！说某日我要在你面前走过，而我走过时你肯定看不见！”

“醒着？”

“完全醒着！……”

听到大夫这样肯定的回答，大家普遍地表示怀疑，席间一阵骚动。

“而事实的确如此，”皮埃尔·巴托里说，“甚至我本人就是这种事实的见证人。”

“这样的话，”总督说道，“明明是一个人，难道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眼里没有反映吗？”

“完全可以的，”大夫答道，“在某些人身上，可能会引起官能的变化。比如说，他们把盐当成糖，把奶当成醋，把普

通水当成催泻水，而且他们喝了后果真会泻肚，这都是他们的感觉发生变化的结果！当大脑受到这种磁力影响的时候，产生错觉或幻觉是完全可能的。”

“安泰基特大夫，”于是总督说，“我想迎合一下诸位客人的普遍心情，对您说一句：这些事情，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哟！”

“眼见……怕不能吧！”在座的一位客人表示异议，脱口说了一句。

“所以甚感遗憾。您在我们休达作客的时间短暂，不允许您通过实验来说服我们了。”

“行啊！……我可以……”大夫回答。

“立刻就做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立刻就做！”

“当然可以罗！……您就说说做法吧！”

“总督先生，”大夫说道，“三天前我发现要塞的一个犯人在通往官邸的大路边沉睡。我曾经对您说过，这种沉睡叫磁气催眠沉睡。这些您没有忘记吧？”

“确有其事，”典狱长说道，“此人至今还在医院里。”

“当时数名看守无能为力，怎么也叫不醒他，是我把他叫醒了。这一点您同样不会忘记吧？——好啦，这就足以使我和该犯人建立一种……他叫什么名字？”

“卡佩纳。”

“使我和该犯人建立一种暗示联系，而这种联系使他绝对服从我的支配。”

“当他出现在您的面前时，才？……”

“甚至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您在这边的官邸里，而他在那边的医院里？”总督问。

“是的。如果您发出命令，让这个卡佩纳自由行动，让人给他打开医院和监狱的大门，您知道他会干些什么？”

“啊！他肯定会逃跑！”总督笑着答。

应当承认，他笑得很厉害，感染了大家，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不，他不会逃跑的，先生们，”安泰基特大夫颇为认真地说，“这个卡佩纳，只有我想让他逃跑的时候才会逃，他将只做我想让他做的事情！”

“什么，请问，您说什么？”

“比如说，一旦他走出监狱，我能命令他走上通往官邸的大路，总督先生。”

“命令他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而且他甚至会再三恳求和您说话，如果我想让他这么做的话。”

“和我说话？”

“和您。既然他服从我的一切暗示，如果对您没有什么不便，我将暗示他把您当成一个大人物……比如说当成阿尔封索十二世。”

“当成西班牙国王陛下？”

“是的，总督先生，而且他将求您……”

“赦免他？”

“赦免他。而且，如果对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他还会

求您给他一个伊莎白娜十字架呢！”

又是一阵前仰后合的捧腹大笑，对大夫方才的话表示欢迎。

“这个人醒着做这些事？”典狱长补充了一句。

“象我们一样地醒着！”

“不！……不！……不可信，不可能的！”总督大声说道。

“那就请您试试吧！您就下令给卡佩纳以行动自由吧！……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在他离开监狱后，您可吩咐一两个人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我刚才说的事，他肯定样样都照办！”

“一言为定。但您想在什么时候让他？……”

“马上就八点了，”大夫看看表，说道，“九点钟，好吗？”

“好。可试了以后呢？”

“实验后，卡佩纳将安静地回到医院去，而对发生的事毫无记忆。我对您再说一遍，卡佩纳将置于我的暗示影响之下，其实，要做这些事情的并不是他，而是我！这是目前我对这种现象所能做出的唯一解释。”

对此种种现象，总督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他写了个纸条，命令要塞的看守长给卡佩纳一切行动自由，只派人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就行了。然后他把纸条交给了官邸的一个骑兵，让他立刻送到监狱去。

晚餐结束，全体宾客起立，并在总督的提议下步入大客厅。

当然，大家继续议论着磁学或者催眠术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在人数上，相信者与怀疑

者旗鼓相当，相持不下。这里的雪茄和香烟，连西班牙女人都喜欢抽用。在烟雾弥漫之中，咖啡杯被不时地送来、撤下。利用这个机会，安泰基特大夫反复讲述，说他行医期间就是这些现象的见证人和运用者，并且事实证据确凿，无可争辩，但似乎没有说服任何人。

他还补充说，这种暗示能力会引起立法者、刑法学者及法官的严重忧虑，因为它可以用于犯罪的目的。不容置疑，由于这些现象的应用，许多犯罪活动将会发生，而罪犯却几乎难以查获。

九点差二十七分的时候，大夫突然中断了谈话，说道："现在卡佩纳离开医院了！"

他一分钟之后又说："卡佩纳刚刚通过监狱的大门！"

他说话的语气奇异，感动了官邸内的宾客。独有总督一人继续地摇着头，表示怀疑。

接着谈话复又开始，赞成和反对的人各抒己见。又谈了一阵子，直到九点差五分，大夫最后一次打断谈话，说道：

"卡佩纳到官邸门口了！"

几乎就在同时，一个仆人进了大厅，告诉总督，说一个身着囚犯服的人再三恳求，要和总督说话。

"让他进来。"总督答道。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他开始不再持怀疑态度了。

钟敲九点，卡佩纳出现在大厅门前。尽管他两眼圆睁，却仿佛没有看见在场的任何人，径直奔到总督跟前，跪下便说：

"陛下，我求您赦免！"



卡佩纳径直奔到总督面前跪下……

总督自己好象受到幻觉的支配，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您赦免他吧，”大夫笑着说。“他对此将毫无印象。”

“我赦免你！”总督象西班牙国王一般威严，答道。

“陛下，除了赦免之外，”卡佩纳一直伏在地上，又说，“我求您把伊莎白娜十字架给我……”

“我把它给你了。”

于是卡佩纳伸手去接总督本该给他的那件东西，并把他想象中的一个十字架系在上衣上，然后站起身，后退着出了门。

这一回，所有在场的宾客都服了气，跟着卡佩纳一直走到官邸的大门口。

“我想陪他走一趟，我想看着他回到医院去！”总督说道。他故作镇定，好象在事实面前还不愿认输似的。

“您去好啦！”大夫应道。

在其他几个人的陪同下，总督、皮埃尔·巴托里、大夫一起走上了卡佩纳所走的那条大路。卡佩纳已经朝城市方向走去。自他出了监狱，娜米尔就窥伺着他。后来娜米尔又躲在暗处，不时地观察着他的行踪。

夜色已经相当昏暗。卡佩纳毫不迟疑地走在大路上，不快不慢，总是一个速度。

总督及其随从们跟在卡佩纳的后面，和他保持约三十步的距离。还有两名警察，受命紧紧盯住卡佩纳。

快要接近城市了，大路绕过休达悬岩这面第二海港形成的一个小海湾。海面上平静、黑暗，两三道灯光在微微颤

动。这是费拉托号的舷窗和舷灯的反射光线，船体的形状隐约可见，在黑暗中显得很大。

走到这个地方时，卡佩纳离开大路，向右边走去。那边是一片十二英尺高的岩石，下面就是海湾。也许大夫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手势，也许只是他的意志的暗示作用，已经迫使卡佩纳改变了行走的方向。

这时警察们想加快步伐，赶上卡佩纳，使他回到大路上来。而总督心想，这一边没有任何逃跑的可能，所以他命令警察们不要追赶，让卡佩纳自由行动。

卡佩纳却在一块岩上停了下来，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固定在那里似的。他想抬脚挪腿，均不可能。大夫的意志在支配着他，使他停在那里，动弹不得。

总督观察了卡佩纳一会儿，然后对客人说道：

“好了，我亲爱的大夫，不管愿意与否，我必须在事实面前认输了！……”

“您现在服了，真的信服了，总督先生？”

“是呀，真的信服了。有些事情，就得象没有头脑的人那样去相信它们！安泰基特大夫，现在请您暗示这个人，让他回要塞去吧！现在阿尔封索十二世在命令您这么做呢！”

总督话音未落，刹那间卡佩纳跳进了港湾之中，连一声呼唤都没有。这是一起意外事件吗？是卡佩纳自愿的行动吗？是出于某种偶然的机会，卡佩纳摆脱了大夫的控制吗？谁也说不上来。

大家立刻向岩石跑去。这时警察已经顺着岩石而下，跑到了靠海面的一个小小沙滩上……卡佩纳无影无踪。好

几条鱼船，还有汽艇的小船都匆忙赶来……结果也是枉然，连犯人的尸体都没有找到。大概尸体随着水流漂向大海去了。

“总督先生，”安泰基特大夫说道，“我们的实验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可悲的结局，我深感遗憾！”

“但您对刚发生的事该作何解释呢？”总督问。

“这是因为，在这种连您也无法否认其效果的暗示能力实验中，还有些间歇的缘故。”大夫答。“毋庸置疑，一瞬间，我失去了对此人的控制，而他要么是头晕目眩，要么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从这些岩石上跌了下去！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可宝贵的人，非常遗憾！”

“我们失去的，只不过是个坏蛋罢了！”总督很冷静地答道。

这句话便成了卡佩纳的全部祭文。

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这时向总督告辞，他们应在当夜动身回安泰基塔。他们一再感谢主人在西班牙殖民地上的盛情款待。

总督邀请大夫再次到休达来，大夫欣然接受。总督和大夫握手告别，并祝他一路平安，然后顺着原路回官邸而去。

也许有人觉得，刚才安泰基特大夫不是过分地利用了休达的总督的诚意吗？那就让他对大夫的这种行动评论吧，批评吧！但是却不应忘记，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终生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他某一天说过的一句话：“道路千条，目的一个！”

他刚才所走的这条路，就是那千条路中的一条。

片刻过后，费拉托号的一条小船将大夫和皮埃尔接到了大船上。吕吉在舷门口等候他们。

“那个人呢？”大夫问。

“遵照您的命令，”吕吉答，“我们的小船在岩石脚下等着。他一落入水中，我们就把他捞了起来。我让人把他关在船头的一间舱室里。”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吗？”皮埃尔问。

“他怎么可能说话呢？……他象睡着了似的，对自己的行动毫无意识。”

“那好哇！”大夫说道，“我当时想让他从岩石上跳下来，他就跳了下来！我想让他睡着，他果真就睡着了！我想让他醒来时，他一定会醒过来！吕吉，现在拔锚启航！”

蒸汽锅炉上足了汽压，汽艇迅速地启航了。数分钟之后，费拉托号就进入了公海，然后掉转船头，朝安泰基塔驶去。

第　三　章

十　七　次

“十七次？”

“十七次！”

"是啊！……红的十七次！"

"这怎么可能啊！"

"也许不可能，然而这却是事实！"

"赌桌上的人是否都输得够苦的？"

"庄家一笔赌注赢了九十多万法郎！"

"十七次！……十七次！……"

"轮盘赌还是三十——四十点[①]？"

"三十——四十点。"

"这种情形，十五年没有见过了！"

"十五年零三个月十四天！"一个出身高贵、输光赌本的老赌徒冷淡地应道。"是的，先生，说也奇怪，那是一八六七年盛夏六月十六日那天……那件事，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这是卡佩纳从西班牙监狱逃跑的第八天，十月三日晚上，人们在蒙特卡洛[②]外国人俱乐部的前厅直至宽敞的过道上的一段对话，更确切地说，是一段惊叹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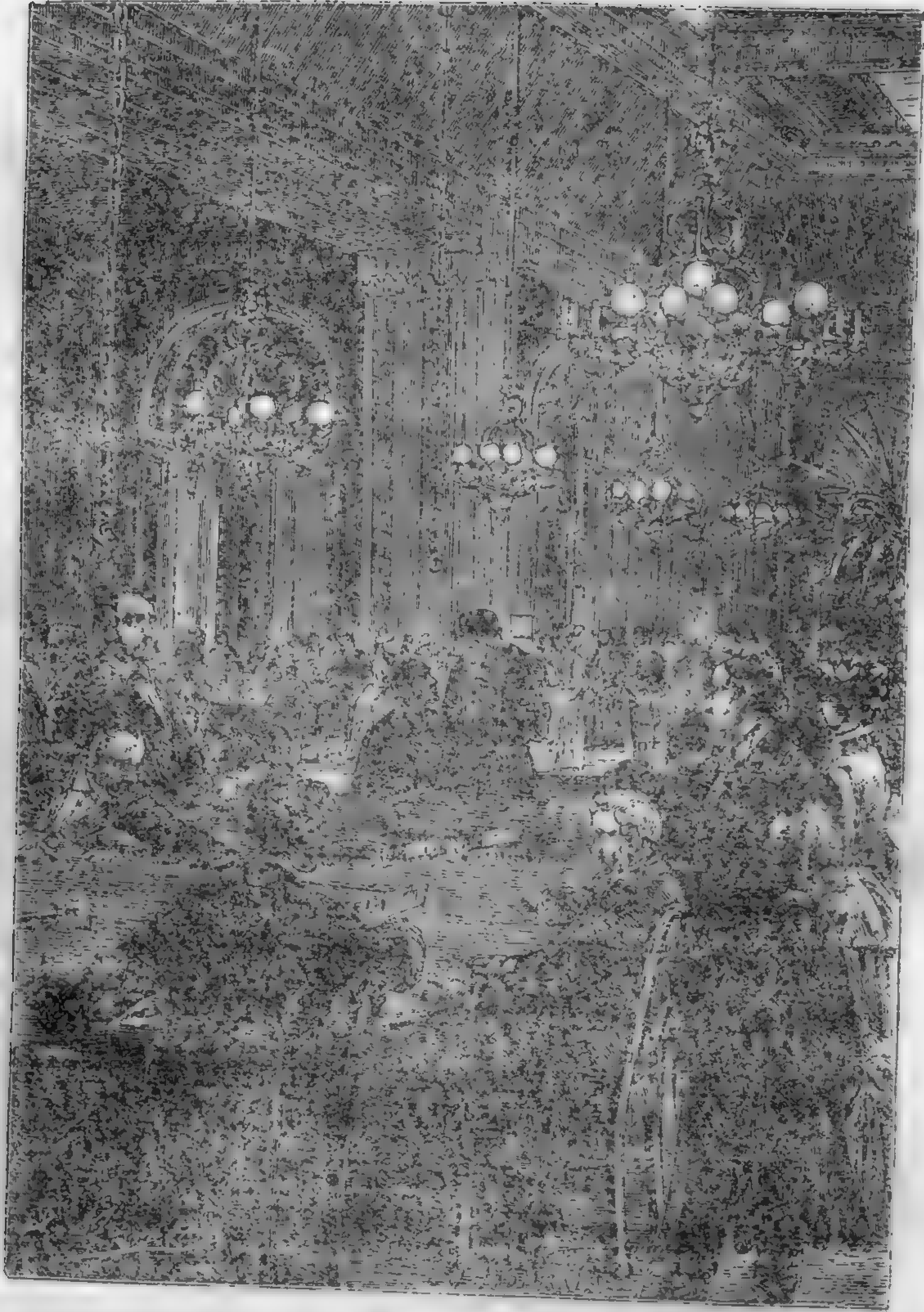
一阵阵热烈的喧嚣，从赌徒的人群中传来。这些赌徒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来自各民族、各阶级的人。他们欢呼红的，简直象欢呼一匹在隆尚或艾普逊[③]跑马场上得

---

① 轮盘赌，西方的一种赌博方式。轮盘上有三十七个分别涂上红色或黑色的格子，在转动的轮盘上丢一个象牙小球，根据小球停在黑格或红格上，决定输赢。三十——四十点，一种纸牌赌博。

② 蒙特卡洛，摩纳哥一城市。蒙特卡洛俱乐部是西方世界闻名的大赌场。

③ 隆尚，巴黎附近的著名赛马场；艾普逊，英国东南部一市镇。自1779年以来，以每年一度的赛马闻名。



蒙特卡洛赌厅

了大奖的跑马一般！每天都有来自新、旧大陆的人群涌入摩纳哥小公国，对于这些不务正业的人来说，这场“十七次出现红的”的赌博，其意义相当于一次可能打破欧洲均势的政治事件了。

庄家在这场有点出奇的赌博中赢得的钱数是这样可观，可以想见，势必有许多人输得好惨。据人群中传说，庄家赢了将近一百万，于是这份难以置信的赌注，引起了几乎所有赌徒的激烈反对。

在所有的赌徒中，有两个外国人在这场赌徒们所说的“恶运”中付了一大笔钱。其中一个尽管脸色苍白，还有些不安的神态，却显得非常冷静、克制；另一个则头发蓬乱，满面愁容，象精神错乱或绝望者一样眼睛发直。他们两人刚走下列柱廊的台阶，不久就在打鸟台那一边的阴影处消失了。

“这场倒霉的赌博，我们又输了四十多万法郎！”老赌棍嚷道。

“您可以说输了四十一万三千！”年轻的赌棍以出纳员的口吻反驳道，仿佛他在计算着帐单的总额。

“现在我只……只剩二十万法郎了！”第一个赌棍又说。

“只剩十九万七千法郎了！”第二个赌棍依然冷静地回答。

“是啊！……当你逼我跟你走的时候，我有……还有差不多二百万法郎呢！”

“一百七十七万五千法郎！”

“而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只剩……”

"一个月零十六天！"

"萨卡尼！……"老赌棍嚷道，他的同伴的沉着冷静以及道出确切数字的嘲讽口吻使他恼羞成怒。

"怎么，西拉斯！"

这是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在交谈。自从离开拉古扎，他们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就破了产，或者说到了破产的边缘。告密的赏金被挥霍一空之后，萨卡尼又追到拉古扎，纠缠住了他的同谋银行家。之后，两个人带着莎娃，一同离开了该城。于是西拉斯·多隆达被萨卡尼引上了赌博和吃喝玩乐的道路，不久，钱财便挥霍殆尽。应当说，萨卡尼并没有费什么气力，就把昔日的银行家、多次靠偶然的财运挽救了信誉危机的金融冒险家变成了一个赌徒，赌博俱乐部的一名常客，而最后成了赌场上的一个赌棍。再说，西拉斯·多隆达怎么能够抗拒萨卡尼的意志呢？他不是受到的黎波里塔尼亚老掮客前所未有的控制吗？虽然银行家有时候表示愤怒和反抗，但是却被萨卡尼不可抗拒的威势所制服。这个可怜鬼象是被重重地摔倒在地，再也无力爬起来。所以，萨卡尼甚至不再担心自己的同谋三心二意，不怕他有挣脱控制的念头。萨卡尼总是态度粗暴，振振有词地回敬他，很快就把他制服了。

大家还记得，两个同伙是在什么情况下出走的。他们离开拉古扎的时候，首先考虑要把莎娃送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让娜米尔当看守。而现在，莎娃被送到了摩洛哥海岸的得土安藏了起来，在那里，一般人不可能，起码很难发现她。萨卡尼的女伴冷酷无情，在那里负责征服青年女郎

的心，逼她同意这门亲事。而莎娃对萨卡尼深恶痛绝，她思念着皮埃尔，直到当时，一直坚强不屈。但这种情况，她能否永远继续下去呢？

在此期间，尽管萨卡尼的钱财在赌场上已输得精光，他却煽动银行家疯狂地赌博。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在各大赌博中心的种种赌场上，在交易所，在跑马场，在各大首都的俱乐部，在海水浴疗养地和海滨浴场，西拉斯·多隆达都跟着萨卡尼出入于赌场，一试输赢，所以不久之后，他便只剩下几十万法郎了。因为在赌场上，银行家拿自己的钱冒险，萨卡尼则用银行家的钱下赌注，两个双管齐下，破产的速度就加快了一倍。此外，赌徒们所说的"恶运"——他们用这个字眼掩饰自己难言的愚蠢——偏偏奔他们两个而来，和他们作对。虽然他俩作出了种种尝试，力争扭转败局，也是枉然。结果，他们在斗牌中输掉了来自桑道夫伯爵的数百万法郎的绝大部分，所以不得不将拉古扎的斯特拉顿公馆出卖掉。

他们终于对那些赌场感到厌倦了。赌徒们用伯罗奔尼撒方言咒骂赌场的"克鲁皮埃"①是"耍弄人的老手"。他们最后希望在轮盘赌和三十——四十点中求得好运气。但是现在他们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这只能怪他们自己一个劲儿地要挽回败局，结果适得其反。

这就是他们来蒙特卡洛的原因。三个星期以来，他俩一直呆在蒙特卡洛，不离赌桌，赌输了就下双倍的赌注，试

---

① 克鲁皮埃，赌场中收付钱的人，或者合伙做庄者。

图用此种最有效的方法取胜；他们悉心钻研象牙球倒转的规律，研究轮盘轴转动的情形；当克鲁皮埃转动轮盘轴的最后一刻，累得手都抬不起来的时候，他们尽量把宝押在那些始终没有出现过的号码上，他们左算右算，连数学上的无复组合、有复组合都用上了；他们听取那些昔日经常赌输而现在变成师傅的老赌棍们的意见；最后，他们作出了种种愚蠢的尝试，使用了种种发呆求神的小动作——看了这些动作，人们简直会以为他们是些不懂事的娃娃，或者是些永远失去理智的白痴。他们不但在赌博中冒险碰运气，而且常常为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数字组合而变得痴痴呆呆，丧失人格。这种情形，是和形形色色的赌徒经常来往的必然结果。

总之，十月三号这一个晚上，在蒙特卡洛的历史上将是少有的。这个晚上，他们俩参加了三十——四十点的赌博。和接连十七次出现的红牌拚命斗争之后，他们只剩下不到二十万法郎的钱了。他们短期的拮据生活开始了。

他们虽然已处在破产的边缘，但是精神却没有错乱。当他们于打鸟台上交谈的时候，瞥见一个赌棍跑着穿过花园，发疯似的高叫着：

“它一直转着！……它一直转着！”

那个可怜虫在想，他刚在要揭晓的号码上下了赌注，可轮盘轴在神奇地旋转，它转呀，转呀，一直要转到数百年后才会停下来！……他精神失常了。

“你总算是安静下来了吧，西拉斯？”萨卡尼向着刚才还怒不可遏的同伴问道。“你看这个疯子，你可千万别学他的

样子啊！……我们确实没有赢，但好运还会回来的，因为它应该回来，而且用不着我们费力气它就会回来的！……我们不要只想着变恶运为好运！这样做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徒劳的！如果它是好运气，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它！咱们等着吧，好运气一回来，咱们就勇敢地在赌场上冲杀，来它个旗开得胜！”

这些劝告象所有为赌博所进行的辩解一样荒谬绝伦，西拉斯·多隆达听得进去吗？不！他被制服了，只是不敢反驳罢了。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摆脱萨卡尼的控制，远逃他乡，把过去的罪孽永远隐瞒下去！但在这个软弱无力的人身上，这样的冲动和决心是无法持久的。何况他早已受到同谋的严密监视了。在抛弃他之前，萨卡尼还需要和莎娃完婚呢。完婚之后，萨卡尼将抛弃西拉斯·多隆达，把他遗忘，甚至不会想起世上有过这样一个懦夫和他有瓜葛！而完婚之前，他还得把银行家握在手心里！

“西拉斯，”萨卡尼接着说，“因为我们今天太倒霉，明天就会时来运转了！……明天，保管运气错不了！”

“你居然叫我把仅剩的一点钱输光呀！”西拉斯·多隆达徒劳地顽抗着，反驳那些可悲的劝告。

“我们还有莎娃·多隆达呢！”萨卡尼接着答道。“这是我们的一张王牌，而且这张王牌是别人无法抢去的！”

“是啊！……明天！……明天！……”银行家说着说着又想豁出去，就是掉脑壳也要去赌了。

他们俩回旅馆去了。那旅馆座落在蒙特卡洛和孔达米纳之间下山道的半路上。

摩纳哥[1]港包括福西纳纳角和安东尼堡之间的一片水域，形成一个开口甚大的小海湾，受到东北风和东南风的吹袭。港口位于悬岩和高地之间，呈半圆形。悬岩之上，座落着摩纳哥公国的首都。高地之上，矗立着旅馆、别墅和蒙特卡洛的公共建筑。港口建在雄伟壮丽的阿热尔山脚下，那山高一千一百米，俯瞰着风景如画的整个利古里亚海岸。有一千二百居民的摩纳哥城，犹如桌上的装饰品一样，屹立在摩纳哥悬岩的桌面上。那悬岩三面临海，郁郁葱葱，四季常青。棕榈树，石榴树，枫树，胡椒树，桔子树，柠檬树，郁加利树，以及由天竺葵、芦荟、香桃木、乳香黄连木、蓖麻组成的荆棘树丛遍山皆是，奇妙地混杂在一起。

港口的另一面是蒙特卡洛，和小小的首都隔水相望。它的房屋奇特，矗立在山岗的圆顶上；它的街道狭窄而曲折，爬坡而上，一直通到半山腰的科尼什公路；它的许多棋盘形的花园里，百花盛开，终年不谢；各种样式的农舍，各种风格的别墅环绕在它的周围。有几处别墅，座落在伸向海面的岩石上，俯视着这个地中海小湾中清澈的海水。

在摩纳哥和蒙特卡洛两城之间，在海港的深处，从海滩直至将群山隔开的那条曲折峡谷的隘口，发展着第三座城市：孔达米纳。

右上方，一座大山突兀而起，因其侧面临海，形似狗头，故称狗头山。在这个高五百四十二米的山头上，现在巍然屹立着一座名符其实的攻不破的堡垒，这是法国人的光

[1] 摩纳哥，位于法国东南，面临地中海，是欧洲的著名游览圣地，首都是摩纳哥城。

荣。山头的这一边，就是摩纳哥公国的边境了。

从孔达米纳出发，马车沿着秀丽的山坡向上攀行，可以直达蒙特卡洛。在山坡的上半部，矗立着别墅和旅馆。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就住那边的一个旅馆里。凭窗眺望，从孔达米纳直至蒙特卡洛城上方的狗头山，这一带的景色一览无遗。那狗面宛如利比亚沙漠中的狮身人面像一般，仿佛在探询着地中海。

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回到了房间里，他们分析形势，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十五年来，共同的利害关系从感情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自发横财之后，几经曲折，现在已面临破产，这会否导致他们的关系破裂？

萨卡尼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一封来自得土安的信。他立即打开了信封。

娜米尔在短短的几行字里告诉他两个至关重要的消息：一、在一些相当离奇的事件之后，卡佩纳于休达港内溺水而死；二、安泰基特大夫出现在摩洛哥海岸的这个地方，和卡佩纳有所接触，之后，他便悄然隐去了。

读完这封信后，萨卡尼打开了房间的窗户。他无心观赏风光，凭窗思考起来。

“卡佩纳死了？……这可是巧极了！现在，他的秘密和他一块儿葬身海底了！……这下我就放心了，什么也不用怕了！”

他接着对信上的第二段思考起来：

“至于安泰基特大夫，他出现在休达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他这个人究竟是谁？这对我倒关系不大，不过一些

时候以来，我总觉得他是否已直接地干预了同我有关的事情？……在拉古扎，他和巴托里一家有来往！……在卡塔尼亚，他为齐罗纳设下了陷阱！……在休达，他的介入使卡佩纳丧了命！……他离得土安已近在咫尺，却似乎没有到过那里，也不象已经知道莎娃的下落。要是他去过得土安，了解莎娃的下落，这将是最可怕的一着了，而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啊！……是否要防备一下，这不光是为了将来，也是为了现在呀！萨努西教团的势力将很快扩展到整个昔兰尼加，他们只要渡过一个窄窄的海峡，就能扑向安泰基塔！……是否需要鼓动他们进攻该岛……我会很好地去……”

对萨卡尼来说，这显然都是一些疑点。如今，他在朝着自己阴谋暗算的目标步步迈进，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了，可是任何一个小小的绊脚石都会把他绊倒在地，或许使他一蹶不振。此时此刻，不但安泰基特大夫的再度出现使他担心，而且西拉斯·多隆达目前的状况也确实叫他忧虑。

“是啊，”他心想，“他和我都走投无路了！……明天，我们就要孤注一掷了！……要么把庄家的赌本统统赢过来，要么我们输个精光！要是我随银行家一起破产倒好了，我，我是有办法恢复元气的！可西拉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他要是破产了，就是个危险人物，他就会说，他就会暴露秘密，而我的前途全部取决于这个秘密呀！……总之，我现在仍然控制着他，而到了那时候，他就会转过来控制我了！”

形势的确象萨卡尼所分析的那样，他不能对同谋的思想品德抱有幻想。他以前曾教过银行家该怎么办，而当西拉斯·多隆达输了的时候，根本不想按照他的办法做。

萨卡尼盘算着该如何办才好，他于是陷入了沉思，根本未看到他身下数百英尺处摩纳哥港入口所发生的事情。

离公海半锚链的地方，一条船既无桅杆又无烟囱，宛如一个长长的纺锤，滑行在海面上，其船体露出水面部分，只有两三英尺高。该船渐渐驶近蒙特卡洛打鸟台下的福西纳纳角，然后便去寻觅更加平静的水面，以避激浪。

这时，好象嵌在船帮上的一条薄钢板小艇离开了那条船。小艇上坐着三个人。他们只划了几桨，那小艇就到达一处小海滩。两个人登了岸，而第三人又驾着小艇回到了大船边。那条神秘的船只既无光亮又无声响，片刻之间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阴影中，未留下任何痕迹。

一越过小海滩，那两人就顺着岩石的边缘向火车站走去。他们沿着环绕蒙特卡洛花园的斯普鲁克大街向上攀行。

萨卡尼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思想此时把他带向了远方，远离了摩纳哥，远离了得土安……并且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逼着同谋和他一起奔向那遥远的地方。

“西拉斯，控制我！……”他重复着说，“西拉斯只要一句话，他就能使我的计划落空啊！可是办不到！……如果明天赌博时我们不能把输的钱赢回来，我就逼着他跟我一道走！……对！跟我一道去得土安！在那里的摩洛哥海岸上，即使他死了，还有谁为他着急呢？”

萨卡尼是个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人。尤其是在那远离城镇，在那未开化的野蛮人地区，无法寻找，也难以找到犯罪人的地方下毒手，是何其容易啊！



小艇上坐着三个人

主意已定，萨卡尼关上窗户，躺到床上，即刻入睡，毫不感到内疚。

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就不同了，他度过了十分可怕的一夜。昔日那么多的财产，现在还剩下什么呢？赌博中仅剩下二十万法郎，也由不得他来支配了！这是最后一笔赌注啊！这是他的同谋的意志，他自己也只好屈从。他的头脑昏昏沉沉，充满幻想，已无法冷静、正确地进行思考判断。他甚至不能象萨卡尼那样清醒地估计自己的处境，起码此时是这样。他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那个长期支配他的人该受他的支配了。他只看到眼下即将破产，只想着第二天赌博的胜负：或者赢得巨款，仍是富翁，或者输个分文不存，变成穷光蛋。

这就是两个同伙那一夜的情形：一个毫不在乎，安然熟睡了数小时，另一个则焦虑万端，彻夜不眠。

第二天，将近十点钟的光景，萨卡尼到了西拉斯·多隆达的房间里。银行家坐在桌子前，一个劲儿地在他的小本子上写数字和计算公式，整个本子上都写得满满的。

“怎么样，西拉斯，”萨卡尼似乎对这世上的痛苦和不幸不屑一顾，冷漠地问道。“怎么样，你在梦中喜欢哪个，红的还是黑的？”

“我一夜没睡着！……整整一夜……一刻钟也没睡着！”银行家回答。

“算了，西拉斯，那就算了！……今天要冷静，夜里你本该休息几个钟头嘛！瞧我，我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精力充沛，可以去碰碰运气了。运气嘛，总之就象是一个女人，喜

欢那些能够驾驭她的人。”

“然而她却背叛了我们！”

“啊！……她一时地任性嘛！……过了那阵子任性劲儿，她肯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

西拉斯·多隆达再也没有说什么，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那个写满了没用的演算公式的小本子。萨卡尼对他说的话，他是否听进去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萨卡尼问。“是在算计赌输了下双倍的赌注吧？……见鬼！……我觉得你病得很厉害呀，我亲爱的西拉斯！……靠计算是降服不了运气的。今天，只能看看运气了，看它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

“那好吧！”西拉斯·多隆达合上了本子，应道。

“嗨！没问题，西拉斯！……我只知道一种驾驭运气的方法，”萨卡尼冷嘲热讽地说。“要达到这一步，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但在这方面，我们所受的教育很不够哇！所以我们还得碰运气！……昨天，运气在庄家一边！今天，很可能运气把他抛弃了！……如果是这样，西拉斯，赌这一场，会把我们输掉的钱统统赢回来！”

“统统赢回来！”

“对，统统赢回来，西拉斯！但泄气要不得！恰恰相反，要大胆，要沉着！”

“那么，要是我们今晚破产了，怎么办？”他走到萨卡尼对面，瞧着他，问道。

“那我们就离开摩纳哥！”

“到什么地方去？”西拉斯·多隆达嚷叫起来。“唉！可

恨可恶，想当初那一天我认识了你，萨卡尼，求你办了事！……不然的话，我怎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骂街已经有点晚了吧，我亲爱的！”萨卡尼厚着脸皮说，“把朋友当作穿破的衣服，也未免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吧！”

“你要小心点！”银行家喊道。

“对呀！……我小心着呢！”萨卡尼嘟囔着说。

西拉斯·多隆达的这种威胁，只能使萨卡尼愈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置银行家于死地的计划。

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西拉斯，咱们别发火！发火有什么用呢！……动肝火伤神，可今天是不该动肝火的！……要有信心，你可不要比我更绝望呀！……万一不幸，恶运又来与我们作对的话，你别忘了，还有其他的好几百万法郎在等着我呢，而且也有你的份咧！”

“对！……对！……我得把老本赢回来！”西拉斯·多隆达接着说。他的赌棍的本性一下子又恢复了。“对！昨天庄家太幸运了，而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富起来，变得很富的，”萨卡尼说，“而且我答应你，西拉斯，咱们这一回赢了钱，决不把它再输掉！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明天一定离开蒙特卡洛！……咱们将动身……”

“去哪儿？”

“去得土安。咱们去赌最后一场，而这一场，肯定赢！”

第四章

孤注一掷

外国人俱乐部(俗称游乐场)的各个大厅，从十一点起已经开放。虽然来的赌徒还不算多，已有好几个轮盘台开始转了起来。

这些轮盘台事先都经过校正，转动起来十分平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台面稍有倾斜，就会影响投到轮盘上的小球的滚动，很快被赌徒发觉和利用，使庄家吃亏。

六个轮盘赌桌的每个桌面上，已经放好了六万法郎的金币、银币和钞票；两个三十——四十点赌桌上，分别放上了十五万法郎。这是庄家通常的赌本，以等待赌博高潮的到来。通常，赌徒们想赢得赌场老板开盘时下的赌注，是极其罕见的。只要开盘以后一次接一次地赌下去，只要小球落到没有数字的空格里，赌场老板总是赢钱。赌博本身不但违反道德，而且是愚蠢荒谬的事情，因为人们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赌博的。

每个轮盘赌桌周围有八个克鲁皮埃，手持捡钱的小耙子，已经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他们的身边是赌徒或观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监察员走来走去，监督着克鲁皮埃和对庄家下赌注的人。大厅里的伙计奔忙不息，为公众和赌场

的管理人员服务。这里的管理人员不下一百五十人。

将近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从尼斯来的火车把常来的大批赌徒带到了这里。这一天，似乎来的人比平常多，前一天连续出现十七次红牌，果然产生了效果。它好象有一种新的吸引力，使所有的赌徒们以加倍的热情来追逐赌场上的奇迹。一小时以后，各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低声说话，议论纷纷，议论得最多的，就是那异乎寻常的十七次。总之，虽说这里金碧辉煌，装饰奇异，陈设豪华；有许多发出耀眼光芒的多枝形煤气吊灯，悬在长长吊绳上的、带有浅绿色灯罩的、专门为赌桌照明的油灯；但是实际上，这些宽阔的大厅却是再阴森不过了。尽管这里赌徒麇集，听到的却不是谈话的声音，而是赌桌上钞票的沙沙声，金币、银币的叮当声，和赌博主持人不断发出的吆喝声："红色的，赢，"或者"十七，黑的，单数，输。"所有这一切，好不凄凄惨惨！

然而，头天晚上那两个输得最出名的人还没有在大厅里出现。好几个赌徒已在竭力追逐运气，试图将好运抓在手里。一些人在轮盘赌桌上，其他的在三十——四十点赌桌上。但是有赢有输，输赢相抵，头一天晚上的"奇迹"似乎不会出现了。

将近下午三点钟，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才进游乐场。进赌博大厅前，他们在门厅里散步，引起了众人的好奇。大家瞧看他们，窥视他们，心里在想，他们俩是否再次跟运气搏斗——他们俩已经输得够惨的了。如果不是他们此时难于接近的话，几个赌博师傅本会走上前去，把赌输后下双倍赌注的有效方法推销给他们。银行家神情恍惚，

几乎没有看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萨卡尼比较沉着，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在孤注一掷之际，他们俩凝神沉思着。

这些看热闹的人象观看手术病人和囚犯似的，好奇地看着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个外国人似乎下了决心，时刻不离他们。这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面目清秀，一副机灵相。他的鼻子很尖，似乎能够瞧人。一双十分敏锐的眼睛，隐藏在一副夹鼻保护镜的后面。他好象特别爱动，双手插在大衣袋内，两脚并拢，以免自己动手动脚，离了位置。他衣着适当，不象那些讲究穿着的青年那样奇装异服，他也毫无这种奢望。也许现在这样的打扮，已经使他觉得不很自在了。

毫不奇怪，这个年轻人就是白佳德。

马迪夫在外面的花园里等着他。

他俩奉安泰基特大夫之命，来到这个摩纳哥公国的天堂或者说地狱里，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头一天晚上，他们搭乘安泰基塔的电力二号，来到了蒙特卡洛角，上了岸。

在费拉托号上关押了两天之后，卡佩纳被押解上岸。尽管他提出了抗议，还是被监禁在岛上的一个地堡里。到了那儿，这个西班牙监狱的逃犯不难了解，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监狱而已。然而他远远没有想到，他已成了安泰基特大夫的阶下囚，再也不是总督手下的犯人了。在什么地方，他说不出来。他从这次变动中能得到好处吗？他不无担心地想道。此外，他已下定决心，只要能改善处境，要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因此，对于大夫初次指令他回答的问题，他毫不犹豫、极其坦白地作了回答。

他认识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吗？

他不认识西拉斯·多隆达，只认得萨卡尼——而且和他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自从齐罗纳的强盗帮在卡塔尼亚郊区活动以来，萨卡尼和齐罗纳及其强盗帮保持联系吗？

是的，齐罗纳在西西里等着他。若不是齐罗纳在那次不幸的抢劫活动中丧了命，萨卡尼肯定会到西西里去找他。

现在萨卡尼在哪里？

在蒙特卡洛，除非他最近离开了那里。他在那个城市里已住了一段时间，很可能西拉斯·多隆达跟他在一起。

卡佩纳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可是他刚才交代出来的线索已足够大夫重新追踪之用了。

不言而喻，这西班牙人并不知道大夫使他逃出休达并抓住他的用意，也不知道审讯他的人完全了解他叛卖安德烈·费拉托的事，更不知道吕吉就是罗维尼奥渔夫的儿子。囚犯被关在这个地堡里，比在休达监狱的时候看管得还要紧。他无法和任何人往来，要在地堡里一直呆到完蛋的那一天。

目前的情况是，在造成的里雅斯特谋反起义流血结局的三个叛卖者之中，已有一个落入了大夫的手里，还有两个没有抓住。而卡佩纳刚刚说出了可以去抓到他们的地方。

由于西拉斯·多隆达认识大夫，西拉斯·多隆达和萨

卡尼都认识皮埃尔,只有在确有把握的时候,大夫和皮埃尔露面才是适宜的。现在既然已经再次找到了那两个同谋的踪迹,要紧的就是盯住他们不放,一俟时机来临就抓住他们。于是白佳德和马迪夫被派到了摩纳哥。他们的任务分别是:白佳德,盯住萨卡尼和银行家,他们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马迪夫,一有必要就接应白佳德。大夫、皮埃尔和吕吉则随时准备出发,一旦时机到来,便搭乘费拉托号奔赴摩纳哥。

两个朋友一到蒙特卡洛,当夜就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很快发现了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住的旅馆。当马迪夫在旅馆附近散步以待天黑的时候,白佳德窥视着,他于下午一点钟左右看见那两个同伙出了旅馆。他仿佛觉得银行家很颓丧,闭口不言,尽管萨卡尼起劲地对他说着话。白佳德上午已经听说俱乐部大厅内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红的连续出现的那场赌博,不少人输了钱,而输得最多的就是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他从而得出结论,他们俩准是在谈论头天晚上如何倒霉输钱的事。另外他还听说,一些时候以来,他们屡次失利遭到巨大损失,所以他有理由断定,他们的财源已近乎枯竭,大夫乘机行动的时刻临近了。

白佳德将这些情报写成一封不提任何人姓名的保密电报,一清早便发往马耳他的瓦莱塔中转站,通过专线迅速地传到安泰基塔。

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进入游乐场门厅的时候,白佳德跟在他们身后。后来,他们进了轮盘赌和三十——四十点赌厅的门,白佳德又紧紧相随。

下午三点钟，赌场上开始热闹起来。他们俩先在场内绕一周，在各个赌桌前停留片刻，观察输赢，却不参加。

白佳德走来走去，好象是个看热闹的人，眼睛却不停地盯着他们。为了不惹人注意，他甚至觉得应拿出几枚五法郎的钱币，在那些三十——四十点或轮盘赌桌上冒冒险。他果然赌输了，而他的沉着冷静却令人叹服。而且赌场上一位名师刚刚对他指点说："先生，要想赢，就得赌，输掉小赌注，赢来大笔钱。诀窍、诀窍统统在这里！"他为何不听这样高明的指教呢。

钟敲四点，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认为试探运气的机会到了。一个轮盘赌桌旁空着好几个位置，他们便面对面坐下。不久，庄家身边就挤满了赌徒和观众，他们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头天晚上输得出了名的人，看他俩如何翻回老本来。

当然，看热闹的人当中白佳德站在最前列，他对这场输赢之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第一个小时里有输有赢，相差无几。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怕两个人都输，开始时不敢联合下赌注。根据轮盘上出现的无复组合，有复组合，或者同时出现数个有复组合，他们俩分别下了相当大的赌注。他们的运气如何，仍不见分晓。

可是从四点钟到六点钟，运气好象转向他们了。轮盘赌桌上，一次最多能下六千法郎的赌注。他们好多次中了满号，好多次把六千法郎赢了过来。

当西拉斯·多隆达伸手去放赌注，或者在克鲁皮埃的

小耙底下抓住金币和钞票时，他的手在赌桌上颤抖。

萨卡尼总是镇定自若，脸上不露半点激情。他只是目视同伙，以示鼓励。总之，此时西拉斯·多隆达颇有运气，连连赢钱。

金币和钞票在赌桌上来回移动，使白佳德为之目眩。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断地察看着那两个人的神色。他心想，他们又赢回了许多钱，他们是否会谨慎行事，适可而止，把赢回的钱保住呢。

他转而又想，如果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真的谨慎行事——当然他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就会试图离开蒙特卡洛，逃往欧洲的某个角落，而他就必须到那里去追踪他们了。他们手中有的是钱，不会象现在这样听凭安泰基特大夫摆布了。

“很明显，”他想，“总而言之还是他们破产了好。我就不信，坏蛋萨卡尼是那种碰上好运会停下不赌的人！”

不管白佳德怎样考虑和希望，好运气并没有抛弃这两个同伙。若不是庄家又放上了两万法郎的话，他们就会三次端掉庄家的赌本了。

这场输赢之争在观众中引起了轰动，多数人为两个赌徒叫好。头天晚上，庄家在那异乎寻常的十七次中赢的大部分钱是他们的，他们今天难道不该翻回老本吗？

赌到六点半钟，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已经赢得两万多金路易①。他们于是起身，离开了赌桌。西拉斯·多

---

① 一个金路易值二十法郎。

隆达步履摇晃，头重脚轻，仿佛有些醉意，——显然是由极度的兴奋和大脑疲劳引起的几分醉意。他的同伙不动声色，监视着他，直害怕他要带着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赢回的几十万法郎逃跑，担心他试图逃出自己的手心。

两个人一声不吭，穿过门厅，下了列廊柱，朝旅馆走去。

白佳德远远地跟随着他们。他走出游乐场时，瞥见马迪夫坐在花园一个凉亭附近的一条长凳上。

白佳德走到他身旁。

"是时候了吧？"马迪夫问。

"什么时候？"

"出……出……"

"出场？……不，我的马迪夫！……还不到时候呢！……你就呆在幕后吧！你吃晚饭了吗？"

"吃过了，白佳德。"

"好极了！可我饿极了！……好吧！我回来之前，你在这儿不要动！"

说罢，白佳德便向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下行的山坡奔过去。

当他确信那两个家伙已在他们的房间里进晚餐的时候，他自己才在餐桌旁坐了下来。他吃得正是时候，而且半小时之内就吃饱喝足了。

然后他嘴里叼着一支上等雪茄走出来，在旅馆前面观察动静。

"看来，"他喃喃自语，"我生来就是当哨兵的料！却偏偏没有当成！"



(白住宿近近尾[illegible])

他当时向自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今天晚上，这两位绅士还去不去游乐场？

将近八点钟，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出现在旅馆门口，激烈地争论着。白佳德好象听到了，并且弄懂了他们的话。

银行家似乎在作着最后一次抗争，试图抵制同谋的纠缠和命令。萨卡尼最后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非得这么办不可，西拉斯！……我要你这么办！”说着，他们沿山坡往上行，径直朝蒙特卡洛花园走去。白佳德远远尾随，因无法听到他们的谈话而深感遗憾。

然而他们的谈话在进行。萨卡尼口吻强硬，简直不容反驳，于是银行家的强硬态度渐渐地软了下来。

“西拉斯，好运刚来到我们身边就停下来，岂不成了傻瓜！……你发疯了不成！……怎么，在交恶运的时候，我们如疯如狂地拚命赌，好运来了，我们反倒乖乖的，不赌了！……怎么，我们遇着了主宰命运的机会，也许这是唯一的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竟白白地把它放过！……西拉斯，你难道不觉得这好运还会……”

“好运气已经到头了！”西拉斯·多隆达喃喃地说。

“没有！一万个没有！”萨卡尼答道。“好运气既不会自我表白，当然更不会让你感觉出来的！但是它已深深地钻到你的骨子里面了！……今天晚上，游乐场的赌桌上有一百万在等着我们呢！……对！一百万！我决不让这一百万从手中溜掉了！”

“那你就赌吧，萨卡尼！”

“我！……我一个人去赌？……不行！跟你一块儿去赌，西拉斯！……对呀！如果在我们两人之间作选择的话，我就得让位，让你去赌罗！……好运气是属于个人的，很明显，它已经是属于你的了！……所以你去赌，你去赢！……我要你这么办！”

总而言之，萨卡尼所希望的，是西拉斯·多隆达别满足于这几十万法郎，否则银行家就可能摆脱他的控制了。萨卡尼的打算是，要么使自己的同谋重新成为昔日那样的百万富翁，要么使他沦为穷光蛋。富有了，他俩过惯的那种生活仍可继续下去；破产了，多隆达就必须跟随萨卡尼，而萨卡尼想把他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这两种情况，萨卡尼都不怕。

再说，虽然西拉斯·多隆达试图抗拒，但是一提起赌博他就心里痒痒，赌欲蠢蠢而动，跃跃欲试。他陷入了屈从萨卡尼的可悲境地，既感到游乐场赌厅的可怖，又很想回到那里去。萨卡尼的话激发了他赌博的欲望。既然他走了红运，连连赢钱，若是停而不赌，坐失良机，是不可原谅的！

疯子！银行家跟所有的赌徒一样，总把过去的经历当成现实！他不是说：我走过运——那是对的；却自言自语：我现在走运——这显然是错的！但这些靠运气发财的人们从来都是这样的。他们把法国最伟大的一位数学家最近说过的一句话几乎忘得一干二净：“运气变幻莫测，并非指日可待。”

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来到游乐场前面，在那里站立片刻。他们一直受到白佳德的跟踪。

“西拉斯，”萨卡尼说，“别犹豫！……你决定去赌了，是不是？”

“是的！……决定要孤注一掷了！”银行家回答说。他一登上列柱廊的台阶，便打消了一切犹豫。

“这可不是我拉你来的吧！”萨卡尼又说，“好啊！靠你自己的运气去赌吧！不必由我来给你鼓劲儿了！没错，保证你走运！你是否去玩轮盘赌……”

“不，……去玩三十——四十点！”西拉斯·多隆达回答着，走进了门厅。

“你做得对，西拉斯！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办吧！刚才轮盘赌几乎使你发了一笔财！……三十——四十点会让你发一笔更大的财！”

两个人走进了赌厅，先在里面转游了一会儿。十分钟过后，白佳德看到他们俩在一张三十——四十点赌桌旁坐下来。

在这里，可以更加大胆地下赌注，一次最多就能赢一万二千法郎。如果每盘都赢，不要很多盘，赢得的钱数就很可观。这是一个使那些大赌棍们偏爱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发财或破产，其速度之快令人头晕目眩，会使巴黎、纽约、伦敦的交易所为之眼红的！

西拉斯·多隆达坐在三十——四十点赌桌前，所有的忧虑都置之脑后了。现在，他不再“提心吊胆”，而是勇猛上阵，更确切些说，好象一个马上就要大干一番的人似的赌了起来。能否说他精通赌术，“下赌注有方”？显然不能，因为不管赌棍们怎样吹嘘，他们总要受运气的支配。银行家在

萨卡尼的眼皮下赌着。在这最后一场赌博中，不管银行家是赢得巨额金钱，还是输个精光，萨卡尼始终怀着极大的兴趣。

第一个小时里，西拉斯·多隆达输了又赢，赢了又输，几乎输赢相当。但是到了后来，银行家赢得了优势。

萨卡尼和他都以为胜利在握。他们越赌"劲头"越足，恨不得下最大的赌注。但优势很快地倒向了庄家一边。庄家沉着冷静，不受发狂似的赌徒们的干扰，用自己最大的赌本，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巨大利益。

西拉斯·多隆达连输几盘，遭到了可怕的打击。他下午赢回的钱，又渐渐地输了出去。这时银行家一反常态，显出一副可怕的面目：脸色发紫，怒目圆睁。他的手时而抓住桌边和椅子，时而抓住成捆的钞票和成把的金币不放。他挣扎着，突然惊跳，浑身痉挛，活象一个溺水的人！他已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却没有一人阻拦他！没有一只胳膊伸过去拉他！甚至在他输光之前，在他被这破产的波涛吞没之前，连萨卡尼也不想拉他一把，使他脱离绝境。

晚上十点钟，西拉斯·多隆达冒了最后一次风险，下了最后一笔最大的赌注。他首先赢得了这笔钱，接着又输了出去。他从桌旁站了起来，觉得昏天黑地，恨不得游乐场的所有赌厅顷刻坍倒，把自己连同各赌厅内的赌徒们统统压死。他身无分文了。——他的银行，靠桑道夫伯爵的数百万法郎得以复兴重振，给他留下了数以百万的财富，现在都荡然无存了。

萨卡尼象监狱看守似的陪伴西拉斯·多隆达离开了赌

博大厅，穿过门厅，奔出了游乐场。随后他们穿越小公园，向着沿山而上的通往杜比小城的羊肠小道上跑去。

白佳德紧紧地跟着他们。他顺便赶到马迪夫身边，把似睡非睡的大力士从长凳上拉起来，对他喊道：

"当心啊！……盯住，追上去！"

马迪夫和他奔向了那条山间小道，紧紧地在后面跟着。

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继续地并肩而行，沿着左盘右旋的山道，在长满油橄榄、桔子树的花园之间步步登高。这些之字形的山道，使白佳德和马迪夫能看到他们，却无法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回旅馆去，西拉斯！"萨卡尼以命令的口气重复着。"回去……你要冷静下来！……"

"不！……我们破产了！……我们分手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我再也不想……"

"我们分手？……为什么呢？……跟我走，西拉斯！……我们明天就离开摩纳哥！……我们还有一笔钱，足够去得土安用的了。到了那里，一定完成我们的事业！"

"不！……不！……留下我，萨卡尼，你走你的吧！"西拉斯·多隆达应道。

当萨卡尼想抓住他的时候，他竟然猛力推开萨卡尼，飞快地奔跑起来。他跑得是那样快，连萨卡尼也难以追上他。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了，下意识地顺着羊肠小道奔跑，每跑一步都有跌入道旁陡峭山岩下的危险。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支配着他，萦绕在他的脑际：逃离使他破产的地方蒙特卡洛，躲开要他赌博、使他落到如此地步的萨卡尼，总

之要逃！他虽漫无目的，不知自己要逃往何方，不晓得自己日后的命运，也要逃！

萨卡尼确实感到不再能制服自己的同谋了，眼看着他就要从自己的手中逃掉了！如果银行家不了解萨卡尼利用他在最后一次赌博中遭到无可挽回的破产的动机，萨卡尼根本不必担心已被自己逼到了深渊边缘的人！但如今，西拉斯·多隆达坠入深渊之前会发出救命的呼喊，而这呼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发出来！

当时萨卡尼下了决心，要下毒手。只有一步之差了，他毫不迟疑地要跨出这一步。他原来想在去得土安的途中，在摩洛哥的荒漠旷野里干的事，他难道不能在这马上就要变得渺无人迹的地带当夜就干吗？

但这个时候，还有些迟迟未归的人沿着蒙特卡洛和杜比之间的山坡上上下下。西拉斯·多隆达一声呼喊，就会把他们招引过来援救。而凶手希望在寂无行人的时候下手，使自己永远不致受到怀疑，所以得等待一下。在杜比和摩纳哥边界的那一边，在更高的地方，这条陡坡道挂在阿尔卑斯滨海省靠边界的几道山梁的山坡上，高达两千多英尺。到了那里，萨卡尼势必动手，将银行家推下山去。那时候，有谁会去援救受害者？人们又如何在路旁的深渊里找到西拉斯·多隆达的尸体？

然而萨卡尼作最后一次努力阻止自己的同谋逃走，并试图将他带回蒙特卡洛。

“来，西拉斯，来！”萨卡尼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喊道。“咱们明天再去赌！……我还有一些钱……”

"不！……你走你的！……你走你的吧！……"西拉斯·多隆达极度愤怒地喊道。

如果他有足够的力气和萨卡尼搏斗，如果他携带武器，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干掉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老掮客，以报他加害自己的一切仇恨。

西拉斯·多隆达用一只因愤怒而变得更为有力的手推开了萨卡尼，然后向小道的最后一个拐弯处跑去。他跨过了几个位于梯台式小花园之间、凿在山岩上的粗糙石阶，很快到达了隘口上杜比城的一条主要街道。那隘口就在狗头山和昔日的意法边界线阿热尔山的中间。

"你走吧，西拉斯！"萨卡尼最后一次喊道，"你走吧，但你是走不远的！"

萨卡尼接着向右奔去，攀登一小堆干石块形成的障碍物，敏捷地爬过一个梯田式花园，向前跑去，想赶到西拉斯·多隆达的前面，在路上截住他。

白佳德和马迪夫虽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却看到了银行家猛推萨卡尼的情况，看到了萨卡尼消失在暗影中。

"唉！这里面有鬼！"白佳德说，"也许逃掉的是最有油水的一个！……要是另一个也逃掉，那可就糟了！……无论如何，要抓住多隆达这家伙！……再说，我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前进，我的马迪夫，追上去！"

于是两个人迈开大步，飞快地追了上去，马上接近了西拉斯·多隆达。

西拉斯·多隆达迅速地顺着杜比的街道上行，把俯瞰奥古斯都塔的小山岗抛在右后方，从关着门的房屋前面跑

过，到达了陡坡道。

白佳德和马迪夫跟着他，离他不到五十步。

但是萨卡尼却无影无踪了。他也许沿着右边的山坡爬到了山顶，他也许最后抛弃了自己的同谋，下山回蒙特卡洛去了。

陡坡道是罗马古道的遗址，从杜比城开始下行，通往尼斯。尼斯城座落在半山腰上，周围是雄伟奇绝的岩石，孤立的锥形山头和深渊，那深渊一直通到沿着海岸伸展的铁路线。夜空中星光闪闪，月亮从东方升起。借着月光，可以隐约看到尼斯那一边的六个海湾，圣奥斯皮斯岛，旺尔河口，加鲁普半岛，安的贝斯角，汝昂湾，莱兰群岛，拉纳普勒湾，戛纳湾，以及更远的埃斯德莱山。到处有港口的灯火闪耀：帕蒂——阿弗利悬岩下的傅立约港灯塔，勒扎山俯瞰下的维尔法朗士港灯塔，还有映在平静海面上的一些渔船灯火。

当时已过半夜，西拉斯·多隆达几乎跑出了杜比城。他放弃了陡坡道，奔上了一条羊肠小道，那小道直通埃扎镇。这是一个居民半开化的小镇，犹如鹰窝一般，傲然高居于自己的悬岩之上。悬岩下边，是长着松树的高地。

这条路上渺无人迹，一片荒凉。失去理智的银行家没有放慢脚步，连头也不回，沿着小路奔跑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奔向左边靠近海边悬岩的一条小道。那悬岩高峻，铁路和马路都从它底下的隧道中穿过。

白佳德和马迪夫在他后面紧紧追赶。

西拉斯·多隆达终于在百步开外的地方停下了。他刚刚奔到位于绝壁之上、向前突出的一块悬岩上。数百英尺

之下，大海的浪涛拍击着那绝壁的底部。

西拉斯·多隆达想干什么？想自杀吗？他想跳下悬岩来结果自己卑鄙的一生吗？

“见鬼！”白佳德说，“我们必须抓个活的！……抓住他，马迪夫，而且要抓牢啊！”

可是他们俩没跑出二十步，就看见小道的右边闪出一个人，悄悄地溜到乳香黄连木树丛之间的斜坡上，朝西拉斯·多隆达站立的岩石上爬过去。

这个人就是萨卡尼。

“哎哟，老天爷！”白佳德说，“他肯定要去揍他的同伙一拳，把他送往天国里！……马迪夫，你抓一个……我抓一个！”

但萨卡尼停住了……他差一点被认了出来……

他骂了最后一声“该死的！”然后，没等白佳德赶上他就奔向右边，消失在荆棘丛中了。

片刻过后，当西拉斯·多隆达就要纵身跳下去的时候，马迪夫抓住了他，把他拉到了路上。

“让我走！……”他喊道，“让我走！……”

“让你走上歧途吗，多隆达先生？办不到！”白佳德回答说。

聪明的小伙子对这次偶发事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事先未能预料到。虽说萨卡尼刚才逃掉了，却抓住了西拉斯·多隆达，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押送到安泰基塔去。到了那里，他有权得到的一切待遇，他都会得到的。

“少要点钱，把这位先生送回去，愿意吗？”白佳德问马

迪夫。

“很愿意！”

白佳德前面走，马迪夫紧跟着。由于西拉斯·多隆达对发生的这些事毫无感觉，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所以走上了一条挺陡的下坡道之后，马迪夫就不得不时而拖着、时而背着这个毫无生气的躯体。这条山道通往海滩，海滩环绕着绝壁。

下山困难极了。若不是白佳德敏捷非凡，若不是他的同伴有超人的力量，他们俩也许早就跌落山下，粉身碎骨了。

然而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们终于下到了与海面相平的岩石上。这里，形成海岸的是一连串的小湾，形状千奇百怪，嵌在砂岩的群山里。这些小湾的后面，是高高的浅红色绝壁；小湾边上，是把拍岸细浪染成血红色含有铁质的暗礁。

拂晓时分，白佳德在一些岩石的深凹里找到了一处藏身的地方。这些深凹，是地质变动时代的绝壁运动形成的。他们可以把西拉斯·多隆达放在里面，由马迪夫看守着。

马迪夫把银行家搬了进去，而银行家却似乎没有发觉，也没有对这一行动感到不安。

然后白佳德对马迪夫说道：

“你就留在这里吧，我的马迪夫！”

“需要留多久都可以。”

“要是我十二个钟头不在这儿，十二个钟头也行吗？”

“也行。”

“可是不吃饭哪？”

“要是不吃午饭，我就吃晚饭……双份。”

“要是不吃晚饭，你就吃夜宵，四份！”

说罢，马迪夫坐在岩石上，看守着自己的俘虏。至于白佳德，他开始顺着海边一个小湾一个小湾的往前走，渐渐接近摩纳哥。

白佳德将会很快地回来，用不着他想象中那样长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他就找到了停泊在一个偏僻小海湾中的电动快艇。小海湾有岩石的保护，不受大海浪涛的冲击。一个小时之后，那快艇到达了一处狭窄的小湾前：从海上望去，马迪夫坐在岩石上，仿佛是希腊神话中为海神牧羊的普洛透斯。

片刻过后，西拉斯·多隆达和马迪夫已到了船上。然后小船便悄然离去，甚至连海关人员、沿岸的渔夫都未发觉。它全速前进，朝安泰基塔方向驶去。

第 五 章

烦 上 帝 转 交

现在，请看看安泰基塔岛上的移民情况吧。

西拉斯·多隆达和卡佩纳已经落入大夫的手中。大夫只是在等待时机，再次跟踪萨卡尼。至于那些奉命继续寻

找巴托里夫人去向的情报人员，迄今还没有找到她的下落。皮埃尔的母亲一直只有老仆人鲍立克陪伴和侍候，如今杳无音讯。这对皮埃尔说来，是何等的痛苦啊！大夫怎样安慰这个受了两次创伤的心呢？皮埃尔对大夫谈起自己的母亲时从来不提莎娃的名字，然而大夫不是同样也感到他在谈莎娃吗？

在安泰基塔的首府，在这座小城里，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是最漂亮的阿特纳克房舍。玛丽亚·费拉托就住在其中的一所房子里。大夫为了感恩，向她提供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条件。她的弟弟除非出海，在岛上负责一些航运或守卫事务，平时都生活在姐姐身边。这时候，姐弟俩没有一天不去拜访大夫，大夫也每天看望他们。通过交往，大夫更加了解罗维尼奥渔夫的儿女，日益加深了对他们的感情。

"我们多么幸福啊！"玛丽亚常说，"要是皮埃尔也是这样，该多好！"

"只有找到了他母亲的那一天，他才会感到幸福呢！"吕吉应道，"可是我对此并没有丧失信心，玛丽亚！有大夫拥有的一切手段，将来准能发现，鲍立克离开拉古扎之后把巴托里夫人带到哪里去了！"

"我也一样，我一直抱有这种希望的，吕吉！但皮埃尔即使找到了他的母亲，他是否就得到安慰了？……"

"不会的，玛丽亚，因为皮埃尔再也不能娶莎娃为妻了！"

"吕吉，"玛丽亚应道，"人无能为力的事情，难道上帝也办不到吗？"

皮埃尔曾对吕吉谈起,愿与他结为兄弟,当时皮埃尔还不认识玛丽亚·费拉托,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温柔而忠实的大姐姐!所以当他了解到玛丽亚的这种品质时,就毫不犹豫地向她倾吐了自己内心的种种苦衷。他们在一起谈心,皮埃尔就感到安慰。他不想告诉大夫的话,他克制自己向大夫说的话,统统说给玛丽亚听。他发觉玛丽亚是个有吸引力的人,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一个了解他、安慰他的人,一个信仰上帝的人,一个不会使他失望的人。每当皮埃尔痛苦不堪的时候,每当他心中抑制不住的感情需要倾吐的时候,他就来到玛丽亚的身边。有多少次,在玛丽亚的安慰下,他终于对前途有了点信心!

而现在,有个人就关在安泰基塔的地堡里,他应该知道莎娃的下落,知道莎娃是否一直在萨卡尼的手中,这人就是那个把莎娃当做自己女儿的人,就是西拉斯·多隆达。但皮埃尔出于对自己父亲的怀念和敬意,永远不想让银行家谈这件事情。何况自西拉斯·多隆达被抓获以来,他的精神状态很坏,体力衰竭,思想颓丧;纵然说出此事对他有好处,他也不可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总的看来,既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安泰基特大夫的阶下囚,也不知道皮埃尔·巴托里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安泰基塔岛上,连此岛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他透露莎娃的下落就更无任何好处了。

所以正如玛丽亚所说,只有上帝才能出来了结这种局面。

在谈论岛上人员的时候,如果不提及白佳德和马迪夫,

那就不能完全反映岛上移民的现状。

尽管萨卡尼逃掉了，尽管再次失去了他的踪迹，但是西拉斯·多隆达总算被抓到了。此举关系重大，大家再三地感谢白佳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正直的小伙子机智果断、见机行事，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当大夫对两位朋友表示满意和赞赏时，他们都认为自己受之有愧。他们只得回到自己漂亮的住所，期待着大夫需要效劳的命令，希望对正义的事业继续出力。

一回到安泰基塔，白佳德和马迪夫就拜访了玛丽亚和吕吉，随后又拜访了阿特纳克的几位知名人物。他们俩到处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到处为人们所喜爱。在这些正式的场合，马迪夫总为自己高大的个子感到局促不安，他一个人就充塞了一个会客室！

“幸亏我这么瘦小，要不然哪能容得下咱们俩！”白佳德说。

白佳德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欢乐，他总是以自己愉快的情绪感染岛上的移民，以自己的聪明和灵巧为众人服务。啊！如果事情的发展使人人满意，皆大欢喜，他会组织起多么丰富的联欢活动，在市内外演出多么精彩的娱乐节目和插演节目啊！是啊！如有必要，白佳德和马迪夫会毫不犹豫地重操旧业，演出杂技，使安泰基塔的居民赞叹不已！

白佳德和马迪夫一边期待着这幸福的一天，一边忙于修饰他们自己的浓荫覆盖的花园。他们的整个别墅隐没在鲜花之中，他们修筑的小池塘也已开始成形。看到马迪夫

在拔除和搬运巨大的石块，就知道这个普罗旺斯大力士的神力丝毫未减。

然而大夫派去寻找巴托里夫人的情报人员们仍一无所获，寻找萨卡尼的工作亦毫无进展。大夫的情报人员四出寻觅，却无一人能够发现逃离蒙特卡洛的那个坏蛋藏身何处。

西拉斯·多隆达是否知道萨卡尼的去处？鉴于他们在尼斯大路上分手时的情况，这一点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再说，即使他知道萨卡尼的去向，他是否愿意说出来？

大夫焦急地等待着，一旦银行家愿意回答，他就进行试探。

西拉斯·多隆达和卡佩纳极其秘密地被关在阿特纳克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小堡垒里。他们两个相识，但仅仅是知道名字而已，因为银行家从来未直接参与萨卡尼在西西里干的勾当。因此明确规定，不准让他们知道是被关在这个小小的堡垒里。他们被分别监禁在两个地堡里，中间隔着一段距离，只能在放风的时候走到隔开的院子里。

大夫完全信赖看守犯人的两个安泰基塔民兵忠于职守，他肯定，两个犯人之间未建立任何的联系。也无需担心会泄露什么秘密：凡是西拉斯·多隆达和卡佩纳提出的有关监禁地点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一律不予回答。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使犯人猜到，他们落入了神秘的安泰基特大夫手中。银行家曾多次在拉古扎与大夫相遇，所以认得安泰基特大夫。

大夫一直忧虑的，是如何重新找到萨卡尼，并象捉拿他

的两个同谋那样把他捉拿归案。因此临近十月六日，大夫观察到西拉斯·多隆达可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决定提审他。

首先开会讨论。与会者有大夫，皮埃尔，吕吉，也请了白佳德到会，因为他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

大夫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大家。

“可是，”吕吉说，“我们把力图打听萨卡尼下落一事告诉西拉斯·多隆达，不会使他怀疑要抓他的同谋吗？”

“那么，”大夫回答，“西拉斯·多隆达知道了，又有什么不妥呢？现在他休想逃出我的手心了！”

“有妨害的，大夫先生，”吕吉答，“西拉斯·多隆达会想，不说有损于萨卡尼的话，才是他的利益所在呢。”

“那是为什么？”

“因为有损于萨卡尼，就等于加害于他自己。”

“我可以发表一个意见吗？”白佳德问。出于谦虚，他坐在离大家稍远的地方。

“当然可以，我的朋友！”大夫答道。

“先生们，”白佳德说，“在这两个绅士互相分开的特殊情况下，我有理由认为，他们用不着互相包庇的。萨卡尼促使西拉斯·多隆达破了产，西拉斯·多隆达当然对他深恶痛绝。如果西拉斯·多隆达知道萨卡尼在哪里，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起码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什么也不说，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白佳德的话有道理。如果银行家知道萨卡尼的藏身之处，而且说出来对他自己有利，他何必要守口如瓶呢？他自

己也会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究竟情况如何，我们今天就要见分晓。”大夫说道。“或者多隆达一无所知，或者他什么也不想说，我想无非是这两种可能。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我到时候再作考虑。由于他不应知道自己落入安泰基特大夫手中，也不应知道皮埃尔还活着，就由吕吉负责审问他。

“我完全遵命，大夫先生。”年轻人回答。

于是吕吉到了小堡垒，被领进关押多隆达的地堡里。

银行家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旁，他刚刚起床。显然他的精神状态没有明显的好转。

他现在反而不想自己破产的事，连萨卡尼也不想。他忧虑不安，急于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急于知道是哪个对自己感兴趣的有权势的人非得把他抓来不可。他心乱如麻，什么都害怕。

看到吕吉进来，他急忙站起，吕吉一个手势，他又立即坐下。这次对他的审讯很短，经过如下：

“你是西拉斯·多隆达，的里雅斯特原先的银行家，最后定居在拉古扎，对吗？”

“这个问题，我用不着回答，抓我的人知道我是谁。”

“他们知道的。”

“他们是谁？”

“以后你会知道的。”

“那么你是谁？”

“一个奉命审问你的人。”

“受命于？……”

九

“受命于你应向他们交代的人。”

“我再问一遍，他们是谁？”

“我不必告诉你。”

“既然如此，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你的。”

“那好吧！你在蒙特卡洛时曾跟一个人厮混在一起，你和他早就相识，而且离开拉古扎以来你们俩一直没有分开过。这个人的原籍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名叫萨卡尼。当你在尼斯的大路上被捕时，他逃掉了。然而我要问你，你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知道的话，你想交代出来吗？”

西拉斯·多隆达小心地提防着，不肯回答。他心想，他们之所以要了解萨卡尼的下落，显然是为了象抓他那样抓到萨卡尼。然而是为了哪桩事呢？是为了追究他和萨卡尼过去共同干下的事情吗？尤其是那一件与的里雅斯特谋反案有关的阴谋吗？但这些事，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呢？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死了十多年，为他们报仇还会对哪个人有利呢？银行家首先考虑着这些问题。不管怎样，他有理由认为，他尚未受到正式法庭的审判，而提交法庭这一行动正威胁着他及其同谋。这事只能使他更为不安了。所以，虽然他肯定萨卡尼逃到了他本应马上去赌最后一次的得土安，躲进了娜米尔的家里，他却决定只字不提。倘若以后他的利益命令他开口，那时再说不迟。但在那之前，务必慎之又慎。

“怎么样？”吕吉让银行家思考了一会儿，问道。

“先生，”西拉斯·多隆达回答说，“我可以向你担保，我知道您对我谈到的那个萨卡尼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您，我

不想说！而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

“这是你唯一的回答吗？”

“唯一的，也是坦白的回答。”

审问到此为止。吕吉走出了地堡，回去向大夫汇报他跟西拉斯·多隆达的对话。银行家的回答无半点可取之处，只好就此而止了。所以，为了发现萨卡尼的去向，只能不惜金钱，不辞劳苦，进行多方寻找了。

大夫一面等着能够再次行动的信息，一面忙于解决与岛上安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一些问题。

一些秘密的情报最近从昔兰尼加省发了回来，建议更加严密地监视锡尔特海湾的水域。大夫的情报人员说，可怕的萨努西教团好象正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集结力量，普遍地向着锡尔特海岸运动。他们利用兄弟会首领的特快邮车，在北非的扎威亚之间交换信件。国外发送给兄弟会的武器已交接完毕。可以看出，教团的力量集结于班加西省，从而靠近了安泰基塔。

无疑，这是对安泰基塔的一种威胁。为了对付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大夫不得不忙于采取种种措施，以防万一。十月份的最后三个星期内，皮埃尔、吕吉积极协助大夫，从事各项工作。所有的移民都支持大夫。白佳德多次地被派往昔兰尼加海岸，与情报人员联系，证实威胁着安泰基塔的危险并非假想。班加西省的海盗们，由于全省的萨努西教徒的真正动员而得到了加强，他们正准备进行一次以安泰基塔为目标的出征行动。

出征的日子是否迫近了？无法知道。不管怎样，萨努

西教团的首领们还呆在南方各省，没有他们前来领导出征作战，就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作战行动。因此，安泰基塔的电动快艇奉命游弋于锡尔特海域，监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并监视直到阿达尔角的突尼斯海岸。

大家知道，岛上的防御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但是，虽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安泰基塔的军火库内的各种军需品起码是充裕的。

安泰基塔离昔兰尼加海岸二十英里。若不是它的东南角外二海里处有个名叫肯克拉弗的周长三百米的小岛，它将是海湾深处的一个孤岛了。

大夫想把这小岛作为流放地点。如果有一天哪个犯人受到安泰基塔正式法庭的判决，需要流放的话，就把他流放到那里去。然而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所以只在小岛上搭了几个供流放之用的木棚子。

而总的说来，肯克拉弗是个没有设防的小岛。在敌人船队进攻安泰基塔的情况下，就小岛的地理位置而言，足以构成一种真正的威胁。因为，只要在小岛上登陆，就能把它变成一个坚固的作战基地。小岛上可以存放弹药，食品，可以修筑炮台，可以作为进攻者的可靠据点。所以既然来不及在小岛上修筑堡垒，把它炸毁也许更好些。

肯克拉弗的位置，以及敌人在进攻中可能占有的一些优势，都不能不使大夫感到忧虑。因此在权衡所有的利弊之后，他决定炸毁这个小岛，为尔后全部歼灭敢于占领小岛的几百名海盗作好一切准备。

这个计划立即付诸实施，着手在岛上掘坑，埋设炸药。

不久之后，小岛就要变成一个巨大的炸药库，并通过一根海底电线与安泰基塔相连。只要接通电源，小岛就会从海面上顷刻消失，不留半点痕迹。

在这次有巨大摧毁力的爆破中，大夫就要使用的既非普通炸药，不是火棉，也不是硝化甘油炸药。大夫了解一种最新发明的炸药构成。这种炸药的爆裂能力非常强大，可以说远远地超过了硝化甘油炸药，就象硝化甘油炸药远远地超过了普通炸药一样。这种新炸药，在运输和使用方面都更为方便，只是在应用时才把两种单独存放的液体加以混合。它能抗低温，零下二十度时才凝固，而硝化甘油零下五六度时就要凝固了。而且这种新炸药象雷酸盐制成的雷管一样，只有在受到猛烈撞击时才能爆炸，因此使用起来既方便，威力又强大。

那么如何制备这种炸药呢？很简单：使纯净的无水液态一氧化二氮和各种碳化物矿物油、植物油、动物油作用，或与油脂的其他衍生物相作用即可制得。这两种液体单独存放时无害，可以象水和酒一样以任意的比例相溶解，而操作时毫无危险。这就是«Panclastite»炸药，这名字的意思是“摧毁一切”，事实上它是能够摧毁一切的。

用这种炸药制成许多地雷埋在小岛的地下。每个地雷上装有一个雷管，都和通往安泰基塔的海底电线相连。一接通电源，地雷就马上爆炸。然而可能出现导线失灵的情况。为了慎之又慎，又在小岛的高地埋设了一定数量的引爆器，通过埋在地下的导线把它们连在一起。只要偶然间用脚轻触那些引爆器上露在地面的小小金属片，就能接通

电路，引起爆炸。当袭击者蜂拥登陆，占领小岛时，小岛必然彻底毁灭。

在十一月份的头几天里，这项工程的进展相当迅速。这时一起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它迫使大夫离开安泰基塔，外出数天。

十一月三日早晨，去加的夫运煤的汽船回到安泰基塔港停泊。归途中由于天气不好，汽船被迫于直布罗陀停靠。船长在那里的邮件自取处发现一封写给大夫的信——一些时候以来，这封信在地中海沿岸各邮局间反复转寄，均未到达收信人手里。

大夫接过这封盖有马耳他、卡塔尼亚、拉古扎、休达、奥特朗托、马拉加和直布罗陀邮戳的来信。

信封上的粗体字，显然是由一只不常写字、也许是因无力而颤抖的手写就的。信封上只有这句感人的嘱托和大夫的名字：

烦 上 帝 转 交

安 泰 基 特 大 夫

大夫拆开信封，展开信纸——一张已经发黄了的信纸——读道：

大夫先生：

但愿上帝能把此信转交到您的手里！……我实在

老了！……我大概就要死了！……她将孤独地留在人世上！……她过的是痛苦、忧伤的晚年生活，请您可怜可怜巴托里夫人吧！快来帮助她！……快来啊！

您谦卑的仆人
鲍立克

然后在信的一角写着“迦太基”，下面是“突尼斯摄政区”这几个字。

大夫刚才在市政厅的会客室读这封信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呆在那里。他又喜又悲，高叫了一声。喜，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巴托里夫人的踪迹；悲，确切些说是担忧，因为信封上的邮戳表明，此信从发出至今足有一个多月了。

吕吉被立即召来。

“吕吉，”大夫说道，“通知科斯特里克船长作好一切准备，费拉托号两个小时之后启航！”

“是，它两个小时以后一定出海。”吕吉答。“是您要外出吗，大夫先生？”

“是的。”

“是一次远航吗？”

“只三四天时间。”

“只您一个人吗？”

“不！你赶紧去找皮埃尔，告诉他作好准备，陪我出去。”

“皮埃尔不在这里，但一个小时后他准能从肯克拉弗的工地赶回来。”

“吕吉，我还希望你姐姐跟我们一同去，让她马上作好出发准备。”

于是吕吉立刻走了出来，派人执行他刚才接到的命令。

一个小时之后，皮埃尔回到了市政厅。

“看看信吧，”大夫说道。他把鲍立克的来信递到了皮埃尔手中。

第 六 章

显 灵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在船长科斯特里克和大副吕吉·费拉托的指挥下，汽船拔锚启航了。船上只有三名乘客：大夫，皮埃尔和玛丽亚。若是一旦找到了巴托里夫人，而又不能立即将她从迦太基送回安泰基塔的时候，将由玛丽亚负责照料她。

毋庸赘述，大家就明白，皮埃尔是何等的焦急不安啊！他得知母亲的下落，就要和她团聚了！……但鲍立克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把她带出了拉古扎？为什么把她带到了这么遥远的突尼斯海岸上？他的母亲和鲍立克，将在何等的贫困之中期待着见到他们啊！

听到皮埃尔倾诉苦衷，玛丽亚不断答以充满希望的话语，并一再地感谢上帝。她明显地感到，由于天意神授的结果，使那封信刚刚到了大夫手里。

费拉托号受命以最高速度前进。在过热器的作用下，平均时速超过十五海里。从锡尔特湾深处至突尼斯海岬东北端的阿达尔角，最多只有一千公里；从阿达尔角到形成突尼斯港的古累特，一条快速汽船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除非遇到恶劣天气或不测事故，费拉托号持续航行三十个小时，就能达到目的地。

锡尔特海湾外面风平浪静，而湾内却刮着西北风，还看不出风力有增强的趋势。科斯特里克船长命令向靠近阿达尔角的地方进发，以便在风力增强的情况下能迅速靠岸，找到避风之处。既然打算尽可能地靠岸航行，也就无需寻找几乎介于马耳他和阿达尔角连线中点的班泰雷利亚岛了。

锡尔特湾外的西部海岸弯成半圆，形成了一个半径很长的弧线，向西一直通到杰尔巴岛和斯法克斯城之间的加贝斯湾。从斯法克斯开始，海岸略向东折，向迪尼亚角延伸，构成了哈马梅特海湾。这时的海岸由南向北，一直伸展到阿达尔角。

费拉托号正朝着哈马梅特湾前进。它将首先在那里靠近海岸，并且一直沿岸航行到古累特。

十一月三日的白天和夜晚，风浪明显变大。锡尔特湾是个无风三尺浪、小风起大浪的海域。这里波浪滔滔，汇集了地中海里变幻莫测的种种海流。可是次日八点时分，恰好在迪尼亚角附近，费拉托号前面出现了陆地。接着，在这

一带高峻的海岸之下，航行迅速，十分顺利。

费拉托号在离岸不到两海里的地方航行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海岸上的详细情况。出了哈马梅特湾，到了与克利比亚城同纬度的地方，该船更加靠近海岸航行了。那里是西迪·优素福小海湾，北面一段漫长的海岸上布满了岩石。

海湾南面，是一片景色壮丽的大沙滩。沙滩后面，小丘连绵不断，矮小的灌木丛生其上。那里到处都是石块，腐植土极少。远方，高高的山岗和内地的大山连成一片。被遗弃的隐士墓到处可见，象白色的斑点，隐没在远处圆形山顶上的青翠草木之中。

远处有一座小堡垒的废墟，更远处则是一座完好堡垒，屹立在一个圆形山顶之上，封锁着西迪·优素福湾的北部。

然而这个地方并不荒凉。在岩石的保护下，数条来自地中海东岸的三桅小帆船，三桅商船停泊在离岸半锚链、水深五六英寻[①]之处。这里的海水碧绿，清澈见底，可以看到水底钩住黑石或有浅沟的沙地的船锚。由于水的折射作用，水底的船锚都变得奇形怪状了。

沿着沙滩，有个村庄座落在长满乳香黄连木和罗望子树的山丘脚下。那里有二十来间简陋小屋，以及带有黄色横格的、退了色的帆布帐篷，仿佛是一件宽阔的阿拉伯大衣，杂乱地扔到了这个海岸上。在大衣皱褶外面，绵羊、山

---

① 英寻是旧水深单位，约1.83米。

羊在远处吃草，就象一群大乌鸦.只要一声枪响，就会把它们惊得呱呱飞散。岩石的边缘狭长，可作登岸码头之用。有十来头骆驼在岩边附近倒嚼食物：一些卧在沙上，另一些则伫立不动，仿佛在那里发愣。

通过西迪·优素福湾的时候大夫看到，人们正在往岸上搬运弹药，甚至还有几门小型野战炮。由于西迪·优素福湾的位置偏僻，远离突尼斯摄政区的边境线，最适于这一类武器走私了。

吕吉提醒大夫，注意有人往岸上卸武器。

"是呀，吕吉，" 大夫回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阿拉伯人在提取武器。这些武器是否要送到那些山里人手中，用以对付刚在突尼斯登陆的法国部队，我还说不清楚！现在有许多萨努西教徒——陆上和海上的强盗，正在昔兰尼加集结。难道这些武器不是更有可能要运送给他们吗？我看得出来，这些阿拉伯人，与其说是突尼斯外省人，倒不如说是非洲内陆的人。"

"可是，"吕吉问，"突尼斯当局，起码说法国当局，他们怎么会不反对卸下这些武器弹药呢？"

"在突尼斯城，人们并不怎么了解阿达尔角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夫回答说。"一旦法国人成了整个突尼斯的主人，整个山地东部还将长期失去控制，这是令人担心的！无论如何，卸下武器一事我觉得很可疑。若不是我们航行迅速，使费拉托号免遭袭击的话，我想那支船队会毫不犹豫地攻击我们的。"

其实，即使阿拉伯人有这种打算，正如大夫所说的那

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汽船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超越了西迪·优素福湾内的小锚地。它到达突尼斯高原伸向大海的阿达尔角之后，迅速绕过照耀北端的灯塔。整个北端岩石林立，景色壮丽。

这时费拉托号全速行驶，从阿达尔角和迦太基角之间的突尼斯湾中通过。左面，帮-卡宁山、罗萨山和扎古安山的一系列陡坡先后出现，有几处村落隐没在山口里面。右面，阿拉伯式的宫殿壮丽辉煌，圣城西迪·塞德光彩夺目。那里，很可能是古代迦太基城的一个郊区。圣城的后面是突尼斯城，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一片白色，屹立在巴伊哈湖之上。古累特港就在突尼斯城前面不远的地方，所有从欧洲邮船上下来的游客都在此港登陆。

离港两三海里处，有一支法国舰队停泊着。再近些是几艘商船，一字排开，随波摇晃。商船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旗子，为这个锚地增添了许多生气。

费拉托号于古累特港外三锚链处停泊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了。办完海关检疫手续以后，汽船上的乘客可以自由行动了。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吕吉和他的姐姐都下了汽船，登上了小艇。小艇即刻离开汽船，绕过防波堤，进入那条狭窄的两岸停满小船的运河，然后驶到一个四周参差不齐的广场前面。那广场位于古累特主街的入口，周围有树木、别墅、办事处、咖啡馆，广场上则挤满了马耳他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士兵和当地人。

鲍立克的信发自迦太基。迦太基这个名字，连同它地面上的古迹遗址，便是汉尼拔① 城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了。

古累特港和突尼斯城之间，有一条绕过巴伊哈湖的意大利小铁路。可是到迦太基滩去，并非一定要乘火车。人们或沿海滨过去——均是细沙路面，质地坚硬，特别适于散步；或者穿越平原，沿着一条距海岸稍远且多尘的马路走去，即可轻易地到达那个山上筑有圣路易小教堂和阿尔及利亚传教士修道院的山岗脚下。

大夫及其同伴登岸的时候，几辆套有小马的车子等在广场上。他们立即登上一辆马车，命令车夫向迦太基快速前进。马车在古累特的主街上疾驰，然后穿行于盛夏期间富有的突尼斯商人居住的豪华别墅之间，穿行于凯莱迪宫和穆斯塔发宫之间。这些宫殿，矗立在迦太基古老的海港岸边。两千多年以前，迦太基曾是罗马的劲敌，他们占领了从古累特到迦太基角的整个海岸。

圣路易小教堂耸立于一个高二百英尺的小山岗上，据说一二七〇年法国国王就死在这里。那教堂位于一小片围地的中央。在这片围地上，有许多古代建筑物的残骸：古雕象，容器，短石柱，圆柱，柱头，石碑。这些残留物碎片遍地皆是，比围地内的树木和灌木多得多。教堂后面是传教士修道院，考古学家德拉特尔神父是现任院长。站在这片围地上，可以俯视自迦太基角至古累特港口建筑的整个海滩。

山岗脚下，有几座阿拉伯式宫殿，还有在海中清晰显出其护堤的英国式直码头，可供从锚地来的小船靠岸之用。码头外面，就是壮丽的海湾。它的每个岬角，每一座山，虽

---

① 汉尼拔是迦太基名将。这里的汉尼拔城即指迦太基城。

无废墟可寻，却至少有一处古迹。

在延伸到古老军港、商港旧址的岸边虽有宫殿和别墅，但在山沟里，在坍塌下来的乱石中，在几乎无法耕种的浅灰色土地上，当地贫苦人居住的可怜的小屋也到处可见。这些穷人当中多数没有职业，只好靠寻找迦太基时代遗留下来的古物为生。他们在地面或土地的浅层里寻找当年的青铜器，宝石，陶器，圣牌，钱币，然后卖给修道院。修道院为自己的古物陈列室收购这些东西，与其说是为了需要，倒不如说是出于怜悯。

有些小屋只剩下三堵墙，仿佛是隐士墓的废墟，在这充满阳光的海岸地区呈现片片白色。

马车突然在一处残垣断壁前面停住：那门只是一个洞洞，开在墙上，墙壁一半被野草遮没。一个老妇人坐在门前，身披一件浅黑色的短斗篷。

皮埃尔认出了她！……皮埃尔喊了一声！……这就是他的妈妈！……他奔上前去，跪倒在她的面前，然后把她抱在怀里！……但她毫无反应，似乎并没有认出儿子来！

“妈妈！……妈妈！”皮埃尔喊道。大夫，吕吉和他的姐姐已围在老妇人身边。

这时从残垣断壁的一角走出一个老头，他是鲍立克。

他首先认出了安泰基特大夫，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他瞥见了皮埃尔，瞥见了他为之送葬的人！……他一直伴送皮埃尔的灵柩到拉古扎公墓去的啊！他觉得实在神奇，不可思议！他倒在地上，动也不动，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她精神失常了。”



一个老妇人坐在门前

就这样，皮埃尔找到他母亲的时候，她已经精神失常，只是一个痴呆的人了！她认为早已离开人世的儿子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也并没能唤起她对往事的回忆！

巴托里夫人站了起来。她神情恐惧，目光却依然有神。她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声不吭地回到了隐士墓里。大夫一个手势，玛丽亚就跟了进去。

皮埃尔伫立门前，既不敢也不能够挪动一步！

然而在大夫的治疗下，鲍立克很快恢复了知觉。他喊道："你，皮埃尔先生！……你！……活着！"

"是呀！"皮埃尔答道，"是呀！……活着！……那个家伙盼我死的时候，我并没死！"

大夫寥寥数语，就把拉古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鲍立克。随后，老仆人不无困难地把两个月来的贫困生活讲给大夫听。

"但是，"大夫首先发问，"巴托里夫人是否因失去了儿子而精神失常了？"

"不，先生，不是的！"鲍立克答道。接着他道出了如下的一番话。

巴托里夫人孤苦伶仃，举目无亲，想离开拉古扎。于是她搬到了万蒂塞罗村里，那里还有她的几个家族成员。当时，她忙着将那所简陋房舍中的一点东西变卖出去，因为她再也不想回那里居住了。

六个星期之后，她在鲍立克的陪伴下回到了拉古扎，以便了结变卖东西的事宜。回到玛丽内拉胡同的家里时，她发现信箱内有封信。

她读了信，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呼喊一声就冲到门外，跑步下坡，奔向斯特拉顿大街，然后穿过大街，跪到多隆达公馆大门前敲门，大门立即打开了。

“多隆达公馆？”皮埃尔大声问道。

“对！”鲍立克回答，“当我赶上巴托里夫人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她的精神已经……”

“可是，我母亲为什么要到多隆达公馆去呢？……是啊！……为什么呢？”皮埃尔望着老仆人，重复着，他好象无法理解。

“她也许想找多隆达先生说话吧。”鲍立克答，“但是多隆达先生带着他的女儿离开公馆已经两天了，并且无人知道他们的去向。”

“那么信呢？……那封信在？……”

“我未能拿到那封信，皮埃尔先生。”老人回答，“也许巴托里夫人将它丢失了，也许有人将信抢了去，反正我没能了解到信中的内容。”

信里写了些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谜。大夫听了叙述后沉默不语，觉得巴托里夫人的举动无法解释。究竟是何原因使她急不可待地奔向斯特拉顿公馆？她对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切齿痛恨的呀！为什么听到了西拉斯·多隆达失踪的消息会使她受到如此剧烈的震动，以致精神失常？

老仆人的叙述一会儿就结束了。他没让巴托里夫人精神错乱的事传出去。他急忙将仅剩的一点财产变卖掉了。可怜的寡妇虽然疯了，但却安静而温和，使鲍立克得以采取行动而未引起人们的任何怀疑。离开拉古扎，不管逃难到

何方，只要远离这座该死的城市就行，这便是他唯一的愿望。几天以后，他带着巴托里夫人，登上了一艘地中海沿岸的班轮，来到了突尼斯城，更确切些说，来到了古累特。他下定了决心，就在这里住下来。

在这座无人看管的隐士墓里，老仆人全力以赴，悉心照料着好象既疯又哑的巴托里夫人。但他手中的钱所剩无几，眼看就要花光，他们两人断炊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仆人想起了安泰基特大夫，想起了大夫对巴托里一家的关心。他想写信，却不知道大夫的地址。然而他还是给大夫写了那封绝望的呼救信，并烦劳上帝转交。好象上帝真的帮了大忙，因为信件已到了收信人手里！

现在要做的事已十分明确，巴托里夫人很顺从地就被带上了马车。上车的还有皮埃尔，鲍立克，玛丽亚。她从此就要看护夫人了。接着，马车又走上了回古累特的大路，大夫和吕吉则沿着海滨的小道徒步归去。

一个小时之后大家都登上了待命出发的汽船，于是费拉托号即刻拔锚启航。汽船绕过阿达尔角之后，就看到了班泰雷利亚岛上的灯塔。第三天凌晨，费拉托号回到了安泰基塔港。

巴托里夫人登岸后，立即被领到阿特纳克，在市政厅的一间房子里安顿下来。玛丽亚也搬了过来，和巴托里夫人住在一起。

对皮埃尔来说，这又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痛苦啊！他的母亲失去了理智，精神失常了，而且毫无疑问，她发病的原

因一时还搞不清楚！倘若了解到致病的原因，也许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疗了！但是对病因一无所知，也无法知道任何情况呀！

"必须把她治好！……对！……一定把她治好！"大夫自言自语道。他要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巴托里夫人一直处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中，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行动，丝毫不能回忆过去的事情。

而大夫具有高度的暗示能力，其效果已无可置疑，不是正好可以在巴托里夫人身上加以运用，来治好她的精神病吗？难道不能运用磁性感应，并连续施加此种作用以唤醒她的理智，让她恢复正常吗？

皮埃尔恳求大夫使用这种方法，尽力为他母亲治好精神病。

"不行，用这个方法是不行的。"大夫回答说，"暗示的方法也不能成功啊！这种暗示作用，对精神病患者完全无效！皮埃尔，要接受这种作用，还需要你母亲先有自己的意志，然后我的意志才能予以取代呢！不然的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将会毫无结果的！"

"不！……我并不这么认为！"皮埃尔说道，他仍然不服。"尽管我母亲以为我早已死去，也要让她有朝一日认出自己的儿子来！"

"是呀！……她以为你已经死去了！"大夫说道，"但，要是她认为你活着……或者把她带到你的坟前……让她看到你从坟里走出来……"

大夫这样思忖着。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她精神上产生一种震动，不是有利于夫人的康复吗？为什么不呢？

"我定要尝试一番！"大夫说。他希望通过这种试验，能够将皮埃尔母亲的精神病治好。当他把试验的方法告诉皮埃尔之后，皮埃尔扑到了他的怀里。

为了使这次试验获得成功，从这天起，他们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一切都着眼于使巴托里夫人摆脱目前的无意识状态，使她恢复对往事的回忆。但必须使当初那幕葬仪的生动场面再现，才能引起她精神上的有利反应。

于是大夫要求鲍立克和白佳德协助，以尽可能逼真的形式再现拉古扎公墓以及巴托里一家的坟墓。

岛上的公墓建在离阿特纳克一英里外的乡下。在一片葱绿的树下，修起了一个小教堂，其样式和拉古扎公墓的那个小教堂一模一样。

经过布置，两个坟墓显得惊人的相似。小教堂里端的墙上，嵌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埃蒂安·巴托里的名字及其去世的年代：一八六七年。

十一月三日，进行预备性试验的时刻已经来临：要通过一种不知不觉的渐进方式，来唤醒巴托里夫人的理智。

将近晚上七点钟，在鲍立克的陪伴下，玛丽亚搀扶着夫人走出了市政厅。他们穿过郊野，朝墓地走去。到了那里以后，巴托里夫人在小教堂的门口停了下来。尽管里面只有一盏灯照明，她仍然看得清刻在大理石上的埃蒂安·巴托里的名字，但她却和往常一样，沉默而呆滞。只是在玛丽亚和鲍立克跪在台阶上的时候，她的眼中突然闪现一道光

芒，又顿时熄灭。

一个小时之后巴托里夫人返回住所。在这初次试验中，所有随同去墓地的人都分别站在近处和远处，注视着夫人的举动。

次日和以后的日子里，连续进行同样的试验，却未见任何成效。皮埃尔怀着激动的心情观察了这些试验。尽管大夫反复对他说，时间长了，就会见到成效的，他却由于试验无效而有些悲观失望了。大夫想，只有巴托里夫人在精神上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经受住认出儿子的剧烈震动时，再让皮埃尔出场才是适宜的。

然而无可否认，每次到墓地去，都引起了巴托里夫人心理上的变化。一天晚上，当鲍立克和玛丽亚跪在小教堂门口时，稍微靠后一些的巴托里夫人慢慢走近，把手放在铁栅上，望望灯光照耀下的教堂内壁，又匆忙向后退去。

玛丽亚赶忙回到她身旁，听到她喃喃自语，念叨着一个名字。

长久以来，这是巴托里夫人第一次开口说话啊！

听到她说话的人该是何等的惊讶！——何止是惊讶，简直是目瞪口呆啊！

她说的不是她儿子的名字，不是皮埃尔的名字呀！她说出的是莎娃的名字！

皮埃尔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大夫出乎意料地听到她说出莎娃这个名字时，有谁能够描绘出来大夫此时的心境呢？他沉默不语，不让自己的感受有丝毫流露。

次日晚上，试验继续进行。这一次，巴托里夫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自动地走到小教堂门口跪下。她低着头，连连叹息，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不过这天晚上她却没有说出任何名字，大家也许会认为她把莎娃的名字又忘了。

回到市政厅以后，巴托里夫人心烦意乱，焦急不安，是她得病以来不曾有过的。安静，一直是她的精神病的特征，现在却被一种离奇的兴奋状态所取代。这显然是她的大脑正在恢复功能，治好病很有希望。

果然当夜很不安宁。玛丽亚仿佛听到，巴托里夫人多次说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可以肯定她在做梦。如果说她真在做梦，就说明她正在恢复理智，就说明她的理智已经苏醒，她的精神病快要好了！

所以大夫决定，第二天就进行新的尝试，导演一幕更为动人的戏。十八日一整天，巴托里夫人的精神都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使玛丽亚十分惊异。皮埃尔几乎全天守候他母亲身旁，预感到这是最为吉祥的征兆。

在这个低纬度的安泰基塔岛上，经过一个炎热的白天，夜幕降临了。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丝风儿都没有。在玛丽亚和鲍立克的陪伴下，八点半钟巴托里夫人离开了住处。大夫，吕吉和白佳德跟随在后，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整个小小移民岛上，人们都在焦急地期待着，期待着那可能发生的奇迹。小教堂周围，大树底下，几支火把冒着黑烟，闪着亮光。远处，每隔一定的时间便传来阿特纳克教堂的钟声，仿佛丧钟一般。

队伍穿过郊野，缓缓而行，只有皮埃尔·巴托里不在其

中。他已经提前奔小教堂去了，只在这最后一次试验结束时才露面。

巴托里夫人九点钟左右到了墓地。突然，她甩开了玛丽亚的手臂，朝小教堂走去。

好象新的感情完全支配了她，玛丽亚让她自由地行动。

墓地一片沉寂，只有教堂的钟声才打破这死一般寂静。巴托里夫人停了下来，站立不动。之后她跪在第一个台阶上，俯下了身子，于是大家听到了她哭泣的声音……

这时小教堂的栅栏缓缓打开，皮埃尔身披裹尸布，仿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出现在灯光之下……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巴托里夫人喊道。她伸开双臂，跌倒在地，昏厥了过去。

这一昏厥并不可怕！因为她刚刚恢复了记忆和思维！她显露了自己的母亲身分！她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大夫的治疗使她马上苏醒过来，她的目光和儿子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活着！……我的皮埃尔……活着！……”她说道。

“对！……活着，为了你呀，妈妈！为了爱你而活着！还有为了爱她，她……”

“她？”

“她！……莎娃！……”

“莎娃·多隆达？……”大夫叫道。

“不！……莎娃·桑道夫！”

说着，巴托里夫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已经揉皱的信来，

递给了大夫。这是多隆达夫人临终前写下的那最后几行字。

这短短的几行字，明白无误地道出了莎娃的出身！……莎娃，就是那个在阿特纳克城堡被拐走的孩子！……莎娃，就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

第四部完

第　五　部

第　一　章

马迪夫略使手劲
多隆达暴露真情

大家知道，在移民岛上，除了皮埃尔晓得大夫的真实姓名是马蒂亚斯伯爵，其余的人只知道他叫安泰基特大夫。大夫想一直隐匿自己的真姓名，直到全部完成自己的事业。所以，当巴托里夫人突然说出了他女儿的名字时，他以极大的自制力抑止自己的激动情绪。然而他的心脏曾一度停止跳动，他身不由主地跌倒在小教堂门口，仿佛受了雷击一般。

原来他的女儿活着！原来是他的女儿和皮埃尔恋爱着！而正是他，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竭尽全力阻止了他们的结合啊！如果不是巴托里夫人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这个秘密，这个把莎娃交还给他的秘密，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

但是十五年前，究竟在阿特纳克城堡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真相大白，昭然若揭了！这个女孩子是马蒂亚斯·桑道夫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因为她的死一直未得到确认。她是先被拐走，随后落到了西拉斯·多隆达手里。不久，银行家搬迁拉古扎，多隆达夫人象待亲生女儿一样，把莎娃抚育

成人。

原来这是萨卡尼搞的阴谋诡计，执行者就是他的同伙娜米尔。萨卡尼知道，莎娃年满十八岁时将拥有一笔巨大的财产，而且一旦莎娃成了他的妻子，他又能设法使人相信，莎娃是桑道夫一家的继承人。这样一来，他的罪恶的掮客生涯有了圆满的结局，他将成阿特纳克领地的主人。

直到现在，这个罪恶的计划是否已经失败？无疑是失败了。倘若萨卡尼已经完婚的话，他就要急不可待地从中捞到种种好处。

而现在，安泰基特大夫该感到多么遗憾啊！难道不正是他，当初拒绝帮助皮埃尔，后来又让萨卡尼得逞，从而引起了一系列可悲的事件吗？想当初在科托尔和萨卡尼相遇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把萨卡尼抓住，使他不能再干坏事的呀！难道不正是他，没有及时地把这死而复生的皮埃尔交还给巴托里夫人吗？的确，多隆达夫人的信寄到玛丽内拉胡同的家中时如果皮埃尔在他母亲身边，他会免遭多少痛苦和烦恼的折磨啊！如果皮埃尔知道莎娃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他不是会使莎娃免遭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的暴行吗？

现在莎娃·桑道夫在哪里？肯定在萨卡尼手里！但萨卡尼把她藏在何处呢？又如何从萨卡尼的手中将她救出来呢？数月之后，桑道夫伯爵的女儿就要年满十八周岁——她获得遗产继承权的年龄。而这种情况，定会促使萨卡尼无所不用其极，强迫莎娃接受那门可憎的婚事！

转瞬之间，这一连串的事情从安泰基特大夫的脑海中

闪过。同样，这些往事也在巴托里夫人和皮埃尔的脑海中翻腾着。大夫总感到埃蒂安·巴托里的妻、儿会对自己有所责难。当然这种责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初大家和他都认为莎娃是多隆达的女儿，他怎么可能赞成皮埃尔和莎娃恋爱呢？

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刻不容缓地找到他的女儿莎娃！——莎娃这个名字，已和伯爵夫人，他的爱妻的名字联合在一起：莎娃蕾娜。正如费拉托成为一条汽船的名字一样，“莎娃蕾娜”早已成为一条游艇的名字了。

巴托里夫人被送回市政厅去了。这时皮埃尔悲喜交集，陪着大夫回去。大夫一路无话。

刚才的剧烈思想震动使巴托里夫人十分衰弱，但是她的精神病却好了，完全地治好了。当她的儿子和大夫一起来看她的时候，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玛丽亚明白，应让他们单独叙谈为好，于是她退出了房间，到市政厅的大厅里去了。

这时安泰基特大夫走到巴托里夫人身边，一手搭在皮埃尔的肩上，说道：

“巴托里夫人，我已经把您的儿子当成我的儿子了！不过这只是出于友谊。现在出于父爱，我将竭尽全力，让他和莎娃……我的女儿成亲……”

“您的女儿？”巴托里夫人叫道。

“我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

巴托里夫人忽然站立起来，伸出双手，又跌倒在她儿子的怀里。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却能够听得明白。她至今尚

不知道的一切。皮埃尔寥寥数语就告诉了她：渔夫安德烈·费拉托如何奋不顾身地救了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为什么十五年期间伯爵隐名埋姓，甘愿让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去，他又如何以安泰基特的名字出现在拉古扎。皮埃尔谈到萨卡尼和西拉斯·多隆达出卖的里雅斯特起义者的罪恶勾当，又谈到如何由于卡佩纳的叛卖，他的父亲和拉迪斯拉·扎特马就义刑场。他最后谈到，大夫如何将他从拉古扎墓地救了出来，使他加入到大夫一心要完成的伸张正义的事业中来。皮埃尔在结束叙述时说道：这些坏蛋当中，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和西班牙人卡佩纳两人已落入大夫手中，而第三个坏蛋萨卡尼依然逍遥法外。而正是这个萨卡尼，企图把莎娃·桑道夫强占为妻！

共同的命运和前途，就要把大夫和巴托里母子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在一个小时中间，他们详尽地回顾了同这个不幸的年轻姑娘有关的种种事情。他们反复考虑后认为，萨卡尼会不择手段地逼莎娃成亲，以确保他得到桑道夫伯爵的财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在过去，萨卡尼的逼婚计划屡遭挫折的话，这个计划在目前则具有更大的威胁性。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莎娃，哪怕是办法用尽，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

他们首先商定，除了巴托里夫人和皮埃尔以外，不让其他人知道安泰基特大夫是桑道夫伯爵。暴露了这个秘密，就会暴露莎娃是大夫的女儿。所以，为了有利于即将开始的寻找莎娃的新行动，必须保守这个秘密。

“但莎娃在什么地方呢？……到哪里去找她呢？……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呢？”巴托里夫人问。

“我们一定会知道的！”皮埃尔回答。在他身上，绝望的情绪已经消失，又恢复了青年人的活力，而且是永不衰减的活力。

“对呀！我们一定会知道的！”大夫说道。“即便西拉斯·多隆达不知道萨卡尼逃往何方，他起码知道这个坏蛋藏我女儿的地方……”

“要是他知道，就得让他说出来！”皮埃尔大声说。

“对！……得让他说出来！”大夫应道。

“马上叫他说！”

“马上！”

安泰基特大夫，巴托里夫人和皮埃尔急如星火，决定立即提审西拉斯·多隆达。

吕吉、白佳德、马迪夫和玛丽亚都呆在市政厅的大厅里。吕吉被立即召去。大夫命令他，由马迪夫陪伴，到小堡垒去把西拉斯·多隆达押过来。

一刻钟之后，银行家的手腕就被握在马迪夫的大手里，离开了地堡牢房，走上了阿特纳克大街。银行家问吕吉要去什么地方，吕吉不予理睬。由于被捕后一直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哪个有钱有势的人手里，使得银行家更为提心吊胆了。

西拉斯·多隆达跟在吕吉后面，手腕一直被马迪夫握着，进了大厅。他首先看到了白佳德，却没有看到巴托里夫人和皮埃尔，因为他们母子俩退到了旁边。这时大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原来这就是当初大夫路过拉古扎的时候，他

试图与之联系而没能联系得上的那个人啊！

“您！……您！……”他嚷道。

之后，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

“啊！”他说，“原来是安泰基特大夫指使人把我从法国领土上抓了来！……原来是他违法拘留我……”

“可是并不违背正义啊！”大夫应道。

“我跟你有什么冤仇？”银行家问，显然大夫的出现使他有了一些自信心。“对呀，我跟你有什么冤仇？”

“跟我有什么冤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大夫回答说。“西拉斯·多隆达，你还是先想想你给这位不幸的女人造的孽吧！……”

“巴托里夫人！”银行家叫了起来。巴托里夫人向他走过来，他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

“还有你给她的儿子造的孽呢！”大夫补充了一句。

若不是马迪夫架住银行家站在那里，他早就栽倒在地上了！

他本以为皮埃尔·巴托里已经死去。想当初，他亲眼看到为皮埃尔送葬的队伍从大街上走过，而且人们确实把他埋葬在拉古扎公墓里。而现在皮埃尔却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仿佛是从坟墓中走出来的幽灵。

西拉斯·多隆达在皮埃尔面前心惊胆战！他开始明白，自己罪恶昭彰，难于逃脱惩罚了……他感到自己完蛋了。

“莎娃在哪里？”大夫突然问道。

“我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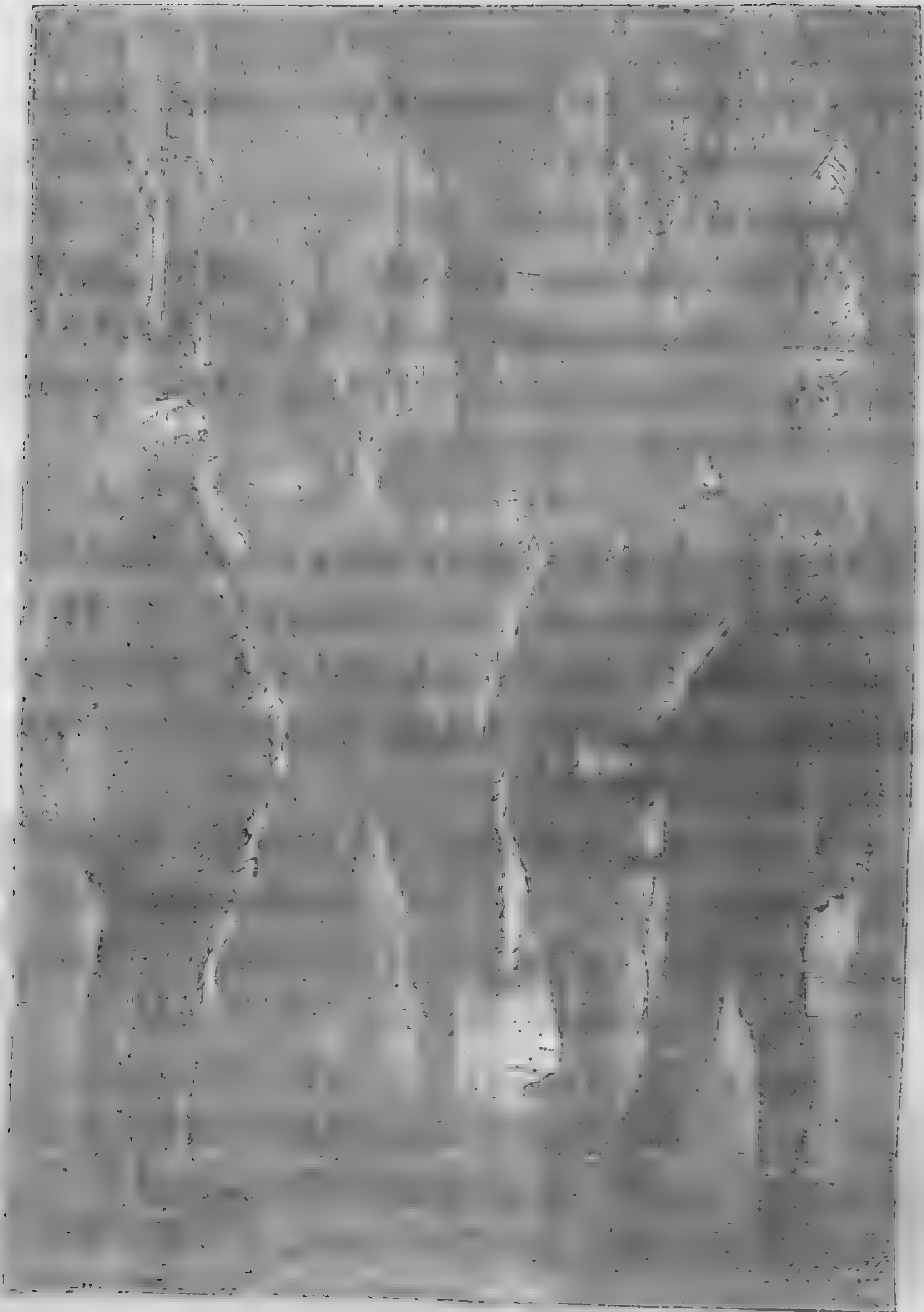
“莎娃不是你的女儿！……莎娃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就是你和萨卡尼两人卑鄙无耻地告密，把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及其两个同伴埃蒂安·巴托里、拉迪斯拉·扎特马置于了死地！”

在确凿的控告面前，银行家吓得魂不附体。安泰基特大夫不但知道莎娃不是他银行家的女儿，而且知道莎娃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他竟然知道的里雅斯特的谋反者是被谁出卖，以及如何被出卖的！西拉斯·多隆达的整个丑恶历史再也无法隐瞒了！

“莎娃在哪里？”大夫忍无可忍地喝问。“在所有这些罪恶当中，你的同谋萨卡尼，他在十五年前指使人去阿特纳克城堡拐走了莎娃，我问你莎娃现在在哪里？……为了逼莎娃同意她憎恶的那门亲事，萨卡尼这个坏蛋究竟把莎娃弄到哪里去了，你是知道的……你是应当知道的！……我最后一次问你，莎娃在哪里？”

不管大夫的态度多么严厉，说出了多么吓人的话语，西拉斯·多隆达就是不说。他明白，年轻姑娘目前的处境可以保障他的安全。他觉得，只要不供出这最后一个秘密来，就不会断送自己的性命。

“你听着，”大夫终于冷静下来，说道，“听着，西拉斯·多隆达，也许你认为应当包庇你的同谋！也许你怕说出来会连累他！但你要知道，萨卡尼使你破产之后，为了灭口，他曾企图行凶，就象他在拉古扎谋杀皮埃尔那样杀害你！……是的，干掉你！……当我的手下人在尼斯的大路上抓住你的时候，萨卡尼正要下手干掉你呢！而你现在倒要



"最后一次问你，莎娃在哪里？"

包庇他了！”

西拉斯·多隆达守口如瓶，认为沉默能迫使别人同自己妥协，所以他仍不作声。

“莎娃在哪里？……莎娃在哪里？”这一次大夫勃然大怒了。

“不知道！……不知道！”西拉斯·多隆达回答，他决心守住秘密。

突然他一声喊叫，痛得东倒西歪。他试图推开马迪夫，结果枉费徒劳。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他叫了起来。

原来是马迪夫无意地握紧了一下手，几乎把银行家的手捏碎了。

“饶了我吧！”他重复着。

“你说不说？”

“我说……我说呀！……莎娃……莎娃……”西拉斯·多隆达语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回答，“莎娃……在得土安……在萨卡尼的密探……娜米尔家里！”

马迪夫刚刚放开了西拉斯·多隆达的胳膊。这只胳膊立即垂下，动弹不得了。

“把犯人带回去！”大夫说道。“我们知道了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于是吕吉带着西拉斯·多隆达出了市政厅，把他押回了地堡。

原来莎娃在得土安！一个多月以前，安泰基特大夫和皮埃尔·巴托里在休达要塞抓卡佩纳的时候，离那个摩洛哥

女人囚禁年轻姑娘的地方只有几海里之遥了！

“皮埃尔，我们今天晚上就动身，去得土安！”大夫简单地说。

当时，还没有从突尼斯直通摩洛哥边境的铁路。所以，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得土安，最好的办法，就是搭乘安泰基塔船队中的一条最快的船只。

午夜之前，电力二号启航，飞驰在锡尔特海面上。

船上的乘客，只有大夫、皮埃尔、吕吉、白佳德和马迪夫。萨卡尼只认得皮埃尔，不认识其他人。这次行动当中，使用计谋是否比使用武力更为相宜呢？这要看萨卡尼在这个摩洛哥城市得土安所处的地位、他在娜米尔家中的设防情况以及他拥有的人员多寡而定了。总之，先到得土安再说！

从锡尔特湾深处至摩洛哥边境，大约有二千五百公里，就是说将近一千三百五十海里。而电力二号的最高时速接近二十七海里，是许多火车都无法达到的！这条纺锤形钢甲船航行时风对它的阻力甚小，它不怕阵阵狂风，破浪前进。所以，用不了五十个小时，它就能抵达目的地。

次日黎明，电力二号绕过了阿达尔角。它从这里开始，渡过了突尼斯海湾，然后只几个小时工夫，就把比塞大角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望不见了。加勒，安纳巴，铁角（据说这里的金属块干扰罗盘指针的指向），阿尔及利亚海岸，斯托拉湾，贝贾亚，德利斯，阿尔及尔，谢尔谢勒，莫斯塔加内姆，瓦赫兰，奈穆尔，然后是里夫海岸，梅利利亚角（它象休达一样，属于西班牙），伊雷-福加（从这里至内格罗角，海岸呈

半圆形)——这一带非洲海岸的全景，在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两天中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来。船上的机器设备运转良好，未发生任何事故。由蓄电池提供动力的机器达到如此的高效率，前所未有。电力二号时而沿岸航行，时而横渡海湾，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海角。即使沿岸的信号台发现了它，也会认为这是一条奇异的船只，或者认为这是一条有极大速度的鲸鱼，因为在地中海内，没有一条汽船能有这样快的速度。

将近晚上八点钟，电动快艇来到得士安的小河口停泊，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吕吉、白佳德和马迪夫在此下船登岸。在离岸百步的一个沙漠旅行队客店中，他们找到了几匹骡子，和一个阿拉伯向导，他愿意把他们带到至多有几英里远的城里去。要价毫无争议地被接受了，于是小小的队伍立即启程。

这一带是里夫山区，欧洲人丝毫不用害怕当地人，甚至用不着害怕那些跑遍整个地区的游牧民。这里人烟稀少，几乎没有农作物。道路穿越一个长满低矮灌木的平原，向前伸展。这条路并非人工所修，而是由乘骑踩踏而成。路的左边是一条两岸泥泞的河流，青蛙和蟋蟀争相鸣唱，响成一片。有几条小渔船，或停泊水中，或搁在岸上。路的右边是些光秃秃的山岗，它们向南绵延，和南方的崇山峻岭相连。

夜色晴朗，皓月当空，月光洒满整个原野。镜子一般的河面，倒映出北方天际模糊的高山景色。远处雾霭低垂，一个明亮的白点出现在雾中，那就是得士安城。

小小的队伍在阿拉伯向导的带领下迅速前进。有两三次，他们不得不在孤立的哨卡前停下来。一道黄光从哨卡的窗中射出，照亮了月光未照到的阴影部分。一两个摩洛哥人，手里晃动着一盏暗淡的提灯，走出哨卡盘问。阿拉伯向导和他们交谈了几句，打听了情况后，小队伍继续赶路。

大夫和同伴们陷入了沉思，任凭骡子驮着他们，顺着平原上的这条道路前进。平原上尽是些沟沟壑壑，到处有卵石和树根。但这些骡子走惯了，能避开这些障碍物，脚步稳健地行走。然而其中最健壮的一匹骡子有时却落在后面；并非那骡子不肯使劲，而是因为它驮着马迪夫。

这使白佳德思忖：

“要是不让那骡子驮马迪夫，而让马迪夫驮那骡子，也许就好了！”

将近九点半钟，向导在高大的城墙前停了下来。那城墙上面筑有炮楼和城堞，保卫着城市的这一面。墙下开着一个低矮的城门，门上雕刻着摩洛哥式的装饰图案。城门的上方，有许多炮口从炮眼里伸出来，犹如许多凯门鳄，在月光下懒洋洋地睡觉。

城门关闭着。向导拿着钱去交涉，才给开了门。然后大家进城，走进了狭窄而曲折的街巷。这些街巷的入口多数有拱顶，并有裹着铁皮的门拦住去路。他们使用同样的办法，请看门人打开了各个大门。

一刻钟之后，大夫和同伴们终于找到了当地仅有的一处小客栈；店主是个犹太女人，服务员是个独眼女郎。

客栈的房间排列在内院的周围，屋内陈设简陋，设备不

全，因而来得土安的外国人寥寥无几。这个城里只有一个西班牙领事，成了欧洲各国的代表。他混杂在当地人占优势的数千居民当中，并不显眼。

安泰基特大夫多么想打听娜米尔的住处，并立即在别人的带领下找到那里去啊！但这种强烈的愿望当即被压抑下去，必须极其谨慎地行事。在目前莎娃所处的环境中，要把她救出虎口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切利弊都应认真地加以权衡。如有必要，将不惜一切代价，用赎买的方法换得年轻姑娘的人身自由。但大夫和皮埃尔必须谨慎行事，不让别人认出，尤其不能让萨卡尼认出来，估计他可能也在得土安。莎娃在萨卡尼手中，是他将来发财致富的保证，他决不肯轻易撒手的。何况这里并非是一个警察和法庭可以进行有效干预的欧洲文明国家，而是一个未开化的地区。在这里，如何证明那个摩洛哥女人占有莎娃是非法的呢？除了多隆达夫人的那封信和银行家的供词，又如何证明莎娃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这些阿拉伯城市的房屋都门户紧闭，难于接近，难于进去啊！就是请来法官帮忙，怕也无济于事。

因此，为了不引起任何怀疑，首先决定严密监视娜米尔的住宅。天一亮，白佳德和吕吉（他在马耳他那个国际性海岛上居留期间，学了一些阿拉伯语），将出去探听消息，他们将设法了解娜米尔所在的居住区和街巷，估计必会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一旦了解清楚，即可采取相应的行动了。

在此期间，电力二号隐藏在得土安河入口处海岸的一个狭窄的小湾中，随时待命出发。

这天夜里，大夫和皮埃尔在客栈里度夜如年。至于白佳德和马迪夫，如果说他们曾经梦想过要在嵌有彩釉陶器的床上睡一宿的话，他们这一夜算是心满意足了。

次日天亮，吕吉和白佳德就直奔市场而去。得土安的一部分居民已经涌向那里。白佳德认识娜米尔，这是因为娜米尔在拉古扎给萨卡尼当侦探的时候，白佳德曾多次在街上看见过她。而这一次，也很有可能遇到她。由于她不认识白佳德，两人相遇，无任何妨害。所以在相遇的情况下，只要跟踪她就是了。

得土安的大市场，是由大小货棚和简陋小屋组成的。有些小屋狭小低矮，肮脏不堪。一些潮湿的小道和市场相连。几块有各种颜色的帆布扯在市场上面，使市场免遭烈日的曝晒。到处是阴暗的商店，出售刺绣的丝织物，色彩鲜艳的花边，拖鞋，系在腰间的钱袋，阿拉伯男子穿的呢斗篷，陶瓷器，首饰，项圈，手镯，戒指，出售各种铜、铁饰品，吊灯，香，提灯。总之，欧洲各大城市的特殊用品商店日常经销的货物，这里应有尽有。

市场上已经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早晨天气凉爽，大家都利用这个时候前来赶集。人群当中，有戴着面纱、只露一双眼睛的摩尔女人，有不戴面纱的犹太女人，有阿拉伯人，卡比尔人，摩洛哥人，他们同来往的外国人摩肩接踵，徜徉向前。吕吉和白佳德出现在人群之中，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俩在这混杂的人群中找了一个小时，期望碰上娜米尔，结果大失所望：那个摩洛哥女人没有露面。至于萨卡

尼，更是人影未见。

于是吕吉想询问几个光着上身的少年，——他们是里夫山区至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各种非洲民族杂居地带的混血儿，成群地聚集在摩洛哥所有的市场上。

前几个被问到的少年都回答不了吕吉提出的问题。最后，终于有个卡比尔族少年，约有十二三岁，一副巴黎顽童模样，担保说他知道那摩洛哥女人的住所。只要拿出几个零钱，两个欧洲人就会被领到那里去的。

那少年接了钱，于是三人一同走上了纵横交错、条条都通向城墙堡垒的街道。十分钟工夫，他们就到了一处近似荒凉的居民区：房屋低矮，稀稀落落；房屋的外面，看不到一个窗子。

这期间，大夫和皮埃尔心急如火，盼望着吕吉和白佳德归来。有多少次，他们恨不得走出客栈，亲自去寻找一番！但萨卡尼和娜米尔认得他们，万一相遇，就会引起那两个家伙的警觉而逃之夭夭，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呀！所以大夫和皮埃尔焦虑万分，在客栈里等着。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吕吉和白佳德回到了客栈。

他俩愁眉苦脸，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没有带回什么好消息。

果然消息不佳：五个星期之前，萨卡尼和娜米尔由一位无人认得的姑娘伴随着，已经离开了得土安，只留下一座空房，交给一个老太太看守。

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把大夫和皮埃尔惊呆了。

"可是，他们出走的原因却非常清楚！"吕吉说，"大概萨

卡尼害怕多隆达，怕他出于报复心理或其他动机，将自己的藏身之处暴露了。”

过去，只要是追踪叛徒、完成正义大业的事情，安泰基特大夫从来没有灰心失望过。可是现在，必须从萨卡尼的手中救出自己的女儿时，他却感到信心不足了！

皮埃尔和大夫还是打算立即去看看娜米尔的住所。也许到了那里，他们能找到莎娃留下的一些东西？也许能从某些迹象中看出莎娃的下落来？也许那个受托看管房子的犹太老女人能告诉他们，或者确切些说，会出卖给他们一些有利于寻找莎娃的线索？

吕吉马上把他们带到了娜米尔的住所。大夫操用阿拉伯语和老女人说话，仿佛他从小就在沙漠里长大似的。大夫自称是萨卡尼的一位朋友，说他只是路过得土安，早就想来看望萨卡尼。既然萨卡尼不在家，大夫就要求看看住宅。

起初老女人故意刁难，不让进去。但是一把西昆①塞到她手里，她就变得客气多了。大夫装出一副非常关心房主的样子向老女人提问，她不再拒绝回答了。

摩洛哥女人带来的那个年轻姑娘将成为萨卡尼的妻子，这是老早就定了的。要不是这次走得急，很有可能在得土安就结婚了。大约三个月前来到这里以后，那姑娘从来没有出过门。他们说那姑娘是阿拉伯人，而犹太老女人却认为她是一个欧洲人。然而，除了摩洛哥女人不在这里的

---

① 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

时候，老女人平常是很少看见那个姑娘的。她知道的就是这些，讲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至于说萨卡尼把莎娃和娜米尔两人带到哪里去了，老女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她只晓得，大约五个星期之前，他们随一个沙漠商队向东走去。自那天起，这座房子归她看管，直到萨卡尼找到适当机会将房子卖掉为止——这表明，萨卡尼再也不想回到得土安来了。

大夫冷静地听着老女人的答话，并不时地把答话翻译给皮埃尔听。

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萨卡尼并不那么急迫，并不认为有必要搭乘去丹吉尔的班轮，或乘坐起点站在瓦赫兰的火车。所以他加入了一个沙漠商队，离开了得土安，到……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朝着沙漠中的几个绿洲，或者向更远的半开化地区走去，使莎娃完全处在他的支配之下？怎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在北非的大路上，找到一个商队的踪迹并不比找到单独一个人容易啊！

因此，大夫一再地询问老女人，并说明自己得到了有关萨卡尼的重要情况，确切地说，知道了萨卡尼想卖掉房子的事。但无论怎样盘问，却再也了解不出任何情况了。很明显，萨卡尼究竟逃往何处，急不可待地迫使莎娃同他结婚，老妇人是一无所知了。

这时大夫、皮埃尔、吕吉要求进到房间里看看。这座房屋是阿拉伯式建筑，房间的窗户都面向内院，内院的四周则是长方形的走廊。

他们立即到了莎娃住过的那个房间：一间真正的单人

牢房。在这里，那不幸的姑娘孤身无援，熬过了多少绝望的时日啊！现在，大夫和皮埃尔都沉默不语，在这里用目光巡视，寻找着能使他们跟踪莎娃的点滴东西。

忽然，大夫匆忙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去，走到了一个三脚支架上的小小铜火盆旁边。火盆里面，几片尚未完全焚毁的纸屑在微微颤动。

莎娃是否写过一封信？是否在离开得土安之前，她突然得知要急忙动身，便下定决心烧毁了此信？还是，莎娃的这封信被萨卡尼或娜米尔烧了，但尚未完全烧毁？

大夫俯身盆上，皮埃尔也随着大夫的目光察看着。纸屑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呢？

在一口气就能吹成灰的纸屑上，清清楚楚地显出几个黑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可惜已经不全了："巴……夫……"

莎娃大概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巴托里夫人在拉古扎已失踪。她是否试图给巴托里夫人——这个世界上她唯一能够求援的人，——写了一封信？

然后，在巴托里夫人的名字后面，同样可以辨认出一个名字——她的儿子的名字……

皮埃尔屏住呼吸，力图再找出几个还可辨认的字来！……但他的眼睛却模糊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而大夫终于又发现了一个能使他们跟踪莎娃的、几乎保持原样的地名……

"的黎波里塔尼亚！"他叫了起来。

这样看来，萨卡尼是到的黎波里摄政权那里寻求避难去了！他要在那里找到绝对的安全保障呀！原来五个星期



火盆里面，几片尚未完全焚毁的纸屑在微微颤动

前动身的沙漠商队是往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去了！

“到的黎波里去！”大夫说道。

当天夜里，他们的全体人员又启航出海了。如果说萨卡尼很快就能到达的黎波里的话，大夫他们则希望，最迟在他之后不几天就能赶到那里。

第二章

鹳节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黎波里城外的松一伊德拉泰原野一派奇异景象。这一天，谁能够说得出来，这个原野究竟是肥田沃土还是不毛之地呢？地面上，五颜六色的帐篷，插着羽毛，挂着鲜艳夺目的彩旗；房屋简陋，看上去凄凄惨惨，尽管有褪了色的、缝补过的粗布遮掩，也难于保护它们的主人免受干燥而凛冽的南风吹袭；到处是成群的马匹，备着富丽的东方鞍辔；成群的单峰驼，扁着头躺在沙上，仿佛是一半空着的盛水羊皮袋；有些小个的驴子象大个的狗，有些大个的狗则象小驴；有些骡子备着阿拉伯式大马鞍，前后鞍桥宛如骆驼峰。骑手们都斜背枪，两把马刀挎在腰间，双膝抵胸，两脚套在拖鞋式的马镫里，在成群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中间飞奔，毫不担心马蹄会踩死人。最后是当地人，他们几乎都穿着同样的柏柏尔人的“裹身衣”。若不是男人们用

一个铜钉把缠绕胸前的布褶连在一起，若不是妇女们将遮身布的上角绕过头顶，斜遮颜面，只露左眼，简直分不出男女来。当然，他们的服装因阶级而异：穷人只穿一件毛料的裹身衣，里面便是赤裸裸的身体；稍富的人身着上装和肥大的阿拉伯短裤；富翁们则衣着华丽，在饰有闪光金属片的衬衫上，穿着一件蓝白方格的大衣，而大衣里面，还衬着一件有毛料般暗色的、闪着丝光的薄纱大衣。

是否只有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拥挤在这片原野上呢？不是的。在首府的黎波里郊区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还有带着黑奴押送队的加达米斯和苏克纳商人，本省的犹太男人，及脸部裸露的犹太女人：她们长得同当地妇人一般胖，可她们身穿短裤，不甚雅观。还有来自邻近村庄的黑人：他们走出那些简陋的灯芯草茅屋，赶来参加节日活动；他们的衣着简朴，却戴着许多装饰品：粗大的铜手镯、贝壳项圈，兽牙项链，耳垂和鼻子软骨上挂着的银环。还有来自大锡尔特湾沿岸的柏努里埃人和阿瓦吉尔人，他们家乡的海枣树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海枣，面包，果酱和酒。最后，在这些成群结队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贝督因人以及原籍欧洲的穆萨菲尔人中间，耀武扬威的便是帕夏、酋长、伊斯兰法官、司法行政长官及当地所有的贵族老爷了。当土耳其帝国在这个非洲省的总督（帕夏）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地通过时，成群的“拉埃雅斯①”在士兵的马刀和宪兵的警棍前面谦卑而谨慎地闪出一条道。

---

① 拉埃雅斯，是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国民的蔑称。

的黎波里塔尼亚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六千军人（其中一千左右驻扎山区，五百驻在昔兰尼加）。如果单算首府的黎波里，该市的居民不超过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可是这一天，好奇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可以肯定，该城的人数至少翻了一番。诚然，这些"乡下人"并不想在摄政权的首府寻求宿处。在筑有堡垒的牢固的城墙里面，无论是那些由于建筑材料质量低劣而很快就要坍倒的房屋，还是那些狭窄、曲折，没有铺石路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见天日的街巷；无论是邻近码头的领事馆区，挤满犹太人的西城区，还是穆斯林居住的其他市区，都容纳不了如此众多、蜂拥而来的人群。

但松一伊德拉泰平原相当广阔，足以容纳赶来过鹳节（关于鹳的传说，一直流传于东非各国）的成千上万的人。这片原野上一片黄沙，是撒哈拉沙漠的一小部分。它三面环绕的黎波里城，宽度约为一公里。有时强劲的东风使海水漫及这里。反之，这片原野的南部边缘的曼希埃绿洲，和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里的房舍墙壁皆白，光彩夺目，瘦骨嶙嶙的母牛拉着皮戽斗水车灌溉花园；那里有柑桔树，柠檬树，海枣树，有青翠的灌木丛和花坛，还有羚羊，鄜狐和红鹳。这个广阔的绿洲上，居民不少于三万人。绿洲以南，便是非洲大陆上距地中海最近的沙漠了。那沙漠及其不断移动的沙丘，仿佛是一块浩瀚的沙毯铺在大地上。正如克拉夫特① 男爵所说："这里犹如海上一样，稍有风起便沙浪

---

① 克拉夫特，德国雕刻家。

滔滔。”在这个利比亚沙海上，甚至尘雾蒙蒙，屡见不鲜。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领土几乎和法国一样大，介于突尼斯、埃及和撒哈拉沙漠之间。它北临地中海，海岸线长达三百公里。

萨卡尼离开得土安之后，就逃到了这个人们很少知道的北非省份里，希图长期躲藏，使人无法寻找。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他的原籍，也是他当初起家的地方，所以他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大家不会忘记，这个萨努西教徒，在北非有个极其可怕的教团作后盾，他能从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他一直在国外为这个教团活动，以获取武器弹药。所以一到的黎波里，他就立即住进了该地区的教徒首领西迪·哈桑上校家里。

在通往尼斯的大路上抓获了西拉斯·多隆达之后——萨卡尼至今觉得此事不可理解——他就离开了蒙特卡洛。他从最后几次赢得的钱中拿出了几千法郎，并且一直小心翼翼，决不冒那孤注一掷的风险。这笔钱使他能够支付旅费，应付务必对付的不测事件。他预感到，处于绝望境地的西拉斯·多隆达可能会说出他的过去，或者通过泄露莎娃的情况对他报复。银行家知道，那个年轻姑娘就在娜米尔手中，住在得土安。所以萨卡尼当即决定，尽快离开摩洛哥。

这确实是谨慎之举，因为西拉斯·多隆达很快就要供出那年轻姑娘在某国某城被一个摩洛哥女人看守着。

萨卡尼下定决心，到的黎波里去避难。一旦到了那里，就有行动和自卫的手段了。但要到达那里，或搭乘沿海的

客轮，或乘坐阿尔及利亚的火车——就象大夫所估计的那样——这样做，势必要担许多风险。他宁可加入一个去昔兰尼加的萨努西教徒商队，这商队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主要省份边走边吸收新教徒。从得土安到的黎波里约两千公里。该商队于十月十二日出发，沿着沙漠的北部边缘行进，将迅速地抵达目的地。

现在莎娃完全受劫持者的支配了，但她的决心却毫不动摇。无论是娜米尔的威胁，还是萨卡尼大发雷霆，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

从得土安出发的时候，商队已有五十来个教徒了。领队伊玛目[①]象组织军队一样把商队编成班排。商队根本不打算从法国统治的省份中穿过，以免招致麻烦。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北部的海岸线，与大锡尔特湾西岸急转南下的海岸相连，使非洲的这一带沿岸形成一个弓形。将弓形的两端相连可划出一条弦来，这条弓弦便是从得土安到的黎波里的一条最近的捷径。这条路，北上的最远点，不超过法国在撒哈拉边缘新建的城市之一格拉瓦特。

商队出了摩洛哥帝国以后，首先沿着阿尔及利亚最富饶的省份边界前进。人们曾建议把阿尔及利亚称为“新法国”。人们把新喀里多尼亚[②]称为苏格兰，把印度尼西亚称为新荷兰，把新斯科舍[③]称为喀里多尼亚[④]，而阿尔及利亚

---

① 某些伊斯兰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这里指后者。

② 新喀里多尼亚，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是法国属地。

③ 新斯科舍，加拿大的一个省。

④ 喀里多尼亚，苏格兰的旧称。

离法国本土仅有三十个小时的海路，它更配被称为“新法国”了。

商队于贝尼—马当、奥拉—纳伊、沙发特—哈梅尔三地又吸收了一些新教徒。所以抵达大锡尔特湾的突尼斯海岸时，商队的人数增至三百余人。这时商队只沿海岸行走，并在省内各村落招收新的参加者。将近十一月二十日，商队经过六个星期的旅程，终于到达了的黎波里的郊区。

当人们即将大张旗鼓地庆祝鹳节的时候，萨卡尼和娜米尔在西迪·哈桑家里作客已经三天了。上校的住宅，现在就是莎娃·桑道夫的牢狱。

一座又细又高的清真寺尖塔俯瞰着住宅。这所住宅的白色墙壁上凿有枪眼，墙上筑有带雉堞的平台，从外面看不到窗户，大门狭窄而低矮，俨然是一座小堡垒。它位于的黎波里城外的沙土平原和曼希埃绿洲的交界处，事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扎威亚①。它的花园侵占了绿洲上的土地，周围有高墙护卫着。

住宅的里面是传统的阿拉伯式布局，共有三个内院。每个内院的周围都有一个四边形的带有拱形门的柱廊，住宅内各种各样的房间的门窗都面向内院。其中的大部分房间有华丽的陈设。在第二个内院深处，上校的客人们发现有一间宽大的大厅。在西迪·哈桑的主持下，已在这个大厅里举行了多次的讨论会。

当然，这座住宅有厚厚的高墙护卫着，并拥有一帮武装

---

① 扎威亚，穆斯林兄弟会的修道学院。

人员，一旦遭到柏柏尔游牧民的袭击，甚至遭到企图控制全省萨努西教徒的地方当局的进攻时，他们也能够保卫住宅的安全。这里有五十来个装备精良的教徒，既可守卫，又能进攻。

整个扎威亚只有一个大门，而且门很厚，又有铁皮包裹，结实极了，很难破门而入。

萨卡尼在上校家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希望在这里圆满地办完喜事。和莎娃结婚，将使他获得一笔巨额的财富。必要时，他可直接依靠兄弟会的帮助，以便获得成功。

至于从得土安来的，以及在沿途各省招收的那些教徒们，都分散在曼希埃绿洲上，他们随时待命集中。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警察局并未察觉，正是这个鹳节在为萨努西教团的事业服务。北非的萨努西教徒们，将在松一伊德拉泰平原上接到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们的口令，奔赴昔兰尼加集结，把这个地方置于哈里发[①]的绝对控制之下，使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强盗王国。

既然兄弟会的秘密组织在班加西和昔兰尼加拥有最多的拥护者，时机相当有利。

这一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快要庆祝鹳节的时候，三个外国人漫步于松一伊德拉泰平原的人群中。

这三个外国人象是身着阿拉伯服装的穆萨菲尔人，谁也认不出他们是欧洲人。更何况三人之中有个长者，他穿

① 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的领袖。

着自己的阿拉伯服装，神态自若，十分潇洒，没有长期的习惯是无法做到的。

这个长者，就是安泰基特大夫，由皮埃尔·巴托里和吕吉陪同，结伴而行。白佳德和马迪夫留在城里，忙着做某些准备工作。无疑，他俩只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才出场呢。

就在前一天下午，电力二号在长长的岩石掩护下抛锚停泊。那些岩石，为的黎波里港提供了天然的防波提。

往来的航行都很迅速。归来途中，只在菲利普维尔的菲尔菲拉小湾中停留了三个小时——这是购买阿拉伯服装所必需的时间。然后，电力二号又即刻启航，甚至它出现在努米底亚湾中都未被发现。

因此，大夫及其同伴们靠岸的时候——不是在的黎波里港码头，而是在港外的岩石边——登上摄政权领土的已不是五个欧洲人，而是五个东方人了。他们的服装并不惹人注目。也许是由于不习惯这种打扮，皮埃尔和吕吉总感到会被细心的观察者看出来。白佳德和马迪夫则不然，他们毫不感到拘束，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于街头艺人的种种乔装打扮了。

至于电力二号，它在夜幕降临之后就隐藏在港口另一侧的一个无人看守的小湾中。它在那里日夜待命，随时准备出海。大夫和同伴们，一下船就登上岸边的岩石石基，然后登上那整块岩石形成的码头，朝面临大海的巴卜—巴尔城门走去。他们穿过城门，走上城内的小街狭巷，找到了第一家旅店。这里旅店不多，设备也简陋，幸而他们在这里呆不长。别说几个小时，就是住上几天，这家旅店也够了。他

们以普通的突尼斯商人的身分出现在旅店中，自称想利用路过的黎波里的机会，参加鹳节的庆祝活动。

大夫讲阿拉伯话，就象讲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方言一样正确流畅。所以他不会因语言问题而暴露自己。

五位旅客来店下榻，旅店老板感到不胜荣幸，予以殷勤接待。老板是个胖子，非常健谈。通过和他聊天，大夫很快了解到某些直接有关的事情。他首先得知，一个从摩洛哥来的商队最近刚到的黎波里塔尼亚，随后获悉，这里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萨卡尼，也是该商队的成员，已经受到西迪·哈桑的接待，就住在他家里。

所以，大夫、皮埃尔和吕吉当晚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被人认出，并且混进了在松—伊德拉泰原野上露营的游牧民的人群中。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观察位于曼希埃绿洲边上的上校的住宅。

原来莎娃·桑道夫就关在这里！自从大夫在拉古扎逗留以来，父女之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近在咫尺啊！但此时此刻，他们却被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所隔开，真是咫尺天涯！当然，为了把莎娃救出虎口，皮埃尔会同意一切，哪怕与萨卡尼和解也会同意的！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和他都做好了准备，打算把那笔财产让给那个垂涎三尺的无耻之徒！但他们决不会忘记，必须给予告发埃蒂安·巴托里和拉迪斯拉·扎特马的人以应有的惩罚！

然而要在当时的条件下抓住萨卡尼，并把莎娃从西迪·哈桑的家里救出来，还会遇到一些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若力取不成，是否采用智取的办法呢？来日的鹳节可否利

用？无疑是可以的。于是当晚经白佳德建议，大夫、皮埃尔和吕吉拟订了计划。正直的小伙子将要冒生命的危险去执行这个计划。但是，倘若他进入上校的住宅，不是就能救出莎娃吗？白佳德机智勇敢，看来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次日下午三点，为了执行既定的计划，白佳德和马迪夫准备节日高潮时演出节目，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和吕吉三人到了松—伊德拉泰平原上进行观察。

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使人预感到，夜幕降临后的原野上即将出现的那种火把无数、人声鼎沸、一片喧闹的景象。

现在仅能看到，穿戴非常简单的萨努西教徒们来往于密集的人群中，他们仅用兄弟会的一种手势，互相转告着首领的命令。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东非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非洲的一个传说。在这个对伊斯兰教徒们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鹳节里，传说中的主要事件将要重演。

从前，非洲大陆上有个金族，它占据了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王国之间以布·艾哈布尔为国名的哈马达沙漠边缘的一片广阔领土。这是一个强悍得十分可怕的民族。这个民族生而性恶，残暴好斗，缺乏人性。过去，没有一个非洲国王能使它臣服。

一天，苏里曼先知[①]试图不用武力将金族人转变过来。为此目的，他派去一名使者传教，劝告金族人去恶扬善，结

① 先知，伊斯兰的始祖称先知；犹太教、基督教则称预言者为先知。

果是枉费心机！那些野蛮的乌合之众抓住传教士，就把他杀了。金族人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的国度独处一隅，交通极其不便，难以接近。他们晓得，没有一个邻近的国王敢派兵前来冒险。他们还认为，没有一个使者能活着回去，把自己受到的待遇禀告苏里曼先知。但是他们错了。

金族人的国度里有大量的鹳。大家知道，这种鸟出类拔萃，具有美德，非常通情达理。传说这种鸟从来不住在一个把国名铸在钱币上的国度里，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是把人类驱向罪恶和痛苦深渊的最强大动力。

看到金族如此邪恶多端，一天这些鹳集会商议，决定派一只鹳去向苏里曼先知报信，请他惩处凶手，为被杀的传教士报仇雪恨。

先知立即召来自己宠爱的信使鸡冠鸟，命令它把大地上所有的鹳都带到非洲的高空。

当数不尽的鹳铺天盖地飞来，聚集在苏里曼先知面前的时候，传说的原文中这样说道："鹳群象云层一般遮天蔽日，使墨兹达和木祖克两地之间整个地区一片昏暗。"

于是每只鹳嘴衔一块石头，向金族的国度飞去。后来它们在那里的上空盘旋飞翔，把石头扔下，击毙了所有的金族人。据说他们的灵魂，至今仍被幽禁在哈马达沙漠的地底下。

鹳节这天要表演的，就是这个传说的主要情节。松一伊德拉泰原野上张着许多巨大的网，数百只鹳被罩在里面。大部分鹳单脚独立，等待着被释放的时刻。有时它们的嘴上下磕碰，发出的声响在空中滚动，有如咚咚的鼓声。

一俟发出信号，鹳群将趁着火把的彩色火焰的亮光，在人声鼎沸、乐器齐鸣、火枪齐放的喧嚣声中腾空而起，让衔在嘴上的由软土做成的不伤人“石块”坠落在教徒们的人群之中。

白佳德熟悉鹳节的节目，也正是这个鹳节的节目启发了他，使他想到自己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也许利用演出，他能趁势进入西迪·哈桑的家里。

太阳刚刚落山，的黎波里城堡上一声炮响，发出了松一伊德拉泰原野上万众期待的信号。

大夫、皮埃尔、吕吉先是被四面八方响起的可怕的声音震得两耳欲聋，接着又被整个原野上的数千火把的亮光照得头晕目眩。

鸣放号炮的时候，成群的游牧民正忙着吃晚饭。这边是土耳其人和愿意以土耳其人的面貌出现的人，他们吃着烤羊肉，鸡杂烩；那边是较富裕的阿拉伯人，他们在吃“古斯古斯”[①]；稍远处，是那些口袋里的小铜钱多于金币的大批穷苦人，他们吃着简单的“巴济纳”，一种加些油的大麦面糊粥。然后，到处都在饮用“拉格比”。这是一种用海枣汁酿成的啤酒，喝多了就要醉。

号炮响过几分钟之后，那些男人、女人、儿童、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黑人再也呆不住了。于是人群中阵阵喧嚣，一片沸腾，各种粗犷的管弦乐器发出可怕的音响。烟火及震耳欲聋的炮铳，象火炮似的在难以形容的喧闹声中发出

---

① 古斯古斯，北非一种用麦面粉团加佐料做的菜。

轰鸣巨响。各处的骑马人，拿起马鞍上的长枪和手枪，朝空中鸣枪。这边火把照耀，木鼓叮咚，在单调的舞曲旋律声中，一个黑人首领，身穿古怪服装，脸戴魔鬼面罩，腰间挂着小骨叮叮作响，激励着三十来个怪态百出的黑人跳舞。外面围着一圈妇女，她们浑身抽搐，在为舞者鼓掌。那边，野蛮的“伊萨瓦”①已酩酊大醉，沉浸在极度的宗教狂热之中。他们满脸泡沫，眼珠鼓出眼眶，啃木头，咬铁条，耍炭火，在身上划血道儿，让长蛇缠身，咬手腕，咬腮帮，咬嘴唇，而他们也吞吃鲜血淋淋的蛇尾巴。

很快，人群又向西迪·哈桑的住宅涌去，好象那里有新的表演吸引着他们。

那里有两个人，一个高大，一个瘦小——两个杂技演员被四层观众团团围在中间，表演着臂力和手技。他俩的表演博得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人的喝彩，欢声雷动。

他们就是白佳德和马迪夫。他们选择在离西迪·哈桑住宅仅几步远的地方作为舞台，以便施展技能，创建功勋。他们借此机会，再次为演出成功而出力。

“你的动作不会过于迟钝吧？”白佳德演出前问马迪夫。

“不会的，白佳德。”

“为了叫这些笨蛋们欢喜若狂，任何表演都不会把你吓倒吧？”

---

① 伊萨瓦，广泛分布于北非各地的一种宗教团体成员。他们修行的主要办法是围成一圈跳舞，浑身抖动，使身体丧失知觉，然后拿活蝎子蜇身，用玻璃在身上划，用针刺穿肌肉等等。他们在十五世纪时起着一定的政治作用。

“我！……吓倒我！”

“甚至咬碎石头，吞吃蛇，也不会把你吓倒吗？……”

“熟的？”马迪夫问。

“不……生的！”

“生的？”

“而且是活的！”

马迪夫做了一个鬼脸。如有必要，他就会下定决心，象一个普通的“伊萨瓦”那样把活蛇吞吃掉。

大夫、皮埃尔和吕吉混在人群中，注视着他们的两个伙伴。

不！马迪夫的动作并不迟钝！他的神力丝毫未减！五六个极为粗壮的阿拉伯人和他较量，都被他摔倒在地上。

随后，他们的手技使阿拉伯人叹服。他们对抛烈焰熊熊的火把，在空中织成曲曲弯弯的火网，更使观众着了迷。

然而这些观众是有权挑剔的，因为其中有许多是半开化的图阿雷格游牧民。正如著名的布拉科马戏团的惊人节目所报的那样：“这些游牧民动作敏捷，犹如当地最凶猛的野兽。这些行家们为勇敢的穆斯塔发①，沙漠里的桑松②，马戏团里的炮人鼓掌，而英国女王却害怕出事故，让随身男仆去告诉那个演员不要再演了！”但是马迪夫的神力无与伦比，所有的对手都不在话下。

两个欧洲艺人的最后一个节目终于使来自各国的观众欣喜若狂了。在欧洲竞技场上已经耗尽精力的马迪夫，似

① 穆斯塔发，这里指胖脸小男孩。

② 桑松，希伯莱法官，以力大闻名。

乎还没有被的黎波里塔尼亚闲逛马路的人群所认识哩。

观众们拥挤不堪，竞相挤到近处，看两个演员在火把照耀下"表演"。

马迪夫抓起一根约二十五至三十英尺的长杆，两手扶着，垂直地顶在胸脯上。白佳德轻捷如猴，顺杆爬至顶端，然后以惊人的胆量摇摆起来，使杆儿弯得令人担心。

马迪夫却纹丝不晃。为了保持杆子的平衡，他一点一点地移动着。后来当他走到西迪·哈桑住宅的围墙旁边时，他伸直胳膊，把杆子高高举起，白佳德则摆出一副吹号女神的姿态，向观众飞送亲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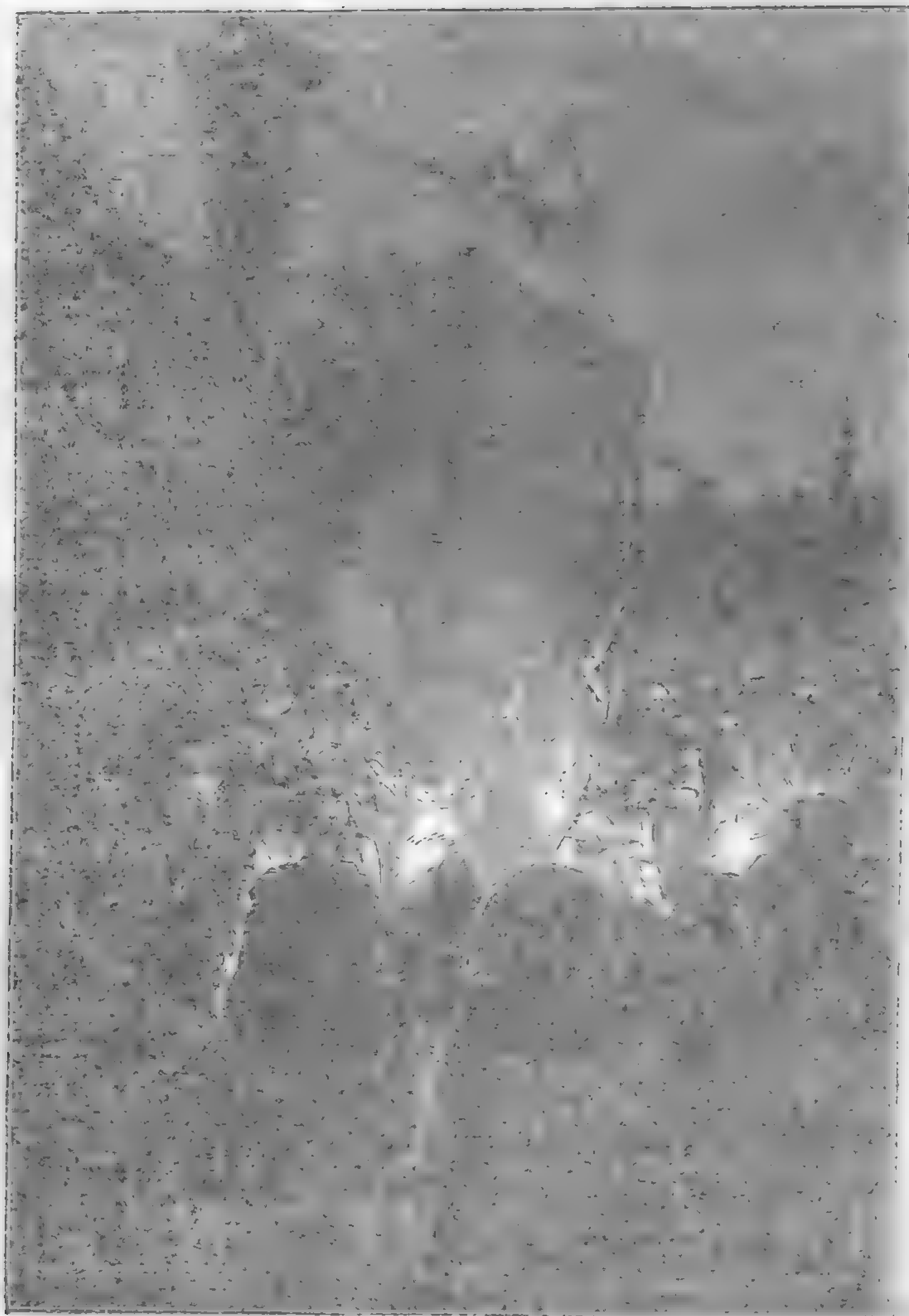
阿拉伯人和黑人观众大声喊叫，鼓掌跺脚，完全心醉神迷了。真了不起，连沙漠中的桑松，无畏的穆斯塔发，图阿雷格游牧民中最有胆量的人，也从未爬过这么高啊！

这时，的黎波里城墙的炮台垒道上一声炮响。听到这个信号，人们立即将数百只囚在许多巨网中的鹳放了出来。那些鹳骤然间飞向天空，假的石块象冰雹一般落将下来。空中的鹳叫声，和地上的人吼马嘶、鞭炮声、乐器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

鹳节的高潮到了，好象旧大陆疯人院中的所有疯子都跑了出来，一齐汇集在这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松—伊德拉泰原野上！

而在这一片欢腾的时刻，上校的住宅却门户紧闭，仿佛是个聋哑人。西迪·哈桑的亲信，没有一个出现在门口或者平台上。

啊，真是奇迹！就在这群鹳获释、火把熄灭的瞬间，白



马迪夫却纹丝不晃

佳德在空中顿时消失，好象他随着苏里曼先知的忠诚鸟群一同飞走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白佳德的失踪，马迪夫似乎并不担心。他用力往上一抛，杆子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然后他灵巧地接住杆子的另一端，让杆子在手上旋转，仿佛是军乐队长旋转他的指挥棒一般。而白佳德却象变戏法似的，变得无影无踪了。这对马迪夫来说，似乎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

观众们如醉似狂，兴奋之极，欢声雷动，大概绿洲的那一边都会听到了。他们之中，谁都不怀疑，那个轻捷的杂技演员穿越长空，奔向鹳的王国去了。

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第 三 章

西迪·哈桑的住宅

晚上九点时分，枪声、乐器声、呼喊声突然停息下来，人群开始逐渐散去。一些人返回的黎波里，其他人则赶回曼希埃绿洲和本省内邻近的村寨去了。凌晨一点之前，松一伊德拉泰原野上空旷无人，万籁俱寂。黑人和柏柏尔人已收起帐篷，拔营起程，走上了通往的黎波里塔尼亚各地

的大路；而那些萨努西教徒们则奔往昔兰尼加，尤其是奔往班加西省去了。这样一来，哈里发的全部力量就可以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了。

只有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和吕吉将整夜留在原野上，不能离去。自从白佳德消失之后，他们已准备应付一切变故，各自在西迪·哈桑的住宅围墙的墙脚下选定了位置，监视着周围的动静。

且说马迪夫高高擎起长杆的当儿，白佳德一个奇迹般的腾跃，落到了俯视住宅各院的那个清真寺尖塔脚下的一个平台的护墙上。

夜色昏暗，住宅内外，甚至第二个内院深处的那个大厅里面的人，都没发现白佳德。那大厅内有若干个上校的亲信，一些睡着了，另一些在奉命值班。

大家知道，情况很复杂，瞬息万变，白佳德不能确定一个不变的行动计划。他既不了解西迪·哈桑住宅内部的情况，又不知道那年轻姑娘被关在什么地方，是否被单独看守着，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能够逃跑。所以他只好盲目行动，然而他想道：

"不管是力取还是智取，反正我得先找到莎娃·桑道夫。如果她不能立即跟我走，如果今晚我不能把她救出去，至少要让她知道皮埃尔·巴托里还活着，就在围墙脚下，并且告诉她，安泰基特大夫及其同伴们随时准备营救她，即使她一时不能逃出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威胁面前屈服！……说实在的，我很可能在找到莎娃之前被人发觉！……这又有何妨，到时候再作决定不迟！"

白佳德越过那带有雉堞的粗大环形护墙以后，他先把藏在轻便小丑服内的一根带结的细绳解下展开，然后绑在护墙角的一个雉堞上，让它从墙外垂到地面。这是一个预防万一的好办法。随后白佳德顺护墙趴下，不向远处冒进。出于同样的谨慎，他等着，先不动。他万一被发觉，西迪·哈桑的人就会涌到平台上，那时他就只好利用那条本想用来搭救莎娃·桑道夫的绳子了。

上校的住宅里一片寂静，哈桑、萨卡尼和他们的亲信似乎都没有参加鹳节的庆祝活动，扎威亚的大门从日出到现在一直紧闭着。

白佳德观察了几分钟之后，便朝着矗立尖塔的那一角爬去。显然，与尖塔上部连通的楼梯应通到第一个内院里。果然，平台上的尖塔那里有个门，过了门就能下到内院里。

但是门关着，虽未上锁，里面却插上了门闩。除非在门扉上开个洞，伸手进去拉开门闩，否则是无法从外面把门推开的。若要开洞，白佳德能完成，因为他的口袋里藏着一件大夫送给他的珍贵礼物——一把万能刀，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样做不仅工夫大，而且会弄出声响来。

忽然，他发现没有这种必要。看到平台上的尖塔壁上约三英尺高处开着一个枪眼似的“透光窗孔”，他就想从那里钻进去。如果说那窗孔狭小的话，白佳德的身材也不大。何况他有猫一般的本领，能伸长腰身，钻过那似乎无法钻过的窗孔。于是他试着一钻，马上到了塔里面，只不过肩膀上擦破了几块皮。

“要是马迪夫，他就休想钻进来！”白佳德这样想，不无

道理。

然后他摸索着回到门旁，拉开门闩，以便下一步发生情况时就可开门从原路逃出去。

为了避免木楼梯嘎吱作响，白佳德干脆顺着螺旋形楼梯往下滑。到了下面，又一道门关闭着，不过只一推，门就打开了。

这扇门通往第一个内院四周的小柱廊，沿走廊可走到某些房间里。从漆黑一片的楼梯处走出来，就觉得这里不那么黑了，然而仍然没有灯光，没有声响。

这院子的中央有个圆形的活水池子，周围是许多粗大的陶罐，罐内生长着各种小灌木，胡椒树，棕榈树，欧洲夹竹桃，仙人掌。那葱茏的草木环绕着水池的石块，犹如一片树丛。

白佳德在每个房间前面停留片刻，蹑手蹑脚地顺着走廊走了一圈。好象这些房间里都没有住人，但并非每个房都是空的，因为当他走过一个房间门口时，里面有低语声传出来。

白佳德先是往后退了几步，他听出了萨卡尼的声音——他在拉古扎的时候曾多次听到过这种声音。但是，尽管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却无法听懂屋里究竟在说些什么。

这时有个较大的声响传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白佳德往后一闪，便躲到水池周围的一个罐子后面去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阿拉伯人陪着萨卡尼，刚刚走出了那个房间。他俩边在内院的走廊里散步，一边继续交谈着。

不幸的是，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话，白佳德听不懂他们交谈的内容。然而他们的话语中有两个字，更确切地说有两个名字使白佳德大为吃惊：西迪·哈桑——原来就是这个上校在和萨卡尼谈话；安泰基塔——这个岛的名字在他们的谈话里一再提到。

“奇怪，这起码是件怪事！”白佳德想道，“为什么他们谈起安泰基塔？……西迪·哈桑、萨卡尼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所有强盗们是否在策划一个战役，要进攻我们的海岛？真见鬼！这两个家伙的谈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

当萨卡尼和西迪·哈桑走到池边的时候，白佳德已蜷缩在葱茏的陶罐后面了。夜色相当黑暗，他们无法看到白佳德，于是他全神贯注，还想听出一两个可疑的字来。

“要是院内只有萨卡尼一个人，我真会扑将过去，掐住他的脖子，叫他一命呜呼，再也不能危害我们！”白佳德心里想道。“但即使如此，也救不了莎娃·桑道夫呀！我刚才翻墙进来，不正是为了救她吗？耐心些！以后再收拾萨卡尼！”

西迪·哈桑和萨卡尼约摸交谈了二十来分钟，他们又多次提到莎娃的名字，并用“阿鲁埃”修饰它。白佳德记得，他多次听到人们在阿拉伯语中说“阿鲁埃”，意思是“未婚妻”。很明显，上校了解萨卡尼的结婚计划，并给予了协助。

后来，这两个家伙从院子的一个角门走了出去。那角门使这个走廊和住宅的其余部分相连通。

他们的身影一消失，白佳德马上顺着走廊溜过去，停在那角门旁。他一推门，就进入了一个狭窄的过道里，摸着墙

壁往前走。那过道的尽头是两个相连的拱孔，中间由一个小圆柱支撑着。从拱孔里通过，就到了第二个院子里。

强烈的灯光透过大厅的门窗射到院子里，大片的地方被照亮。倘若此时从那里通过，肯定是莽撞行事。嘈杂的谈话声从门后不时传来。

白佳德犹豫了片刻。他要寻找的是囚禁莎娃的房间，而现在如何找到呢？他只好凭运气行事了。

突然，从院子的另一端闪出一道亮光。一个女人手提一盏饰有铜片和丝绒的阿拉伯式提灯，刚刚从院子对角的一个房间走出来。她绕过了那大厅门外的走廊。

白佳德认出了那个女人……她就是娜米尔。

娜米尔很可能去那年轻姑娘的房间里，白佳德必须设法跟踪她。要跟踪，就得让她先通过，并且不能让自己被发觉。此时此刻，白佳德采取大胆行动，对莎娃的命运，将起决定作用。

娜米尔向前走着。她的提灯几乎垂至地面，照得镶嵌瓷砖明晃晃，而走廊的上部却依然昏黑一片。然而必须让娜米尔从拱孔的下面通过。当一线灯光使白佳德看清拱孔的上部是由摩尔式的镂空图案构成的时候，他便急中生智，一下子爬上了支撑拱孔的中央小圆柱，抓住一个镂空的装饰图案，用手腕的力量攀上去，钻进中间的椭圆形空档，呆在那里不动，犹如壁龛内的圣徒一般。

娜米尔从拱孔下面走过，却未看到白佳德。她继续朝对面的走廊走去。一到大厅门口，她便推门进去了。

一道灯光射到院内，又随着关门瞬间消失。

白佳德开始思忖起来。若不是躲在这里，他又能在哪里思考呢？

“娜米尔刚才进了这个大厅，”他想，“她显然不是回莎娃的房间去！但她也许是从莎娃的房间出来的。若是这样，莎娃的房间很可能就是位于院子角落的那个房间吧？……我得去查对一下！”

白佳德离开之前又在藏身处等了片刻。

大厅里的灯光逐渐暗淡下来，喧嚣声为窃窃低语所取代，西迪·哈桑的手下人休息的时刻就要到了。大厅里还透出最后的一丝亮光，整个住宅即将陷入沉睡，行动的良机眼看就要到来。时机果然到来了。

白佳德顺着小圆柱滑下来，趴在走廊的瓷砖地面上，匍匐前进着。他通过大厅门口，转向院落的另一头，到了对角处娜米尔走出来的那个房间。

那房间的门没上锁，白佳德推开门。他借着一盏毛玻璃罩着的、阿拉伯式的守夜灯的光亮，迅速地察看了一番。墙上挂的壁毯首先印入眼帘，接着是地上的摩尔式矮凳，墙角处堆着的坐垫，瓷砖地面上铺着的两层地毯，一个矮桌上摆着残留的晚餐。最里面是一张沙发床，一件毛织物盖在上面。

白佳德进了屋，又把门关上。

一个女人昏昏欲睡，躺在沙发床上。一件阿拉伯人素日从头到脚罩在身上的斗篷，遮盖着她的半身。

她就是莎娃·桑道夫。

白佳德一下就认出了她，认出了这位他在拉古扎大街

上多次碰到过的年轻姑娘。此时此刻，他觉得姑娘的变化是何其大啊！她的面色，犹如当初她的婚礼马车刚碰上皮埃尔的送殡行列时那样苍白；她的姿容，流露出忧伤、痛苦甚至麻木的神情。这一切表明，她至今一直忍受着何等的痛苦啊！

刻不容缓，必须立即救她出去。

房门没有上锁，是否因为娜米尔很快就要回到莎娃这边来？娜米尔是否日夜看守着她？即便年轻姑娘能逃离这个房间，若无外援，她又如何能够逃出这座宅院？西迪·哈桑的住宅围以高墙壁垒，简直象座监狱啊！

白佳德俯身沙发床上。这时他十分惊讶地发现，莎娃的模样和安泰基特大夫是何等相象啊！而这一点，白佳德过去还没有注意过。

年轻姑娘睁开了眼睛。

看见一位陌生人站立面前，还穿着一身奇异的杂技演员服装，她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当她看到陌生人把食指放在唇边，用恳求的目光望她时，她十分冷静沉着，只是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并未发出喊声。

"别作声！"白佳德说道，"您一点不用怕我！……我是来这儿救您的！……一些朋友在围墙外面等着您，他们都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把您从萨卡尼的手里救出去！……皮埃尔·巴托里活着……"

"皮埃尔……活着？"莎娃无法抑制心脏的激烈跳动，说道。

"请看！"白佳德将一张便笺递给年轻姑娘，那上面

写道：

“莎娃，请相信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您的人吧！

……我活着！……我就在这里！……

皮埃尔·巴托里”

皮埃尔活着！……他就在围墙脚下！是什么使他？……莎娃以后会知道的！……但皮埃尔现在就在这里啊！

“咱们逃吧！……”她说。

“对！咱们逃，”白佳德回答，“并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只有一个问题：娜米尔通常在这个房间过夜吗？”

“不。”莎娃答。

“她离开这儿去睡觉的时候，是否采取防范措施，把门锁上？”

“是的！”

“这么说，她快要回来啦？”

“是的！……咱们快逃！”

“马上，”白佳德答。

必须首先从尖塔的楼梯上去，登上那俯瞰原野的平台。一旦到了那里，攀住那条垂至墙外地面的绳子，很快就能逃出去了。

“走吧！”白佳德拉住莎娃的手，说道。

但他们正要打开房门的时候，走廊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和谈话声，而且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白佳德立在门槛上，他听出了那是萨卡尼的声音。

“是他！……就是他！……”年轻姑娘低声说道，“要是他发现你在这里，你可就完了！”

“他肯定不会发现我在这里！”白佳德答。

机灵的小伙子刚刚躺在地上，就象在街头艺棚中常常表演的那样，他一下子把自己卷在铺在地上的一层地毯里，只一滚便到了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里。

这时萨卡尼和娜米尔推门进来，随手又把门关上。

莎娃已经躺到了沙发床上。萨卡尼为何在这般时刻来找她呢？是否他找到了新的理由来说服她，要她答应？……但莎娃现在可是有了力量！她知道皮埃尔活着，知道皮埃尔在外面等着她！……

白佳德虽然藏在地毯里，什么都看不见，却什么都能听得到。

“莎娃，”萨卡尼说，“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座住宅，搬进新居。但是假如你不同意和我结婚，假如我们的婚礼没有举行，我是不愿离开这里的。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必须马上……”

“现在和以后都休想！”年轻姑娘以坚定沉着的声音答道。

“莎娃，”萨卡尼又说，似乎他一直不想听到这样的回答，“为了我们俩的利益，你必须自愿同意，为了我们俩的利益，懂吗？”

“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共同的利益！”

“你当心点！……你别忘了，你在拉古扎的时候已经同意了……”

“那时候你提出的理由，早就不能成立了！”

“莎娃，你听着，”萨卡尼又说。他尽管强作镇静，却难

以掩饰他胸中升腾的怒火。"我来求你同意……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只要我还有力气说话，你就休想让我说出'同意'二字！"

"好吧，我会叫你的这种力气一点不剩的！"萨卡尼嚷道，"你可别叫我忍无可忍！是啊！你用来顶我的这股劲儿，必要的时候，娜米尔会叫它化为乌有的。到那时，可就由不得你了！别抗拒我了，莎娃！……伊玛目就在这儿，他已经作好了准备，要按照这个地方，也就是我的家乡的习惯为我们举行婚礼了！……跟我走吧！"

萨卡尼朝年轻姑娘走去。那姑娘急忙站起，退到了房间的深处。

"无耻的家伙！"姑娘嚷道。

"跟我走！……跟我走！"萨卡尼不能自制地重复着。

"办不到！"

"啊！你当心！"

说着，萨卡尼抓住了姑娘的一只胳膊，要和娜米尔一起，硬把姑娘拖到大厅里。西迪·哈桑和伊玛目两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救救我！……救救我！"莎娃喊道，"救救我呀……皮埃尔·巴托里！"

"皮埃尔·巴托里！……"萨卡尼嚷道，"他已经死了，你叫一个死人救你！"

"他没有死！……他活着！救救我呀，皮埃尔！"

听到这回答，萨卡尼犹如遭到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打

击。即使他杀害的人当场出现，怕也不至于使他如此地感到恐惧。然而他很快地恢复了镇定。皮埃尔·巴托里活着！……这个他亲手杀死，并亲眼看到人们将其尸体送往拉古扎公墓的皮埃尔活着！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疯子的胡话罢了！很可能莎娃过于失望，神经失常了！

然而刚才的全部谈话，白佳德都听得真切。莎娃刚才让萨卡尼知道皮埃尔·巴托里活着，这是拿生命冒险啊！所以萨卡尼这个坏蛋万一用暴力对待沙娃的话，白佳德随时准备跳将出来，拔刀相助莎娃。谁要以为白佳德不敢对萨卡尼下手，他就太不了解白佳德的脾气了！

可事情并未发展到这种地步。突然，萨卡尼拉着娜米尔出去了，把姑娘单独地锁在了屋子里。于是，决定姑娘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

白佳德展开地毯，一跃跳将出来。

“走！”他对莎娃说道。

由于门锁装在里面，心灵手巧的小伙子没费多大功夫，就毫无声响、轻而易举地用万能刀上的螺丝刀把锁拆了下来。

他们开门后又随手关上。白佳德走在前，姑娘随后，他俩顺着走廊，摸着墙走出去。

大约是夜里十一点半钟的样子，几道亮光透过大厅的门窗照进院里来。所以他们走向对角那个通往第一个内院的过道时，避开了亮光，未从大厅的前面经过。

他俩走进过道，一直走到另一头，眼看再迈几步就到尖塔的楼梯时，白佳德忽然停住不走了。由于莎娃的一只手

一直拉在他手里，莎娃也随之停了下来。有三个人围着第一个院内的水池来回走动，其中一个是哈桑。他刚刚给另外两个人下达了命令。上校回侧面的一个房间去了。几乎就在同时，那两人走向尖塔的楼梯，不见了。白佳德明白，西迪·哈桑在忙着布置岗哨，以监视住宅周围的动静。所以当他和年轻姑娘登上平台时，说不定那里已被占领、守卫住了。

“但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白佳德说。

“对……不惜一切代价！”莎娃说。

于是他俩穿过走廊，到了楼梯处，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楼梯。到了楼梯上部的小平台时，白佳德停住了脚步。

门外的平台上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的脚步声。

白佳德和莎娃轻轻地开门，然后沿着雉堞溜动。

突然，尖塔上部的一个守卫发出一声喊叫，同时另一个守卫向白佳德扑去。这时娜米尔冲向平台，而西迪·哈桑的手下人一齐涌入院中。

莎娃会否让人重新抓住？不会的！她若再次落入萨卡尼之手，那就完了！……宁肯死一百次，也决不能再度落入魔掌！

那无畏的姑娘把灵魂托予上帝之后，便毫不犹豫地跑向护墙，然后纵身跳了下去。

白佳德来不及照应莎娃，他推开那个和他搏斗的人，抓住绳子，转瞬间就到了围墙脚下。

“莎娃！……莎娃！……”他喊道。

“姑娘在这儿呢！”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答道。“她丝

毫没有伤着！……我正好把她接……”

一声狂怒的呼喊，接着是沉闷的坠地之声，打断了马迪夫的答话。

原来是娜米尔为盛怒所驱使，不愿放弃从她手中逃掉的人，追着莎娃一跳，就跌落墙头粉身碎骨了。至于莎娃跳下的时候，若不是两只坚强有力的胳臂接住了她，她也险些丧了性命哩。

安泰基特大夫，皮埃尔，吕吉赶上了向海岸跑去的白佳德和马迪夫。尽管莎娃昏迷不醒，在她的救命恩人的胳膊上却显得并不沉重。

过了一些时候，萨卡尼带着二十来个武装打手，从后面追来。

当这帮家伙赶到那电动快艇停泊的小湾时，大夫及同伴们都已上船。螺旋桨飞速转动，那快艇瞬间便驶到了射程之外的海面，摆脱了追踪。

莎娃和大夫、皮埃尔单独地呆在一起，她刚刚恢复了知觉。她知道了自己就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女儿！她投入了父亲的怀抱！

第四章

安泰基塔

离开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十五个小时之后，电力二号就被安泰基塔的海岸哨兵看到，并于下午进港，下锚碇泊。

可以想象，大夫及其勇敢的伙伴们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

尽管莎娃已经脱险，但是大夫仍然决定，不让自己和莎娃之间的父女关系公开出去。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还要继续隐名埋姓，直到他的事业彻底完成。已经成了大夫之子的皮埃尔，又成了莎娃·桑道夫的未婚夫这件事就足以使市政厅和阿特纳克小城的人们不胜喜悦，激动万分了。

不难想象，当莎娃经历了重重的苦难终于回到了巴托里夫人身边的时候，夫人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啊！年轻姑娘的健康将迅速得到恢复，而且这里生活幸福，几天工夫就会使她康复。

至于白佳德，他舍生忘死地搭救了莎娃。可他却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所以哪怕是最普通的口头感谢他都难以接受。皮埃尔·巴托里和他紧紧拥抱，安泰基特大夫用感激的深情目光看他，更使他听不得半句赞扬了。再说，他

总是把冒险救莎娃的功劳归于马迪夫。

“应当感谢马迪夫！这是他的功劳呀！”白佳德说：“如果我的马迪夫顶杆时没有那股巧劲的话，我不可能一个腾跃就跳进了西迪·哈桑这个坏蛋的家里。要不是我的马迪夫恰好站在那儿接住莎娃，她也许就没命了！”

“你……你看你……”马迪夫说，“你说得过分了吧，瞧你想到哪儿去了！”

“别说了，我的马迪夫。”白佳德又说，“喔唷！我听了那些恭维话简直受不了，而你却……咱们还是去修整咱们的花园吧！”

于是马迪夫不再作声，回他那漂亮的别墅去了。“为了不惹白佳德生气，”他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大伙的赞扬！

已经决定，在近期之内，即十二月九日为皮埃尔·巴托里和莎娃·桑道夫举行婚礼。和莎娃结婚之后，皮埃尔将忙于进行周旋，使人们承认他的妻子对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遗产拥有继承权。关于年轻姑娘的出生家庭，多隆达夫人的那封信可以佐证，而且如有必要，可让银行家声明证实。当然，这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因为莎娃·桑道夫现在尚未达到继承遗产的法定年龄，六个星期之后她才年满十八周岁呢。

这里应当说明，十五年来政局巨变，形势大为缓和，十分有利于解决匈牙利问题。当年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所从事的流了产的匈牙利独立运动，早就被政界人物遗忘了。

至于西班牙人卡佩纳和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只等抓

到萨卡尼，并且把他同他的两个同谋一起关进安泰基塔的地堡里，才决定对他们的惩罚。那时候，大夫的正义事业也就随之结束了。

但是，大夫既要用各种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要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加强设防，以保障移民岛的安全。他派往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情报人员报告，大量的萨努西教徒正在集结，而集结的主要地方，就是离安泰基塔最近的班加西省。特别信件不断送到当时的教团首领西迪·穆罕默德·马赫迪及其在全省的副手们的住地特布，正如迪韦里埃所说，这里犹如伊斯兰圣地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又一圣地。然而，由于这些萨努西教徒是野蛮的、货真价实的老海盗们的后代，由于他们对欧洲的一切都怀有刻骨仇恨，大夫有理由加强防范，认真对付。

事实上二十年来，在非洲土地上屠杀探险家的行径，那一宗不应当归罪于这些萨努西分子呢？例如一八六三年伯尔芒死于卡涅姆，一八六五年范·代·德康及其同伴死于朱巴河上，亚历克西娜·蒂内小姐及伙伴死于乌阿迪·阿布朱克，一八七四年杜诺-迪佩雷和儒贝尔死于因-阿扎尔井附近，一八七六年波尔米埃、布夏尔和梅诺尔三神父死于因-卡拉之外，一八八一年加达米斯传教团的神父里沙尔、莫拉、普普拉死于阿兹杰北部，弗拉泰尔斯上校、马松上尉、德·迪亚努上尉、居亚尔医生和贝朗热、罗歇两位工程师死于去瓦尔格拉的途中①，这一切，都是那些嗜血成性的教徒

① 以上所提到的人物，均是探险家。

们在勇敢的探险者身上实践了萨努西教团教义的结果。

大夫经常和皮埃尔、吕吉、船队的船长们、民兵的各级领导以及岛上的知名人士谈及这个问题。安泰基塔的防御力量能否抗击那些海盗们的进攻呢？尽管岛上的防御工程尚未竣工，但在为数不多的进攻者面前无疑还是能够抵挡得住的。而那些萨努西教徒们是否蓄意要占领此岛？是的，因为该岛俯瞰整个半圆形的锡尔特海湾，俯瞰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

大家记得，距安泰基塔东南约二英里的海面上有个肯克拉弗小岛，至今还没有修筑防御工事，如果一旦有个船队把它变成进攻的基地，它将威胁安泰基塔的安全。所以大夫曾采取措施，在该岛的岩石下面埋设了一种由可怕的炸药制成的地雷。

只要和安泰基塔相连的海底电线接通电源，一个电火花就能使肯克拉弗连同其地面上的一切顿时毁灭。

此外，安泰基塔岛上的防御手段还有：海岸炮台上已经架起了火炮，只待指定的民兵炮手就位就可开炮；锥形山上的小堡垒设有远程大炮，随时准备开火；航道里敷设了许多鱼雷，保卫着小小海港的入口；费拉托号和三艘电动快艇随时准备着，或待命出击，或者立即冲向来犯的敌人船队。

然而该岛的西南海岸防守薄弱。海岸炮台和小堡垒的炮火的射程都达不到这段海岸，因此敌人可能从这一带登陆。

这里潜伏着危险。也许现在已为时太晚，来不及构筑足够的防御工事了。总之，那些萨努西教徒们是否真要进

攻安泰基塔呢？如果他们真要发动进攻，那可是件大事，那可是一次冒险的出征，需要耗费大量的武器弹药。一天，大夫、皮埃尔和吕吉视察岛上的防御工程时，吕吉对敌人会否入侵还表示怀疑。

“我不这么看，”大夫应道，“安泰基塔是个富饶的海岛，它控制着锡尔特海的通道，所以萨努西教徒们早晚要来进攻的。要是他们占领此岛，对他们可是大有好处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皮埃尔补充说，“必须防范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而使我尤其担心的，是这种进攻已迫在眉睫了。”大夫又说。“萨卡尼在那些教徒中是个骨干成员。我甚至了解到，他是作为一个在国外的代理人为他们服务的。我的朋友们，请你们回想一下，白佳德在西迪·哈桑家中偶尔听到的哈桑和萨卡尼所进行的一次谈话吧。他们多次提到安泰基塔这个名字，而且萨卡尼知道此岛属于安泰基特大夫，就是说属于他惧怕的那个人，属于他曾命令齐罗纳在埃特纳山坡上予以袭击的人。所以，他既然在西西里那边失败了，无疑就力图要在这边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获胜！”

“大夫先生，他对您有私仇吗？”吕吉问，“他认识您吗？”

“他在拉古扎可能见过我。”大夫答道。“无论如何，我在该城和巴托里一家的来往他是知道的。再说白佳德到西迪·哈桑家里救莎娃的时候，萨卡尼知道了皮埃尔没有死，还活着。这一切，在他的头脑中肯定会联系在一起。他一定会想到，安泰基塔是皮埃尔和莎娃的藏身之地，于是鼓动萨努西匪帮倾巢出动，向我们进攻。到那时，要是他们成

功地占领了我们的海岛，我们之中谁都别想活命！”

这番话十分合乎情理。萨卡尼还不知道大夫就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这一点可以肯定。可是他深知一些有关情况，下了狠心要夺得阿特纳克领地的继承人。所以，他倘若鼓动哈里发准备攻打安泰基塔移民岛的话，人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然而已经到了十二月三日，尚无任何迹象表明进攻即将发生。

此外，团聚为海岛带来了欢乐，给了大夫以外的所有人一种和平的假象。大家都在想着皮埃尔·巴托里和莎娃·桑道夫即将结婚的喜事，都想说服别人坏日子已经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应当说，白佳德和马迪夫也和大家一样，赞同普遍安全的看法。他们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无比兴奋，任何事情都使他们快乐无穷。

“简直无法相信！”白佳德重复着。

“什么事无法相信呀？”马迪夫问。

“你已经是一位靠年金生活的人了，我的马迪夫！我真想给你娶一个老婆了！”

“给我娶老婆！”

“对呀……给你娶一个小个子的漂亮老婆！”

“干吗要娶一个小个子？”

“问得真好！……要娶一个大个子的，魁梧而漂亮的老婆！……嗯！马迪夫太太！咱们一定去巴塔哥尼亚[1]给你娶一个！”

白佳德一边为马迪夫的婚事操心——人们总要为他物色一个相称的妻子的，一边为皮埃尔和莎娃的婚事忙碌起来。他得到大夫的许可，打算组织一次群众性的节日庆祝。街头杂耍，歌舞，放排炮，露天大型宴会，新婚夫妇小夜曲演奏会，提灯会，放烟火等等。这一切都交给他办理了！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节日活动将会多么丰富多彩啊！恐怕节日过后，人们还会久久地、永远地谈论不止呢！

可这股刚刚出现的势头，由于意外事件而突然中断了。

十二月三日夜里，浓雾弥漫，寂静而昏暗。十点钟，市政厅安泰基特大夫的工作室内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

一听到这电话铃声，大夫和皮埃尔就离开了晚餐后他们与巴托里夫人、莎娃一起谈叙的那个客厅，来到了工作室。他们听出，这是安泰基塔中央锥形山上的观察哨所打来的电话，并立即在电话里进行了问答对话。

海岸哨兵透过朦胧的夜色发现，东南方的海面上出现一支船队，正在接近本岛。

"应当召开会议。"大夫说道。

不到十分钟工夫，大夫、皮埃尔、吕吉、船长那索斯和科斯特里克、民兵首领们都到了市政厅。大夫立即将本岛海岸哨兵的报告向大家作了传达。一刻钟后，他们都到了海港，在大堤的一端停了下来。防波堤上有灯光闪烁。

这里稍高于海平面，很难象中央锥形山上的哨所那样看清正在接近的船队。但是若用强大的电力探照灯照射东

---

① 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一地区。

南方的水平线，很可能看清船只的数目及船队想从何方靠岸的企图。

而这样做，会把岛上的地形暴露给敌人吗？大夫认为是不会的。如果这是预料的敌人，它决不会盲目而来，它对本岛的海岸情况一定熟悉，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解这些情况的。

于是打开了探照灯，两道强烈的电光射向大海，水平线上辽阔的扇面顿时被照得通亮。

海岸哨兵没有弄错。三桅小帆船，三桅商船，双桅商船，三桅大帆船，以及其他较小的船只，至少有二百条船驶过来。毫无疑问这是萨努西船队，这是从沿岸诸港征集而来的海盗船。没有海风，他们划船而来。由于昔兰尼加和安泰基塔之间的航程较短，他们可以不靠海风吹送。风平浪静，可以使他们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登陆，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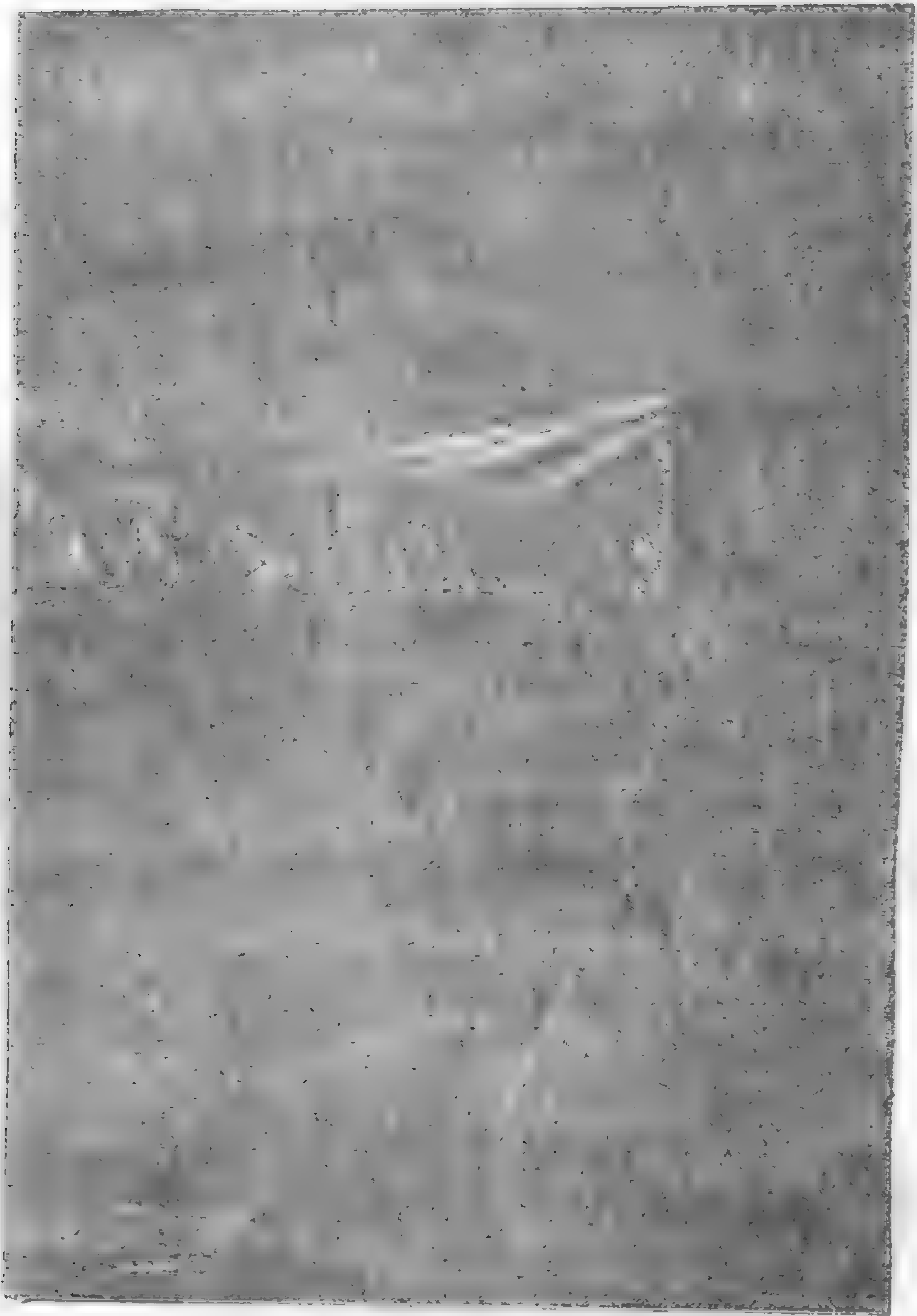
这时船队还处在距东南海岸四五海里的海面上，日出之前它不可能靠岸。如上所述，敌人或者强行攻入港内，或者从设防不足的南部海岸登陆，二者都是轻举妄动。

首次侦察之后，探照灯熄灭，海上又是一片昏暗。只有等至天亮，再做决定了。

大夫命令全体民兵进入战斗岗位。

必须作好战斗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也许这初次交锋就决定自卫战的成败。

进攻者偷袭安泰基塔的企图，现在肯定无指望了。探照灯光已使人们了解到敌船的数量以及进攻的方向。



至少有二百条船驶过来

在后半夜的数小时中间，守卫者百倍警惕，他们多次地打开探照灯，照亮远处的海面，更加准确地了解敌船队的位置。

来犯的敌人很多，拥有足以摧毁安泰基塔炮台的武器弹药，这一点已确信无疑。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大炮，可他们人多势众，在他们的首领指挥之下，可以同时在本岛的多处海岸登陆。因此，萨努西教徒们的这次袭击确实可怕。

天色终于渐渐亮了。旭日东升，光芒四射，驱散了天际的海雾。

守卫者们的视线都朝着大海，注视着安泰基塔的东面和南面。

敌人的船队此时向两冀展开，有如一条漫长的弧线，对本岛形成了包围之势。敌船有二百来条，只多不少，其中几条船载重三十至四十吨，整个船队约有一千五百至两千人。

早晨五点钟，船队驶到了肯克拉弗小岛附近。在直接进攻安泰基塔之前，敌人会否在小岛那里靠岸登陆？倘若他们在那里登陆，那就好了！大夫令人在那里埋设的地雷一炸，即便不能全部地解决问题，起码能使发起进攻的萨努西教徒们一开始就伤亡惨重。

充满焦虑的半个小时过去了。大家满以为敌船渐渐驶近了小岛，眼看就要登陆了……其实不然，没有一条船靠岸，敌船的弧形队列把小岛抛在右边，向南伸展开去。现在已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要直接进攻安泰基塔，确切些说，敌人将在一个小时之内侵犯本岛了。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卫。”大夫对民兵首领说道。

立即发出了信号，所有分散在农村的人急忙赶到城里，各自奔赴预先指定的位置。

大夫命令皮埃尔任南城的城堡司令，吕吉任东城的城堡司令。全岛的民兵都是守卫者(至多有五百人)，分布在敌人可能强行攻城的各处，准备抗击敌人。至于大夫，他将根据战局的发展，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巴托里夫人、莎娃·桑道夫和玛丽亚·费拉托呆在市政厅的大厅里。至于其他的妇女们，早有安排，一旦城市遭到侵犯，就让她们带着孩子躲入地堡。那些地堡十分坚固，即便来犯之敌拥有几门带上岸来的大炮，妇女们也无需害怕。

肯克拉弗小岛问题解决之后——这种解决办法对安泰基塔非常不利——紧接着便是港口问题了。如果敌船强攻进港的话，那些可以构成交叉火力的两个防波堤上的小堡垒，费拉托号上的大炮，电动鱼雷快艇，以及敷设在航道内的鱼雷，都能给敌人以重创。若敌人果真从这个方向攻来，那就正中下怀，算是安泰基塔的一大幸运了。

十分明显，萨努西教团的首领对安泰基塔的设防了如指掌。非常清楚，从岛的南部海岸登陆比较容易。直接攻进港口，船队就会顷刻覆亡。他的既定计划就是在南部海岸登陆。他率领船队划桨前进，就象避开肯克拉弗小岛那样避开了通向港口的航道，朝着安泰基塔防卫薄弱之处驶去。

大夫一发觉这种情况，当即采取了应急措施。科斯特里克船长，那索斯船长分别带领数名水手登上了两条鱼雷快

艇，冲出了港口。

一刻钟之后，那两艘电动船就冲入敌阵，左冲右撞，打乱了船队的阵容，击沉了五六条小船，撞破了十二条左右。可是入侵者人多势众，众寡悬殊，两位船长在接舷战斗中险些被俘，他们不得不驶回防波堤旁暂避锋芒。

费拉托号已经冲向敌阵，闪电般攻击敌船队。但是艇上的排炮和海岸炮台组成的火力网，仍然不能有效地阻止蜂拥而来的海盗们登陆。

虽然击毙了大量的敌人，虽然击沉了二十来条小船，但是仍有千余名敌人，在海水十分平静、极易靠近的南部海岸登上了岩石。

这时可以看到，萨努西教徒们也有大炮。那些最大的三桅帆船上，载着数门有活动炮座的野战炮。敌人可以把这些大炮卸到城里的炮火射程以外的海岸上，卸到甚至连山上小堡垒的炮火都无法达到的地方。

大夫来到离那一带海岸最近的一个棱堡的突角上，注视着敌人登陆的全部活动。发动反击，这不可能，因为他的兵力相对地说比较薄弱，寡不敌众。但他也看到了有利条件：城墙坚固，有猛烈的炮火，不管敌人来多少，也难于攻破。

敌人分成两路纵队，拖着轻型火炮而来。他们怀着抢掠的欲望和对欧洲人的仇恨，表现出阿拉伯人的英勇无畏和宗教狂的冒险精神。他们把生死置于度外，大摇大摆地前进。

当他们进入有效射程之内的时候，炮弹和霰弹一齐从

炮台上向他们飞去，顿时有百余人倒下了。而其余之敌并不后退，他们架起野战炮，开始轰击南边城堡上两个碉堡之间尚未竣工的护墙，并且轰开了一个缺口。

敌人的首领看到自己周围的人纷纷倒下，却始终沉着冷静地指挥着攻城行动。萨卡尼站在他的身边，鼓动他命令数百人向突破口冲击。

安泰基特大夫和皮埃尔从远处认出了萨卡尼，萨卡尼也认出了他们俩。

这时的敌人已经成群结队地向着可以通过的护墙缺口涌来。如果他们越过这个突破口，如果他们涌入城内，人数上占劣势的守城者势必抵挡不住，被迫放弃战斗岗位。而伴随着这种嗜血成性的海盗们的胜利，必然出现一场残忍的大屠杀。

突破口上，可怕的肉搏战开始了。大夫临危不惧，好象子弹不会伤害他似的，他冒着枪林弹雨在指挥战斗。在大夫的指挥下，皮埃尔·巴托里及其同伴们表现出惊人的勇气。白佳德和马迪夫在旁佐助，他俩无比英勇，十分幸运地避开了射向他们的罪恶枪弹。

大力士一手握刀，一手提斧，杀得敌人不敢上前。

“砍呀，我的马迪夫，杀呀！杀死他们！”白佳德喊道。他挥舞着手枪，不停地装弹退壳，机枪似的点射着。

但是敌人仍不退却。多次被击退之后，他们终于越过了突破口，涌入城内。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身后却遭到了箝制性攻击。

原来是费拉托号来到了离岸边不到三锚链的地方，放

慢船速，发动猛攻。船上载有的大口径短炮身海军炮，长长的歼击炮，霍特基斯回转炮，还有卡特林式重机枪，统统转向船的一侧，对着岸上，一齐朝敌人背后开火。敌人象被收割的小麦似的纷纷倒下。费拉托号一边射击岸上的敌人，一边摧毁停泊在岩石脚下的敌船。

这对萨努西教徒们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可怕的打击。他们不但腹背受敌，而且一旦他们的船只被费拉托号的炮弹所击毁，他们就将断绝逃路。

攻城之敌在民兵顽强防守的缺口前停了下来。这时已有五百余名敌人被击毙在沙滩上，而守卫者的伤亡人数则甚少。

敌人首领恍然醒悟，若不想使自己的部属彻底覆灭，就必须马上回到海上。萨卡尼想使教徒们继续攻城，结果是枉费心机，因为撤到岸边的命令已经下达，那些教徒们已开始向岸边运动、后撤了。他们有令必行，如若需要他们去敢死，他们就会拚杀到最后一个人。

必须惩罚这些海盗们，叫他们永世不忘这次教训。

“冲啊！……我的朋友们，向前冲啊！”大夫喊道。

于是在皮埃尔和吕吉的指挥下，一百来个民兵冲向匆忙撤回岸边之敌。在费拉托号的炮火与城里炮火的夹击之下，敌人的队伍顿时溃散，奔向七八条小船。他们抢风航行，一些人才得死里逃生。

在混战之中，皮埃尔和吕吉千方百计地要抓住一个人，这人就是萨卡尼。他们俩想活捉他。但这个坏蛋多次地举起手枪向他俩射击。说也幸运，他俩躲过了射来的所有

子弹。

然而命运之神似乎又要帮助萨卡尼，使他再次摆脱追捕。

由十来个海盗簇拥着，萨卡尼和那位萨努西教团首领终于登上了一条刚刚解开缆绳的小三桅商船，驶向大海去了。费拉托号离得太远，无法告诉它前去追击。那条小船眼看就要逃脱了。

这时马迪夫瞥见一门拆掉炮座的野战炮丢在沙滩上。他立刻奔到这门还上着炮弹的炮旁边，用非凡的力量把它搬到一块岩石上，两手抓住炮耳，用肩膀顶住炮身，然后以雷鸣般的声音喊道："快来呀！白佳德，快来呀！"

白佳德已经看到了他的马迪夫的举动，又听到他的呼喊，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跑了过来。白佳德把这个活人支撑的大炮对准了那条三桅商船，立即开炮。

炮弹击中了那条船的船壳，炸碎了商船……大炮虽有强大的后坐力，大力士却岿然不动。

那个萨努西教团首领及其同伙被抛到了波涛之中，大部分溺水而死。至于萨卡尼，当吕吉纵身跳入海中的时候，他正在激浪中挣扎呢。

片刻过后，吕吉就把萨卡尼交到了马迪夫手中，他那双巨手顿时紧握了起来。

反击获得了全胜。冲上海岸的两千敌人中，仅有数百侥幸逃命，回到了昔兰尼加海岸。

可望在一个长时期内，安泰基塔不再遭受这些海盗入侵的威胁了。

第 五 章

伸 张 正 义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已经报答了玛丽亚和吕吉·费拉托的恩情，巴托里夫人、皮埃尔、莎娃也终于得到了团圆。报答恩德之后，只待惩罚罪恶了。

萨努西教徒们失败后的几天当中，全岛人员积极医治战争的创伤。皮埃尔、吕吉、白佳德和马迪夫，是这次惊心动魄的反击战的关键人物。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在战斗中舍生忘死，英勇奋战，除了身负几处轻伤，全都安然无恙。所以当他们在市政厅的大厅内和莎娃·桑道夫、玛丽亚·费拉托、巴托里夫人以及老仆人鲍立克重聚一堂的时候，大家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啊！人们为刚刚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葬礼，移民岛从此恢复了昔日的幸福生活，再也不受任何人的破坏和捣乱了。萨努西教徒们遭到了惨败，唆使他们进攻安泰基塔的萨卡尼已经就擒，再也不能在那里煽风点火、散布仇外思想了。此外，大夫将在短期内完善全岛的防御体系，不单使阿特纳克城能够免遭任何袭击，而且安泰基塔岛上将没有一处设防薄弱的海岸便于敌人登陆。何况大夫正忙于吸收新的移民来岛上居住，使岛上丰富的资源得到充分开发，让移民过上真正舒适的生活。

现在，皮埃尔·巴托里和莎娃·桑道夫的结合已没有任何障碍了。按原定日期，婚礼于十二月九日举行。白佳德又积极地张罗由于昔兰尼加海盗的入侵而搁置起来的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然而，必须对萨卡尼、西拉斯·多隆达和卡佩纳的命运作出判决，不能再迟延下去了。他们被分别关在小堡垒的地堡里，互不知道三个人都落到了安泰基特大夫的手中。

萨努西教徒们溃败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六日，大夫命令在市政厅的大厅内开庭审判萨卡尼、多隆达和卡佩纳。由大夫、皮埃尔、吕吉出庭起诉，而犯人进入大厅时，他们暂不露面。

阿特纳克法庭由岛上的第一批法官组成。三个犯人被一个民兵小分队押上了法庭。这时，他们才第一次会面。

卡佩纳好象惶惑不安，而他那阴险狡诈的面孔毫无改变，他偷偷地左顾右盼，不敢抬起眼来正视法官。

西拉斯·多隆达十分沮丧，他低着头，本能地避免与他的老同谋接触。

萨卡尼只有一种感觉，他为落入安泰基特大夫之手而狂怒不已。

这时吕吉走到法官前面，对着那个西班牙人说道：

“卡佩纳，我就是罗维尼奥渔夫的儿子，吕吉·费拉托。正是由于你的告密，我父亲被送进斯丹监狱，死在了狱中！”

卡佩纳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他怒气上升，两眼血红。原来他在马耳他的曼德拉乔街巷里仿佛认出的那个女人，果真是玛丽亚，现在控告自己的就是玛丽亚的弟弟。

接着皮埃尔走上前去，首先指着银行家说道：

"西拉斯·多隆达，我是匈牙利的爱国者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皮埃尔·巴托里。就是你，伙同你的同谋萨卡尼，卑鄙地向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警察局告密，害死了我的父亲！"

然后他指着萨卡尼又说：

"我就是你在拉古扎街巷里企图害死的皮埃尔·巴托里！我就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女儿的未婚夫！就是你，十五年前派人把莎娃从阿特纳克城堡拐走的！"

西拉斯·多隆达认出了他以为已经死去的皮埃尔·巴托里，有如挨了当头一棒！

而萨卡尼，两手交叉，没有表情，只有眼皮微动，仍然是一副厚颜无耻的嘴脸。

西拉斯·多隆达和萨卡尼都不作声。面对着好象是从坟墓中走出来控告他们的受害者，他们能说些什么呢！

可是当安泰基特大夫站起来，以低沉的语调说话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而我，是拉迪斯拉·扎特马和埃蒂安·巴托里的同伴。正是你们的叛卖，使我的两个同伴于毕齐诺城堡惨遭杀害！我是莎娃的父亲。正是你们，派人拐走了莎娃，企图获得她的财产！……我是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

这回大夫的指控产生了巨大的效力，西拉斯·多隆达听后两腿发软，跪倒在地，而萨卡尼也低下了头，仿佛反省似的。

于是三个被告逐个受到审问。他们罪恶昭彰，无法抵

赖，不容宽恕。首席法官提醒萨卡尼，进攻本岛完全是出于他的一己私利，已经造成了大量伤亡，血债要用血来还。首席法官还给被告们留了一段时间，让他们自由地为自己辩护。随后，他根据这个正规法庭的授权执行法律。

"西拉斯·多隆达，萨卡尼，卡佩纳，"他说，"你们害死了埃蒂安·巴托里、拉迪斯拉·扎特马和安德烈·费拉托！我宣判你们死刑！"

"愿判什么罪，随你们便！"萨卡尼还是那副厚颜无耻的嘴脸。

"饶命啊！"卡佩纳怯懦地喊道。

西拉斯·多隆达沉默不语，似乎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民兵们把三个犯人押回地堡，看守起来。

如何处死这些无耻之徒呢？在本岛的一隅枪决他们？若这样，岂不是让坏蛋的血玷污安泰基塔的土地么？所以决定，在肯克拉弗小岛上行刑。

当天晚上，在吕吉·费拉托的指挥下，十个民兵押解着三个犯人，乘坐一艘电动快艇，奔小岛去了。犯人们将在那里等至天明，直至行刑队的到来。

萨卡尼、西拉斯·多隆达和卡佩纳大概认为末日已到，所以当他们被押下船以后，萨卡尼径直走到吕吉跟前，问道：

"是否今天晚上？"

吕吉未作任何回答，三个罪犯被单独地留下了。当电力号回到安泰基塔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

现在叛徒们已经被押出了安泰基塔。至于说他们从肯

克拉弗逃跑，那根本不可能，因为小岛和非洲大陆相隔二十英里呢。

"过不了明天，他们就会互相残杀的！"白佳德说。

"呸！"马迪夫以厌恶的口吻说道。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而在市政厅里大家看到，桑道夫伯爵却一刻未曾休息。他闭门不出，直到早晨五点钟才走出房间，下楼来到大厅里，并立即把皮埃尔和吕吉找来。

一个民兵行刑队在市政厅的院子里等候着，只要一声令下，就乘船奔肯克拉弗小岛。

"皮埃尔·巴托里，吕吉·费拉托，"这时桑道夫伯爵说道，"这些叛徒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吧？"

"是的，他们将死有余辜！"皮埃尔回答。

"对！"吕吉应道，"对这些坏蛋，决不能心慈手软！"

"处决他们！让上帝饶恕他们吧，我们决不能饶恕他们了！……"

伯爵的话音未落，一阵可怕的爆炸声惊天动地，震撼了市政厅和整个海岛，犹如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一般。

桑道夫伯爵、皮埃尔和吕吉立即奔到了大厅外面，受惊的阿特纳克居民也都逃出了房舍。

火焰，水蒸汽，混着巨石及冰雹似的石块腾空而起，直冲云天，遮蔽了天空。接着，那些石块骤雨般落下，在安泰基塔周围海面激起了滔滔的浪花，浓云却滞留在空中。

爆炸声中，肯克拉弗小岛连同三个罪犯化为灰烬，荡然无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爆炸声中，肯克拉弗小岛连同三个罪犯化为灰烬

大家不会忘记，为了预防萨努西教徒们登陆，不但在岛上敷设了炸药，而且在岛上埋好了电器设备。一旦在连接安泰基塔的海底电缆失灵的情况下，只要踩上埋在地下的电器，所有的地雷就会同时爆炸。

原来一个罪犯偶然触动了其中一个电器，于是引爆了所有的地雷，使小岛顷刻之间烟飞灰灭。

“上帝替我们处决了他们，免去了一桩我们讨厌的差事！”桑道夫伯爵说。

* * *　　* * *　　* * *

三天之后，在阿特纳克的教堂里，皮埃尔·巴托里和莎娃·桑道夫举行婚礼。值此机会，安泰基特大夫以马蒂亚斯·桑道夫的真姓名在婚书上签了名。现在正义已伸张，他再也不必隐姓埋名了。

只要寥寥数语，本故事就要结束。

三个星期过后，莎娃·巴托里就得到了公认，成为桑道夫伯爵的保留遗产的继承人。多隆达夫人的那封信，以及事先让银行家就当初拐走小女孩的有关情况与企图作出的一项声明，足以证明了莎娃的身分。由于当时莎娃尚未年满十八周岁，所剩的那份德兰斯瓦尼亚的喀尔巴阡山领地又归她所有了。

此外，由于对政治犯实行了大赦，桑道夫伯爵可以回到自己的领地了。但是，他公开地恢复了马蒂亚斯·桑道夫的名字，却更愿意留在安泰基塔，当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他将

在这里同所有热爱他的人一起生活，度过余生。

在移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移民岛很快强大起来了。不到一年时间，岛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受到桑道夫伯爵的招聘，科学家、发明家纷纷来到岛上，应用一些发明创造。然而，若无伯爵的指点及其拥有的财富，这些发明创造很可能无法应用。安泰基塔很快成了锡尔特湾中极其重要的小岛。随着它的防御体系的日臻完善，它的安全有了绝对保障。

巴托里夫人、玛丽亚、吕吉、皮埃尔和莎娃，他们现在都生活美好，如愿以偿，对于他们毋需再多说什么了。马迪夫和白佳德已成为安泰基塔岛上的著名人士，对他们也毋庸赘述了。如果说他俩还有所遗憾的话，那就是感到再没有机会为使他们过上今天幸福生活的伯爵效劳了。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的事业已经告成，但他还在为岛上的人民造福。若不是怀念他那两位牺牲的同伴埃蒂安·巴托里和拉迪斯拉·扎特马的话，他一定会象人世间一个勇敢的人那样幸福快乐。

在整个地中海，在地球上的任何海洋，甚至在加那利群岛，都找不出一个能与安泰基塔媲美的繁荣昌盛的岛屿来！……跑遍全球，也找不出一个的！

所以马迪夫感到实在幸福，他认为应当这样说：

"真的，我们配得上享受如此的幸福吗？……"

"不配的，我的马迪夫！……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得听任伯爵的安排啊！"白佳德回答说。

[General Information]
□□=□□□□□ □□□□
□□=□□□□□·□□□□
□□=824
SS□=80400340
□□□□=1981□12□□1□
□□□=□□□□□□□